

穗拾

期五十二第

號大特念紀年週西刊創



本期要目

走向六千年前的古城

石弓之戰

哲人傳——法蘭西斯·培根

十三號房艙

亞蒙特神父

康脫雄的幽靈

魔島降生

白姑娘

版出日一月五年一十四國民華中

藝苑選粹

維納斯之誕生



德士古各種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之滑
機油最能適應潤滑各種機
件之需要
如採用德士古滑機油必能
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古士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台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五四

電報：CALTEX

維納斯之誕生

法國亞歷山大·加巴諾爾作
珍藏於巴黎紐克生堡美術館

這是一幅根據愛與美的女神維納斯(Venus)的誕生神話所構成的傑作，但在此畫中，女神的姿勢並不像普通繪圖者所作的那種型式，而是浮臥於安適輕快的海波之上，作者所創意的她底隱從，也並不是通常所繪的海豬，而是一羣長有小翅翼的口吹着響亮的大海螺的小天使，由水不露的頂端，可以遠望新卜島底微影。
加巴諾爾生於1824年法國蒙威列，1889年卒於巴黎，1845年榮獲巴黎美術學校羅馬獎狀後，天才更顯橫溢，爾後更受拿破崙三世知遇之恩，繪技愈趨精妙，此圖係拿破崙三世所購。

拾穗譯叢

第三種 征服星空

全書約六萬言
內附精美插圖多幀

徵求預約啓事

美國科里爾雜誌繼第三次世界大戰寫真一文後，又於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的一期中刊印了一種震動世界的集體創作——「征服星空」，在這一本約六萬言的科學巨著中，我們可以看出野心勃勃的人類已決不是地球表面大氣層所能束縛的了，先知先覺的科學家，在吾人可以期待的將來即可創造一項有史以來最大的奇蹟——渡越茫茫的太空進入另一個星球。這本書的特點是以淺近生動小說般的文體來表達最深奧最奇特的科學造詣，我們相信任何一位讀者一定會被它深深地吸引而獲致知識上最大的滿足！

本書售價五元 預約八折優待特價四元（郵費在內）

拾穗長期訂戶七折優待特價三元五角（請提出訂戶號數）

預約截止日期 五月底以前

出版日期 五月卅日

拾

穗

第 二 十 五 期

目 錄

扉頁——維納斯之誕生（藝苑選粹之一）

進步與理想——創刊兩週年紀念序言

走向六千年前的古城

白姑娘

妄言末日

明日世界七奇

火山是怎樣爆發的——阿留申火山爆發的真實記載

危險呀，不要吃得太胖

石弓之戰

金屬獵奇

原子醫藥

茶事集錦

醫生是凡人嗎？

攝影叢談之十六——自己沖洗底片

法蘭西斯·培根——哲人傳

一

一九

二四

二七

三一

四六

五二

六一

六五

七一

七四

七八

八〇

拾

穗

第 二 十 五 期

目 錄

談虛榮和虛榮心——閒人閒話之三

康脫維爾的幽靈

自慚形穢

魔島餘生

黃昏的雷電

漫畫（父母之心）

十三號房艙

亞蒙特神父

穿着喪服的新娘

推銷締良緣——亞歷山大·包茲故事之六

雪萊詩選——序言及雲雀之歌

李維諾夫訪問記

讀者來鴻

茫茫大海中的燈塔

我們怎樣發行拾穗

九一

九七

一八

二四

一四〇

一四四

一四五

一五九

一八五

一九一

二〇七

二一五

二一九

二二一

二二五

編輯室



我們在二十四期上發出的徵求讀者意見書，已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反應與共鳴，意見書的綜合與答覆請參閱本期書後，「茫茫大海中的燈塔」一文。

從這一期起我們在編印上有了很大的變更改用新六號鉛字每頁上加印題目，和增大天地頭和邊緣的空白地位，也許會使讀者感覺到版面比較悅目一點，字雖然小了一號，但每頁的字數我們仍保持着「一千字」。

這一期是特大號，內容非常充實，小說的份量在比例上說比往常要多一點，但其他各類的文字，仍有着適宜的配置，我們希望讀者會喜歡這盆拼盤上的每一味小菜。

從這一期起我們增加了讀者來鴻一欄，使讀者編者之間有着更密切的聯繫，這期有很多來信是值得披露的，但因限於篇幅起見只能割愛了，讀者來鴻中我們將選

刊有關拾穗的批評，建議，和指導，我們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也負責給讀者解答一些疑難問題，但這些問題必須有一般性的，否則我們只以函件作復不另刊登了。

扉頁的攝影佳作選，這一期起改為藝苑選粹，在印刷上也設法改善，希望讀者能欣賞它，珍藏它，或者可以作為你壁上或案頭裝飾品。

拾穗譯叢第一種溫莎公爵回憶錄初版已售完了，現已再版，約於五月中旬可出書，向敝社訂購的讀者只好請稍待數天，書出版後立刻寄奉，再版的封面，我們保證要比初版來得更美麗悅目。

因為拾穗發行份數的增加，原定的廣告費已不夠收回成本，從這一期起略有增加，敬祈廣告戶諒察，同時，我們也希望每一張廣告都能使讀者感到新奇美麗，這樣廣告的效力一定可以增加，這一點我們願與廣告戶有密切的合作。

在本書的最後附有幾幅拾穗是怎樣發行的圖畫，或許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拾穗。

進步與理想

明哲

——為拾穗創刊二周年作——

人類之異於禽獸，文明之異於野蠻，近代社會之與原始社會不同，全賴於人類文化不斷的進步。人類靠語言文字的媒介，能將前人的知識經驗傳給後人，愈積愈多，形成廣大浩瀚的現有文化。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與工作，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之中，負了傳播、存續或促進人類文化的使命。整個的文化無時無刻不在進步之中，這是基於人類本性之要求，這種進步的趨向，幾乎是永無止境。文化的進步是有一個固定的目標，永是朝著這一個目標邁進的，這個目標就是人類的理想，求完全的真理，求盡善盡美，更具體的說，是求人類物質生活最大的舒適安逸，精神生活最高的和美愉暢，總之是求生活最多的滿足。詩人們謳歌這種不斷努力的成就，政治家們致力於免除匱乏恐懼等，科學家們探求宇宙的秘密，工業家們改善天然環境以增進人們的福利，藝術家們創造美的理想，都在朝著同一目標努力。

我們尚應注意人類的要求與欲望，十分紛雜繁多，復對終極的目標認識不完全，於是由於部分人的注意點不同，文化水準的高低，時代潮流的影響，其對文化的促進，各各着力點不同，方向亦多分歧，以致文化進展的情形，並不能按着一個直線方向前行，而是走的一條十分曲折錯綜的路，考察文化進展的歷史，很多明例顯示：埃及巴比倫的光輝燦爛文化，被野蠻民族鐵騎掃蕩殆盡，希臘的自由思想與藝術，湮沒很久，到近代才復興，羅馬極盛時代的文化，亦是由北歐民族劫掠財富而致喪亡；中世紀及歐洲人們只注意靈魂的得救，完全被宗教的氣氛籠罩；印度人自古至今只注意精神文化，永是傾向於宗教滿足；中國人自秦漢以還，大部分聰明才智都用於典章文物詩賦詞曲；而近代歐西文化則注意於堅甲利兵征服佔領，每一個時代的文化有其特徵與優點，亦有對人類其他要求的漠視與阻礙，所以每一個時代在文化的某一方面，有長足的進步，對其他方面則往往退步，或僅是保持原狀。

若分析現代文明，亦可發現此種情形。現代文明的特長是自然科學與工業的發達，促成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在生產、建設、交通及物質生活上，有了鉅大的改變，但由於這種物質成就上的炫耀，使人疏忽低視精神生活的重要與價值，造成拜金主義與追求物質享受的風尚，而學問道德及高尚人格修養均被目為落伍腐朽，世間佈滿擾攘紛爭，爾虞我詐；城市與鄉村中不再有淳樸安謐，守望相助的人類愛的和美生活。功利主義發展趨於極端，只見有利不見有仁義，只尚強權霸術，不知公理與仁政。於是演進為戰爭的規模愈來愈大，殺人的方法愈來愈精，暴政的殘酷愈來愈烈，人道的呼聲愈來愈微弱。試看全人類中有多少不是呻吟於貧困恐懼之下，或在忍受迫害與奴役之中。到此地步，物質文明與功利主義對於人類是禍是福，是功是過？現代文化進展的方向與路線，大有重加研究考慮的必要。

古代航海家在沒有羅盤針的時候，常依着幾顆明星，以辨方向，而得安達港埠。我們在未認清文化進展的準確方向時，似亦可找到幾個準則，作為辨識人類至高理想的定星，藉以衡量一切的理論學說，免致誤走錯路，徒增犧牲。謹述數點於下，尚請讀者指正。

(一) 豐衣足食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古有明訓；為政首在養民，一切問題均與民生問題密切相關，這是不待多言的。

(二) 仁愛 只有互愛的人，能共度幸福的生活。只有能愛人者，方能不加害於人。理想的社會如天堂，極樂國，大同世界中的人們莫不是以互愛為和樂親善的基礎。孔子、耶穌和釋迦牟尼均以仁愛為首要的教義，至今仍得極多數人的崇敬與信仰。相反的若有二人互相仇視憎恨，則在二人之間已有一個不幸存在，若是多人彼此互相仇視，則即是人間活地獄。離仁愛欲求理想的社會生活，自是南轅而北轍。

(三) 自由思想 摧殘文化最有效的莫過於焚書坑儒，阻礙文化進度最甚的莫過於扼殺思想的自由。歷史上文化進展最快的幾個時期，都是百家學說競起，大家互相辯論發揚，必如此，方有新的思想成就，新的智慧的增榮，而能增加文化的寶藏。

(四) 民主政治 政治乃是管理衆人之事，若管理權落在少數人之手，不容大多數人有置喙之餘地，這是十分危險的。

民主政治是經由辯論批評與公佈，使大家明瞭政事的進行情形，再由選舉使衆人有抉擇之權。由於這種制度方可使衆人之事的進行，合於衆人的目的與要求，逐步向理想的社會邁進。

(五) 崇高與聖潔的德性 人不應是機械的附屬品或物質的奴隸，亦不應僅以食色不能滿足為了事；人之最高價值在其有精神的創造，這包括團體的創造與個人的創造。屬於團體的為社會與文化的改善，屬於個人的則又可分為對外與對內二種，對外為藝術創造科學發明及各種服務人羣的工作，對內則是求得自身完美的德性，理想的人格。古今無數偉人的嘉言懿行，各種留傳的寶貴訓則，凡是我們認為好的，都是值得去追求的。在浩如煙海的權威與格言之中，只要抓著幾點認真實行，立可使我們獲得很大的轉變。一個人不從自己的品德改善做起，其他的語言如服務人類改革社會，都如築屋於沙基之上，站立不住的。

凡具備上述五點的理論或政策，可說是進步的，向理想目標走的。否則退步的，使我們回到野蠻時代的，我們服膺三民主義，擁護政府領袖，慶幸我們列於民主自由國家陣營裏。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前述五點的推行與提倡，即以往在目前的事實為例，我們在台灣見到三七五減租提高農民生活，新的出版法加強出版自由的自由，以民選縣市長實行民治的初步，提倡國民道德，樹立良善風氣，都是極明顯的表現。相反的在戒嚴棒竹棒中，處處實行奴役與威政政策，充滿迫害與殘暴，以洗腦代替思想自由，以血腥代替仁愛，以魔王專制及恐怖威脅代替民主政治。這種種毀滅人性，迫害和奴役人類的措施正在促使世界走向反方向的黑暗與愚昧之中，今日的世界正遭受着有史以來最大的浩劫與恥辱。

我們現在台灣的每一個人，自應以早日收復大陸，解救同胞回國，為合人的神聖任務。此亦為使我國家民族走向進步理想之唯一途徑。本報同仁感於目前各方面的奮發圖強，洋溢精神，亦願於盡了本身煉油工作職責之餘，復以公餘時間，辦了這小小刊物，希望作一個文化方面的義勇小卒。

本刊自發行以來，承各界的指導，讀者的愛護，二年中銷數日升，並蒙實惠有加，使我們十分興奮感激，時思應如何發憤努力，充實改善，以副愛護者的雅望。我們也時感力不從心，因為我們的編者與著者，都是嚴嚴的同仁，多



走 向 六千 年前的古域

Walter A. Fairservis, Jr. 著

雁 奴 譯

關 (Khyber Pass) 黑嶺
——註一——
是印度進
入神祕王
國阿富汗
的兩個重
鎮之一。
關口的大
路中央，
直到一九
四五年，
仍舊樹立
着一塊還
遍開名的
告示牌，
上面露布
着一張通
告：「絕



爲實現三民主義而戰 爲反對共產主義而戰

是工程人員兼愛好文藝者，有幾位是價值工程師，利用煉油的餘暇，有幾位是從事油品分析研究者，於離開實驗室後，純用業餘的時間，爲本刊努力。沒有一個不是在公餘騰出時間，寫着興趣與愛好而從事的。既無有經驗與專長的編者與作者，亦未能以全力從事於此，使給讀者有顯著的錯誤以及難有卓異的改善，這是我們非常感到自慚，希望讀者們加以原諒的。

雖然我們有許多缺點，但我們也始終不懈，朝着我們的理想前進。首先我們爲前述的人類的理想而努力。我們深深的覺到，知識即是能力，認識可以建立友誼，文學藝術可以慰藉靈魂的渴望，培養高尚的德性，假若我們有一點專長，則是在我們科學與工程的知識及對文學藝術的喜好，因此我們從事於這些方面的譯述。譯述是介紹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拙，翻譯歐美雜誌文章，可以增進我們對民主陣營的認識，了解從而建立友誼；介紹新的科學進步，可以提高知識的水準並增廣其範圍；再以很多的篇幅登載文藝作品，調劑讀者爲嚴肅工作而略感疲倦的身心，文藝的陶冶，亦可對身心有所裨益。我們希望藉着這些對傳播文化，促成進步，達成人類理想，略有些微貢獻，對於這個企圖有少成就，我們也不敢說，但我們時刻警惕自己，力求向上，並時刻爲刊物本身的進步與理想而努力。

紀念本刊二週年，同時應紀念本刊創辦者實果先生。一年前我們曾介紹他的無時不求理想完善的個性，並終因追求理想而以身殉。還有和他同時因公殉難的俞慶仁先生，都是爲我們的開路者，領導者，示範者。我們應自勉，繼續他們的遺志，置生死於度外，爲人類的理想而努力。

最後，我們感謝所有本刊的指導者，愛護者，協助者和工作人員，並懇請繼續維護，使本刊不斷進步，日臻理想。

對嚴禁越境進入阿富汗領土」。

不列顛的軍用公路蜿蜒而來，雖然停止在告示牌的面前。那兒，不分晝夜，總有一個強壯的尼泊爾兵士荷鎗守衛着，必要時對任何竊得不相信自己眼睛所讀到的通告的傻子強制執行那條禁律。

告示牌的後面是一個西方人士一無所知的禁地，充滿了飄忽無定橫行不清的土匪，異國的行旅達到了他們之後，就別想再有生理。百餘年來，精銳的英國軍隊，例如威名顯赫的孟加拉輕騎兵 (Bengal Lancer)，都曾戍守過那些靠了吉卜齡 (Kipling) 的傳奇故事而蜚聲英語世界的邊塞要地，屏障着國境，防衛那群蠻橫的土著。

阿富汗，這神秘刺激的疆域，是化外之國，自成一個世界。從孩提提起，牠就迷住了我。及至成長以後，知道了六千年來人類文明進展的秘密正埋葬在那古時代東西交通孔道的叢嶺荒漠之中，我更領略到了所有考古學們所經歷到的失望和沮喪。

亞歷山大大帝曾經越嶺絕漠貫穿阿富汗。他的軍隊使用的希臘錢幣，在將近二千三百年之後，仍舊是市集上貿易合法的媒介。

成吉思汗强悍鐵騎也曾潮湧橫掃而過。那些被他破滅

閉關自守，依然是古波斯和古印度瑰麗豐富的史料之間未曾會相接的一段真空。

突然，一綫微弱的希望萌發出來了。在一九四七年英國人退出印度之後，這個遍地史詩的國度的大門小小的開了一條縫，少數美國人蒙准進入阿富汗——家摩立遜·納特珊工程公司收到合約承包干達哈 (Kandahar) 附近的水渠，還有數位教授被禮聘至首都喀布爾 (Kabul) 的哈必比亞學院 (Habiba College) 去講學。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呈請代表紐約的美國博物院率領第一個美國考古團到阿富汗去。我們對這個請求並不存在奢望，只姑妄試之而已。然而經過好幾個月的折衝之後，居然獲得了入境的許可。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兩年間，我化了整整十六個月兩度往返於阿富汗和俾路支 (Baluchistan) 及華席里 (Waziristan) 之間。

這兩次遊歷，可說是我生平最刺激又最有趣的探險。我和我的同伴故意避開了被法蘭西考古學者查考過的居民稠密之處，却去探勘無人煙的死城和鬼域，那兒的土地自有生民以來從未印上過歐西人士的足跡。我們更徜徉於廢壘之間，數百年來，只有兀鷹和胡狼是牠們僅存的居民。

了的回影秒徒底壯麗的城池到如今仍舊屹立不倒，如同鬼域。現在看來，公元一二二〇年成吉思汗屠盡居民以後的那付模樣一絲也沒有變更。

以民族遷移這件神秘的故事而言，在別處找不到更富有轟惑性的綫索了。阿富汗古代佛像的面相，並無半點東方人的氣息，却有著古希臘人的豐采，而且還披了羅馬式的寬袍 (Toga)。新近出土的赤陶器經證實是一千九百年前遺物。上面繪着的人物可有潘德·奧勃林 (Pat O'Brien) 註二) 那種愛爾蘭典型的容貌。

使人惑亂的是阿富汗的統治階級直到今日還是自稱為 Beni Ismaili，意思是以色列的子民。他們可以倒背出源流久長的家譜，一直追溯到始祖阿富汗那 (Alghana)。他是以色列先知那利米 (eveniah) 註三) 的後裔。以色列王掃羅 (King Saul) 註四) 的兒子 (在他們民間傳說裡面，阿富汗那的子孫就在被鄰國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King Nebuchadnezzar) 所俘獲驅策而去的以色列支族之中)。把事情弄得更複雜的是現代阿富汗國土中到處可以找到碧眼金髮，身高六呎四吋，英俊的巨人 (註五)。

這僅是略舉數端而已。多少年來，它們可望而不可即地嘲笑又引誘着世間的科學家。可是阿富汗仍舊閉禁森嚴

我們歷盡艱辛，徒步跋涉到了「約哈嫩」(Jehannum) 的進口。約哈嫩在當地方言中是地獄的意思。牠是 Dasht-i-Margo——死沙漠 (Desert of Death)——中一塊五十哩長的窪地。在那兒，風速每小時一百哩而且從俄羅斯原野括來經過了中亞細亞無數沙漠的，炎熱又窒息的暴風，在經過了一千哩的旅程之後，搏扶搖羊角直上。

在約哈嫩之南，我們找到了一個被人類遺棄的山谷。(Lost Valley) 六千年前，先民在這兒沿了一條寬廣而且彎曲的大河耕作稼穡聚為村落。待得無情的熱風烤乾了他們的河流，他們也就死滅了。如果要說這自基督降生以來，還沒有一個人在我們到達以前，闖入過這個未曾畫在地圖上的山谷，也不是不可能！

幾乎在每一個所在，我們都發掘出了前所未知的文明的斷片。這文明在希伯來人還是未開化的游牧民族在族長阿伯拉罕 (Abraham) 註六) 率領之下徘徊在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和巴勒斯坦的平原上的時候，已經蓬勃於中亞細亞了。我們沿了乾涸的古代河床，找到無數遺物。牠們所表示的文明程度，比了先史時代昌盛於幼發拉底斯河 (Euphrates) 和尼羅河流域的文化並無遜色。更激動人的是我們另外一棒發現。很多年來，科學家

們全都相信有一族白種野蠻人（亞利安人 Aryans）曾在耶穌降生前數百年的時候定居過那地區。亞利安人種是被公認為近代許多民族、語言、和文化的根源——從印度人一直到瑞典人（條頓民族也是一支，德國人就自認為最純粹的亞利安人種）。然而確切的證據是少得可憐。

可是我們這次的探勘卻發現了幾項有力的線索，足以坐實這個神秘民族的存在！

同時，我們也填補了人類智識中另一個巨大的空白。我們都知道，人類的文明在比了六千年更早的時期就在近東萌發茁長了——差不多在現在的伊拉克和埃及的地區。但是以後如何傳佈出去的呢？人類在史前時代扇形散布出去的方向，究竟是向南還是向北？

以前許多學說都說向東北。我們這次探險所找到的重要線索却指示出人類遷移主要的方向是向了東南——進入印度而不是走向中國。所以印度的文明也許比了我們所猜想的還要古老。也許印度就是今日文化最重要的搖籃。

我們的發現或許可以使另一件科學上的疑案達到一線光明。多少年來，考古學家對了波萊尼西亞民族（Polynesians）的來源表示惶惑。他們是從那兒來的？如何能夠到達孤懸在南太平洋中的島嶼上？

僵持不下。

北面，蘇聯虎視眈眈地防守着自己最敏感的邊境。河面遼闊得和密西失必河相仿的烏斯河（Oxus River），彎彎曲曲地流過了蘇聯中亞細亞的工業城市和原子彈工廠。這段邊境經常在騷動不安之中。

然而最嚴重的還是南疆的情況。那兒戰雲瀾漫殺機隱伏，印度和巴基斯坦爭奪着喀什米爾（Kashmir）的控制權，幾乎是隨時隨刻能夠撕殺起來。在這個爭執中，阿富汗是站在印度一邊的，因為阿富汗希望建立一個獨立的伯山民族（Pathans）國家。伯山族的人民居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交界地方，而這兩個國家都宣稱伯山這民族是他們的手足兄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軍隊間經常發生小接觸。這情勢大大有助於印度，因為不少巴基斯坦的軍隊被阿富汗牽制住而不能調往喀什米爾。

這個危機的嚴重性，遠非美國普通平民所能想像。萬一喀什米爾的爭執竟然引起了巴、印間的戰事。巴基斯坦可能會侵入阿富汗的南部。那末，蘇聯就要自北下來解放蘇維埃聯邦中烏茲貝克人民共和國和親兄弟——阿富汗國內的烏茲貝克族（Uzbeks）了。英美兩國對此舉，毫無疑問，必有反應。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就會在這塊無數美國人不

最近的 Kon Tiki 長征（註七）——坐了木筏隨了亨白爾洋流（Humboldt Current）從秘魯漂流到波萊尼西亞群島——就是想證明這些島嶼上民族的始祖是用了同樣的方式從東方移殖過去的。可是我們在遙遠的阿富汗的發現，證明了先史民族流入印度的事實。他們逐走了印度原有的土著，該地被逐的民族又侵佔了鄰近民族的土地自是繼續下去，造成了民族間的大遷移，影響所及，直達東印度群島。因此如果認為民族遷移的影響更遠及太平洋諸島嶼，也絕非不可能。若猜得更大膽一點，何嘗不可以說影響到秘魯呢？換一句話說：南海島嶼上人種的來源正好和 Kon Tiki 理論相反。從某幾方面看來，我們二度進入阿富汗的景象，宛然也是 Kon Tiki 的長征：五六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孺子（伴了三個小姑娘）直向危險重重的神秘之鄉推進。

險象環生的無人地

我們的奇遇並非全部關於「過去」的。我們發現自己在極權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間的無人地（No man's land）上工作。差不多每天都會發生一二樁事件，提醒我們是坐在世界現階段最容易爆發的火藥桶上。

東方，中共正在進兵西藏。

西邊，伊朗和英國爲了伊朗油田的糾紛，拔刃相聞，

知道牠的存在，的土地上揭幕了。

甜蜜夢鄉中的猙獰現實

在探勘之中，我們經常從迷人的「昨日的夢鄉」驚醒過來，回到「今日」猙獰的現實。有一次，我們在一位巴基斯坦的官員家中過夜，他的私宅坐落在距離阿富汗邊境不遠的地方。他陪了我駕了一輛吉普去巡閱駐守在邊境工事中的成軍。我們看到了少量巴基斯坦的正規軍和數百名自附近村落中來的自衛隊。正當我們走過一叢矮樹，忽然「砰」的一聲，一顆鎗彈帶了熟悉的呼嘯聲掠過了我的耳旁。

我趕緊撲在地上，在一堆木頭後面躲了一小時。這段時間內，靜悄悄的邊境突然覺醒過來，空氣中充滿了尖銳的鎗聲。一直到紛擾慢慢地平靜下來，我才四肢着地蛇行爬離了邊界。

另一次，我們正露宿在阿富汗的荒野裡，清晨二時左右，我忽然驚醒過來，依稀覺得有人在看我們。我把頭伸出篷帳一看，頓然嚇得手足冰冷。一團高大，披了大氅的人形圍住了我們，蹲在月光中，舉起了鎗瞄準着，準備發射！在我能開口講話之前，一個聲音用了當地的方言向我吆喝：「你是英國人嗎？」（我期期艾艾地掙出了一個

「不」字。那聲音繼續問：「是德國人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此間滑來了不少德國人，在印度邊境上掀風作浪）我大叫，「不是！」

「那末，你是俄國人？」那個人問。我可以看到他那放在來福鎗扳機上的手指隨着他的問題，扳得越來越緊了。『不是，不是，』我大聲呼喊，「我是美國人，」

這個答覆似乎出乎他們的意外，因為我看到他們亂了一下子。片刻後，他們莫明其妙地哈哈大笑了一陣，一下子就消失在黑夜中了。過了幾天，我們得悉巴基斯坦的正規軍在國境內經過較長的苦戰之後，俘獲了一隊私運武器的土人。他們要到黑嶺關南向的荒山中去。武器是運給埃墨 (Ib) 的同夥徒的。這些同夥徒是苦行僧 (Fakir)，從一九二〇年起就和英國人作戰了。現在他們的徒衆還躲藏在險壁天成的深山中，反抗着巴基斯坦的政府。

在這種聞不容髮的遭遇下，我們如果變成阿富汗政府所容許入境的最後一批美國科學界人士，我一點也不詫異。只要邊境接納漸趨激烈或者蘇聯施下了壓力，半掩的國門很可能又倏然關閉起來。沒有一個人預測得了什麼時候牠再會開放。

考古學家的樂園

我籌措到了經費——大部分是靠了一個簡單的方法，拜訪富豪們，只要他們在名人錄的傳記中寫明有探險的癖好。

接着就開始了和華盛頓阿富汗大使館的交涉。折衝五個月之後，終於得到了准許，我就在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三日啓程赴印，帶一輛吉普，一輛拖車和兩個同伴——耶魯大學的亨利·哈脫和哈佛大學的考古學者路易·賓披里。雖然我們的目的僅在於阿富汗的初步探勘，事後證明這一趟却是令人精疲力盡，困頓不堪的旅行。

四星期以後，我們離開印度的喀喇蚩 (Karachi)，往黑嶺關走去。沒幾天，我們幾乎在印度季候風引起的一場洪水中喪失了吉普和全部配備。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到達了黑嶺關，在阿富汗人看做大路的羊腸小徑上掙扎前進。

這個國家的一切完全符合了我的期望——陌生和神秘，山嶺聳立，黃沙無垠。我們沿了一步高於一步的道路，隨着駝駝商隊緩步而行，駝駝隊的模樣在基督降生的時代即是這樣的。我們路過房屋用泥磚砌成的村莊，牠們自亞歷山大大帝以來就沒有受到過外界的侵擾。我們沿了希爾曼河 (Helmand River) 前進，這河流在上古乃是人類文明

在一九四七年阿富汗突然向美國人開放門戶的時候，我知道這就是我畢生從事工作的地方。大戰後我在哈佛大學的科目和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研究都使我相信中國細亞是先史和上古時代人類活動的焦點。許多文明上偉大的進步例如車輪的發明和鐵器的使用——若非起源於阿富汗俾路支區域，就是從中國或近東傳佈出去的時候路過了此間。所以我聽到了國務院宣佈可以有少數美國人去遊歷阿富汗之後，立刻就去拜訪夏必洛博士。他就是從前給我蘇祿人 (Solo man) 頭顱骨 (註八) 的那一位科學家。

我向毛遂自薦到阿富汗去作一次快速的初步探勘以決定這個國家是否值得進行大規模的發掘。夏必洛博士聽了我的建議甚感興趣，但表示要放慮數天再給我答覆。後來他告訴我他所斟酌的三點是，第一，美國自一九二〇年安特魯博士在中國西北部戈壁大沙漠中發掘而開中亞細亞考古研究以來，在各國間一向執着牛耳，此番探勘對於這項研究會不會有所裨益，其次，他本人對於我們學術界所發乏的先史民族的智識感覺到相當大的興趣。第二，擔任解決這個該團的重任，我是否太嫌年輕。

最後，他對我說，「好的，我想我也許可以說動博物院任命你——只要籌措到足夠的經費。」

一個肥沃的搖籃。我們又兩度嘗試橫貫 Daah-i-ma 180——死沙漠……

死沙漠這個名詞非常恰當。牠是一片廣大平坦，無邊無際的土地，地面上哩復一哩全是沙礫，風化了的漂石，和黑色的小卵石，沒有水也沒有生物。在這兒，我們遇到了「一百二十日狂風」(120 day wind)——就是這種風速一百哩的炎熱的暴風五十年以前在離這兒不遠的約哈敏弄死了三個英國的探險家，我們和暴風苦鬥了四天，四天中只前進了三十八哩。

淒涼鬼域

我們於是只得放棄了橫貫死沙漠的雄圖。半生半死地掙扎進了白沙瓦 (Peshawar) (註九) 的廢址，這是一座荒蕪的城池，在十六世紀被牠信奉回教的居民在附近地區開始乾旱的時候遺棄了的。沙漠中遇到這種城市真令人不信，城池寬廣各六哩半，宮殿，寺院，市廛，和房屋的殘墟猶存，有好幾處，城牆擋住了風沙，把城內的建築物仍舊保存得好好的。遍地可以找到溝渠的遺跡，表示往昔土地的灌溉和繁殖是非常發達。現在，當然，完全是一片荒涼。

我們躲在宮殿的殘墟中，可是，即使在那兒，暴風仍

舊把我們吹下行軍床，把睡袋吹得脹鼓鼓地像一隻大汽球。兩天以後，精力稍復，我們儘快地趕回了巴基斯坦。這次我雖吃了不少苦，但收穫也不少。我已經看到我們所要看的東西了。在賽斯坦盆地 (Seistan Basin) 中（以前是肥沃的土地，現在可是沙漠了），我找到數百處佈滿破碎陶器的地方，此外還有其他不可能誤解的證據證明那地區埋葬着上古時代的村莊。

這地區，毫無疑問，是致古學一個巨大的金鑛！

我帶了這個消息和先史時代的陶器碎片趕回美國博物院。沒幾月，博物院就批准了第二次的探勘。大規模的探勘。這一回，好許多博物院的高級人員都支持我，代我募集了三萬元的經費，所以在我結婚五天之後——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我又再度離美了。

我的妻子，琴，是讀藝術的。她跟了我去燒飯，補襪子，和畫古器皿的圖，還有土著的面龐，以供人類學者研究他們的來源。她嫁了我當然自然而然地獲得了致古園中一席之地。

但是致古園中其他的人可不容易找哩！我需要年輕力壯的青年人，耐得住旅途辛勞，而且還要賦有專長。

自薦信雪片地飛來。我在數百封中剔掉了足球健將和

位印度學者說：「看在老天面上，我說什麼，你們就做什么。一出岔子就只有死路一條。」

土匪們進來的時候，只見薩杜廷漢正在唸誦可蘭經，另外的人一句句地跟了他唸。薩杜廷漢點頭，把三位學者用了回教徒的姓名介紹給土匪，「這位是我的朋友亞契曼特，這位是我的朋友阿里。」諸是此類。土匪一看並無印度人，於是只恣意飽掠了一陣而去，並沒有用東方宗夢爭執中典型的苦刑來毒害他們的「兄弟」。

慄慄的伯山人

我們現在是在伯山族的鄉土中了——這些居住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處的粗獷，魁梧的白種山地民族。有些伯山人慄慄到如此地步竟把活人當作槍靶來練習射擊的技術。我們勾留在巴基斯坦的華席里的時候，汽車中經常備着一柄三八口徑的左輪手槍和一支配槍。

在伯山這種民族中做致古工作真是一樁危險的事情。這些穆罕默德的勇猛的戰士曾經大大嚇過我一次，到現在回想起來猶有餘悸。

我們那時正好分成兩批。致古學者賓披里，他的妻子安，人類學者馬萊揚和地理學者蔡幹先到阿富汗去了。餘下的人都在俾路支的首府基達 (Quetta) 周圍二百哩內

錯把阿富汗認作聖地耶路撒冷的神學院學生以後，畢竟也組成了一個精彩的九人致古團：賓披里和他的妻子，安，史都德，露絲，莉琳，約翰，蔡幹，喬治，馬萊揚，喬治，麥里蘭和我及我的妻子，琴。

到了喀喇基，又添了四位優秀的團員，秘書員勞倫士凱爾賽，二位英國致古學者，李思康，阿爾柯克夫婦，和一位巴基斯坦的學者，薩杜廷漢。後者在近二十年來印度大陸上的發掘工作中幾乎是無次不預。

關於薩杜廷漢功績的驚險故事足有一打以上。最有名的是印度致古學家馬萊達的一回事，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時候和薩杜廷漢一起在星特 (Sind)——印度北部的省份——工作。

一天早晨，馬萊達等正在野外工作，槍聲響處，子彈接連地飛進帳篷。馬萊達當場殞命。另外三位科學家也受了傷。

薩杜廷漢是這羣中唯一的回教徒。他奔出來一看，原來是一羣纏了頭巾的回教土匪圍住了篷帳。這個區域內，印度人是被恨入切骨的。薩杜廷漢想了一想，立刻揮手大叫：「兄弟們，不要開槍。我們是你的兄弟。我們全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槍聲立刻停止了。薩杜廷漢向那幾

發掘，想發現科學家們聚訟數十年的先史民族的來龍去脈

九月間的一個下午，機械士麥里蘭和我在這個國家崎嶇的山地上挖「穴」(Excavation)。黃昏時分，麥里蘭駕了卡車把土著工人送回家去，留我一個人。在十六呎深的穴底結束本日的工作。我倆約定在他回來後用繩索吊我出來——那是我唯一能够出穴的辦法。我和鉛筆、圖畫板作伴，站在穴底描摹穴壁上被泥土埋葬了的文明的遺跡，這當兒，手電筒中的電池枯竭了，我點起了樹枝紮成的火把取明。

忽然一枚小石子擊中了我的頭額。我仰面起來一看，離頭頂十呎處的穴口，站着一個滿面鬚鬚，半截鐵塔似的伯山人，背襯着繁星點點的天空。他笑了起來，十餘個伯山人神秘地現形出來，圍住了穴口。我驚惶萬分，想爬出這個深穴，可是徒然白費力氣。他們全都開始用小石子扔我，接着用一把把泥土。最後，一個伯山人惡毒地笑一下，抓起一把鐵鎚，把我嚇得魂飛魄散，竟然向這個洞穴填起土來——把我一起填在裡面。

我把圖畫板頂在頭上，保護住腦壳，一面踏在新落下的泥土上面。我眞怕泥土落下來得速度快得我來不及踏

上去。圖畫板上的鬆土已經一吋厚了，正當急得我渾身是汗的時候，我聽到了生平所聽到的聲音中最受歡迎的一回——麥里蘭的汽車回來了。汽車的車頭燈一照到他們，這些伯山人立刻就消隱在黑暗之中，只留下了揚聲大笑。也許他們覺得這正是世界上最大的玩笑，發現一個「歐洲人」躲藏在荒野中的土坑裡面——而且把他活埋起來。

在基達我們遇到了新的難題，巴利立 (Balei) 的一個小土墩上蓋滿了被雨水沖洗出來的古陶器碎片。可是這個有收穫希望的位置上立著一座炮壘，嚴禁非軍事人員入內，而且絕不通融。城中心（也被鐵絲網圍起來，布置了武裝的警衛）是一座巨大的彈藥庫。英國人在一八八五年建造的時候，無數考古學上無價的瑰寶都被掘了出來。其中有一個壯麗的赫克里士 (Hercules) 的銅像——馬其頓 (Macedonia) 的亞歷山大大帝在遠離本土三千哩的異鄉爲了表彰自己赫赫戰功的紀功碑。

說來也令人啼噓不已。扼住通往阿富汗和蘇聯要道的博浪關 (Bolan Pass) 附近遙遠又隱僻的山谷中，我們經常看到英國皇家空軍廢棄了的飛機場。英文標誌已經顏色消褪了，「勞勃士勳爵堂」，「距倫敦四千哩」；這些軍事基地表示出直到一九四七年英國人撤退之前，這兒仍舊

是印度帝國沒有馴服的西陲。

華席里，這個吉卜爾小說中血腥的西北邊省，雖然經過了英國人一百年左右的慘淡經營，仍舊沒有真正的被征服。甚至一直到一九〇一年才正式被熔入印度帝國政治機構內。在這以前，不計其數的軍官在喧鬧的市集中被狙擊殞命。所以，根據當地的傳說，在一八九五年，印度成軍和一位塔克羅斯 (Taksar) 的神槍手，威廉·雷明敦，締結了同盟請他用六邊的左輪手槍和塔克羅斯的方式來對付伯山族百步穿楊的好手。

西部大活劇

這條塔克羅斯的好漢真是傳奇中的人物，他是登牧童的長統馬靴，頭上戴了一頂裝得下十加侖水的寬邊帽，在市集中大搖大擺地走去走去。每當狙擊手的槍口瞄準好了，要暗箭傷人的時候，他總會「撲」的轉過身來，一槍結果了他的敵手。

最後，伯山人認輸了，完全被雷明敦的勇武所懾服。喪命在他那哄動遠近的快抽（抽槍）速射（射擊）戰術下的頂括括好手不下十一名之多。從此以後，相當程度的靜謐重新回到了這個區域。

我們一到那裡就發現雷明敦時代的危險到今日仍無顯

槍，跳下卡車，追趕上去，邊跑邊放鎗，消失在林中。接着，我們全都怔住了——麥里蘭消失的方向傳來了一陣震天動地的排鎗聲。

我們呆住了。兩個長滿鬍鬚全付武裝的伯山人向我們衝過來。手中的步鎗是準備放射的姿勢。他們以大個子們不可能有的輕快跳上卡車的踏腳板，鎗口對準了我們，手指按在板機上。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否再苟延一秒鐘，鎗都不在手邊，麥里蘭在路那面——很可能死掉了。

一段靜默之後，我們聽到有人吹着口噓走過來。「放下鎗來！」麥里蘭叫道，兩隻山雞掛在他的肩頭。兩個伯山人吐出一連串聽不清的咒罵，掉轉鎗口對着麥里蘭。我大叫：「喬治，當心！」他只是點點頭，一揚手把兩隻山雞摔在卡車裡。伯山人搞糊塗了，不知道該如何辦，我叫道：「吸住他們的注意，喬治，我去拿〇，三口徑的溫徹斯脫 (〇·30-30 Winchester) 可連發三十彈的步鎗。」

我已預備拚一個死活，薩杜廷漢出乎意料地說了幾句破碎的當地話，他和兩個伯山人忽然捧腹大笑了。「什麼事好笑？」我被他弄得莫明其妙。

「這兩個是管林人。」薩杜廷漢說，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他們生氣是爲了我們獵了山雞。」原來下一天省

長要來這裡打獵，他們被派遣出來禁止他人在省長大人選中的區域內行獵。

聽到這番解釋之後，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們就繳出了那兩隻山雞，附帶送了一些水果給他們，趕緊開車離開了那塊是非之地。

傍晚，我們到達羅喇拉，被風沙磨蝕了的山谷中的一個小鎮。次日我們到現場各地點去研究了一陣。麥里蘭忽然說他的牙齒痛，後來越痛越厲害，我只得留羅杜廷漢下來看管行裝，而把他送回去。我們連夜趕到了基達，經何雷醫師拔掉病齒之後，又急急忙忙開車趕回羅喇拉。

在我們發覺情況不妙之前，已經是深夜了。我們正好抵達高山上的一個小鎮。車頭的燈光照出了一個個可疑的黑形。我不歡喜這付景象，決定提高速度衝過去，但麥里蘭喊起來了，「等一等，前面封鎖了。」真的，我們面前的公路上矗立着兩根水泥柱子，繫着一根鎖住了的鐵鏈，這兒是市集的正中心，但所有的店鋪都已經上好排門，打烊了。

我停住了卡車。兩人眼看著一個身披白色大繫的人從障礙物後面露出來，內中一個人在車前橫過，白大繫散開來，我聽得一支來福鎗。店門凹處也站了一個人，手中也擎

了鎗。

我的頭腦風車似的思想。這些障礙物也許是巴基斯坦的軍隊建造來防衛市鎮，以免給眼前那些土匪劫掠的。那末兵士在那兒？我回頭看去。在那裡，大路盡端有一座泥磚砌成的砲壘，敵機鐵絲網二應俱全，真和講法國客籍兵團的電影中的模樣相同。「注意，」我向麥里蘭喊道：「我打倒車了。」

於是，我把排擋調入倒擋，卡車緩緩地向後退去，我的手攏住了左輪，麥里蘭握緊了步鎗。我們該倒退一百碼，可是這個一百碼真比了哥倫比亞或密歇根公路上的一百碼要長得很多。我們倒退的時候，這些輪軸黑影仍舊跟住了不放鬆，而且絡繹有人從關閉着的店門中出來，一下子彷彿有了二百個身穿白衣手執鎗支的人靜悄悄地從四面八方合圍上來。

離開砲壘還有五十呎路，我就一躍而下飛奔過去。我兩點似的擺打着堡門，一面大叫：「軍曹，軍曹」裡面腳聲雜亂，大門上的一個小孔開啓了，借著來人手中的洋油燈的燈光，我看到一張滿面鬚鬚的旁遮普（Punjab）士兵的臉。他的眼睛反映出了驚奇，不由自主地呼叫：「哦！歐洲人，在這兒見什麼鬼？」但他還是開了門，領我入內，

值日室內一個軍曹躺在行軍牀上。看見了我，他禮貌週到地請我用茶。我謝絕了，急忙告訴他我們的遭遇。他聽完後堅持要我在一本簿子上記下有關我們車輛的所有細節。我眞怕麥里蘭在外面被暴徒撕作片片，絕望中想出了一個妙計。我記不得紐約牌照的號碼了，我們出去看吧！

「軍曹和兩名士兵伴了我出去。被伯山人圍住的麥里蘭正坐在車廂頂上吃葡萄乾。『天啊！那裡來的葡萄乾。』我問。

「一個開玩笑的傢伙給我的，」他愉快地說，「也許是我最後的一餐。」

羣衆不詳的靜默立刻粉碎了，耳語中充滿了「美國人，美國人」。他們遲疑地讓路給我和軍曹。兵士們——只要伯山人不惹事生非，也樂得不多管閒事——陪了我們坐車前進到前面，打開鎖，放下了鐵鏈，我於是狠狠地踩下油門，風馳電掣地開過去，直到小鎮遠遠地落在我們的後面。

發掘古代的村莊

從考古工作方面說來，我們遇到的困難尚少，所到之處總可以找到很多土墩，埋葬着古代的村莊。這些土墩完全由於初民喜歡把垃圾破罐等等堆積在房屋外面的習慣所

造成的，一兩百年後，房屋不適宜居住了，他們就把屋內填滿垃圾，再在舊屋上面蓋一所新屋。

就這樣，人造的土墩越來越高，有時候可以高到一百十尺。待得最上層的村莊被天災人禍所毀滅之後，大自然就進行最後一步的工作了，吹一些土上去，再撒幾顆植物的種子。

有時，雨水常把土墩內的古代遺物沖洗一些出來，也就靠了這一點，考古學家才能把人工土墩從天然小丘中識別出來。於是，若從土墩頂上小心地挖一個穴下去，一直挖到古代的平原，科學家就能讀到一度昌盛於該地的文明每階段的紀錄了。

我們發掘的結果，在每層平面上都發現泥磚砌的房屋，槌打結實的屋基，闔家取暖和煮牲的爐灶，盛食物的陶器，狩獵用的石刀和青銅刀，婦女縫紉用的骨針，埋在地板下的嬰孩和家畜的骨骸，五千年前吃了一半後鬍在黑暗角落裡的肉骨頭，村內街道上鋪的石板等等。

仔細分析陶器，武器，藝術品和器皿的精粗程度之後，我們對每一階段的文明程度大概可以有一個概念了。做這步工作時，我們常須引用別門科學中的新發明。

譬如，我們知道炭的放射性能以一定的速率與時俱減

，所以只要分析了發掘出來的爐灶內的木炭餘燼，每一家最後生火的時日就可以確切地推算出來了。同樣，陶器在千年前製作的時候，空氣中的花粉會被潮濕的黏土所吸附。到今日，如把陶器溶解之後，用顯微鏡研究得到的花粉，就可以知道那時節該區域內生長些什麼草木——此外，對那時節的氣候也可以略有所知。

土壤中讀出來的歷史

穴本身的每一層平面都記載一度居住在那兒的男男女女的事蹟和他們生活中的細節。考古學者用小刀、毛刷、鑿子和牙醫的工具像外科醫師動手術一樣地工作，仔細地把普通泥土從粉碎的泥磚中檢出來。如果他找到了黑土。他知道他掘到了失過火的地方。紅土是爐灶中烤焦的泥土。黃的則可能是物質腐爛後變成的，表示這兒曾經是一個儲藏五穀蔬菜的倉房。

如果，我們在任何一層平面上找到的東西和別處出土的相類似，若然後者的年代業已肯定，那末我們這次發現的古物的年代也就決定了。這樣一來，該穴其他各層平面的年代也可以用早於或遲於該年代來表示了。例如，在巴比倫古址發現的一塊古碑上面記載着有一次日蝕的事情。天文學者是推算得出每一次日蝕的時間的。因此，發現石

碑的那層平面的年代就知道了。後來在印度 Mohenjo Daro——「死城」——那兒的穴內，發掘到一顆蠟。這顆蠟正和巴比倫出土的那塊石碑同一層平面上所找到的蠟的模樣相像。於是印度這個穴內各層平面大概的年代就決定了。

在考古學上，這種辦法稱為（Cross Dating），這種辦法非常的準確。當然，地震後出土的遺物或墳墓內找到的東西自得除外，不能應用這辦法的。

我們梳理了土著工人從穴中掘起來一筐筐的泥土，再應用了前述的方法，結果在俾路支——中亞細亞兵家必爭之地——獲得了三項寶貴的發現。第一個線索在 Kechni B。發現的。我們先在地面下十尺之處掘到一具三百年前的古屍，繼續挖下去以後，三十呎以下看到一世紀一世紀的遺物像日曆一樣整齊地挨了次序疊着。在穴底我們找到了紀元前三千五百年的時候，居住在這地區不知名的民族使用的粗拙的器皿，根據初步的判斷，牠們相當於目前所知的印度最早的文明，印度河畔的 Ahar 文明。

在名叫 Kili Ghul Mohammad 的小村中找到了第二個重要的線索，而這個發現完全得歸功於二十三歲的女考古學者，露絲·莉琳。我們發現了一個大有希望的土墩，

但是無法發掘，因為上面蓋滿了在一九三〇年那次流行性感冒的大疫中死去的土著的墳墓——我答應當地政府不把這些墳墓破開的。

最後我們找到了一塊廿二呎見方沒有墳的地方，但是掘了沒有幾呎，就碰到了早期的幾個墳，也許是二百年前的古塚。在墳墓周圍挖穴是很危險的，土質非常不規則，隨時可以發生土崩把穴填沒的，我們已準備放棄的時候，忽然找到和 Kechni Beg 出土的古物相類似的器皿——這區域內被學者證實的最早的時代——然而這下面，還埋藏着數呎深的村莊。

我一時躊躇不決，露絲·莉琳可興奮極了，哀求我容許她繼續發掘。我終於同意了，不過堅持要她非常小心。露絲經了史都德和薩杜廷漢的助力，挖了一個十呎見方的小穴。他們錐形地挖下去，到最後，這個穴只有三呎大小了。泥土都盛在筐籠中用繩子吊起來。他們的勇氣真令人欽佩，因為在三十呎深的小穴內工作，簡直不見天日，周圍的泥土威脅着，隨時可以把他們活埋起來。

初民的蹤跡

他們越掘越深，一直掘到了這個土墩的底部，然而在這個平面以下，仍舊有古代的村莊。他們繼續掘下去，又

掘了十六呎深。陶器是絕跡了，但找到了屋壁、石器和木炭。屋壁繼續了數呎以後，又沒有了。最後，在最底下，露絲只找到一層木炭和數件石器。

她所倒溯的世紀已經早於任何科學家在亞洲這區所發現的了——若非紀元前五千年，一定是四千年。最末一層平面的居民是住在樹枝架成的屋中（因為找到了木炭而沒有屋壁）而且是永久的居所。所以日後詳細的研究也許可以證實這些初民正從狩獵時代過渡到農業社會。

第三個呢——Damb Sadat——繼續有重要的發現。我們又找到了新的文明跡象。花紋精緻的陶器，印章和一些符號。這些符號可能是尚未成熟的字母，有幾個很像印度河流域所發現的字母，後者的寓意迄今未被人們參悟出來。因此，我們可能找到了先史時代近東和印度交往中失落的一段環節。陶器中包括酒罐、高腳杯、罐和盤碟。當然這些名詞是近代的，是附會上去的，那時未必有酒，也未必見得用所謂的「酒罐」（喝酒）上面畫滿了現代化黑色的幾何圖案和跳躍奔跑的動物。

這層平面大概是紀元前二千五百年。我們尚找到小巧玲瓏美麗光潔的泥質玩具房屋，骨質的約匙和精緻的銅刺刀，在歐洲人尚是茹毛飲血穴居野宿的時候，希伯萊人還

在亞伯拉罕的率領下彷彿於美索不達尼亞的平原上，此處的文明已經高到如許地步，似乎不能不認為驚人。

較高的平面上（紀元前二千年），我們掘到了一個磚壇，上面有凹槽，大概用來排除「犧牲」的血的。一個頭顱骨砌在基礎中央，也許是奴隸或者是俘虜的殘骸，這層平面中充滿了銅鈴眼，鸚鵡鼻，大乳房的男女神像，下面數層中則找到了初民非常原始的石器。

不過最不平凡的還是在土墩半腰中找到了馬的畫像。馬，根據近代學者的意見，一直要到那些神秘的白色征服者——所謂形成歐亞兩洲大部分白種民族，國家，和語言的亞利安人——從北方騎來以後，才開始在這個區域內孳生繁育的。以往這兒罕有亞利安人的遺跡發現，這個可能是第一個證據，由此而知他們存在的年代比了從民間傳統中考證出來的要更早上五百年。

在這兒，我們讀到了那個村莊長達一千五百年的完整的歷史。起先，石器時代的初民經過了近東（Near East）的侵略或者交往之後，發展了高度的文明。（請看花陶，印章，字母）後來文明觸發了複雜的宗教。這個宗教具有繁複的儀式，很可能把活人充作祭祀的犧牲，接着下去，他們又有了藝術作品，從馬的畫像這一點上，隱示出來日

後印度所謂的亞利安侵略者若非始源於此一定也是道經此地。

在 Damb Sadaat ——「掘」之後，我們意識到跟蹤着偉大的發現，閩世科學家們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發現——史前初民從近東經過中亞移往印度的證據。

同樣，（雖然這僅是我們次要的目標），我們找到了亞利安人，印度，波斯和埃及的古史詩上充滿了這些侵略者的故事。他們跨馬挾了鐵的兵器而來，輕而易舉地破滅了他們那逗留青銅時代的對手，其他的線索陸續地發掘出來，馬的畫像以後是箭鏃，三棱形的箭鏃壓在博浪關左近的一個古石臺下面。這種箭鏃早經證實是騎馬的民族使用的。末了在 Raudari，介在先史（Prehistoric）和吠陀（Buddhist）兩時代的平面之間，（普世還是使用青銅器的時候，）我們找到了鐵器。

薩杜廷漢引起來的問題

當我們研究該地區死去的先民的時候，我的妻子，琴，却研究當地活着的居民。她挾了速寫冊，乘了何雷爾士的兒子羅諾諾醫師出診之便，遊歷了各地，看遍了形形色色的伯山人。伯山族人容貌俊秀身高大眼闊外，女人們也很高大，更是美麗。她們常穿了金線繡花的胸圍，掛了九

，十條項鍊，戴了一打以上的臂釧和五六個指環，前劉海拂在額上，濃厚的秀髮在身後編成了十餘條長辮。

琴在巡行中經常伴了土酋們共進午膳，吃那些從前連想都沒有想到過的食物，例如咖哩山羊肉，中亞細亞的甜瓜，還有羊皮口袋中倒出來的酸羊奶。

其餘的人也脫離了羈習的生活方式，在野外工作時，午餐往往是在市集上買來的一個洋葱和無酵餅。

然而日子一久，我們感覺到了一種奇怪的饑餓——對美國體育新聞的饑餓。我們常常在深夜裡圍住了收音機，靜聽不列顛廣播公司那輕如蚊聲的短波新聞，希望聽到一九五〇年棒球世界聯賽的一麟半爪。

薩杜廷漢在我們一群中引起了一個頭痛的問題。一生來，他經常和階級觀念甚重的英國人接觸，所以把白人和有色人種中間一條界線看得甚為嚴重。當我們一群聚齊在一起時，自然有土著僕從操作雜役，侍得麥里蘭，他和我三人出外作短期探勘的時候，他就伺候我們了——儘管他是一個和我們地位相等的科學從業人員，每次用膳時刻，下列的對話總要重複一次。

范：「不，薩杜廷，你來和我們一起吃。」
薩：「不，不，我等一下吃。」

范：「薩杜廷，如果你不來吃，我們也不吃。」

（冷場片刻）

薩：「你們先吃。」

范：「不，你不吃，我們也不吃。我們可餓得很啦！」

薩：「這不合規矩的。」

范：「我們的規矩是和你不同的。我們都是兄弟。」
薩：「好好好，我坐，我吃！喬治兄弟，華德兄弟。」

每一次用膳，薩杜廷漢的抗議總要發生一次。不過越來越不堅決，一直到最後我們首途前赴阿富汗，和他分手的時候，他依依不捨地送我們上車，臨別時說了一句話：

「後會有期，喬治兄弟，華德兄弟！」

十一月三十日，我們向薩杜廷漢道了再會，也向阿爾柯克夫婦告辭了——他們都不到阿富汗去。我們在巴斯基坦一共工作了五個月，走向柯約關（Khyber Pass）的時候，每人全都意識到全行程中最危險，最重要的一段還在前面哩！

（待續）

註一：黑嶺關為巴基斯坦西部和阿富汗東部喀巴爾山脈中的隘口，全長三十三哩，寬度自五十呎至四百五十

哭不等。

註二：好萊塢的愛爾蘭籍電影明星。

註三：希伯萊預言家，聖經舊約中有耶利米一名。

註四：以色列人建國後第一個國王即位於紀元前一〇五〇年，後敗死於非列士人之手，大衛繼位。

註五：即北歐人種。

註六：舊的創世紀中希伯萊民族的始祖。

註七：參看讀者文摘一九五一年七月號。

註八：蘇聯爲爪哇島上之河川，此顯骨於該處出土故名。
註九：回夢古城，位於賽斯坦盆地中，亞歷山大大帝有成軍守之，後因氣候變遷乃越山絕漠至印度建立白沙瓦 (Peshawar) 當時人口有五萬至十萬，其他歷史及情況僅能見諸民間傳說。

一位客人轉身向旁邊的人批評一個女人的歌唱

「多麼怕人的歌聲，你認識她嗎？」

「是的，她是我的太太。」

「哦，請你原諒，當然啦，我不是說她的歌喉，真的，我指的是那首歌，奇怪是誰寫出那麼拙劣的音樂？」

「我寫的。」



竊賊：這樣確實要多化一些時間，但我想和那些指紋專家開一次玩笑。



白姑娘

——山隱——

一個六月天的夜晚，我獨自在芝加哥郊外一處雜草滋生，樹木叢集的曠地裡閒蕩，四下審視着，我得到一個驚人的發現，一棵樹下，有一個巨大圓屋頂形的東西，許多藤蔓纏繞在低矮的枝條上，樹葉簇聚，自地面向上，圍成緊密不透圓的一個洞穴，約有十八至廿尺之高，好似愛斯基摩人住的小雪屋一樣，這東西在熱帶森林裡常可被人發現，但這裡是城市，汽車響着喇叭急駛而過，這實在令人不勝驚異。

洞穴內部的情形更是奇怪，光線微弱，充滿麝香氣味，像是一間陰暗的小屋，一大群晝寢的蝙蝠，四散倒懸在枝葉結成的穴頂上，據我估計，總數約在兩百隻以上。

自此以後，我常去探視這群蝙蝠的移民地，我從一個隱蔽的入口走進洞穴，不論我是多麼仔細，牠們總是被我驚醒，但如果我保持安靜，牠們就很快忽略我的存在。每

晚七時左右，牠們開始伸展身體，發出尖鳴，無數翅膀煽動，環繞樹幹飛舞，一聲號令下，整群蝙蝠，幼小的殿後，一陣煙似的從穴頂一尺半寬的洞口，蜂湧而出，兩小時內，空中全是獵食昆蟲的蝙蝠，漸漸消失不見了，直到次日黎明，牠們才返巢休息。

黎明返巢時的景象紛擾無比，蝙蝠群急飛而回，發出喧鬧尖銳的鳴聲，這種紛擾的情形，經常繼續一小時之久，所有的母親們，各自認清自己的孩子，重新倒懸在穴頂上，開始牠們白晝的安眠。

這一年的十月中旬，蝙蝠全部離開洞穴，去到不可知的地方避寒，第二年五月初，第一隻蝙蝠回來了，一星期後所有的蝙蝠，好像全部回來，牠們顯得激動而不寧靜，幼蝙蝠開始出生。

五月廿八日那一天，我發現一隻蝙蝠頭上腳下站在一

根樹枝上，代替往常倒懸的姿勢，她用拇指（位於翅膀尖端，抓緊頂上的枝葉，兩足在空氣中划動，並無聲聲發出，她的嘴脣翻起，露出嚙動不停的尖齒，好像在磨着牙似的，突然，她將双足向上彎曲，於是尾端的薄膜拉緊，在身體下彎成口袋形，一個老鼠樣的小東西很快出現了，双翅裹在頭上，無聲的睡在口袋裡，母親用舌頭舔她，將她翻來翻去，直到她發出一聲低微的尖鳴，她在搖擺裡扭動着，伸開一隻翅膀，接着又伸開另一隻，於是搖擺不穩的爬上母親腹部，母親這時咬斷臍帶，用嘴咬着孩子的頸項把她提到胸前的一隻乳頭上——正如老貓提起小猫的情形相同——新生的蝙蝠開始吸乳，於是胎盤墜出，母親改用兩足抓緊穴頂的枝葉，恢復倒懸姿勢，用一隻翅膀裹住嬰兒，全部生產經過，僅費時四分鐘。

我全神專注在生產過程上，竟沒有留意到這新出生的蝙蝠全身為白色，事後我回想起我曾親眼見到一隻缺乏色素幼蝙蝠的出生——一種確實稀罕的動物，這一個夏季裡，代替了觀察全體蝙蝠生活的情形，我認清這一隻白色蝙蝠，研究她獨個兒發育成長的經過。

當白蝙蝠出生一日後，她已經傍在母親身邊倒懸着，在蝙蝠群中，顯得特別醒目，好像黑暗天空裡的一粒明星。

白姑娘眼睛張開，她被留在洞穴裡——可能是因為她現在無力躲避危險的關係。

開始的幾晚，她於母親離巢的一小時後，就獨自倒懸在穴頂上，數天以後，她開始和另外一、二隻幼蝙蝠嬉戲——在藤葉間爬上爬下，尖聲叫着，互相咬着玩，這以後，我常看到四十隻或更多的小蝙蝠，一齊尖聲叫着，咬着，爬着，好像在玩着極有趣的遊戲。

我用一只盛雪茄煙的木盒，頂上開有氣孔，把白姑娘帶回家中，移到金絲雀籠裡，籠子四周，用鐵紗圍住，一開始白姑娘在籠子底爬着，嗅着鐵紗，於是爬上鳥棲的橫木，倒懸在上面，約有半小時之久，她沒有睡覺，眼睛隨着我的每一個動作，後來她開始在籠內巡視，想從每一個小孔鑽出去，雖然她現在已長得很大，鐵絲網的洞孔又小，但我時常在清晨時，發現鳥籠裡是空的，找尋她的芳踪，到很是個問題——特別是她倒懸在牆壁白色的飾物上或廚房裡的白帷幔上。

我每天早上上班時，總是把白姑娘送回洞穴，盒子打開，她嗅着空氣，於是發出一聲微弱的尖鳴，她母親立刻離開棲息之處，俯衝而下，一閃就將她女兒擡去，動作奇快，好像變魔術一樣。

有一天，我走進洞穴，把手覆在她身上，她母親及另外幾隻蝙蝠環繞我頭顱瘋狂的飛舞中，我坐了下來，細審這稀奇的新發現。

她在我掌心中蹣跚的爬着，眼睛還未張開，摺疊的双翅拖在身體兩側，好像絲製的衣飾，邊嗅邊爬，當她爬到我小指末梢處，身體向外翻出，安靜的倒懸着。

『小白姑娘，』我輕聲說，『妳是一個珍奇的小東西。』從這時起，她就變成了我的小白姑娘。

這時我手掌下突然有一雙黑翅鼓動，一閃之間，白姑娘被她的母親攔走了，這動作是如此的快速，母親敏捷的擡去了孩子，並沒有觸及我的手指，她伸開尾膜把孩子包在裡面，孩子抓緊母親身上的皮毛，於是一同飛去了。

現在，有了白姑娘這明顯的目標，我發現蝙蝠們對於棲息的地位，具有一種極發達的識別力和固定的所有權，每天，白姑娘和她母親都倒懸在一定位置，和其他廿六隻蝙蝠棲息在一處，如果有一隻蝙蝠離開自己的地位，擠入別人群中，則其他蝙蝠一齊轉身向着她，露出尖齒，恫嚇似的尖聲叫着。

直到她出生五日後，每天傍晚她母親出多外覓食時，白姑娘總是緊貼在母親身上，一同出去，但第五天以後，

在她出生廿三天後，白姑娘初次開始飛行，這天晚上，我照例將她帶回家，正當我用手去拾取她時，她突然騰身而起，白色翅膀閃動，繞樹翻飛，——不停地飛了將近兩小時之久——她在盡量練習新獲得的技能，她的翅膀，兩次拂過我的面頰，像是在提醒我注意，正如孩子們的喊聲：『看我啊！看我在做什麼！』這天晚上我沒有把她帶回家，這是她的處女飛行。

次日傍晚，在蝙蝠群出外覓食前，我去到洞穴，看見白姑娘隨群盤旋，我才知道她也要出外覓食去了，於是她在洞口等待着。

和往常一樣，蝙蝠一陣濃煙似的齊湧而出，化為無數鼓着双翅的小黑點，緊在我頭上，我看到了白姑娘，她直升，俯衝，盤旋迴折，和其他蝙蝠們同等熟練，雖然這僅是她初次的飛行。

這母親奇怪，蝙蝠的翅膀，是地球上飛行動物中最有效率的飛行工具，鳥類飛翔時，翅膀堅硬的展開，好似飛機的双翼，僅能略加調節，但蝙蝠的翅膀却是覆在双臂指間的一層薄膜，她可以像人類伸屈手指似的靈活，鼓動全部或一小部份的翅膀，任意上升，下降或改變飛行方向，一切都是隨心所欲，逍遙自在。

這天晚上，我一直盯牢白姑娘，她是美麗，輕妙而柔弱，落山的太陽，使她白色的身體變成粉紅色，雙翅在日光照耀下，閃着淺橘色的光芒，突然她在空中消失不見了，好似魔術家揮動魔杖一樣。

從這天起，我每晚去洞穴，當我走過田野時，蝙蝠群如果已經離巢外出，白姑娘就會俯衝而下歡迎我的來臨。閃動雙翅，在我的面頰四周繞旋。（其他蝙蝠從未享有此等特權）。一天晚上，我正在審視掌心上的一隻蜘蛛，突然白色翅膀一閃之下，蜘蛛消失不見，白姑娘將牠從我掌中壓去了，正如她母親以前將牠壓去一樣，我找到另一隻昆蟲——一個棕色甲蟲——放在掌心上，幾乎是立刻，白姑娘像轟炸機似的俯衝而下，甲蟲又消失不見了，我用同樣方法接連壓了她四隻昆蟲，最後是一隻極小的瓢蟲，這時天色已黑得使我不見掌心中爬動的小蟲，但飛旋在廿尺上的白姑娘，猝然下墜，絲毫不觸及我的手掌。

一天晚上，我很早去洞穴，用繩網將白姑娘捉住，帶回家中將牠放出，準備替牠拍照，我調整相機，等候牠飛入拍照範圍之內，但使我大吃一驚的，牠逕向一架轉動的電扇飛去，我無能為力的站在那裡，料定牠是飛向死亡，但牠並未觸及扇葉，竟直穿電扇而過，好像孩子們跳

繩似的輕而易舉。誠然！她完全明瞭她做的事！

她第一次衝過電扇以後，就接二連三的重複剛才的舉動，好像在炫示她奇妙的技能，我於是做了一個試驗，將電扇自最慢速度每分鐘八百轉，增至最快速度每分鐘一千二百轉，她同樣向電扇飛去，祇是現在她從電扇頂上飛出，不再直穿過去了。

我雖曾觀察關於蝙蝠生理現象的許多方面，但我不能證明蝙蝠具有如『雷達』般的特殊技能，夜間飛行時，利用聽覺，避免障礙，後來我獲悉哈佛大學的兩位教授格蘭波及格里芬，曾證明蝙蝠於飛行時，發出人類聽不見的叫聲，根據叫聲碰撞障礙物回音，指示路途。當一隻蝙蝠的嘴被堵塞後，她就失去躲避障礙物的能力，如果耳朵被塞住，也會發生同樣情形，因為不能收得反射回來的信號，但如果將蝙蝠的眼睛封閉起來，則飛行情形與睜眼時並無區別。

電扇偶然的試驗，鼓起了我從事另一種試驗的雄心，我決定要看牠是否能辨認回巢的路途，從我家距牠的洞穴，約有五里之遙，滿懷憂懼，我打開窗戶，白姑娘急飛而出，次日清晨，我發現牠仍倒懸在穴頂固定的位置。

我究竟能將牠帶到多遠？八月底的一晚，我決定做另

一個試驗：在蝙蝠離巢前繞樹飛行時，用繩網將白姑娘捉住，乘上汽車，開駛了十五里之遠，從人煙稠密之區去到城南傑克遜公園裡，把牠放出，帶著懊惱的心情，眼望牠向錯誤的方向飛去，一、二分鐘內，牠將飛過湖沼，牠可能一直飛行不停，直到精疲力竭，我是多麼愚蠢，竟將牠帶到這樣遠，現在追悔無及，我決定回到巢穴等她，我要等候她一夜，看是否——由於寄蹟——她能回來，當我以最大速度驅車而回時，我發現白姑娘和其他蝙蝠，正在洞穴外獵捕着昆蟲，牠的識辨能力，竟是毫無差錯。

九月底，我因公務去密爾華開 (Milwaukee)，順便將白姑娘帶去，公畢歸來時，我將白姑娘放出，自己乘車隨後而回，抵洞穴時，看見牠已經倒懸在老地方，牠在不熟識的路途中，飛行了九十里之遙，費時不足二小時半。

自此以後，蝙蝠們變得懶惰，牠們睡得更熟，有些蝙蝠在天黑時也不出外獵食，仍倒懸在穴頂酣睡着，十月中旬的一天，我發現巢穴裡空了。

次年春天，五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早晨，暖風輕拂着，頗有炎夏欲來之意，我驅車至郊外，看看蝙蝠是否已經回來，當我到達那地方時，我心臟好似下沉，那地方變成一

塊爛泥地，僅留下少數幾株樹，原來蝙蝠們的巢穴，現在被一架蒸汽鏟佔據了，它那大張着的下巴，平放在地面上，好像某種巨大貪婪的野獸。

我不知道白姑娘現在是否有了孩子，牠活了多久，和遭到些什麼。

但至少我明白了蝙蝠是有趣的，友愛的，不像大多數人所想的那種存心作惡，包藏禍心的小動物，並且我看到白姑娘的出生，觀察她成長的經過，親眼看到她第一次的飛行，這猶如我獨自參加一件藝術品的創造，從毫無聲名開始，直達到最完美的境地。

(譯自讀者文摘三月號)

鐵幕趣譚

在蘇聯一位青年申請學習獸醫，當審查資格時，他說：「我會像牛馬一樣地工作，像豬一樣地住宿，像金絲雀一樣地進食，而被看得像一隻狗。」



★妄言★末★日★

J. Robinson 原著
雪 譯

沒有人確實知道我們這個世界將如何了結，但是近代天文學已暗示出數種可能來臨的結局。

第一種可能是很自然的毀滅。例如，太陽已在逐漸收縮中，並且每分鐘質量的脫落與減輕幾達二億五千萬公噸。所以，太陽本身正是一把在息滅中的巨火，一旦蠟燭殘，地球上一切生命終將冰結。人類亦將凍死，因為我們的地球是全賴太陽的光與熱而生存的。地球自然還繼續存在，但祇是一個已死寂，既黑暗，又冰寒的星球而已，與今日的綠洲完全不同，正像一具屍體與活人的差別一樣。但是，此種結局可能性並不太大。天體不會過這樣幽靜與毫無變改的生活的。天文學家相信，星球發展到了某一個嚴重關頭，很容易忽然着火，便大施活躍起來，同時

會放射較過去大千萬倍的光與熱，或者忽然破裂，縮小成粒，那時所放出的熱力，祇及它從前的千百分之一。如果太陽終有一天變成這二者之一的局面，地球與我們不是被焚燒成煙雲，熔化成閃光，即是一夜間被凍結，世界末日的來到一定是奇速無比，吾人無從預知，也決無時間可以準備。

目前的象徵似乎太陽終有一天會停止把陽光普照大地的，雖然如此，在這一天來臨之前，當在遙遠的將來，太陽可能先開始不斷的膨脹變成一顆大紅巨星。膨脹的結果遠比地球的軌道為大，地球將被太陽所吞沒，人類當然被烤焦而消滅於無形。

二十年以前，專家們都相當肯定地說，世界的末日是

人類被凍死，至一九七〇年很可能又有其他或者更可怕的说法。不管怎樣，烤焦或凍死，為期尚遠——至少是十億年後的事。

第二個可能是很顯明的，星體運行時或會偶然十分接近，使整個太陽系統因重力作用而解體或被滅。

自然可能引起大潮汎，那時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浪潮將奔騰於地球的四周，淹沒了地球上的一切。

星球因此被拋離它們的軌道及轉軸，有些，或許地球正是其中之一，便直衝撞太陽或那顆過路的星球，可能就此被吞沒了。

太陽系統中相隔在一二十億哩的距離的星球間的撞擊確實會造成這種慘劇。

結果是人類的突然滅亡——算起或然率來大概是四五千兆比一。

祇說別的星球撞我們地球，實屬片面之辭，也會引致誤解：我們也正有一種多的機遇去撞擊別的星球，我們的地球去撞其他星球與其他星球撞我們的地球，情形完全相似。因為太陽系本身在宇宙空間也在運行，它的速率約為「蘇格蘭人飛快車」速度的七〇〇倍。

每日傍晚六時我們遠離早晨六時的位置約五十萬哩。

在這旅途中每分鐘的遭遇均在我等想像之外。

比較近的是我們很可能穿入空間的障礙物星塵的邊緣。因為這些星塵或雲霧遠比單獨的星球為大。當然目標愈大，撞上的機會也愈多。宇宙塵埃並非像刮風天黃泥道上的砂石，它所包含的岩石，大小種類繁多，有很大的。與宇宙塵霧相撞的結果是着火的隕石會在地球表面泛濫，當然地球上的生命要遭受死亡與毀滅。

隕石祇是一種宇宙石塊，以每秒鐘很多哩的速率，穿越地球的大氣層，高速度與空氣的阻力足使石塊灼燒而發光，落下時發煙而燃燒。

大部份隕石在落地前已全部燒光，但是有些實在大的，祇燒去了一部份，它們撞在地球上便成隕石。

隕石在世界各國的博物館裡儲藏的很多，當然大英博物館的很有名。

一塊重不過半磅的隕石，每秒鐘的速率姑以三十哩而論，它的運動能量正同一列特快車，例如「金箭號」，重四〇〇噸，每小時行車速率為七〇哩的相仿。換句話說，若被一顆八盎斯重的隕石所擊中，其危險性正同去衝撞在疾駛中的「金箭號」一樣。隕石的撞擊可以使四周的空氣無法呼吸，感到窒息，海水沸騰，同時使陸地熱如蒸籠。

即使地球本身損害不大，變成枯石，但是有生命的東西當被燬滅無疑。

宇宙間有些小流星，它們的軌道與大星球最主要的區別是成偏心的橢圓形。在一八九七年前，所有已知的小流星運行的軌道都在火星與木星之間，但是翌年有一顆流星竟被發現現在火星與地球的軌道間徘徊。

這個流星被命名為 Eos，距地球一千四百萬哩，這是截至一九三二年止已知的距地球最近的一個星。此後便有許多震驚的發現，有些很小的流星實際經過地球的軌道，在不久的將來，當能發見更多的這等流星。

這些小星體——據估計祇有一二哩直徑——正說明了為什麼它們在早先未被發現的理由，祇當它們靠近地球時，才可以用天文望遠鏡來觀測。但為時過短，祇有一二個星期而已。

我們這個世界最危險的一次經歷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十月，當一顆流星經過我們地球祇相距四十萬哩，幸好，它沒有碰上我們，這一次在天文學上說算是千鈞一髮，這是有記錄的流星撞擊地球最驚險的一次。

平行相撞的慘劇倒是不致發生的。因為兩者可以很安全的全的互不侵犯而通過，正如同你在火車鐵橋下步行一樣，

火車可以在你頭頂上疾駛而過。如果真有這種厄運來臨，那準是我們已到了古沙驚漢 (Sodom) 與高姆拉 (Gomorrah) (註二) 城的命運了。

一九〇八年六月卅日所發現的大隕石「大西伯利亞」，其光亮比月亮還大，使一塊比林肯夏還大的地區就此荒蕪，毀壞了八千萬株大樹，它的重量至多二百噸，但是最小的流星重量決不在十億噸以下。

信仰基督的人對於宇宙間「事變」當然不會成問題。耶穌早已說過，此種事變在地球上的人類間隨時可以發生。但是人們究竟不能干涉上帝的威權。天文學的能力既無法達到，一切又都在吾人的控制與影響之外，每一件事的發生決非偶然，當有它的來龍去脈。

(註) Sodom & Gomorrah 係巴力斯坦兩古城，位死海之濱，相傳因過分荒唐，上帝將之焚燬

譯自 World Digest

「如果我試要吻你，你怎麼辦？」
「不到危機發生的時候，我不放慮。」
「假如發生了呢？」
「我已會面對面地應付。」

明日世界七奇

荆邁譯



我剛才遊歷了明日世界，和工程師與科學家討論着。一九八六年，看它從藍圖，工程進行順序表和今日的種種新發明中長大。

先到倫敦，從班脫西發電站輸出的廢熱水經過泰晤士河底的管子，送到住宅區西姆立柯，溫暖了二千六百個房間。這是英國首創的「隣居之誼的送暖」。

如今日白屋街底下七十八呎的一座鍋爐房即將竣工，不久這條著名的大街上那許多高樓大廈將由一處燒火取暖，建築家說完成英國每一個城鎮的公共輸熱管線正是未來三十年中的一項大發展。

巴黎郊外，繆堂的一個天文台已在造一座華氏九千度高溫的熔爐 (註一)，以這種從未見識過最熱的人造

火焰對付自然間最頑固的金屬——鈦，只消一二秒鐘便會將一大塊的鈦熔化成液體。奇蹟由幾面鏡子造成，只是用大探照燈的返光鏡把太陽光集中到一點，也許它就是將來商用日光爐的時範？

碧綠捲起頭難，起了頭就有進步。一九一六年農婦們用蒸氣壓力將水果殺菌保藏，現在到處都流行簡便省時的家庭快鍋了。

一九五一年專家們表演超短波烹飪，烤雞十分鐘，炙肉排祇三十秒。另外一種短波機投射紫外線既殺菌又把氣味濃重的複雜分子打破而除臭，說不定它是你孀孀的普通廚房用具。

最近巴爾的摩的一位科學家在牠的紅外線實驗中碰

一件怪事：一枚別針大小的金屬片把它溫度降低獲得了超度電導性，接上無線電喇叭便傳出當地廣播節目。這位科學家想明天你衣襟上的一顆被涼却的徽章或許就是一架袖珍收音機。

又有許多試驗告訴我們容易變質的藥物鮮肉或其他食品可以不用冷凍的方法來保藏，用強烈的電子衝擊消毒以後，便歷久不壞所以你的孫兒就把夏季的花架用電子投射，留著過聖誕節。

這種種小事跡一如中古時代的偉大工程學改變了世界。三十年前沒有人聽到過日光燈，甚至霓虹燈，誰會相信玻璃能紡絲織布，防雨織物而不用橡皮，更不用說有機玻璃用品，有誰希望看到雪梨大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或普爾得水渠（註二）。

溫斯敦邱吉爾想到被人遺忘了的尼羅河，要叫她的流程經過過輪機不覺透出像年青人般的笑容，二年之內此念即將如願，尼羅河將供給來日烏干達平原上工業發展的動力（註三）誰曾想像過黑非洲腹部的工廠，引電機，或輸電線？

還只是夢想——還有連接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大橋，世界政治變化神速，三十五年前阿拉斯加公路的不可能性何嘗比現在的夢想為少（註六）。

讓我們將孫兒一代的新世界七奇作總結的一瞥。

一條長堤在武力許（Woolwich）穿過泰晤士河，使泰晤士中段的水位穩定，帶給倫敦更大的繁榮，因為船隻不再需要等待潮汐，用潮汐的力量發電照明四克愛迪萊（Piccadilly）大街。

其次是亞格拔（Akaba）運河從紅海鑿通地中海，與蘇彝士運河遙遙相對，已於一九五一年繪成藍圖，是世界上最長最深最闊的人工水道。

第三，聖羅梭士海道連接運河水閘河流使不列顛出航二千英里，經過幾個大湖直入北美中心。（註七）三十五年來加拿大要求美國援助這項計劃，如果美國仍舊拒絕，加拿大決計獨自先行，代價二萬萬五千萬金磅，使加拿大的龐大出產面積對英國的商船直接開放。

第四奇是偉大的灌溉系統使整個印度成為世界的最豐作區（註八）第五用原子彈使西伯利亞獲得溫暖。

然而土壤學家赫曼沙厄琪（Hermann Soergel）預期在剛果河海口上溯五百英里處造一水閘使剛果河流域三百五十平方英哩的熱帶叢林化成一片偉大的內海，改變赤道的整個地理和氣候，再用著水灌溉薩哈拉沙漠，那裏在古羅馬時代一度曾種植五穀。

沙厄琪教授又預見直布羅陀海峽的水壩，偏轉洋流使北歐尤其是英國從此溫暖，利用馴服的水流產生電力，使北非富饒，地中海邊緣開闢出一環環的新地帶，幻想呢還是夢境？總之這些計劃已經呈給聯合國了。

荷蘭工程師們甚至要從英國的諾福克（Norfolk）築海堤到丹麥，又造一條大水渠連接多佛（Dover）和法國的卡雷（Calais）將淺淺的北海抽乾，開拓出一片新土地以供耕植，這個最新荷蘭須德海計劃要收復一片面積大如薩福克的土地（註四），代價是一萬萬金磅，還有一條首創的鋼面公路橫越英吉利海峽，建立在一串水上飛機場的既活動又穩固的跑道上。

新式的噴氣汽車裡坐著你的孫兒取道世界車道，經過黑海長堤橫渡博斯普魯斯海峽（註五）——當然現在

科學家說用原子彈轟擊南極浮冰可挽救這凍僵的荒漠，第六奇可能是大西洋空渡，一連串的飛機上滿載著汽車，貨運，甚至列車，使接濟柏林的空運絡繹不絕，最後公元一九八六年的第七奇？或許就是你自己，三十年前一般三十五歲的人可盼望活到六十七，今天三十五歲的一羣到一九八六年後還有十年的後壽，站在樂觀的一面說，你孫兒女的世界也是你的世界。

（譯自 English Digest 11月號）

註一 Meudon Observatory 在高出蘇河五十米的謬堂平原，天空中灰塵比較稀少，所用反光鏡直徑二米，焦距八十五公分，能使氧化鈦熔化。

註二 Sydney Bridge 是澳洲新威爾士角海港上的單孔拱橋，鋼架長三七〇呎，築於一九三二年，有汽車道一條，行人道二條，鐵路四條。

TVA 田納西流域包括阿拉巴嗎，肯太基，密蘇里，佛及尼亞，喬治亞，北科羅拉多六洲是美國最低地區，一九三三年通過議案，開湖築堤蓄水灌溉並施行土壤改造，造林，撲滅瘧疾，普及牧



火灯爾沙西的躍活最和高最上申留阿
氣蒸的狀羽塊一出噴上頂從，山

火 山 爆 發 是 怎 樣 的 ?

載記實真的發爆山火申留阿

(Exploring Aleutian Volcanoes —
原載國家地理雜誌)

譯 鐘

阿留申群島 (Aleutian Islands) 是地球上主要的火山地帶之一，其本身即由一連串的火山山脉所組成，在北太平洋和白令海間東西伸展，呈一弧形。

此篇原載國家地理雜誌，著者魯賓遜氏為美國地質學家，是他從實地踏勘阿留申某一火山的爆發真況申論及地質等的記載，為研究火山地質學的好資料，因節譯要點，以饗讀者！

譯者註。

育等，受益範圍四萬五千方米至一九四九年共費八萬萬美金。

註四 博斯普魯斯海峽 Bosphorus Strait 連接黑海和馬爾馬拉海，歐亞交界，兩岸風景極佳，有許多君士坦丁堡富戶的宮殿和庭園。

註五 尼羅河灌溉計劃在完成灌溉埃及，蘇丹二區九百萬英畝的土地，預計須二十五年，第一步在尼羅河源頭維多利亞湖築 Owen Fall dam 堤長四百碼，高三十碼，須時四年。

註六 須德海 Snider see 原是荷蘭海岸，十三世紀時被海水淹沒，須德海極淺最深處不過四十呎，最淺處僅三呎，一九二三年開始收復工程，Sutfolk 英國東海岸。

一英里，從英屬哥倫比亞的福得，聖約翰到阿拉斯加的菲爾明司。

註七 聖羅梭士海道 St. Lawrence Seaway 從北美

蘇必里湖聯到安大略湖經聖羅梭士河入大西洋，註八 印度灌溉系統，已在印度河上游蘇克爾地方築堤由七條支渠引水灌溉辛德平原八百萬英畝，每年可增產糧食二百五十萬噸。

發光的玻璃及可塑料板

品

新式的照光設備，毋需灯泡，光管或灯絲，而僅需一發光的玻璃板或可塑料板。該板可傳導電流，乃由塗抹一層「磷介質」(phosphor dielectric) 及一薄層的金屬片而成。上層的磷介質在電場內能放出光能。電流自板邊的電線導入，可直接取用普通的電源。整個板即可射出緩和 (softened) 的光來，如加塗不同的色料，並能變化放出的光彩。光強由一變壓器控制。除可照明廣大的面積外，也可用於鏡面，壁開關，梯階，及門牌等之照光。所需的費用極為低廉，如鏡面的照光，一年祇化二三分美金。據說有效的使用期可久達一至五年。

火山爆發了！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對日戰爭已達最高潮，我（著者自稱）那時正住在阿拉斯加安列基城（Anchorage）的一家旅館裡，準備從事一項地質調查工作，突然間，從阿拉斯加防守司令部裡，一位少校打來了一通電話，說是在烏姆那克島（Umanak I.）上我們格林堡基地（Fort Glenn）附近的火山爆發了，因為基地非常重要，深恐遭受意外而影響了整個戰局，所以司令官埃蒙斯中將（Lt. Gen Delag. C. Emmons.）急需一位地質專家飛去看，以決定作最後處置。

雖然地質學家研究火山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但對預測火山爆發這種任務誰都沒有絕對的把握，但我終於大膽應邀，於一小時內踏上飛向烏姆那克的飛機，我帶了一柄地質勘測專用的斧頭，（一架攝影機和幾卷軟片，一個倉量取自 B39 機身上的高度測溫計，用以測定火山氣體和熔岩的熱度，還有一顆沉重的心。

埃蒙斯將軍在這一帶服役已有卅多年的歷史，火山爆發在他已是司空見慣，而我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和火山打交道呢。

飛機沿阿拉斯加半島進行，越過阿留申群島的東端，

國內部平底形成一平原稱火口原 Aho. 在火口原上復發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之新火口，因其全形如一大釜，故名。）

當地人把這座雄壯的火山稱之為歐克莫克火山（Okmok Volcano），在她的東南側是一座四一一一呎高的長期停休的寄生火山——立克山（Mount Tulik），她是島上的最高峯，地圖上註明從邊緣向下——五〇〇到二五〇〇呎之遙是大釜的底部，即火口原，底部羅列着十個大的和無數小的火口丘（Cones）根據飛行員的報告，是西南方的火口丘爆發，所以我們向這一方向上山。

雲霧遮蔽了視線。

我們冒着耀耀的白雪和濃霧爬上了邊緣，但看不見釜裡任何東西，所能聽得到的祇是一種由泥漿澎湃激濺所造成的隆隆聲。

翌晨，我們改從東北部徒步登山，這裡的邊緣一部份被火山溪所沖毀，這一缺口給落進釜裡的水造成一條通道，火山溪的水澄清但接近冰點，表示熔岩並未流動或者火山灰堆積在東北角裡。

一群馴鹿（Caribou）彷彿在火口原附近的苔地上，通常牠們躲在釜底過冬的，直到次年七八月間方出來，這

雲層高達九千呎，幾乎遮沒了一切，當我們抵達烏姆那克島時，從上空看見一堆一堆碩大的黑色灰雲向上冒着，證明了下面的火山正在活動，雖然這種灰雲和真正的大氣雲混雜在一起，我們還是很容易的辨識出來。

著陸以後，格林堡基地上密佈着濃霧，十里外的火山強烈爆發根本感覺不到，基地指揮官穆斯曼中校（Lt. Col. J. Mosman）告訴我火山爆發時基地上僅有稀疏而模糊的地震，看來情勢並不嚴重，我纔開始安心。

假如火山和緩的一連爆發多天，同時又沒有強烈的地震併發，我們可以認為潛伏在她內部的爆炸力是沒有增加，即是說這種力量的發洩和聚集是在平衡的進展中，激烈的爆炸可不致形成。

第二天早晨，我們這一小隊調查人員分乘小車兩輛向火山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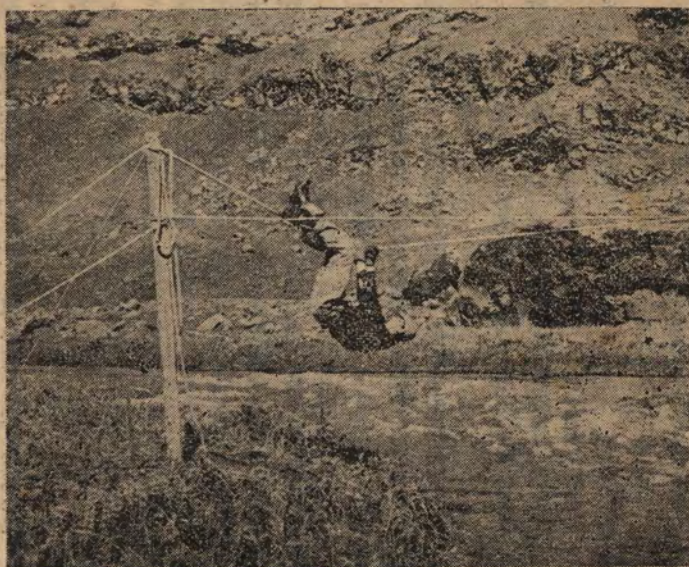
陸軍工程隊的精確地形圖指出烏姆那克島東北方的的一座單獨火山，她在海平面上的直徑為廿五哩，頂端是一個龐大峭壁和平底的圓形噴火口（Crater）噴火口的直徑達七哩，邊緣海拔高二九〇〇至三五〇〇呎不等，像這種形狀的噴火口，地質學家通稱之為「大釜型」（Chalcas 譯者按：大釜型噴火口，周圍極廣，四境由高低不齊之邊緣

次顯然是受了火山爆發的驚恐而突離多巢的，大釜裡差不多仍舊充滿了雲霧，但從邊緣上可以依稀的看到數哩外正在噴發的雲氣。

六月十日早晨，雲霧都已散開，從基地上遠遠看到一蓬白色的蒸氣自山頂噴出，偶而因夾雜了火山灰而顯黑色，我們重取三天前的老路上山。

双脚踏在覆滿了火山灰的雪原上，在黑的大地面留下一隻一隻兩吋深的白色足跡，當我們站立在邊緣的頂端時，面對我們的是一幅令人敬畏的大自然景色，像波濤般洶湧的黑色和白色雲塊，從我們腳底下五〇〇呎處約一哩開外的一個火口丘上莊嚴堂皇的冲天冒滾，一直伸展到我們頭頂上遠遠的空際，這些雲上昇到和邊緣相齊的時候，正巧一陣強烈的北風吹來，給我們身邊澆淋了好一大堆的火山灰塵。

像火車頭走在一條長隧道盡頭所發出的經久的吼聲，每隔十秒到十五秒轟鳴一次，同時噴射出紅熱的泡狀熔岩，高達千呎以上，大的熔岩塊，或者叫做火山彈，（因為是熔岩結合射出猶如砲彈一般，）仍舊落回火口裡或偏掉在火口丘的外緣，小的碎塊飛得遠些，都落在釜底的火口原上。



點沸到達乎幾水溪的面下法方-唯的溪山火過渡

大約每過一分鐘有一次較強的噴發，好幾呎長的火山彈強有力的射出，落在釜底。

熾熱的熔岩流

火山口西南方基部的地面裂隙裡流出了一股熔化的岩漿，形成一條熔岩流，雖在強烈的日光照耀下仍熾熱得發紅，這條熔岩流布似的流下懸崖，轉向東北低地直流向大釜的中央，延長約四分之三哩。

另外一條像小絲帶狀的熔岩漿向西流入一片低的窪地當熾熱的熔岩流和釜底的一條小冰河的冰面接觸時，冰被融化形成濃密的蒸氣，替熱流和冷冰劃出顯明的分界，岩漿對冰的融解力是相當可觀的，牠的溫度達華氏二千度！

翻越邊緣，滑進了大釜，我們發現這條熔岩漿流速每分鐘卅到四十呎，熔岩流的表面有一部份凝結如矩，成塊浮游相互碰撞，噶噶作聲，我們嬌要的把火山彈投進岩流看它們像軟木塞一般的漂走。

接近熔岩流出口的地方有三座高僅幾呎的小型火山，向半天空射出無數橘紅色而發光的熔岩泡，像魔術師玩弄着火棒一樣，同時還發出噠噠的響聲和淺藍色的氣體，小火山的頂畔被這種上升的氣體輝映成美麗的黃白橙紅數色相間的綫條。

所有這些景象表明火山內部並無可能形成一個危險的高壓力量，因此我們向埃蒙斯將軍提出報告，告訴他可以毋需顧慮有大爆發的災禍，我們的斷語主要點是根據歐克莫克火山的大釜型噴火口，事實上大多數這型噴火口之生成，供給了自然界的『安全氣瓣』藉以減少造成重大災禍的大爆發的危險。

像歐克莫克這類大釜型火山的生成，通常是由於其內部，充滿了大量熔化的岩石，其中大部份被內在的氣體高壓激蕩成灰和浮石，推開壓在它上層的堆積物，經由中央的大火口丘噴出，在噴火口，堆積成一個逐漸擴大的平野而成。

火山頂的一部可能在爆發時被掀倒，但大多數都破裂成一種全然雜亂的土石碎塊，如果猛烈的爆發驟然而來，連火山頂上環狀的土殼也可能整個崩散，其後，熔岩等再從傾圮土堆的裂隙裡噴出，在釜底形成一組小型火山，直到她內部的積熱發洩得達平衡為止，俄勒岡州 (Oregon) 的火口湖即係典型的大釜型噴火口，因雨水和融雪匯集而成了火口湖。

阿留申弧的大釜型火山

大釜型火山在一般地區頗為稀少，然而在阿留申弧 (

Alutian Arc) 上却極多，在這一個區域裡有十座口徑超過一哩的這型火山，其中至少有五座直徑超過五哩，此外還有些可能是因臨時的爆發而形成的。

除了日本南部的某些島嶼尚有可外，阿留申群島可以說是大釜型火山最多的火山地帶，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拉斯加半島上的阿尼阿恰克山 (Mount Aniakchak)，她的口徑有五又四分之三到六又四分之三哩寬，深一千二百到三千呎，是地質測測局 (Geological Survey) 的斯密絲 (W. R. Smith) 和薩爾金 (R. H. Sargent) 兩氏於一九二二年發現的。

因一九二二年大爆發而噴火口擴大到直徑三哩，深二千七百到三千七百呎的喀特麥山 (Mount Katmai) 也是一個標準的大釜型，雖然她並不顯得特別大。

每當一次大釜形成，比較很有可能隨來一次災害性的大爆發，因為大堆的熔化石晶石必須從火山裡面相當深的部份穿過頂層噴射出來，這裡的氣體力量極大，從噴出而落下的物質嘩嘩作爆聲以及斷口來看，即是一種氣體排出的明證，如果這些熔化的岩石大量堆積而冷卻時，一個大的爆發即將生成。

這些說明了歐克莫克火山的內部是怎樣在活動着，而

且，因為氣體不斷放出，熔岩也自由自在外流，種種徵兆看來不像有一種巨大的內壓正在聚集起來。

幾天以後，老練的加州大學火山學家威廉博士 (Dr. Howel Williams) 來到島上，他證實了我們的推測不錯。雖然，一直到九月初熔岩仍繼續噴流，其主流且長達五哩之遙，緩慢的間歇性爆發也一直拉長到十二月，但是今天僅平靜的冒着蒸氣而已，看來還不致於有活動的象徵。假如一九四五年歐克莫克火山的爆發換了另一種結局，她可能傷害了多少寶貴的生命，同時還阻礙了我們對日本空中進襲，由於這個火山接近格林堡基地的原故，使一般人對阿留申區毀滅性火山的活動注意集中於兩點，其一是這種爆發對我們設在那裡的文武機構有何種影響，另一點顯示了我們對這一地帶的地質情報稀少得如此可憐，以致不能供給有效的充分資料。

由於埃蒙斯將軍的支持，美國地質調查局會同陸軍工程隊軍事知識組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Corps of Engineers of the Army) 和海軍研究所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作了一次阿留申區全部火山脈的實地探勘

一個火山脈的長程探勘

多遺漏，阿拉斯加本土上某些火山曾被簡單的勘查過，而且大部是地質勘測局做的，萬煙谷 (Valley of Ten Thousand Smokes) 一九二二年喀特麥火山爆發所形成則係由國際地理學會所組織的遠征隊連續探勘過七次。

火山密佈的阿留申弧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在阿留申弧上共約有八十幾處顯著的火山，其高度從一千呎到一萬呎不等，還有相當數量的小火山，其中有些因火山活動而正在形成中，其餘的則或已靜休或被小溪、雨水、冰河，以及風浪所沖蝕。

自從一七六〇年以來，至少有卅九座不同的火山曾經活動過若干次，被記錄下來的約有二二五次爆發，包括緩和的噴氣冒煙 (實際上應該是帶着火山灰的蒸氣) 的小變化，噴流熔岩的小型爆發，和釀成災害的大爆發。

分析這些不完全記錄的結果，顯示出阿留申火山脈的週期性，大約每八十年有一次大爆發，約廿年有一次小型爆發，目前適好在週期的靜止過程中，如果這一推斷不錯，則一九六〇年火山活動將達最高頂，那一年將有一次大爆發。

根據過去的記錄，阿留申火山脈的活動大部集中於阿拉斯加半島上帕夫莫夫火山 (Pavlov volcano) 烏尼馬克

我們希望從這一長程的研討能獲得一個對阿留申火山脈的基本認識，或者一般來說，得到些新的火山情報，這些將對軍事基地以及其他機構的設置極有裨益，使他們藉以避免火山爆發的危險。

在阿留申群島上，自然界已供給了我們一個極為豐富而巧妙的火山圖書館，因為從過去的記錄證明這一地帶每年至少有一次爆發，事實上，阿留申區域也是地球上最活動的火山地帶之一。

阿留申群島包括有六十個較大的島嶼和數不盡的小島從阿拉斯加半島的尾端向西延伸成一柔和的弧形，綿互達一千一百哩，其中大部份而非全部皆屬火山。

同時，火山地帶也並不僅僅局限於島嶼，從斯普爾山 (Mount Spurr) 一在阿拉斯加本土，安列列基西南約八十哩一沿六百哩長的阿拉斯加半島走向西南起，通過阿留申群島直達群島東端阿圖島 (Attu I.) 西一百十哩的布爾底島 (Buldir I.) 為止。

現在，讓我們以地質學的眼光來探究一下這條一千六百哩長所謂「阿留申弧」的火山地帶。

阿留申火山爆發的記錄始於一七六〇年，在俄國探險家和貿易商抵達這一地區不久之後，無疑的其中還有許

島 (Unimak I.) 上的西沙爾火山 (Shishaldin volcano) 和烏那拉斯加島 (Unalaska I.) 上的馬庫辛火山 (Makushin Volcano) 從這座山上俯瞰荷蘭港 (Dutch Harbor)，形勢盡收眼底。

載浮載沉的隱身島

阿留申火山群中最有名的是波哥斯洛夫「隱身島」(Disappearing Island of Bogoslof)，該島自一七九六年被發現以來，已經載沉載浮於海上許多次。

波哥斯洛夫事實上是一座沉沒海底的火山的頂部，從海底上算起高約五千呎，底部直徑約八哩，她的火山口原和附近是奇形怪狀的，因為她爆發而形成一些小島浮出海面，這些小島又因風浪的打擊很快的消失，或者因後一次的爆發而遭毀滅。

無數的海鳥在那裡搭巢，約有五千到一萬隻海獅住在她附近的海面，波哥斯洛夫的地形因一七九六年以來一八八三、一九〇六、一九二〇、一九三三、一九二七等年的爆發而歷有變更。

在進行研討阿留申火山脈的過程中發生了許多耐人尋味的事情，例如：何以許多巨大的火山山坡上沒有冰河存在？反之較小的火山邊却都被很厚的冰層覆蓋着，也許可

以解釋為爆發阻止了冰河的形成，因為山上冰河的形成首先要有流渠以便造成河床，較大的火山因火山灰和熔岩不斷的聚集，把山坡弄得更加平滑，阻礙了河床的生成。至於阿留申火山脈的活動火口何以自太平洋沿岸逐漸北移到沿伯令海岸的一邊，其原因尚不能證明。

樹木缺乏也是一個謎

阿留申群島上另一神祕是樹木的缺乏，所有島嶼上幾乎都沒有一棵像樣的樹，這點和火山也許僅有極遠的關係

從地底掘出的化石證明，在千萬年前第三紀晚期，阿拉斯加半島和一部分島嶼上曾經生長過不少樹木，但今天除了一些發育不全的楊柳外，殆無自然生長的樹木，縱使這一地區的氣候比較溫和，雨量充足，土壤也不差。

一百年前種植在烏那拉斯加灣 (Unalaska Bay) 裡阿馬克那克島 (Amaknak I.) 和遠征島 (Expedition I.) 上的兩小叢針樅至今雖尚苟活，但不能茂盛，陸軍方面最近所種的一些樹木雖有一部繁殖起來但大多已歸失敗，也許長久不斷的強風將給我們一個好解釋，假若是這樣，那麼在遙遠的過去這裡應該沒有刮過這種風方對。

由於阿留申群島上荒野不適人居的氣候，如強風，永

久的霧，驟來的暴風雨，以及經常的大浪等，使地質學上的野外工作祇能局限於夏季的三個月裡進行，而且在這短短的期間裡，還常常有惡劣的天氣，給有限的工作時間打了大折扣，有些時候出發當時天氣晴朗，太陽高照，忽然來襲的暴風雨和大霧即刻把視線遮蔽了。

許多地方沒有道路或可登的海岸，徒步旅行既困難又極危險，這些煩惱在其他地區也許是不會遇到的。

特別在小的島嶼上，山坡從水邊險峻的陡昇，而在較大的島和阿拉斯加本土，又有潮溼的苔原把火山和海岸遠遠隔離，外觀堅實而一脚可以踏破的冰河，結冰的，湍急的而且極易移動破碎的，更須時常越過，尤其高原上的冰河本身還包含有可怕的裂縫和冰崖。

在阿拉斯加半島和烏尼馬克島上，阿留申最東端的島，和阿拉斯加半島對峙，壞的天氣和困難地形不是唯一僅有的憂患，這些地方還住着頑大的阿拉斯加褐熊，牠直立時高達九呎，重一千五百磅

和這些困苦相對的，大自然也賦予地質學家一些好報酬，由於晴暖天氣的稀罕，對他們發生了更大的樂趣，夏季裡很少有使人感覺不舒服的冷凍和酷暑。

有趣而豐富的鳥類，包括有棉冕，極端，信天翁，海

燕，善知鳥，和小極鳥，獸類如狐，海獺，海豹，海獅，鯨，海豚，和五島鯨，還有野花都給人造成了無限的快樂

大小樹木的缺乏雖然使人有一種裹足不前和幽暗的感覺，但對旅行和探險者給予更多的方便，以及更多暴露的岩石供給地質學家作研究的資料。

探勘隊經過了夏季三個月的調查工作後，至少對阿拉斯加半島地區的大部和阿留申群島的三分之一完成了一次初步觀測，關於阿留申的地質知識大多來自地質學家寇茲 (Robert R. Coats)，而東部則得自厄爾斯 (Frank M. Byers, Jr.)

火山群島的形成

其他對火山研究有特殊貢獻的地質專家包括瓦爾莊 (Howard H. Waldron)，堅尼底 (George C. Kennedy)，郝金斯 (David M. Hopkins)，席蒙斯 (Frank S. S. Hons)，以及費歇爾 (Bernard Fisher) 諸氏，因彼等之研究結果，我們已漸漸明瞭某些單獨火山的自然和歷史的形態，對整個阿留申火山地帶的地質組成和歷史的發展也開始形成一種通盤的概念。

在以前，人們認為阿留申群島像夏威夷群島一樣，是

廣大無邊的，是直接由海底豎起的一座座單獨火山，而祇有她的頂部才真正露出於海面，現在由於種種新的證據說明了阿留申火山的大部份是建築在一塊階梯狀的古代岩石之上的，這塊極為巨大的梯狀岩石形成於千百萬年之前，因為她成形時即已高過於現代海面，所以每一個今天的火山個體都是超現於海面之上的。

這種古代岩石或由火山的過程而來，或由沖積物結附於固有岩石而成，但在現代火山開始形成之先，它們都是相互摺疊的，成斷片的，而且是深度腐蝕的。

某些島上曾發現古代的死火山跨臥於階梯間的殘缺岩塊上，其一部已被新火山的產生物所掩埋。

千百萬年以前這一地帶的海陸關係可能是大不相同的，在不太遠的古代，或者說在大冰河時代之先，今天的阿留申群島十分可能是彼此結合成一塊大陸型的陸地伸佈於更南更東的地方，甚至於可能再南一點而越過現代所謂「阿留申壕溝」 (Aleutian Trench) 這一地區，阿留申壕溝是一條在海底下而像水槽似的狹長低地，深約五哩，距離阿留申弧以南約二千二百哩而與群島大致平行。

阿留申弧是許多沿太平洋岸火山群之一，此種火山群的存在無疑的是地球外殼不穩固的表徵，太平洋地區地層

的不穩可由日本、東印度群島、阿留申群島、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 以及南美洲海岸等處不斷來襲的地震得到明證。

這些地震的大部份是因為地殼移動的結果地殼每沿深的斷層變化，當斷口逐漸擴大時，即發生了拉力和抵轉力，這兩種力量尋求和緩與平衡，直使內部岩石等結構破碎發生空隙，而地球的外殼遂沿斷層而產生了連串的搖動。

太平洋區地層何以不穩固？

太平洋沿岸地層為什麼會不穩固呢？

一個離奇而有趣的假定說，很久以前，月球曾一度盤據了現在的太平洋盆地，其後因史前的洪水而使她和她地球脫離，由於一般天體所具有的吸引力，月球給這個她會停留過的大洞邊沿遺留下了一些殘缺和裂口，這些殘缺裂口造成地殼的不穩，爲使此種不穩的力量獲得平衡，它們慢慢的自行整頓，地震因而發生。

另外一個學說雖不如前者那樣壯觀玄妙，但因有實據而較可靠，這一假定稱爲大陸漂動說 (Continental Drift)，認爲在遠古時期南北美洲和歐洲兩洲大陸曾相聯接，以後纔破裂分離，美洲大陸乃向西漂流，直到現代仍慢慢的繼續進行中，這一說法對地殼上不安定部份的解釋多

有幫助，至少說明了美洲大陸西部的邊緣，不過，科學家至今尚不能公認那一個學說或此外還有什麼其他解釋是確實的。

我們知道地球上的大斷層和裂縫是支持和控制火山山脈形成的因素，無論其斷裂力量的性質，大小如何，這些裂口的本身是不容易從地球表面看到的，因爲大部都被熔岩和火山噴出的堆積物所密蓋。

那麼地球的外殼是怎樣的呢？

對這一問題雖然地質學家和地質物理學家還未能澈底明瞭其內容，但一般公認地球內部組織應包含一些聯接的殼，愈進內部的殼其組成愈比外邊的爲濃稠，而且隣殼之間並不是緊緊的嚴密接合的，最外面的一層，大多判斷其厚度約爲卅至六十哩，是一種本來凝固的結晶性岩石，這一層我們稱之爲地殼 (Crust) 地殼下面的第二層，化學組成可能和地殼最深部份相同，但因它介於上層岩石極大壓力和深部高熱之間，推測其形態可能是玻璃狀的，而是結晶或流體的可能性則較小。

地殼本身由兩種主要部份構成，地面和它的根基 (Basis)，其中較淺的部份是由幾乎包含全世界各種化學成份的多類岩石所組成，如花崗石 (Granite)，這一部份

稱爲矽鋁石層 (Silica-Aluminium)，是地殼上，較輕較淺的部份，由矽石和鋁爲主要成份之固體或熔化的岩石所組成，屬酸性火成岩，根據某些學說，它是浮動於一固定底層之上的一譯者註，至少在海洋的某些地方還可以發現矽鋁石層的薄層。

深入陸地底下的部份，構成大部份海底和海島的一如夏威夷，是一種由若干種化學成分組成的稠密岩石，如玄武岩 (Basalt)，這一部份稱爲矽鎂石層 (Sima-Silica + Magnesium)，以矽石及鎂爲主成份之基層火成岩，呈固體及熔液混合狀態，依某些假定，大地以矽鋁石層爲足，漂浮於此層表面之膠狀物上，大陸漂動說源此一譯者註，在這一層的上面，矽鋁石層被認爲是漂浮層的。

如果地殼上某一部份壓力驟然減除，或地球表面的斷層向下深度發展時，則地殼最深部份的熱岩石和第三層的玻璃狀物質即將熔化，並且開始經由斷層裂口或其他壓力較小的地區向上流出。

地球內部出來的熔岩

火山不過是這種熔岩石噴出地面的一個小孔而已，此種熔化的岩石是經由斷層裡較寬部份的管狀溝槽向上進昇以達火山口。

熔化的岩石也能緩和的流出，但如某一個所充滿了氣體 (大部是水蒸氣)，它也會形成灰狀，浮石或火山沙雲一般爆炸出來。

當噴出的物質堆積在噴口的四週時，遂形成火山口丘，有時噴發沿地表裂縫進行，顯明的火山口丘乃不另形成。

沿斷口較大裂縫部份的緩慢爆發，往往鋪成極爲廣闊的熔岩片，這種例子如美國西北部的哥倫比亞高原 (Columbia Plateau) 和有名的印度德坎高原 (Deccan Traps) 便是。

假如裂縫的噴發是爆炸性的，則它將噴出大量的浮石造成一片浮石田 (Pumice Fields)，縣延數千方哩之廣此種情形見於新西蘭之北島，其規模較小者則造成一片火山沙漠 (Volcanic Deserts) 萬煙谷便是這樣的。

阿留申的火山大多數屬中央噴口型 (Central Vent type)，近幾百萬年來成形的火山則屬火山口丘形成型的成層火山 (Cone Shaped Strato Volcanoes)，這一類型的火山是由遲緩的熔岩噴流和爆炸性的大量灰沙浮石交互更迭發生，覆載成層而成的。

爆炸性的火山爆發又可分爲兩種型式，灰沙顆粒和浮石性的爆發及熾熱雲 (Cio Wing Clouds) 狀的爆發。

在灰類浮

石性的爆發裡
熔化的岩石內
部因有水蒸氣
和他種氣體的
存在，或從堆
積的狀態經由
結晶過程，或
因地表上流下
的滲過水的作
用，破碎成爲
塊狀並且猛烈
的射出，呈現
一花甘藍狀的
雲體，在許多
這類爆發中，
遠古的岩石碎
塊形成其噴出
固體物之大部
，這些岩塊顯



發爆山火時古上爲中圖，穴洞僅一出洞岩陷的代古坑這把洞的斷不年百千
島中田之申留阿質点地，呖五十七深洞的出冲把呖十七達厚岩熔的出流所

有力的冲破火山頂部或頸部而射出。

在大的爆發時，這種雲體螺旋高昇可達數哩以上的天空，而爆發力最後變成強弩之末時，復因地心吸力和風向作用，雲體裡所附帶的物質將蔓延了一片極爲遼闊的區域。假使有這樣一次的爆發，像一九一二年喀特麥山那回一般強，發生於阿達克島(Adak I.)美軍主要基地上風廿五哩的地方，則將使基地無法使用，並且把地埋沒在一層數呎厚的沉重而窒息的「黑氈」之下，如果發生的地方僅在十哩以內，所有的生命和財產勢將全遭毀滅。

輕度的火山灰降落僅足引起有限的損傷，不致於毀壞房舍設備或重傷人畜，但灰類可能飛入機器而使其停止轉動，灰類裡的化學成分溶於水源則將引致汽機鍋爐發生粉塵或故障，水也變成無法飲用，此外，飛機，卡車，戰車等的引擎或其武器裝備也會因小灰類之降臨而發生阻礙失却效用。

熾熱雲帶來了更嚴重的災害

熾熱雲恐怕是最爲壯觀但也最具有高度破壞性的一種爆發型式了！幸好它尚不多見，這種雲是一種熾熱的火山氣體，主要是水蒸氣，和熾熱的火山岩石碎片混合而成，在噴發的時候，熱氣再從岩塊上分離出來。

熾熱雲常充滿了整個噴火口以及火口原，而且僅僅用

它的發射力把火山山坡震陷，有時還能在火山內部爆炸而從山側射出。熾熱雲一般呈黑色，其熱度足以將樹木燒成焦黑和把玻璃燒軟。

熾熱雲的速度可自每小時六十哩達到三百五十哩，因此，在一個城鎮還來不及走避之先已被燒燬。

此一型式的爆發裡，雖然夾雜着數百萬噸的岩石碎片於極暫的幾分鐘內飛移數哩之遠，但熾熱雲的進行大多是無聲響的，因爲從岩石碎片裡放出的氣體減輕了岩塊和大地的摩擦，一九〇二年皮勒山(Mount Pelée 在中美 Martinique I.)上的大爆發便是這種，結果把聖卑爾城(Saint Pierre)的人口掃個精光。

對熾熱雲的防護僅有利用距離或介於中間的山脉把它阻擋住和讓它轉變方向，此外，沒有別的好辦法。

雖然是緩和的噴發，熔岩以及火山灰泥的噴流也會引致廣大的破壞，熔岩通常由山頂的噴火口流出，但更多的却是從半山腰破口溢出，因爲熔岩無路可走時它祇有鑽穴吐流普通熔岩流動的速度是不大的，很少一小時能超過幾百呎，人們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逃避，舉例來說：當墨西哥米柯阿坎省(State of Michoacan)的新火山帕里

庫欽 (Parangcutin) 爆發時，熔岩奔流帕蘭加里庫堤羅村 (Parangcutin)，但其進行極緩，不僅一切物件，甚至於建築物上樑柱等木材都能在熔岩到達以前及時搬走。

任何財物一經熔岩接觸及便完全損毀，熔岩覆蓋的地區在若干年後也無法住人，在某些區域裡的熔岩非常稀薄易流，致使廣大面積的土地上覆蓋上一層它的薄片，但阿留申區的熔岩流却比較黏稠而延緩，從噴射口冒出來的熔岩通常都走不多遠便成很厚，最長不過流幾哩而已。

從火山裡噴出的泥土流是另一種具有高度破壞性的爆發物質，它是由穿過湖沼，水河，或雪原的爆發而形成的，湖水或融化的冰雪加上火山灰混合成泥流，從山嶺滾流下來，其速度遠比熔岩流為高，釀成可怕的災害。

在水島 (Ice land)，從水河底下爆發出來的泥流，常常附帶噴出巨塊的冰山，自山嶺洩下傾集在深谷裡，泥流在阿留申區是常常發生的，並且過去還曾把一些土著的部落給毀滅掉，尤其在烏尼馬克島上更為多見。

火山爆發的預測

當一座火山將近要爆發時，其內部必先起一番化學的和物理的變化，有些反應可從地球直接觀測出來，予以記錄，我們對火山爆發預測的最大企望僅可由研究這些變化

利用火山溫泉和小噴氣孔以使房屋保溫或產生動力的可能，現已在阿留申區研究中，事實上，這些措施業已在意大利和冰島被廣泛的採用了；阿留申地區所用的燃料都是消耗了很大的人力和金錢從遠處運來的地方輸進的。

我們應感激那些地質學家，他們現在或以前曾經參加過阿留申火山地區的探勘工作，就中應特別提及的是費歇爾，他在工作進行中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事情發生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廿二日，他和兩位士兵乘坐一隻小艇出發前往勘察船岩 (Ship Rock)——距格林堡基地所在的烏姆那克島南約半哩的一個極小而有險峻峭壁的島，海像往日一般的平靜，天氣極晴朗，然而，小艇划過船岩背後，他們便沒有再回來了，顛覆的小船事後發現漂流於白令海上。

為紀念這位殉難者，在烏尼馬克島上新近發現的大火口原，也許是阿留申上最大的一個，已定名為費歇爾。

多少世紀以來，與世絕緣的阿留申山脈孤獨的噴發着，冒着灰雲和熔岩；今天，世界已經不同了，環飛於北美和西太平洋間的大航空線正好直接穿越阿留申上空，這一地區也日益顯示了她在戰略上的地位；澈底明瞭阿留申火山山脈的活動情形和整個地質狀況，對島上一切民用和

的記載得到。

無疑的，大部火山是搖動的，她們也會隆起或收縮，而且內部的溫度也不時發生顯著的變更，這一些，或許還有其他尚未明瞭的變化，都和火山爆發有錯綜複雜的關聯。

靠近火山附近的地磁線和自然電流的變化，以及火山溫泉和小噴氣孔 (Fumaroles)——火山氣體進射的小口——的失常都對火山爆發的預測有很多的幫助。

設立在阿留申羣島上的許多測候所將裝置上各式儀器，如地震儀，用以測知地震的情形，傾側儀 (Tiltmeter)，測記大地的變位；地磁儀，以偵測地磁線的變化；電位差計以測定地球上電力線場的強弱；以及精密溫度計和試驗器械，用來檢查火山噴出的氣體及熔岩之熱度等等。

具有破壞性的大海浪，或稱海嘯 (Tsunami)——按此字源出日本語津浪——常因大地的轉位而發生於阿留申羣島一帶的海面，此種大浪實因地震而發生，和浪毫無關係。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發生於夏威夷羣島的海嘯曾造成嚴重的損害，同樣的事情一定會再度發生，同時，作為我們研討火山地震的一個副產品，我們可以警告夏威夷和其他可能的地區，像這樣的大浪的發生又已逐漸在形成中。

軍事活動的合理設計及指導將極為重要，美國地質勘測局現此向此一目標邁進中。

(譯自國家地理雜誌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善避雷擊的土壤

土壤經處理後可在雷電交加時得到極大的安全，這一片埋有避雷針接地的土地能使高度集中的電迅速地導入地下。

這一種辦法同樣可以施用在變壓器，電力線，以及輸油管的保護上。這是瑞典人的新發明。

黏濕性在土壤以及其他含有腐植土質的土地是易於消散電氣的，但砂土礫土却並不如此，所以對於後者土地而言，這一種方法尤屬必要。

這種方法是用銅，鋅或鉛的可溶性鹽以及可溶性的鐵鹽氯化鐵等調成膠狀液噴射在埋有接地線附近的土地上即可使導電性增強。



危險呀。不要喫得太胖

戴榮鈴譯

你是不是不想活下去了？拚命的吃！不要笑，大概不會錯。脂肪可不是玩笑的事。到了中年發胖實在是個危險的現象。體重太重可以招致疾病，縮短壽命。怎麼會使人發胖？太胖有無危險？有什麼簡捷的方法恢復正常？若是再胖下去又怎麼樣？……這一聯串問題的答案將是很多很多人想知道。茲將美國國立衛生實驗院生化營養室主任韓利博士 James M. Hundley 的問答記錄如下。

- 問 韓利博士，太胖很危險嗎？
- 答 是的，那是絕無問題的事。
- 問 都非常危險嗎？
- 答 按體重過重的程度而有不同，越胖便越危險。胖得不得了的時候是會送命的。
- 問 胖人是不是比較愉快？
- 答 我倒不知道，不過胖人若是懶得享受却是好事，因為經驗告訴我們，胖子是活不長的。
- 問 難道會那麼嚴重嗎？
- 答 當然呀，看看你的四週，有幾個胖子是年逾六十或七十的。胖子多半是活不到那個歲數便死去了。
- 問 什麼緣故呢？

- 答 因為過多的脂肪是會妨害生理效能的，體重過重的人必須把這些過剩的脂肪到處帶來帶去，心臟還得唧血去灌溉這些額外的組織，於是便加重了心臟的負擔。況且，胖子的心臟本身也已經變成了富於脂肪的心臟了。
- 問 結果又會演變到如何地步呢？
- 答 很不一致，體重過量的人非常容易患某些種病，而且全是一些最嚴重而常見的疾病。
- 問 肥胖與高血壓有關係嗎？
- 答 有的。胖子患心臟脈管系統疾病的大約比體重正常的人要高一倍又半之譜。
- 問 何以肥胖會造成血壓過高？
- 答 高血壓病本身能使心臟過度勞動，胖肥會更助桀為虐，若是設法把患有高血壓病的胖子的體重減輕，血壓亦必會隨之減低，差不多是屢試不爽的。
- 問 跟動脈硬化也有關係嗎？
- 答 胖子是很容易患這種病的。
- 問 原因何在，可告訴我一點線索嗎？
- 答 不要談深遠的理論，不過，誰都知道膽脂素（Cholesterol 一種脂肪物質）與動脈硬化是有密切關係的。對於心臟有什麼惡劣的影響？
- 答 心臟擴大脂肪蓄積，並且還受腹部脂肪的向上壓迫，我看見過因為心臟衰竭而死的人，檢查起來唯一的原因是脂肪，並沒有旁的理由。
- 問 肥胖對於肺臟也有影響嗎？
- 答 當然也有呀，胖子容易患肺氣腫，症候是胸部被氣體充滿，運動量減低。這種病人需要較多的氧氣，可是沒有能力獲得氧氣。
- 問 肥胖病還常和什麼疾病合併發生？
- 答 胖子更容易患糖尿病，比體重正常的人要多兩倍半。大約百分之八十的患糖尿病的成人是與肥胖病合併發生。
- 問 癌腫與肥胖病也有關係嗎？
- 答 有關係，不過理由我還舉不出來。胖子比較容易患癌腫，大約比體重正常的人的發病率多百分之十一左右。
- 問 胖子還可發生其他危險嗎？
- 答 肥胖病與痛風病也是有密切關係的。胖子在被行手術時，也比較冒險，因有施行起來比較困難而欠安全。生產的時候也同樣的較為危險，因為肥胖的產婦發生中毒的情形較多。統計數字也明白的指出，胖人較比多發生

意外。

問 對於死亡率方面也有影響嗎？

答 首都人壽保險公司的數目字是被公認可信的，例如，體重若超過正常百分之十五到廿四的人的死亡率是超過正常的百分之四十四。

（體重低於正常百分之十五至卅四的死亡率比體重正常的高百分之八。體重低於正常百分之五至十四的死亡率比體重正常的少百分之二。體重超過正常百分之五至十四的死亡率比正常的高百分之廿二。體重超過正常百分之廿五或以上的死亡率比正常的高百分之七十四。）

問 肥胖的人究竟有多少？

答 在美國成人至少有三分之一體重超過正常，女人還略為多些，即女人有百分之卅，男人有百分之廿五。在年紀四十至六十歲的女人中不少是胖子。

問 在什麼歲數我們最容易發胖？

答 在男人的危險年紀是卅到四十歲，若是到了四十五歲未發胖，（彼時他的飲食，工作和運動等的習慣約已固定。）便很少機會發胖了。

問 在女人呢？

答 大約在五十歲以後，彼時若不發胖便不太會發胖

總 拾

百分之十尚不失為正常，但如有超出你就得當心了。

問 有沒有根據實際經驗的簡單法則？

答 呃，有的，一個年紀卅歲的人，若是他的腰圍太於胸圍，每大一时便縮減壽命五年。我雖然還沒有獲得統計數字證實這個法則的正確性，但是我相信它是有道理的。保險公司在檢查保險人的體格時，必測量腰圍和胸圍，所以說至少保險公司是相信這個法則的。

問 怎樣就發胖了呢？是不是件很簡單的問題？

答 不，發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過簡單說來，就是吃入的比日常活動而消耗的多，這些過多的食物變為脂肪存於體內，慢慢的體重便增加了。

問 噢，聽起來却是很簡單的呀！

答 是的，但是我們得知道這裡面攪雜着很多的因素呢。吃東西比挨餓所得到的滿足大得多，吃東西且常常是一種消遣。有人並且以之排遣緊張，煩悶或興奮的情緒。在旁人吸香烟喝冷飲或散步時，有些人則手不停的取食糕餅或水果冰淇淋。輕度的神經管能性病往往使人好吃，吃東西已變成了一個發洩之道。

問 那些人是不是患有輕度的神經管能性病？

答 是的，就是輕度的精神障礙，他們還有焦慮和恐

了。

問 你對於胖人在體重已減輕後有什麼指示嗎？

答 對於他們實在是一個問題，最困難的是怎樣保持已減輕的體重別再增加上去。

問 你把肥胖病說得像是個嚴重的問題了。

答 我想那是我們最大的健康問題中的一個，而又是一個最被忽視的問題。一般人似乎都知道發胖不是一回事，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很模糊不清，所以並不瞭解它的嚴重性。我的意見是肥胖病與饑餓，維生素缺乏或其他疾病一樣的能危害健康。

問 是的。今日年紀大的人日見增多，這個問題比往昔也就更見嚴重，是不？

答 對了，因為醫藥的進步，很多種的傳染病已被遏制，但是慢性病菌與人類屹立敵對。不要大意呀，肥胖病是一種很重要的慢性疾病。

問 你怎麼曉得一個人的體重過重呢？

答 假如非常之胖，一望便知，假如程度不重，我們可以根據身長體重年齡標準表而查知。

問 我們怎樣應用那個標準表？

答 應用那表可以正確查知體重是否合乎標準，上下

權。家庭養育的環境自然也很重要，有些家庭簡直的像食品公司或大旅館，整天講究吃喝，小孩們心目中也就覺得多吃多喝是份內應為之事，這種家庭中的人們自然多是胖子。統計的結果說明，父母若都肥胖，其子女中五分之四也必體重過重。

問 這與遺傳有關嗎？

答 我還不能說。可是總有遺傳的因素存在吧？

問 還未敢確定，但是你的體質之能得之於遺傳應該

是像你承繼其他任何事物一樣的。

問 香烟有關係嗎？

答 唯一我可肯定說的是有些人吸香烟與有些人吃東西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心緒不寧不能確定應該做什麼事時，不問是咬一口餅或吸一口烟都似覺可以鬆弛一下他們的緊張的情緒。無論如何，雙手還做着點事而不是呆待在那裡

問 有否事實證明吸香烟直接的減低食欲？

答 有的，但是還需繼續的研究。

問 那麼你何不建議給那些想減輕體重的人吸香烟呢？

答 不，不過我以為當他們想到要吃塊夾肉麵包的時候，他們很可以找旁的事做，來轉移想吃東西的念頭，不

是還有比吸香烟更好而省錢的方法備用嗎？

問 腺組織對於肥胖病有什麼關係？

答 可以說沒有，其肥胖病因歸咎於腺組織的實在是在微乎其微的。

問 有的人吃得很多可是瘦得皮包骨，有的人吃得很少却日見長胖，又作何解釋呢？

答 觀察病人時總應該很嚴密很週到，不但須知道他吃的什麼，並且還須測量他耗用體力的情形。一個人所以會長胖是因為攝入的熱量比消費的熱量為多，瘦小而神經質的人雖然吃得很多但不會長胖的原因，不是因為任何腺組織出了毛病而是由於活動力旺盛，不容有脂肪存積下來。

問 酒精與肥胖病的關係又是怎麼樣的？

答 酒精能供給熱量，所以它是一種食物，酒量大的人飲酒，酒確能供給以可觀的熱量，但是慢性酒精中毒的病人嗜酒如命，忘記吃飯，體重便只有日見減低了。

問 會喝酒的人食前飲酒，週末也許再飲幾杯，請問有無影響？

答 酒精不但能供給熱量，且能增進食慾，特別是在飯前飲用，所以那樣飲酒的人容易長胖。

問 咖啡和茶與肥胖病有關係嗎？

答 咖啡和茶皆不能供給熱量，除非是你加入了牛奶或是糖進去，有些人常藉茶或咖啡來排遣緊張。

問 胖子怎樣能安全的減輕體重？

答 減輕體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少吃東西。

問 另外還有什麼輔助的方法嗎？

答 有是有，但是都不值得推薦，例如用藥吧，只是在一直用的時候有效，藥一停，體重又增，況且他們以為既在服藥可以有恃無恐，隨便貪吃，結果自然是有弊無益，所以只有你下決心改善你的吃食物的習慣，不吃那些不應該吃的，否則是不能減輕體重的。

問 減輕體重的機器有用嗎？

答 那類機器多數是沒有效用的，各種按摩術亦然。

問 運動呢？

答 也很少有益，須有很大的運動量才能燃燒掉很少量的脂肪，而且結果是把那燃燒掉的脂肪很快的又如數吃回，你得步行卅五英里才能燃燒掉一磅脂肪。

問 究竟一個月裡可以減輕幾多磅而無害？

答 須看那病人體重的程度如何而言，例如病人體重二百五十磅則可盡力設法減輕，如果是普通的胖子，不須急迫，我以為最好還是慢慢的減輕，不必操之過急。

問 你是否同意病人應在醫師指導下來減輕體重。

答 最好如此，醫師應該對他說明減輕體重的重要性，詳細的指示他應該吃什麼，如何實行，告知預期效果為何，換言之，即為他決定一個應採取的方針。

問 體重既已減輕之後，有什麼好的方法不使它再增長上去呢？

答 假如體重減輕是由於在一開始即改換飲食習慣而致，而不是由於藥物所致，藥物只是在暫時有效，同時你又深信體重必須減輕，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你將能從新調整你的胃的容量，當你發現體重略有增加時，可以馬上停止某些食物，體重自可迅速減回至最適當的磅數。

問 如此說來，實際的問題就是如何造成一個新的吃東西的習慣了。

答 是的，這就是關鍵所在，當然囉，這不是一朝一夕所可造成的，是要經過相當時日才行。

問 可否告知一點關於體重過輕的問題嗎？

答 體重過輕可以說不成爲什麼問題，普通不像體重過重那麼多見，也不像體重過重那麼會增高死亡率，事實上，在某段年紀中還希望體重輕點呢。

問 在那段年紀呢？

答 在卅歲以後的時候，人壽保險公司認為如果在卅歲以前體重略有超重，卅至四十歲時體重正常，四十歲以後體重略低於正常時，能以長壽的機會最大。

問 那些風行一時的各種減肥食物有用處嗎？

答 減肥食物推陳出新，樣式很多，可是照我看來，沒有一種是十分滿意的，誰都希望能應用一種神妙食品，不必立下決心控制他的飲食習慣就能使他體重減輕，結果自然是大大的失望。

問 你能不能告訴我什麼食物應該少吃或根本不吃？

答 少吃脂肪，不問是動物性的或植物性的，不可吃肥肉，少吃富於澱粉的蔬菜，餅乾和一切甜食，醫師們普遍建議病人食用較富於蛋白質的食物（應多爲蔬菜）附加以各種維生素。

問 人體對於熱量的需要是怎樣的？

答 中等度活動的成年男子約日需三千加路里，女人稍有不同，略少，活動得厲害，需要量便大，反之則小，所以一個人每天約需二千四百至四千五百加路里。

問 最後還有什麼高見補充嗎？

答 好，我們剛剛談到的是胖人已經發胖了時的一些補救辦法，時已嫌遲，所以最好是使人們從小就曉得體重過重不是好事，發胖是一種病態，並能招致嚴重的後果，那麼肥胖病便根本不會發生了。（完）



關於德國人所設計自歐洲大陸突擊英倫三島的秘密武器的報告，經由地下工作者，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愈積愈多。

此種新武器如果運用恰當，它的威脅足以扭轉戰局。英國情報機關發現，這些驚人的傳說，的確是有根據的。巴爾幹海岸的披內蒙但擁有遠測的秘密武器實驗站，德國人正在完成舉世無匹的新武器，噴氣式的無人飛機「V-1」及巨型的超音速火箭「V-2」。這種武器一旦起飛，所向無敵。同時，在法國的海峽沿岸，大批勞工日以繼夜地在建造一連串的「武器發射站」。

英國政府深覺此項新武器必須予以徹底消滅。因此決定轟炸這最可能的目標——披內蒙但。這次空襲是經過事先最審慎的

石弓之戰

Joseph Warner Angell 原著

羣之譯

籌劃與高度的保密，由皇家空軍轟炸機總司令哈里斯元帥所親自指揮。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日的深夜，這一天亦是美國第八航空隊轟炸雷根斯堡和盧望福最值得紀念的日子。月亮正好，皇家空軍重轟炸機一大編隊開始向巴爾幹海岸遠征。曾經去過德境上空

「石弓」(Crossbow)一詞，係第二次大戰時期盟國間對付德國飛彈與火箭戰術的一切軍事行動的密碼。沒有石弓之戰的勝利，諾曼第登陸便無所問題，歐洲戰場的戰事可能無變化，歷史必須重寫。

將披內蒙但實情公佈出來，說不定會引起震驚，所以哈里斯元帥對他的部屬祇簡單的說明，這次遠征任務是轟炸極具重要性的雷達實驗站，必須準備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損傷。

轟炸披內蒙但是從午夜後開始的，十分成功。固然，事後對於這次出擊的效果的估計頗

多出入。當時英國及德國方面最先都認為披內蒙但業已全部毀滅，事實上並不盡然。主持德國「V-2」製造的陶培裘(W. Dornberger)上校在空襲警報發放時正與卓越的火箭專家(W. Von Braun)在軍官俱樂部內閒談，第一次空襲過後，驚魂初定，發現重要設備損傷極微，遂即下令縱火焚燒廠內道路及次要建築物。第二天英國偵察機所攝得照片，當然要比實際損壞程度為大。

無論如何，這次八月轟炸得到了二個結果。德人獲得警告，大規模的轟炸將接軌而至，以阻止新武器的使用，同時德人便把「V-2」武器的生產活動遷離了披內蒙但。

披內蒙但轟炸後十天，美國第八航空隊便接受了第一次「石弓」任務，以「V-2」的機隊去轟炸法國海岸瓦登城的德軍怪工事。所以秘密武器的二處重要設施在石弓作戰初期已大部為盟國空軍所炸燬。後來在空中偵察時又發現了七處規模極大的新工事；巴·特·加萊有四處，雪堡半島尖端有三處。

在法國海岸發現第二種型式的德國工事，那是十月後旬的事。根據巴·特·加萊區的地面工作者的報告以及一張詳細的照片，指出一塊四周有叢密森林的區域裡有一排洋灰工事，其中最大的是兩座奇突的高大建築，高達三百

呎，好像附近有滑雪場所似的。至十一月中旬一共發現了二十一處相似的「滑雪場」。

盟機不斷在法國海岸偵察的結果，此項「滑雪場」中間相互的關係至屬明顯——在巴·特·加萊區域的那些「滑雪場」的排列，一律指向倫敦。英國情報局因此斷定，這些相互連帶與繼續增添中的建築網，包括那七處巨型工事——確是準備用作遠程襲擊人口密集，以及即將到來的登陸戰心臟——倫敦的。

少數軍事及非軍事分析家曾指出，全部所謂「滑雪場」以及其它大工事，正是德國人的一種騙人計謀，用來嚇唬和分散盟軍登陸法國海岸的一切準備工作。史伯次將軍也深信此種見解，一直認為這些建築是德國人的裝腔。但是多數科學家與技術專家們深信，這些巨型工事は準備發射重約一〇〇公噸的巨型火箭之用，而那些小的「滑雪場」是為放送大量重約二〇公噸的無人飛機之用，主要目標是倫敦市民，盟軍部隊與補給中心。

此外還有許多不同傳說。有的報告說，德人正準備極大的武器，內裝殺人的「死光」(Red Death)；又有人報告稱，德人正準備大量的毒氣以消滅英倫三島上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更有人指出，德人正準備在法國海岸安裝

巨大製冰機，可以立時使英法海峽凍冰或者在英倫上空凝成冰雲，冰雲落下可以阻止盟機出動。

這些專家們意見分歧，却都很寶貴，也很可怕。但是不管怎麼樣，盟國方面一定要有對策。

盟軍總部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作了最後決定：這些「石弓」地區務必把它中立起來，使無法操作，可能的話，用轟炸予以徹底破壞。此項決策，實施時頗多困難。因為要分出一部分空軍力量來轟炸那些巨型工事以及「滑雪場」使成無用，勢必影響盟軍既定的聯合轟炸的戰略。這戰略是要用空軍來毀滅德國的戰時生產，削弱德國的空軍使無力抵抗盟軍的登陸戰。但是，如果希特勒在登陸戰前竟能很成功的運用了新武器，橫渡英法海峽的作戰便無法進行。因此盟國空軍除了已接受的艱巨任務外，又增添了新的繁重工作。

在決策後的數小時，美國第九航空隊便準備開始轟炸「石弓」任務，同時詳密的空中偵察也開始工作。

從倫敦及朴港橫互一百五十哩寬的一條帶狀區域全包括在內。第一星期偵察結果發現了六十四處「滑雪場」，比十二月三日決定偵察前又多了二十六處。偵察進行中，從比國的奧斯登至雪堡半島的尖端，每一呎土地都從空中

照了相。從此項艱巨的攝影與分析上指出，除了那七處巨型工事外，一連串的「滑雪場」竟滿佈於寬約十至二十哩，沿著法國海岸達三百哩以上。巴·特·加萊區域的工事全部指向倫敦，雪堡半島的都對準了勃港（Brest）。

第九航空隊因為惡劣天氣關係，直至十二月五日還無法展開「石弓」之戰，在此後的二週內天氣依然作怪，祇能作有限度的襲擊。

盟軍「石弓」之戰後第三個星期初，「滑雪場」已發現的增至七十五處，但是沒有一處曾受到任何空襲的損害。天氣繼續對德人有利，看來德人在爭取時間一點上已經勝了。如果此種危險情況繼續下去的話，盟軍最高當局已經同意全面出擊「石弓」網。增調第八航空隊重轟炸機參加，祇要天氣合適，便出動有效地阻止德人行動。但是天氣一直不利於此項行動。直至一九四三年的聖誕夜第八航空隊便首次大規模的轟炸「滑雪場」。

這第一六四次轟炸，乃是第八航空隊到今天為止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出擊，一共出動了一千三百架以上的美國飛機至「滑雪場」工事網去。飛行人員所得到的命令是去空襲其關重要的特殊軍事設施。這也是第一次外界知道的德國新威脅。在美國報紙上宣稱英美空軍聯合轟炸德軍

「火箭砲陣地」。同時評論家會聲稱，德國已有可能製成了粉碎盟軍計劃的最後武器。盟軍最高當局對於這次聖誕夜出擊事，始終保持緘默。倫敦與華府方面對於「石弓」戰略的重要性曾有周詳的會商。但是對於保障英國的安全與即將到來的登陸戰的計劃與規模也可能縮小或延期。

截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止英國當局對於所獲德國新武器的威脅情報始終諱莫如深，不願通知美國。直至聖誕夜的空襲，英國一直保留了大部德國新武器危險性的情報，使美空軍的主腦在黑暗中摸索。當然華府的美國最高當局對此也十分惱怒，因為美國空軍單獨作着石弓戰的先鋒。

陸長史汀生自從全部知道了這種威脅的重量後，便召集了一批專家包括軍事的與非軍事的，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研討英國派專差空運來華府的各項報告。經過多日的密商，美國方面深感事態嚴重。委員會方面同意在命運未遭受打擊之前，很難尋求對策。德國或許會使用不可預測的細菌戰或毒氣戰，甚至以空前的猛烈炸藥襲擊英國。很明顯的希特勒必達到三項目標：延遲或破壞盟軍登陸歐洲的計劃；停止盟國聯合轟炸戰略；一種卑劣的和平試探橫接。

在許多不同的建議中，有一種是建議發動一次對「滑

雪場」的毒氣戰的。但是此項計劃後來即取消，代替的是加強法國沿岸的偵察活動。同時對於登陸歐洲大陸的計劃也予以徹底研究與修改。

最後的決定十分簡明，加強空軍力量及對於「滑雪場」改良投彈技術。安諾德將軍對於有效地加強空軍力量主張最力。他深感盟軍方面過去太依賴猜想與純粹的推測。他決定儘可能的把「石弓」戰略具體化起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馬歇爾元帥核准了一項建議，陸軍航空隊應以最高優先順序研究一種攻擊石弓區域的最新戰術。大部重任便落在佛洛里達州的愛爾森基地的試驗場。

普通傳達命令的方式不够緊急。所以在一月廿五日的清晨安諾德將軍親自以電話通知愛爾森基地的加德諾准將。他一開口便命令道：「注意我的話。或許你已知道我所指的位在法國北海岸的為數約一五〇，形狀像滑雪場的東西。」然後他說出通長途電話的目的，「我要你仿造幾個。我要用新的武器去襲擊它們。希望這件工作在數天內完成，並非數星期！當然需用大量水泥，列入最高級優先順序。一定要在數天內完成，星期以上太晚了。」

加德諾將軍立即動員八十萬英畝試驗場的全部物料與

數千員工，在高度秘密中完成了與法國海岸相似的建築工事。試驗場所奉到的命令簡單明瞭：詳細仿造德國的「滑雪場」，設想用各種方法去破壞之。

建築材料既感缺乏，時間與保密都不允許按照普通建築條例實施。試驗場當局隨即耕平了數百哩的一塊地區。各種建築材料分用飛機、火車、卡車、輪船秘密運達愛爾蘭基地。十二小時一班，上千的軍事與非軍事人員，大部都從辦公室中調用——來把混凝土、鋼鐵、木料、磚石等堆成一連串的目標物及整個「滑雪場」。同時陸軍地面部隊派來了偽裝部隊與高射砲隊，俾保護愛爾蘭基地有效地試驗德國的防禦戰術。

當第一座混凝土建築物完工後數分鐘，空軍方面所有的各式各樣武器都向這個德國工事的模型試投。後來又完成數座目標建築與工事。當每一種新成功的軍器或新型式的飛機造成時，便用來測定它們的效果。每天加德諾將軍把試驗結果用電話報告安諾德將軍。華府再將詳情立刻發電至歐洲戰區。

經過每一種武器許多不同方法的試驗，最後發現一種效果最優的戰術——便是用戰鬥機帶重磅炸彈在低空襲擊這種工事。加德諾將軍率領了試驗場一批官員便飛往英國作地。那些「石弓」工事毫無動靜。

「石弓」對於英國安全的威脅，因為登陸戰的展開，似已成爲過去。但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的晚上，巴特·加萊的沈寂忽然被破滅了。隱蔽在法國海岸邊舍邊的鋼軌上射出了第一顆德國的秘密新武器。開始它的戰鬥任務直指倫敦。四個「V」或稱飛彈那天晚上襲擊了倫敦。過後，數天未見德國「石弓」的活動。

至六月十五日晚上，一種簇新的戰爭正式開始——飛彈戰。在二十四小時內德國向英國發射了近三百個「V」飛彈。很明顯的，「石弓」並非騙局。

華府與倫敦間再度詳商對策。「石弓」終於變爲事實。登陸戰剛開始一星期，所有飛機與彈藥都已作爲地面戰場之用，但是英國的安全堪慮，局勢萬分險惡，雖然並不絕望。盟國主腦當時尚能力持鎮靜。

十六日的清晨「V」繼續不斷襲擊倫敦，邱吉爾首相便召集戰時內閣會議，出席的有空軍總司令泰德，陸軍統帥勃洛克，英帝國參謀總長以及對於戰時決策可以發言的人員。雖然對於那些「小工事」的數目與效能所知極少，決定倫敦務必盡力防禦與保衛，法國之戰還是盟軍最重要的一役。此外，艾帥負責一切可能方法去毀滅「石弓」工

此項毀滅滑雪場的新戰術示範。這批官員便與艾帥及英美在該戰區的空軍司令們商討此項試驗的情形並有好萊塢所攝活動電影說明一切。

英美兩方在此便顯出相異的見解。這種對於毀滅「滑雪場」的戰術上的歧見實使親者痛，仇者快。至屬可憾。轟炸策略上的衝突也日盛一日。英國當局始終拒絕接受愛爾蘭基地的戰術，因此重轟炸機的力量更見分散了。新的警報忽遍臨英國。

二月中，地面特務工作者的報告有了新的發現，看來是發射披內蒙但飛彈用的，此等工事要比「滑雪場」簡單得多。建造很快，偽裝也容易，同時目標極小，不易轟炸。整個法國海岸便開始再度偵察攝影，這等新工事爲數極多。同時德人正雇用了成千上萬的工人在修復炸毀的大工事及「滑雪場」。是否爲了吸引盟機來轟炸以分散空襲德國本土的次數，則不得而知。

在歐洲登陸戰前數週，艾帥下令用重轟炸機隊大規模轟炸那些大工事及滑雪場，應列爲空戰最高優先順序，對於那些小工事，暫不理睬。

五月間作了一次登陸戰前最後空襲。六月六日清晨登陸開始。第一天的戰果便是盟軍橫渡了海峽建立了灘頭陣

事，至於氣球、戰鬥機、雷達控制的高射砲等用以抵止飛彈的計劃，應由英國空戰部立即切實施行。

艾帥的行動異常迅速。根據他的命令擬訂了詳盡的轟炸石弓地區計劃分由美軍第八第九兩航空隊及皇家轟炸機隊執行。在六月十六日所頒的非正式命令，後來又經由艾帥致泰德元帥的備忘錄予以決定，其內容如後：

『雖然已在今晨會議時表明過，爲了我的期望十分明瞭起見，除了戰爭的急迫需要外，對於「石弓」目標，應列爲最高優先順序。此項優先順序的給與，實由於吾人已進入最棘手的時機。』

皇家空軍重轟炸機隊也立即出動轟炸「石弓網」，主要是那些大工事——假定用以發射巨型火箭的工事。代替常用的二噸炸彈，改用「巨人」炸彈，重六噸。美軍第八航空隊則去不斷襲擊那些用以發射「V」的滑雪場，盟國空軍聯合作戰的結果，在七月與八月間幾乎用了四分之三的工作戰飛機與五分之一的全部彈藥。但是飛彈的出擊數字仍在不斷增長中，全是從隱蔽在法國沿岸的發射站來的。

同時，可靠的消息絕對證實了「V」在大量生產中。對於這種速度遠超過聲音的新武器，一旦起飛，便無法防禦。祇有在火箭起飛前予以阻止，或在生產與運輸中心予以

破壞，盟軍對於希特勒使用怪武器實在束手無策。第八航空隊不斷轟炸波內蒙但很著成效。至於皇家空軍則以重轟炸機隊深入德國本土破壞V2製造中心，同時第十五航空隊亦從地中海基地參與出擊。

正當盟軍費盡心機阻止及減少希特勒使用V2時候，有二件事實是使這項新武器前途暗淡。第一，盟軍步兵在雪堡半島追逐德軍時已經攻克了數處「大工事」。美空軍司令勃蘭登中將在六月後旬曾至此項敵軍設施處巡視，勃蘭登將軍的估計說，雖然該工事祇完成了一半，但是已比美國任何混凝土建築工程為浩大，當然巴爾多（Boulder）水閘或相似的水利工程除外。第二，有一架V2誤落在瑞典，落地後未曾爆炸。經詳細研究後，盟國專家和科學家一致認為從技術上說，V2機件的設計確實偉大而奇妙。但所裝炸藥並不如簡單而價廉的V1為多。

話雖這麼說，如果希特勒有大量V2在手，要把倫敦全部毀滅確非難事。所以盟軍便準備了一個轟炸計劃，幾乎要使用全部轟炸機，在火箭戰開始後，去大規模的消滅在德國、荷蘭、比利時、及法國境內二五〇處V2目標。同時準備倫敦的人口立即實行疏散。

最後一個V1自法國襲來英國的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

一日的下午。盟軍地面部隊在法國海岸迅速推進的結果，已迫使飛彈發射單位北向荷蘭退却。同此，數量遠為減少的飛彈便改自荷蘭地區出擊。

當最後一個V1自法國發出的那一天，英國國防部便停止計劃抵禦V2的對策。至九月三日所有歐洲戰場的空軍作戰單位都奉命停止一切「石弓」作戰，除非再有命令。三天後，一致認為V或V2的威脅已經解除，所有盟機對「石弓」的轟炸一概取消作罷。至九月七日英國戰時內閣某閣員向報界聲稱：「倫敦的保衛戰已成過去……飛彈攻擊已近尾聲。」

但是，九月八日晚餐時分，第一批上千的十二噸重V2火箭又來襲擊英國，下落時並無聲響，全部在倫敦近郊爆炸。同一天德人也向巴黎發射了幾個巨型火箭。

V2在科學上的成就固很卓越和偉大，但在戰場上已用得太多，它的軍事價值遠不及想像的大。同時極為可靠的情報已經指出德國並未製得多少飛彈，繼續使用的威脅並不太大。更有進者，盟軍地面部隊的不斷獲得進展，可以在相當時間內阻止希特勒使用V2的製造工廠及發射基地。此種種象徵促使盟軍當局在九月九日早上決定，對於「石弓」威脅祇需作有極限度的攻擊。

「石弓」之戰的最後研討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暨一九四五年的一月間，因為那時收得情報，據稱德軍正準備使用V3及V4。十二月初美國派在阿根廷及土耳其的諜報人員報告稱，據可靠消息，在三十天內德國將自大西洋岸使用同溫層火箭襲擊美國城市。此項火箭一旦落地足以毀滅周圍四十平方公里的面積。經過極費時日的研究與調查，華府國防部及空軍總部的結論是，這等火箭尚在試驗階段，用於作戰言之過早。歐洲方面，史達林將軍的看法也如此。這樣便結束了盟國間對於德國V武器戰略的討論。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以後德軍一共發出一一〇〇個V3及近八〇〇個V1，這些全是向英國發的。對於大陸上的目標主要的是安特衛普，以V1和V2集中發射，所以比利時所受的損毀程度從比例上說要較英國為大。英比兩國生命及財產的損失的確驚人。

雖然祇有二五〇〇個V1及不足一〇〇〇個V2在英國境內爆炸，但因之喪生的英國人民近一萬人，受重傷的達二萬五千人。超過二十萬座建築物（多數是住屋）被炸毀而無法修復；一百三十三萬九千座房屋炸毀須待修理。至少有四百五十萬的英國老百姓變得無家可歸。在九月的

第二週V1攻擊已經停止——六萬名工人參加了修復房屋的工作。

安特衛普的損毀似乎還要厲害。V武器的攻擊連續了一百七十五天，中間祇停過一天，三分之二的城市毀滅了，死了五千人，傷的何止數萬人。三月間據美國總領事館方面的估計，比國四分之一以上的房屋都直接受到V武器的破壞，修復的費用約在二十億美元以上。

如果此項遠程武器V2能够大量生產，並在戰爭初期立即使用的話，這簡直是一件不能想像的事！陶培表和勃勞兩人曾供稱，如果希特勒不在一九三九年取消波內蒙但最高優先順序的話，一九四二年即可大量使用此項武器。A10橫渡大西洋的火箭陶培表的估計可能在一九四六年應用，假使研究工作在開戰後不予停止。至於從德國的生靈力量上說，德國最著名的航空工程權威梅賽斯密特（Willy Messerschmitt）曾經面告希特勒，如果配合適當，德國的工業能力每月可以製造十萬個V2。

雖然德國使用V武器不得當的主要責任在希特勒，但是最高統帥部裡的顧問也應負一部份責任。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希特勒決定使用這武器的時候，不可否認的，技術上還有些未能預見的困難使在登陸戰前無法使用。要是那時

使用，效果一定更大。勃勞博士主張在技術上未完美之前不妨先去試用，但是希特勒不同意，犯了双重錯誤。因爲法國海岸的原有發射工事被盟機炸燬而致影響，「使用於作戰的一說，並不可靠。但有一件絕對事實，那便是最初的石弓工事——從緬瓦法國海岸數百哩滿佈鋼筋混凝土的工事，德人祇發射了一個有導飛彈，這個「」還是失敗了的。其它「」武器全是從流動性的新工事所發射的，這些新工事都是在盟軍發動「石弓」轟炸後所建造的。那些大工事真是勞民傷財，據陶培泰的解釋：「這種大工事計劃可以住二十萬兵士，加上他們的機械和給養。這確是德國的致命傷。」

當最後緊急關頭，希特勒在柏林附近的地下室裡，蘇軍的重砲聲，加上英美的重砲炸彈的爆炸聲穿過了地面上的鋼筋混凝土，最後消息是盟軍坦克與步兵已分自東西兩方面向柏林迫近，希特勒並非不可能記起二年前他對一位德軍砲兵上校所說的話。

在一九四三年的某一日，正是他第一次訪問科墨斯道夫的小小火箭實驗站後十年，希特勒曾在他的駐所召見陶培泰及勃勞兩人面談，要使用「」對付英國。但是在他看過活動電影後，忽然改變初衷，又聽見陶培泰陳述尚未達到完美之境，希特勒便從靜默中咆哮起來。嚴峻拒絕陶培泰謙遜的辯解：「從心理上的成效，它的用途以及戰略上可能的效果上說，均非吾等目的。在研究此項火箭之初，我們決未考慮及它的殺傷威力。」但是希特勒竟面對陶培

泰而嗚咽起來：「你沒有作如是想，但是我却這麼想的！——靜默片刻後，希特勒果視陶培泰而說道：

「我若能早日對你有信心就好了！在我一生中祇有二個人我深感抱歉——勃勞吉許元帥一直不斷地勸我留意「」將來的重要性，還有一人便是你。如果我們在一九三九年就有那火箭，這次戰爭便不會發生。現在與將來，歐洲與世界在戰爭時實在太小了。……人類將無法承受戰爭的痛苦。」

一九四五年以後，當歐洲的希特勒與德意志同道毀滅的厄運，第一顆原子彈也在亞洲的廣島爆炸，人類已進入了火箭與原子戰爭的時代。沒有人敢說，希特勒對陶培泰所說的最後幾句話是預言或是鐵語。

大家知道，火箭與原子彈的研究今天在政府的控制下分在蘇聯與美國繼續進行中。自一九四五年後蘇軍進佔了披內蒙但，美國也請去了陶培泰和勃勞以及所有的火箭專家祇差一人。蘇聯現在究竟有些什麼成就，或者正在進行研究的是什麼，或許要遠較美國在火箭及原子彈方面的研究更爲秘密。但是史達林及他的僚屬們在做他們的好夢，倒是千真萬確，決非秘密，他們不像希特勒，他們知道一切詳情。

譯自大西洋月刊
附註——請參閱拾遺第二十四期「第二次大戰史話——德國火箭的故事」



★ (金) ★
★ (屬) ★
★ (獵) ★
★ (奇) ★

金匠譯

有的金屬會因碰到掌心而熔化，有的却能耐得住噴氣引擎灼熱的排氣溫度，也有能在熱到華氏一千度的高溫爐管中流動，更有可以像牙膏一樣擠出來弄成條狀，帶狀或管狀的「冷鋼」，金屬的用途，因它的許多意想不到的特性而愈來愈廣，這是工業史上的一道異彩。

要是我們知道了金屬在構成大自然的許多基石（元素）中佔到三分之二的話，那麼對金屬的「多才多藝」當不致覺得驚奇了。

所有的金屬都具有閃爍的光澤，至少在初次露面時是這樣的，並且看起來都很相像，但實質上却大不相同。

有些金屬輕到能在水面上漂浮（如鉀鈉），但這不可輕試，因爲它們一遇到水就和水起急劇的反應，產生氫氣，鉀的反應尤兇，兇到所產生的氫氣會自燃起來。

金和鈾幾乎是水重的廿倍，最重的要算是銻，它和同體積的水相比，有水的廿二倍半那麼重，它和重量略遜於它的妹妹，銻，相混而成的合金，是自來水筆尖鋒的原料，鉑是這一家的老三。至於最輕的鋁，只合水重的一半，有的金屬性情暴躁燥到一擦即燃，外表像鐵一樣的鋁，就是其中的一種。混些少量的鐵，做成合金，就是打火機和小孩子的玩具軍火上用的鋁石。

金的延展性是首屈一指的，一克蘭（幾乎只有一英兩的兩千分之一那麼重）的金，可打成一張厚度（不如說是厚度）只有四百萬分之一吋的薄片。

導電性能最好的不是銅而是銀，人類要是把銀用到實驗室中或工業上去，將比用它來做裝飾品器具和銀幣等來得有用得多。

在電燈泡中發出亮光和能增進護甲鋼片的韌度的鎢，是最難熔化的金屬，它個強地和熱度相搏鬥，不肯放棄它的固態形狀，要到攝氏三千三百七十度（華氏六千零九十八度，約為太陽表面溫度的一半那麼熱）才肯俯首就範而熔化。

最易熔化的金屬當然是水銀。要到華氏零下三十八度時才會凝固，這是純水銀的紀錄。要是把一些銻，一種像鉛一樣的金屬，加到水銀裡去之後，雖冷到華氏零下六十五度也不會凝固。這種特性使機體能在兩極地帶或恒溫層中使用電路上的水銀開關。

另一方面要是把銻加到鉛裡去，則又能指高鉛的熔點，這個金屬真是難於捉摸。

銻是一個危險分子，它的許多化合物毒性都很大，又易被生物所吸收，不過它的毒性還不是金屬或半金屬毒物中最強烈的一種。一小撮的銻，偵探小說上常提到的毒藥，能加強鉛的毒性，鉛的化合物雖也有毒，但好在它的溶解度遠小於銻的化合物。

少量的所謂「瀉元素」，確，雖不會有嚴重的毒性，但卻會令人生厭，終日和確為伍的工人會呼出難聞的氣息。不過它的功用却也不小，是一種易於切割的不銹鋼原料。

器中，因為它是沾不上鑄鐵的。

工業上製造鑄件時，有時得用鑄模。待鑄件完成後再把鑄模解除，利用鋼的低熔點，可取模模的位置而代之。

現在尚有一種更好的取代模模的東西，那就是凝固的水銀。用水銀造成的模比模模來得精細。可用來鑄造噴氣引擎中的渦輪凹葉片，當然啦，鑄造過程得在零下的溫度進行，待鑄件完成後再把溫度昇至室溫，水銀就可溶開了。

像本文開頭所說的一樣可藉熱使它熔化（熔點八十六度華氏）。用條釘釘起來的房子也可以站得住。但一受到微熱就要瓦解。像水一樣的古怪，在凝固時體積變大，雖然它的熔點低，但沸點却高至三六〇度華氏，因此可用來做高溫的溫度計。

液體金屬中用途最新奇的當推銻，它是一種脆的金屬，有紅色的金屬光澤，熔點五二〇度華氏，它不但為磁鐵所吸引反而具有排斥磁性的特性。

最奇怪的是它是一種作為高溫爐過熱媒介的合金之主要成分，要把熱量從原子反應器高溫爐傳遞到蒸汽機上，用來發動發電機或轉動飛機或潛水艇的馬達等是少不了它的。

工程師們曾費了不少的時間去找一種能替代蒸汽的東

，鑄造時可用遠距離操縱法，以避免它那令人生厭的後果。因為揮發性大，對於需要接近去工作的工人，須加以適當的防護。

性質怪異的金屬多半是合金，合金並不只是兼具它的組成金屬的特性的混血兒。它們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特性，像魔法師把絲手帕和帽子放在一起而能得到一隻鬼子一樣地神奇。

鉛、錫、鎢和鈾這四種金屬中熔點最低的錫也有華氏四百五十度（和做餅乾或捲餅時所需的溫度相當）。但這四種金屬的合金，熔點却只有一五〇度華氏，比水的沸點二一二度華氏要低得多。這種合金可用來做自動滅火裝置中的栓封。一遇到火焰的熱度，它就會熔化，打開滅火栓而進行救火。

最新的一類合金，是鈹鎢合金。熔點在華氏三一一度。另一種鈹鎢合金在華氏一一八度（略高於體溫的溫度）時就會熔化，在鑄造活人的像時，它可以用來替代石膏，用鋼來鑄東西，成績相當的好。因為它幾乎是任何東西都黏得上的。兩片鋼塊，可用手把它壓成接縫周密的一塊，要想把它重行分開却得動刀開割。鋼像肥皂中的清淨劑一樣，它是最易沾染他物的金屬。可盛在鑄鐵做的容

西。水銀雖然在傳遞熱量方面比蒸汽好些，但沸點只有六七五度華氏，似嫌太低，因為溫度超過沸點時壓力加大易漏和不易控制。

用鈹鎢合金來代替蒸汽效果也不差，但却很危險。記起它們和水作用的情形，就不難想到一般和火相遇旋的設備中是不能用到它們的，因為萬一這流動的熔合金使管子裂開了一條縫時，後果將怎樣呢？

鈹鎢鎢和鈹的合金似乎是理想的替代蒸汽的東西，因為它能在華氏一千度時傳遞熱量，最近實驗的結果發現含鈹鎢管能耐得住上述灼熱熔合金的腐蝕力，這種管子要是冷到將近水的沸點以上的溫度時，管中的合金就要凝固。鈹是最硬的金屬，只有金鋼鑽和硼兩個非金屬比它硬。提起鈹大家都會想到鍍在汽車上的那些閃爍光亮的部份，但它的更大的貢獻是用它做不銹鋼的原料，約佔不銹鋼中十分之一二。

美國「奇異電業公司」曾宣佈說是一種新的含鈹炭和鈹的合金具有高度的韌性，可用作鋼鐵的高溫加工切刀。它的比重，和同一性能的主要合金，鎢炭鋼，比較起來要輕一倍。

此外鈹鎢合金可用到噴氣飛機的引擎和地質學家用的

域領新的上學醫

藥 醫 子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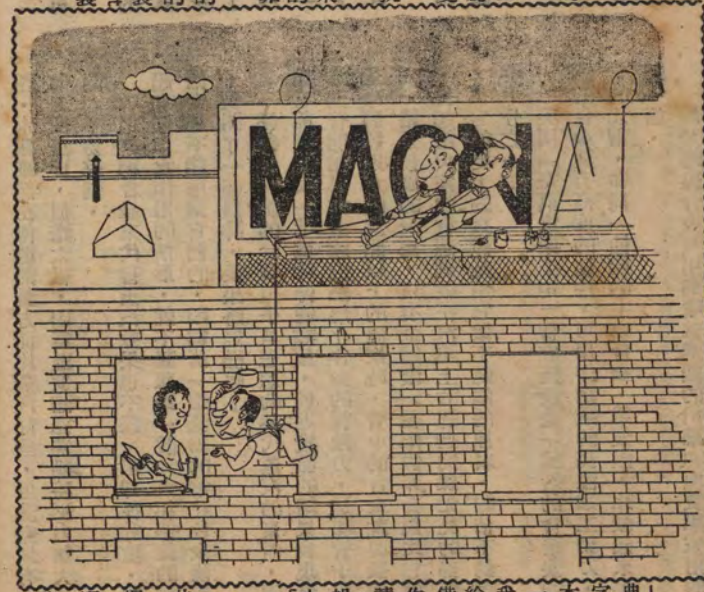
譯 中 撫



在原子時代的味且最
曠中，透過那些威脅着人
類生存的幽形暗雲的，却
也有一兩道賦予人類新希
望的光彩。突然增多了的
放射性元素，便是從事醫
藥研究者自顯微鏡問世以
來最可珍貴的工具。五年
以來，醫藥學者和生物化
學家在這方面盡了不少努
力，他們有了些什麼成就
呢？簡捷地說，他們並不
曾發現奇蹟，「原子醫藥
」還沒有搞出一種特效藥
。不過在這片新園地上五
年耕耘的結果，已經有許
多值得注意的收穫。
治療：放射性的碘，
磷和金在五六
種病症上表現

了它們的功効。
診斷：碘、鉀和鈉的放射性同位素已經證明了可以幫
助探索人體化學的玄秘，為心病腎病的患者提
供有效的治療方法。另外一些同位素則可以勘
定腦瘤的位置。
生理：利用放射性元素做「跟蹤劑」(Trace)，生
理學者大大地擴張了研究的領域。人體內前所
未知的複雜化學變化，開始有了新的估價和認
識。
獨一無二的碘——「原子醫藥」目前最顯著的貢
獻是用放射性碘醫治甲狀腺腫大(俗稱頸瘤)。原子衝擊
機沒有發明以前，外部放射線治療，如x光或者鐳所放
射的伽瑪線是唯一可用的武器。自從試驗證明了甲狀腺吸
收放射性碘的能力比較人體任何其他部分多上一百倍以後
，放射學家夢想着的內部治療法才得實現。進入人體的放
射性碘大量向甲狀腺集中，將過於活動的組織破壞。
再沒有比這更巧妙的了，也再沒有比這更引人於失望
的了，因為醫生們接着一自然想找到別一種物質，也可以像
碘——二一一樣，大量地積聚到人體的某一部份，結果却
失敗了。

高壓筒上面，地質學家利用這些筒可以仿造深入地層下數
英里時物體所受的壓力。在這種高壓之下高壓筒還不應當
爆炸。用起來是這樣的：把礦物質和液體封在路鑲合金筒
裡，然後加熱使其中的液體氣化，產生高到每平方吋十二
噸的壓力，然後把它淬火打開來以研究其中礦物質所起的
變化。
還有一種能增進硬度的金屬那就是鈦，因為鈦的合金
是既輕且硬，所以非常的重要。它是軍事上的「新聞金屬
」。這是另外一個做成合金後金屬的性質近於神秘也改變
了的實例，純粹的鈦柔軟如銅，但只要加上一些鎢、鉻、
鐵等金屬之後，鈦的強度就可以和比它重了一倍的鋼相抗
衡。
鈦能使坦克車的體重減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巨型飛
機的體重減少五分之一。同時也可以用來製造不會變鈍的
安全刀片，它又能抵擋得住海水或硝酸的腐蝕力，並可靠
地把它金屬封到玻璃上去。
這些新的金屬雖在工業上起了很大的革新，但鋼鐵的
用途仍是榮居首座。在二次大戰時德國人曾發明了輝煌的
新方法，就是鋼的冷擠加工法。這是把冷鋼擠入模中以製
造槍膛和槍桿等。這方法得要用優良的滑油名為「Focord
(最近才由美國賓賓製藥公司宣佈出來)」，冷擠法是像製
通心粉和粉條一樣的，當然得用良好的潤滑劑。
譯 E. Science Digest



臨 渴 掘 井

「小姐，請你借給我一本字典」

他們却為放射性碘找到另一種用場。甲狀腺癌雖然還不能夠全部用放射性碘治好，不過百分之十五至廿的情形下，受甲狀腺癌感染的地區都有吸收碘的特性，賓納家的小孩便是一個例子！

小賓納是一個十三歲瘦長的中學生，兩年以前他患了甲狀腺癌，x光和手術都沒有奏效，他的身體一天天萎縮下去，移到醫院裡，醫生給他服用「原子鵝尾酒」——放射性碘化鈉的水溶液，惡癌的殖民地吸收了碘，放出培他和伽瑪射線，將癌細胞破壞，此後小賓納的飲食便恢復正常，體重增加了卅磅，又可以玩他心愛的籃球了，小賓納現在還定期的到醫院檢查，有時候再服一點「原子酒」。

醫生們還不知道小賓納的病已經好了多少，他們甚至不敢說五年以內有沒有治癒的把握，不過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放射性碘是一個可能的對症藥。

對症藥對於慢性心臟充血病和痛症，放射性碘也有新的任務，在這一類病中，病者的心臟大多受不了正常甲狀腺的活動，用放射性碘去抑制甲狀腺，便可以免去動刀的手術。波士頓一個醫院裡的心臟病者，用這個方法醫治過的，便有三分之二有了顯著的改進，咽喉炎的痛苦也可以由此減輕。

在二部分美國醫院裡，這種物質是用來直接注射到子宮頸和攝護腺癌裡去的，施用的效果還不足以下定論，比較普遍的用法是減輕因胸腹部癌疾而引起的積水。

日太太的病歷便是一個典例：她患了子宮癌，因為割除太晚，已經蔓延到腹腔，她受着不斷的抽搐和便秘種種痛苦，每隔十天便要放出一介命的液體。

有一次，醫生在放過水以後，注射了十西西紫色的液體，含有二萬億黃金的粒子，黃金的作用比較慢，十天以後日太太還是照樣的有了積水，不過到那個時候，黃金的放射線已經將癌細胞的滋生抑制住了，日太太得病以來第一次可以享受一頓飽餐。以後的半年，她只需要再放一次積水，還可以起床活動，照顧家務和兒女，她的病還沒有治癒，不過生活對於她，已經不純是無止盡的折磨了。

對於有些不太嚴重的癌，放射性同位素也顯示了它的優點。例如：皮膚上的癌可以用吸水紙泡透了磷-卅二液體敷治，磷-卅九〇用來治療某種癌症，比磷-卅二更為有效。

原子診斷的前途——「原子醫藥」也許用於臨床診斷上有着更大的前途。放射性碘已經是診治一種小孩們易患的腎臟病最可貴的工具，這種病是禁鹽的，可是限制過

舒筋活血的磷——用放射磷去醫治慢性白血病（淋巴系統的和骨髓的），比較目前所知道的任何治療法均無遜色，而施至為方便，雖然對於小孩的急性白血病却沒有效驗。

十年前，舊金山一位商人患了淋巴系統的慢性白血病，用x光治療，也許可以將病症減輕，拖下十年以至廿年的歲月。現在呢，只要不時注射些無色的，含有磷-卅二的液體，便可以得到同等效果。

這位商人現在經常驗血，隔一年左右才注射一針。出門旅行的時候，可以請當地的醫生替他檢查，將報告寄回去。只要發現白血球過多了，航空寄來一劑針藥，還來得及救治。那位商人到現在還是刻苦地工作，一點沒有異狀。

對紅血球增多症，放射性磷更為有效，因為這些放射性原子就在骨髓——製造紅白血球的地方——內活動，任何一種血球生產過多，放射線便將它抑壓下去。紅血球增多而沒有發覺心臟病和肺病的，放射性磷更是目前所知最有效的靈藥。有些經由放射性磷治療的患者，十五年以後還是好好地活著。

解除痛苦的金——第三該數到放射性的黃金了。

嚴了，人體內鹽份過份缺乏，腎臟機能不暢，一樣可以致命。現在，只要注射了微量的放射性鈉，和人體內的鈉混雜了，利用蓋氏計數器，醫生們便可以很有把握地控制鈉的平衡。美國長島醫院裡一班跳蹦蹦地嬉戲着的小腎病患者，便都是受了放射性鈉的恩賜。

某些病者——尤其是心臟病者體內的水量，往往是醫生診斷時所極需知道的。廿年前哈非西氏發明了採用重水的辦法，不過手續繁雜，耗時過多，現在加州大學的勞倫斯博士用三價氫的水可以很快地得到結果，三價氫的存量可以在蓋氏計數器上讀出來，再用簡單的比例，便可以知道人體內的水量了。

外科醫生的福音——有時候病者的紅血球數目，也是診斷時的重要線索，通用着的數血球方法是不够精確的，勞倫斯博士用放射性磷加到紅血球去，一切便容易了。還有血量的問題，外科醫生在因傷口潰爛而施行割肢手術的時候，對於手術前和手術期間病者失血的數量，都有準確地知道的必要，用上磷-卅一或磷-卅二和一具蓋氏計數器，便不用着倚靠揣測了。

癌科專家和腦科醫生們所面臨的難題之一，便是如何測定腦瘤的位置，最近有些醫生宣稱，用一種含有磷-卅一

三一的染料，便可以有百分之九十五把握可以將腦瘤的位置精確地找出，這個結果還不能夠為全體醫學界所同意。波士頓的佛烈堡博士却發現了另一個途徑，放射性鉀有積聚於腦瘤內的傾向，這樣找起來就容易多了。

研究開拓的途徑

「原子醫藥」的開拓者，在厚鉛板的保護之下，利用蓋氏計數器做工具，在循着兩條路徑展開他們的研究：（一）醫藥治療上的試驗。（二）對於人體化學基本知識的探求，前者的成績，除了上文所述各點之外，下面是幾個重大的例子。

黃金可以積聚在淋巴節上治癌，可是放射性消失以後，難以排除，放射性銀作用更快，也易於排除，缺點是難於製造。生物化學家韓氏想到一個兩全的辦法——使用鍍銀的放射性黃金。

骨髓是難於治療的，因為放射性物質會遺留在骨髓裡，破壞製造血液的組織。過去試用的鍍一七二不合理想，現在改試鍍一六七。

各地的試驗室裡，各種新巧的使用方法不斷出現。「原子藥」被放進膠囊裡服用，治胃癌和膀胱癌的有一種裝載放射性液體和金屬的小袋，放射性金絲可以套在尼龍製的包線內，縫到癌裡去，甚至體外放射線治療上，也出現

一種將強有力的放射劑夾在鉛片內使用的方法。

比較富於戲劇性的，是波士頓史活和法爾兩位醫生治療腦瘤時使用的在體內製造放射性物質的試驗。

第一個接受這種治療法的病者，進院的時候已經神志昏迷，她失去了說話的能力，甚至認不清自己的家人。醫生們馬上為她注射了一針普通的鎢（原子量為十）。這種金屬在中子的衝擊下可以變成鎢一十一，不過壽命只有百萬億分之一秒，在這短期間，它放出阿爾發粒子，變為穩定的鎢。

等到鎢一十〇滲透體內，病者的頭便被推進一個強力的原子堆內。醫生們遠遠地指揮着，助手撥動開關，一連串中子對着她的腦瘤打過去，十七分鐘以內，瘤內的每一顆鎢一〇原子，逐一脫變為鎢，放出大量的阿爾發粒子。

兩個月以後，病者還是不治了。不過在這兩個月以內，她過着差不多正常的生活，她可以清醒的對話閑談，甚至可以看電影，看球賽。這種劃時代的治療法，到現在只在半打病人身上試用過，據史活和法爾醫生的報告，最近兩次試用的結果，很足以令人興奮滿意。

基本問題——在基本研究上，「原子醫藥」有着

無盡的領域，無限的前途。關於人體內每一個細胞的作用，差不多每天都可以添上些新的認識。是這些最基本而似乎最簡單的問題，過去最使我們困惑不解，將來也對我們最為重要。

舉一個例，最簡單的食物如糖，進入人體以後發生些什麼變化？新陳代謝作用出了些什麼差誤，才會引起糖尿病呢？這種誤差發生在什麼地方？這些問題現在至少有希望可以解答了。紐約紀念醫院的醫生們用含有放射性碳原子（碳一十四）的糖類，便可以將食糖在人體內每一點的變化追蹤出來，現在他們對糖尿病的病因，已經比過去單純歸咎於身體內缺乏將糖類「燃燒」能力的，高明得多了。

因為碳幾乎是構成人體任何一部分所不可缺少的元素，碳一十四在生理研究上的應用，便最為普遍。含碳一十四的物質一部可以人工製造，有時候却賴於「生物綜合」（Biosynthesis）。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使用含碳一十四的二氧化碳，培養毛地黃（Foxglove），收穫到含有放射性碳的枝葉。

幾百年以來，毛地黃葉劑（Digitalis）便是沿用着治療心臟麻痺的驗方。問題是：它們在心臟裡可以停留多久

呢？起些什麼變化？芝加哥大學研究者們已經知道：毛地黃葉劑停留在心臟的期間比一般想像的要來得長久。他們還培養顯茄，製造放射性的顯茄精（阿托平 Atropine），種罌粟，使嗎啡也被上「原子」的新裝。

對於人體內個別細胞的作用，比較對於整個人體的知識還來得重要，一位有聲望的癌科專家便這樣說過：所謂癌病研究就是對細胞生活過程的研究，因為假如知道了正常細胞的生活和作用，便可以找出癌細胞的差別，再進一步還可以設法消除二者之間的歧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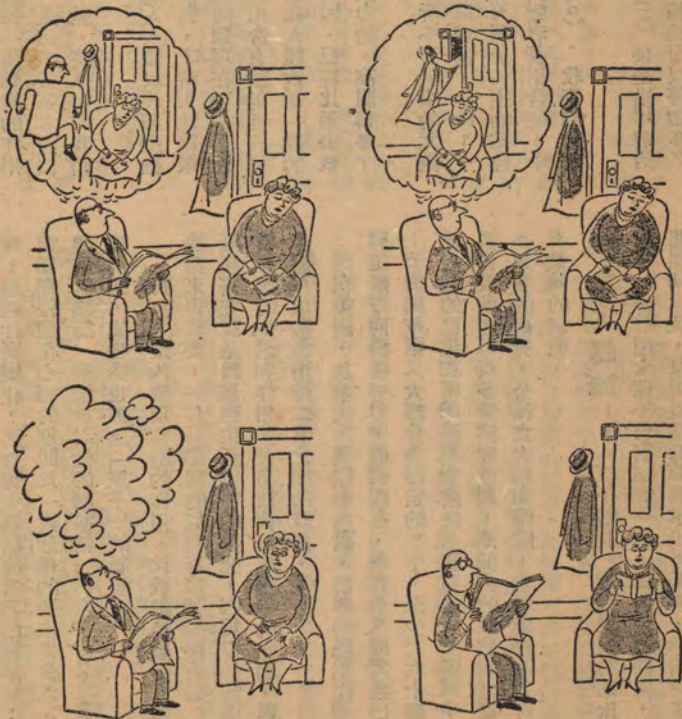
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西歐，許多科學工作者都在朝這個方向積極努力。直到現在，在九十八種元素已知的上千個同位素（大部分是穩定的）中，至少有六十個具有放射性的已經在臨床醫藥和研究上試用過。美國原子能委員會資助了三百多個研究計劃，原能會的試驗室還從事許多秘密的研究，公私立大學和醫院，也個別在進行百餘種有系統的試驗。

基本認識——「原子醫藥」離大規模的臨床應用尚遠，也許還永遠不會有這麼一天，任何一個醫生，在望聞問切以後，便可以從鉛箱裡拿出針劑來，替病者注射一

針放射性的特效藥。因爲即使在醫學應用上已經算是安全，這些放射性物質，如果不小心地使用，還是危險萬分的。原子能委員會便有很嚴格的管制辦法，任何機關個人，使用放射性元素以前，都要將使用的目的和方法申報，假如應用於人類身上，還要經過一個特設小組的審查。

「原子醫藥」發展的速率，已經超過任何其他醫藥方面的研究。山打士博士的警語，並不是過份誇張了的，他說：「也許我們這個星期還站在時代的前鋒，下一個星期便會落伍了」

譯自 Time, April, 7 1952



一漫畫：心猿意馬

茶事集錦

濟 人 譯

雖然自古流傳下來三個頗饒風趣的故事，可是沒有人能够肯定的說出來，何時何地人類首先開始喝茶？

中國人說：最先喝茶的人是公元前二千七百卅七年時的神農皇帝。這位皇帝深知養生之道，他並且設法教導平民這一套道理。

他在喝水以前，總要把水煮沸，

有一天，茶罐下

的樹枝，燒得炸

裂有聲，幾片樹

葉偶然落入罐中

，芬芳的氣味立

刻從罐中騰溢而

起，於是皇帝將

水嚐了一口，覺得跟它所發出的氣味一樣

美好，後來他得悉這些神秘的葉子就是野生

茶樹的葉子。

印度人民另有一個故事，他們說茶是一位名叫達摩的佛僧侶發現的，其時約在一



千九百年以前，達摩爲要證實他的信念，他立志七年不睡覺，無所事事，一心想着佛及佛的偉大。一切都順利，直到第五年，達摩開始昏昏欲睡了。爲要保持不睡覺起見，達摩就在近傍的樹上摘下幾片樹葉，開始大嚼起來。因此他就能夠在以後的二年內，保持張開的眼睛，而不感覺任何的困頓，自然，那就是野生茶樹的葉子了。

日本人接受關於茶的來源故事，不過稍予修改，以適合他們自己的觀點。他們說當達摩發覺自己昏昏欲睡時，那裡並沒有這樣一棵茶樹。爲使眼睛繼續張開起見，那位如聖人的僧侶就把眼皮割去，拋在一邊，在兩片眼皮掉落之處，立刻就長起兩棵美麗的小茶樹。這兩棵小茶樹是日本人所相信的最早茶樹。

這些都是神話，但是歷史家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用茶的習俗是在很早的時代中國人開始的。在八世紀中葉，茶的貿易在中國已很繁榮了，很多商人都以經營茶葉買賣而致富。

九世紀初期，一件有關茶的故事，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發生了。說是一位佛僧聖徒，帶了一些茶的種子到日本去，而且在日本茶樹繁殖很好。

日本人比中國人更喜歡喝茶並不是太久的事情，事實上

，喝茶的風氣非常普遍，所以在八一五年，日本皇帝頒佈了一條規律說：茶樹祇少在五個省份內種植，歡喜鋪張和注重禮儀的日本人民，很快的除去了當初那種簡單的喝茶方式，而代之以講究的儀式，這種儀式直到今日還流行着。

直到一五五九年，歐洲人才知道喝茶的這一件事，他們最初從一本敘述遊歷中國的書中，讀到關於飲茶。那本書是著名的波斯商人哈琪，摩罕默德寫的。他在書中詳細地記載着茶在中國栽培和製造的情形，他並解釋茶是一種優良的藥品。

約五十年後一六六〇年，第一艘裝滿了茶的船始到達歐洲。船從中國的澳門出發，途經爪哇，再折轉至荷蘭。此後很多年，大部分運往歐洲的茶，都先裝運至荷蘭。因為荷蘭為當時海上貿易之霸王。因此荷蘭人民之所以成為歐洲最先喝茶的人，是不足為奇的。他們變成了很喜歡喝茶的人，除此之外，他們並以爲茶能够治療當時流行的很多疾病。

似乎奇怪的是英國人不像荷蘭人那樣立刻就養成喝茶的習慣。爲了喝茶是一件新奇的事，開始時祇有少許人喝茶。在那時找不到茶館，咖啡館則遍地皆是。在一六五七

年，一位咖啡館的主人湯姆斯·白拉維，才開始登廣告賣茶，以招徠顧客。他印發了許多讚美茶的小冊子，並且說茶幾乎能够治療任何類型的疾病。

關於當時的許多報導，都出自一個名叫薩密爾的人，他在日記上記着一六六〇年他初次喝茶的情景。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喝茶的習慣才被查理二世的太太凱西玲帶到英國的皇室裡。她是葡萄牙人，而在葡萄牙喝茶的習俗却早已根深蒂固了。

不久喝茶就很風行了，所以有一個時期，茶葉供不應求。兩位英國貴族，從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以八角錢一磅茶的低價買入，而以十五元一磅的高價在英國出售，這樣發了一點小財。約在此時，著名的東印度公司，開始對茶感到興趣。在一六八九年，該公司直接從中國的廈門港，陸續不斷地運來許多茶，因此茶價低落至三元左右一磅，但在當時看起來那仍是很高的價格。雖然如此，至十八世紀的時候，茶已真正的成為英國的最普遍飲料，爲各階層人民所享受，應用。

大西洋彼岸殖民地的人民也很流行飲茶，因此被註定在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中，扮演一個戲劇性的角色，著名的「波斯頓茶黨」組織起來以抗議英國的過分徵稅。這個

海水蒸溜的新改進

美國兵工研究所新裝成的海水蒸溜設備，耗費一磅燃料可蒸得三十加侖清水。這種設備可供在無淡水區域工作的軍人飲用，而該處的需要量却並不多。

在這二次世界大戰中，這一套設備已開始爲人注意，但那時一磅的燃料却只能蒸出一磅的清水，主要的困難是海水蒸溜時沉澱太多，蒸發鍋必須時加清理。這種新改進的設備是應用加州大學的研究結果；在蒸發鍋外另有蒸發面積使產生沉澱物的鹽類在進入蒸發鍋以前先在此除去。

這種設備名叫接觸穩定器。這是一種內藏石灰石、砂以及其他物質的金屬罐，自蒸發鍋中引出的海水大於新海水進入蒸發鍋數倍之速率自底部通入循環。接觸罐內接觸面積大，蒸發鍋內沉澱可感減少。經用此法後，沉澱物可減低至百分之五。並已試用六個月未曾停爐清理。

終而導致美國獨立的一個火花。

在一八二三那年，發生了一件對茶深具影響的事件。英軍勞勃脫，白羅斯少校，在印度東北的阿薩密地方，發現茶是野生植物。此後更發現許多同類植物，同時做了好多實驗，以決定在印度是否可能種植茶樹。結果甚爲完滿，於是茶之種植擴展至印度其他各地區。今日印度有八十萬畝的茶園，年產量伍億伍千萬磅以上。接着茶之栽培又擴展至東方其他三地區——錫蘭，爪哇，蘇門答臘。十九世紀末年，上列三地區年產茶量很多。

最近，茶樹的栽培又擴展到另一地區——英屬東非了。以目前而論，上列四新地區之栽培面積爲四十萬英畝。年產茶三千萬磅。

新產茶地區日益擴展的結果，已使世界上茶的供應情形，爲之改觀。中國在某一時，差不多全部供應了其他國家所需要的紅茶。但在一九三九年，荷屬東印度，英屬東非，錫蘭，以及印度，這四個國家供應了其他國家需要的百分之八十五，中國祇佔百分之十，其餘來自日本和台灣。並且新地區擴展的結果，使茶價低落到成爲除開水外世界上最便宜，最流行的飲料，每年全世界人民要享受應用四百萬億杯的茶。

(譯自雜誌文摘)



醫生是凡人嗎？

王師揆譯

「找一個醫生來！趕快找！」無論那裡的醫生，都聽到過這樣的呼救；不論在白天，晚上，或一天中不知無數次，本於人類的同情和哀憐心，無論何人都願意幫助生病的人，因為這是應該的。可是在醫生的立場，他還要負責給病人診斷，並授以合適的治療。

但不知有沒有人曾經想過，到底醫生是誰？醫生是怎樣的？普通的人生病時就叫醫生，所以覺得像失火時找消防隊員，或出事時找警察一樣，其實醫生也是個普通人，他不見得有什麼超人的地方，所以他希望人家對他也像對待普通人一樣。

這二三年來，醫生們受到不少的指責，無論茶餘酒後

，國會中的辯論，甚至於對全國無線電廣播，都在議論醫生，並且也有提出好些理論性的改革方法。你或許聽到某一個社會領袖在說，從前的老格林醫生多麼好，他不幸在多少年前得了心臟病死了，想是上帝讓他休息了。這位老醫生曾經在他得嚴重的傷寒症中救活他，不然他也會像他另外三個家屬一樣的死去。他不知如何希望現在的醫生也能像老格林醫生一樣！你也許也聽到醫藥費是這樣的驚人，醫生們被指為專管人們悲慘時，搶奪財富者。醫生是好

像唯利是圖，被批評得像大資本家和華爾街的商人一樣。其實，醫界中包括不少的醫生，他們和你在扶輪社中或教堂中遇到的人並沒有什麼不同，除了當你生病時，他

們要替你治病。醫生們是那些要在半夜出門，或許還沒有睡暖即須從被窩中出來，替你或你的小孩治病的人。他們是替你治肺炎，心臟病，或替你開刀的人。他們決不會像旁人批評他們那樣，像一個惡魔似的。一個包括成千成萬醫生的醫界，怎麼會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變成社會的一個威脅呢？

到底醫生是什麼出身？根本他們也是個普通人。他們有的是從孤兒院中出來，有的是從農村裡來的，有的家裡是從商，有的是做工的，有的是小康，有的是富有，包括各種不同的種族，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因為他們家庭，社會背景不同，所以他們的能力和技術也不一律。

大體說來，他們不見得比其他人更聰明，若不是因為職業的性質，就是因為事實上的需要，使他們傾心學理的研討。像森林中的樹一樣，有的很高很粗，有的則細而且曲。有的老了，帶着年歲給牠們的殘痕，有的還小，直立着一無癥疤。遠望時，森林是整個的，一個偉大無際巨景，而內中一樹一木，則無法細計。醫界的情形也相同，內中包括無數不同的份子，然大體上說，醫生們是人類痛苦，損害，和疾病的保障者。

在醫院和診所外，醫生們同普通的約翰，貝而，比佛

，或多數的爸爸一樣。像其他的美國人，他們也喜歡享受家庭生活；但是因為他們空的時候很少，所以他們的生活，比普通人要簡單些。大體上講，醫生們的道德觀念比較重，他們須負擔職務上的許多責任；但是因為時常受到歧視和指責，他們有時也會覺得非常灰心的。

出外旅行或去出席醫學會是很難得的機會，正像好些小孩，希望長大了，可以進學校去一樣，因為在那時，他們可以暫時離開他們的職位。

他們為什麼要離開？離開些什麼人呢？難道醫生不喜歡他們自己選擇的終身工作嗎？這都不是醫生不該離開他職務的理由。經過日夜勞累及緊張後，人們都想有暫時的休息。醫生當然也有這種需要，所以希望離開，不論對人們有多少好感，不要說也有些人使醫生們覺得非常討厭的。

醫生討厭這些人，因為他們老是在批評別的醫生，並且說好些壞話。醫生都明白，這些人在另外的醫生面前，也會說他們的壞話的。醫生最不喜歡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當問他感覺怎樣不舒服時，他會冷眼看着你，假笑着說：「醫生，這就是要你告訴我的。」有的病人，當你替他詳細細檢查後，告訴他心臟不正常時，他會生氣回答你：

「醫生，你一定錯了，我的心臟是一向好的。」要是你耐心地解釋給他聽，一個輪胎有時也會漏氣的，他不會相信你的，你只是空費口舌而已。

醫生希望離開他們的電話機，因為這是騷擾他們休息睡眠的敵人，他們希望有個晚上能够安安穩穩的睡覺，而心中不去想那一個重病人會出什麼事，或半夜會叫他。像任何人一樣，醫生也不免會感覺疲乏，精力不足，或脾氣暴躁的。所以他們有時希望離開他們的職位。

現在的醫生同老格林醫生到底有多少區別呢？在有些地方，他們是有些不同，可是在基本觀念上，他們並沒有什麼分別，他們都一樣的願意為病人服務，但是現代醫生的訓練，同六十年前的醫生，則有很多的分別。

從前，就是小學還沒有畢業，只要經過一二年的學習，就可掛牌行醫。現在呢，必須經過多少年的醫預科，醫科，及研究院，不知要費多少金錢，不知要費多少精力，才能使醫生們有足够的科學智識，去醫治病人。學習期間不但是冗長，並且是艱苦，不知要經過多少困難，多少自製，多少剝削，才能對醫學各部門有充分的認識，不要說這些學問是否有完全了解的時候，每樣專門都是終身學不完的學問。

醫生對於公眾的關係是無疑的，不如前了。

新近有報紙上登着，一個英國婦人到美國來，發現她的女兒病了，沒有錢，也沒有人替她治病。照那報上說，人家告訴那個英國婦人，她要每天設法找六塊錢去請醫生，就祇有給她女兒買一口棺材。要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那真是不幸。這恐怕是很少的，並且很少醫生會有這種態度。可是這樣的傳說能造成對整個醫界不良的印象。其實，不知有多少病人，在二十四小時內，成千成萬的美國醫生為他們免費治病，為什麼報紙不登這種消息呢？當然這不是新聞，這是每天有的常事。恐怕任何美國公民沒有像醫生那樣願意為他人犧牲他們的時間，知識，和技術。這種犧牲並沒有宣傳或想造成好印象的目的，這是因為每個醫生感覺他們應該這樣去做，這是他們自己的責任。

有人說，醫生在接電話時往往很橫暴或粗魯；也有人說，請出診時往往不立即就去。醫生或許也有可原諒的理由，因為醫生並不是神，他們也是普通人，當然他們不願意在晚飯時被叫去聽三次從這些人不願到辦公室去麻煩醫生的電話。一個病了已經二三天的病人，在半夜裡叫醫生去看病，也會使醫生生氣的，尤其是那些人，因為自己睡不着，忽然恐懼他們的病是否會發生什麼變化，還不如叫

有人說，醫生的收入好，他們的勞力是有代價的，到底是不是這樣呢？不久以前，醫學經濟研究局調查一九四九年全國醫生的收入，他們的報告說普通的開業醫生，平均每年的收入是八千八百三十五元，專科醫生，平均每年的收入是一萬五千另十四元。是否這樣會使醫生們富有？是否那些醫界的資本家每年剝削了人民一個很大的數目？醫生能工作的年份並不長，他們的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他們每天工作時間要比別人多，而且非常不規則。要是醫生想能治病治得好，他們必須費更多金錢，去充實他們的知識，去購置儀器。他們不像商人，可以將舖子託給別人而一樣賺錢，要是醫生休息了，他們的進款也沒有了。若是你能替醫生們算一算，他們教育期間的費用，他們訓練期間的費用，他們能工作的期間，他們工作的鐘點，那末你會知道他們並沒有比別人多賺錢。

不要以為老格林醫生時代的醫藥費是這樣便宜，現在的醫藥費是包括許多抗生素，血漿，醫療器具，住院費，牙科等種種費用，這些要佔全數百分之七十二以上，那末剩下來的是多少了。

醫生們也只是普通美國人的一部份，那末為什麼要受這些批評呢？當然決不會沒有火而會生出這麼多煙來的。

醫生來看一看，病人合理的要求，從來不會使醫生發生反感的；祇有那些自私自愛，不可理解的病人的無理擾亂，常常使醫生無法忍受，這也是可想而知的。好多人都抱怨找不到醫生，因為醫生出門了，或出去社交了。好多人都抱怨醫生，為什麼星期日期除了急診外就不看病，因為這時候正是病人看病最方便的時候。

在好些農村裡，醫生是唯一的康健保護者和糾紛的仲裁人，常常他們的決定可以影響人的生命；而且往往沒有人，他們可以去商量或得到幫助的。

美國的醫生是個人主義者，而且大多數的醫生都願意這樣。因為他們的性情，他們的訓練，都使他們反對有嚴格的管制。他們不願意受人家管制着，他們應該每天看幾個病人，或應該治怎樣的病人。醫藥費的增加，正是同食物，汽車，或其他日用品加價一樣的原因所造成。

不幸得很，美國人民的心中，不像以前一樣的存着醫生們的熱情。恐怕大家都應該負這個責任，現代的醫生，因為想利用醫學進化中的各種新成就，以改進他們治病的技能，他們無意中却失去了老格林醫生，所保有的唯一條件，對付病人的藝術。

混亂的生活潮流壓制着每一個人，不論是醫生，是病人，因之每個人都喪失了他人生意義的一部份。若是有人很誠懇地去熟識他的醫學顧問，他就會明瞭醫生也是個很有人性的普通人。（完）

譯自 Corneil



攝影叢談之十六

自己冲洗底片

E. P. S. 編譯

一個精於玩照相的人，決不願意把自己的底片交給別人冲洗的。理由很簡單，第一，你自己知道，底片的特性，它的感光度

是多少；拍攝的時候曝光情形有沒有過量或過短；在戶外抑或室內；因此你就可以在冲洗時加以控制，並利用這個機會彌補拍攝時的缺點。第二，你一定情願多花些功夫，用微粒顯影液來處理，而使底片的銀粒微細，易於放大。

如果你有一種習慣，拍攝照片時，經常普遍地曝光較弱，或者你整捲底片都是室內攝影，那末你就可以利用冲洗時候的第一個手續，顯影時間略為加長，以資補救（當然曝光太弱，則即使顯影時間加長，也是無用的）

顯影液有好幾種，就拿柯達公司的方單而言，假使一匣銀十五米厘軟片，用 D-76 藥液來冲洗，只要四分

用 D-76 藥液冲洗需要二十分鐘，如果用 DK-20 藥液，則費時達二十三分鐘之久，然而時間愈長，顯影愈精緻，用 D-76 及用 DK-20 的比較，後者微粒細多，可以放大到十幾倍，所以拿到外面冲洗，保不定會為你花上太多時間，而你自己冲洗，則盡可以慢條斯文，從容不迫。有了上述這些好處，精於玩照相的人就再不願拿軟片到店舖裡去冒險了。而且冲洗的手續十分簡單，全部工作費時最多七十分鐘。下面所述是用最普通的柯達 D-76 冲洗三十五米厘全色軟片，所需的步驟及用具。

藥品：顯影液一千公撮 (1000c.c.) (附表 1)

定影液一千公撮 (附表 2)

清水及水塊若干

工具：顯影罐一個

漏斗一隻，溫度計一支

總 拾

手續 (1)：將顯影液溫度調整到攝氏廿度（華氏六十八度）。臺灣氣候，大概用水塊冷却的日子較多。

(2)：將軟片在暗室內裝入顯影罐，蓋緊罐蓋後即可取出室外。

(3)：將溫度在廿度攝氏的顯影液，從罐蓋小孔倒入，（因為罐蓋構造特殊，不會漏光。）注意時間，不斷的攪動，約經過廿分鐘後，顯影完畢。（但該藥液用過二三次後，以後時間當視上一捲軟片的成績來決定增加顯影時間。普通第四捲當增加二三分鐘。用六捲後換新液）

(4)：顯影完畢，即將藥液倒出，用清水（廿度攝氏）洗滌一次，就後倒入定影液（溫度廿度攝氏）。

(5)：定影五分鐘，不斷攪動，以排出空氣泡。這時候性急的人，可以先打開罐蓋看一個究竟，如果軟片已定影完畢，最好再浸三五分鐘，就後取出藥液，將底片放在流水中洗滌祇少三十分鐘。（定影液壽命較長）

(6)：清水洗滌卅分鐘之後，底片上藥液已全部洗去，這時候用海綿輕輕將軟片上的水漬擦去，放在陰處涼乾，大功全部告成。所花約七十分鐘。

附表一：顯影液 D-76 配方單
水（約在攝氏五十度）——七百五十公撮

衣命 (Elon) —— 三公分 (Gronus)
亞硫酸鈉 (乾粉) —— 一百公撮
海特路幾奴 (Hydroquinone) —— 七·五公分
硼砂 (粒狀) —— 二十公分
加冷水至 —— 一公升 (1000c.c.)
各藥依配方中所列次序逐一溶化。用時冷却至廿度攝氏。

附表二：定影液 F-5 配方單
水（約在攝氏五十度）—— 六百公撮
大蘇打 (Hypos) —— 二百四十公分
亞硫酸鈉 (乾粉) —— 十五公分
醋酸 28% —— 四十八公撮
硼酸 (結晶體) (Boric Acid) —— 七·五公分
鉀礬 (Potassium Alum) —— 十五公分
加冷水至 —— 一公升
欲得百分之廿八醋酸可取水醋酸三份和清水八份。
（上述二配方單之藥品，均易購得，但現成藥品 D-76 F-5 亦有出售）

附表三：軟片顯影時間表
全色片：D-76 十七分鐘，DK-20 十五分鐘
整色片：D-76 十七分鐘，DK-20 十五分鐘
三十五米厘全色片：D-76 廿分鐘，DK-20 廿三分鐘



哲人傳

法蘭西·斯培根

叔惠譯

生了。

(二)

伊莉莎白女王在位的時候，英格蘭這片土地上，臣民嬉樂，道德廢弛。朝臣和貴族們度着揮霍燦爛的仲夏夜生活。(註)上千熱中仕進的政客，甘作愚謬企求寵貴，且阿諛逢迎，取悅這位仙后。文學之士，從來沒有像這樣的藻飾詞翰，博取顯達。每一株開花野草，都潛藏了一位詩人，投出芬芳的簫什。那時真是一個木魅山妖的時代，輕佻，播弄是非的鬼域時代，口蜜腹劍而為邪僻之行，設法美以行詐騙，藉椒蘭而播散毒。把陰謀詭計用文雅的耳語傳送出去，用海盜船給世界東上一条帶子。真是個蠻語洋淫的奸險時代。

正當這時，在美夢與魔魘的森林中，一位科學偉人降

法蘭西·斯培根的父親是一個政治家——國庫的掌管大臣，他的母親是一位學者——保存希臘和拉丁傳統的人。尼古拉爵士擁護近代法律的時候，安妮夫人翻譯了古代的稿本。如此父母的鈞養之下，少年時代的法蘭西·斯培根為政治家、學者——和趨炎附勢的小人，是無足稱奇的。十二歲進了劍橋的三一學院，馬上用他的智力反頤攻擊一千五百年代久已確立的學識。十六歲上他公開宣佈劍橋的教授們根據亞力士多德的學說教學是錯誤的，他們所持

的，是一種簡陋的科學，所憑藉的自然觀測，淺薄而不充足。

法蘭西·斯培根感到降生於世有一種「使命」，他一定要把世人從「亞力士多德的神學」下解救出來，那時人人把它當成一種有權威的科學。但更快的，他又和另一種使命發生了關係——把法蘭西·斯培根從債務裡邊救出來。尼古拉爵士早把財產分給各個兒子，只有法蘭西·斯培根除外。正當他要給這第六個兒子置備點資生之具的時候便去世了。因此十九歲的法蘭西·斯培根於一文莫名。

持既醉之酒瓶與貴人交，並且為宮廷貴婦所垂愛的青年，這不啻是一個嚴酷的打擊，他祈求在王宮中獲得一官半職。於是向他的舅父威廉·塞爾爵士，英格蘭的首相，提出了他的請求。但威廉爵士想推薦他自己的兒子，對於他的外甥毫無盡力。

法蘭西·斯培根面臨了一個實際的問題，他不是那種退避的青年，他可以鑽研哲學而面臨窮困；不然就是攻讀法律，為自己開創勳業。他決定兼容並取。他要仗着法律充裕囊橐，而以哲學隱匿靈魂。

他進了格雷法學院，畢業後獲得律師資格。洪亮的音調與銳利的辭鋒，使他大受其惠。為時未久，他已踏進國

會了，仕進雖速，可是他的想像力却總是比了他的成就要跳前幾步。他已經預見攀騰到大法官的高位，並且超乎其上，入贊女王的懷密。

無疑，他對於那學識淵博的母親，和叱咤風雲的父親，總算克紹箕裘。理論知識中的問題，使他不斷地奔勞，難道他沒有看見科學領域內的光輝？難道他不能使人類重達至道？咳，但宮廷燈盞的光芒，和統治女公爵的盼睐，使他更為欣悅！……「吾既深信生而為人類效力，故能使真理一一照耀於自然界之縫隙與曲折之處。」他雖然這樣自述其志，可是「吾所欲者乃權力，使人與用事之權。」並手綰英格蘭的國璽，及百數僕從以供役使。休矣，沈思生涯！「為人須知，人事擾攘宛如舞台，唯上帝與天使始可旁觀。」

(三)

悠悠十二年間，他在朝廷上尋求一個立足點，終未成功。他不時威脅他的舅父說——只要他舅父一句話就可以給他弄到一個魂牽夢縈的官職——他要拋開法律上的職業，回到劍橋道跡於學界，這種威脅並沒有使威廉爵士然動容。他冷冷的答覆了他的外甥以後，就顧而言他。

但朝廷上另有一派，權勢和他的舅父相若，以女皇寵臣，大膽的伊塞克爵士為領袖。對於這位既有權勢而又和易近人的貴爵，培根毛遂了一番，因為他那精細的儀節，和天賦的口才，獲得了伊塞克的信任。

培根把伊塞克的友情，也和其他事物等量齊觀，從實利着眼。「世間之友情無多，」他推論道，「僕伍間尤少……」不過畢竟還有一種友誼，「上官與下僚間，出於互利。」這位聰明的主人因此獲得了一個忠信的奴僕，而這個狡黠的奴僕，也覺得獲得了一位主人，可以利用為躋攀高位的階梯。

尤其這時候，培根很需要一塊階梯，他經常負債，又愛好精美的飲食，和俊俏的儀表。伊塞克爵士對他常有金錢饋遺，債主叩門之聲遂減。伊塞克雖惑於哲學，却還是沒有給法蘭西斯培根一官半職。他纂撰言論阿諛女王的榮華，發表政治性論文讚美她的邦治。「培根先生開始投合我們的心意了，」女王陛下說，「可是等到控訴院的掌案官出缺之後，雖然經過伊塞克的力爭，她還是把培根置之不顧。一個重大的失望，「我必須忍受這番困憊，」這位哲學家長歎道。伊塞克又來減輕了困憊的負擔，他贈給了培根一大片莊園。

的保障，「他一定要引導人，創造自己的成功。」

(四)

慢地，伊塞克失去了女王的寵信，他們曾經有激烈爭吵。悻悻於心願，伊塞克被派去指揮駐紮於愛爾蘭的軍隊。他怕當他不在的時候，敵手把他從女王的寵幸中排擠出來，天顏之陰晴莫測，亦正如其動心震魄。伊塞克的前途在天意無常中，正棲止於險巇萬狀的芒末，逆風一動即有顛覆之虞。這位侯爵未經請准女王，便由愛爾蘭倉皇而返。伊莉莎白實之於獄，雖未久即釋，可是她從未再引以為倖臣。這位貴爵再也不能創造自己的成功，已昭然若揭。強有力的敵人，正對他陰謀傾軋，他開始失掉理智，而且更有一個迫在眉睫的危機，他不久以後就要身首異處。他的朋友培根那裡去了呢？培根給了他些什麼忠告，什麼安慰呢？女王對於伊塞克的心，早已毫無慈悲，宮中口耳相傳，「一般認為，培根先生是釀致女王陛下這種態度的人，因此……」

他覺得和女王站在一邊，是一個有益的策略。現在的伊塞克對他不再有用，法蘭西斯培根已把伊塞克榨乾，而且從別處尋求進益的時候到了。起初很少人相信這種謠言

培根以為，好運一交，幸福便應接踵而來，伊塞克既然給了他一幢華屋，別人便應當給他一個有錢的夫人。抉擇適當的媳婦，可能使他得到很好的，一個補償機會。他偶然發現了一個孀婦，財產富足，血統高貴，立刻他就得到伊塞克的助力備東床之選。可是，縱有伊塞克的媒介，這位夫人還是拒絕了他，另外選中了愛德華考克爵士，考克是一個和培根競爭的律師，曾經壓倒了他而被任命為女王的代言人，培根雖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可是他明白，何以這個富孀寧願要這個年事已高的老紳士，況且如同流言所謂，其中還有七重障礙——「他的六個孩子，和他自己」呢。

爲了擺脫自己的辛酸，培根寫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做「不義」，困於於廢費而進了專關債務人的監獄。像平常一樣，又是伊塞克來把他搭救了出去。

他仍然設法把人類的精神從亞力士多德學說的囚牢裡拯救出來，從神學出發的形而上統系必須摧毀。新世運的子弟，必須有一個新的自由教育，知識的疆域必須拓展，醫藥科學必須加重整建；疾病必須根絕。「人類的進於善道，是我的職掌；一個智慧新文明的基礎，是我的責任；此即我所當爲之事，只要我有光陰，有暇晷，有經濟上

連伊塞克第一個大政敵，前首相的兒子，勞勃席塞爾都不相信，他給培根的信寫道，「表兄，我聽到了，但我不相信你會陷害伊塞克爵士！」誰知竟是真的，一絲一毫不虛假。

正當彌文周約，預備誹謗伊塞克對女王不忠之際，培根請求作一個檢察人。這樣他可以大大地在法律上增高業績，但因拘於常禮，伊莉莎白沒有答應他這種毫無良心的請求。

事情好像很明顯，伊塞克只是因為脾氣燥急而獲罪，他召集了親族故舊，打算對那些從「女王臉頰」下把他排斥出來的人，施以「教訓」。他在家集會的消息傳到了政府，他的計劃就打碎了。他被逮捕後關在倫敦塔裡面，問題立即分為兩途，伊塞克所犯的是憑一時意氣打擊政敵的罪呢，還是陰謀叛亂，意圖危害女王生命的大逆不道呢，無疑，任何人的腦筋裡，都認為是前邊的一種情形，他失掉了理性，決不至有人以陰謀篡奪的罪名來控告他。

伊塞克被帶到法庭上來了，法蘭西斯培根站了起來，全法庭上都用疑問的眼光望着他，他不是合法控訴人裡邊的一員，他要說些什麼呢？到什麼限度呢？庭上很快地就發現了，他之站起說話，是自動爲控告的理出作證。既然

是被告密切的朋友，對於他的野心和動機自有完全的了解。這真是有力的證詞，全屋啞然。一個超羣出衆的演說家，一場希承意旨的辯論……他的風采多麼動人啊！

把伊塞克祇負意氣之爭的理論，推在一邊，法蘭西斯培根控訴這位侯爵，顯耀王位，蓄謀叛國，大辟之罪。用他專擅而修養有素的雄辯，用他運用自如的全部智慧，培根述說了這個案情。他說，他的話並不是訴諸易為感情所左右的鄉愚法官，而是向賢明而淵博的法官們宣佈，他請求他們以最大的客觀態度正視這些事實，伊塞克能否認他對於女王本人善有奸謀嗎？「我的法官們，連我們第一個謀殺犯該隱（註），都伴作不憤，以掩飾他那可恥的犯罪行為。」於是，培根從他那豐富的歷史知識中，列舉了若干類似的動人實例，難道國奸皮塞特勒塔斯不是當他的親戚故舊在他指使下攫取政權的時候，以矛自刺，疾馳入城，流血被體，喚起民衆對他的憐憫嗎？「我不是以本案中有識見的顧問身份來說話，而是以被告友人的身份，」他的聲調因感情激動而嘶啞，他堅持道，就因為是一個友人，雖然違反自己的意志，還是不得不說：伊塞克早著算計之謀。因此，伊塞克罪不容誅，以為侯爵方寸已亂，不自知其所為的意見，培根大加嘲弄。他斷定伊塞克確為奸逆，

必須以生命償其陰謀。

經過伊塞克嘗贈以房產者之反顏相噬，說服了各位法官，把這位不幸的貴爵，判以大辟之刑。

培根置擊友於死地的動機是什麼呢？爲了這番「勞績」，他收到了國家給他的一千二百金磅。「哎，好了，」錢進了腰包的時候他悽然說道，「女王終算給了我點東西，但沒有如我希望的那麼多。」

於是她坐下來寫一篇關於益壽方法的醫藥論文。

(五)

培根有豐富而通達的智能，可以之爲善，亦可以之爲惡，爲了致身顯達，他以藉助於陰險的手段爲得計，當情感來了的時候，他比任何人更沈潛於哲學中而陶醉。「我所具有的研究慾望，無人能相頡頏……我比任何英國人知道更多法律上的先例，在拉丁和希臘的學識上，有誰能與我相比？……我是一部蘊藏學問的百科全書……我了解自亞力士多德以還，科學界名人的錯誤。」希臘人爭議紛紜者，是把純粹的機械作用，和道德的旨趣糾結在一起。因此，一場暴雨他們不但用大氣的情況敘述，還要以上帝想敘述，水蒸發入於大氣，復降於地，他們說，因爲上帝想

滋潤五穀，裨益人類，培根宣布，這種幼稚而不合於科學的推想，必須停止。我們必須把對於上帝的看法，和物質的宇宙分離，用它們的自然作用來判斷事物，我們必須對準鵠的，專一研究，我們不僅以肯定始，而且以懷疑始。我們必須集合全球第一流大學的學人，組成一枝龐大的隊伍，每人把他自己所專長的學術，澈底研究。只有這樣，藉千萬個無名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獲致真理的總和。「我已經爲這個偉大的知識復興工作擬訂了計劃，我將把自然科學分門別類，指定給我的研究人員，以研究各部門內未曾解決的問題。我們行將把大自然實諸揚問臺上，迫使她供認。這思想使我眩惑，但什麼時候我才能有時間來組織這一切呢？」

他又因債務而繫獄，而且又因朝臣的緩頰而獲釋。但伊塞克侯爵被戮後不足兩年，伊莉莎白女王即告升遐。蘇格蘭的詹姆士王位登大寶。詹姆士曾與伊塞克極爲友善，當年把這位不幸的侯爵處死的人，何等偏袒！可是培根並無不安。轉換面目的時候到了！他擅長分析人類心理，確定了新王自傲於其典籍之學以後，培根呈遞了一封祝賀的奏章，以拉丁語聖經之詞始而以奧維德（羅馬詩人）之「BC」之詩終。正文中陳述道：「陛下臣民中，無人有更

大之願心，犧牲其身，熱中以事陛下者。」他垂涎於英王代言人的職務。

新王對他的請求不加理會，培根便轉求那位有錢的表弟，勞勃席塞爾。告訴他說，他又已債台高築，請他略予調濟，他保證永遠脫離政海，宦達之念，業已全歸冰消，自茲他打算致力尋求一位「富足的新婦」，或許因此得到一種寧靜安愉的生活。中間他提出，爲了減低他因求官失敗而生的失意之感，他願意接受那「跡近辱沒」的騎士職銜，祇要勞勃席塞爾肯代他請求。但是，他又說，他請求免去許多人同時封贈的陋俗。他一定要單獨受封爲騎士，以適合他的尊貴。一星期後，在詹姆士一世加冕時，法蘭西斯培根一躍而爲騎士——和其他三百人同時受封。

但他不惜以任何代價，博取朝廷的垂青。詹姆士王極易諛媚。培根左一封信，右一封信，把這個平凡的人，比作「吾主上帝，宇宙的主動者。」而且，以國會議員的身份，抓住每個機會，辯護國王的褊狹政策，自己假定的天命治權，而不顧民衆與常律的擁護，而且不正當的稅收，增加了他的歲入，使他與人民的代表們脫節。培根建議了許多「更優良的科學方法」壓制民衆自治。這時他和一位市參事的女兒結婚了，別人向他祝賀嘉禮的時候，他淡淡

地說：「這頭烟事，我的經濟情形略獲改善。」至於愛情呢，這類的情感却從來沒有走進過他的腦子。「偉人，」他在論文裡面寫道，「棄絕感情。」

實利而善變的心地，終於使他獲得了國王的賞識，特別爲詹姆斯王激賞的，就是他建議，一場對外戰爭，可以消滅過剩的人口。培根是投合聖意的人了。

培根的雙重人格，是人心叵測的最驚人的表現。他一面增加牛津劍橋的學位，使英國平民得到更大的受教育機會，一面却執掌着國王的私刑室，他寫了一篇生氣洋溢，討論仁愛的論文，他印行了他那偉大的著作「論學術之進步」，却在在一篇短文裡面，告訴擁護他的人，怎樣「盡力」發掘朋友的「弱點與不利之處。」而且又毫不自慚地，寫出一篇文章，論說仁慈與真理的本質。他說，「使人蒙恥之罪，莫過於見其虛矯真情，與不忠不義者。」

對於他那肆無忌憚的野心，他總是找到一種警覺。他說，他賴此而得到物質上的保障，得以自中地以其天賦的哲學貢獻於人類，「吾必將示人以熱力之真性，運動之法則，飲食之要旨，惟余首須集資財，俾有暇晷而爲實驗，祈汝等勿遽下判斷，以俟結果，試致余身於顯榮之極，則余歸隱之時，將建大學，施調濟，余將藉寫作研究以造福

人類，余之目的寧不可貴？欲達目的，豈郵手段。」

(六)

年事愈進，智力愈強，他撰著了當時最著名的散文，新工具 (Novum Organum)。哲學早就需要一種方法，作科學的考究，今始得之。

在我們能够研究真理之前——培根說——我們必須先摧毀幾項偏見，或稱爲偶像，這些東西妨礙了人的性靈。第一是人類的偶像。這一類的偶像代表部落的或世界性的偏見，以人爲萬物之權衡。人分析宇宙時，好像是依人的便利而創造和管理的。「人智依其本性之特殊，常易推思萬物之秩序與規則，較其實際程度爲大……惟充實而可靠之事例應相反……」

第二類爲洞窟的偶像。「因人……皆各有其洞窟或巢穴，使自然之光輝屈折易色。」有的人，腦筋是分析性的——常將人世分爲等差；其他則屬綜合性的——常將人世組織爲相互關連的機構。科學家屬於前一種，藝術家屬於後一種。惟吾人盡須了解，真理與二者均不相關。

第三爲市場的偶像，發於「人類相互間之交往與聯合。」「因用語卑俚，遂引起心靈之大障。」學者或非學者

拾

穗

言及宇宙，輒喜用茫無邊際的語言，吾人必須深戒，我們必須從科學用語中，廓清那些含混而易致誤解的語句，如元始，自生，絕對，元質，無限等，對於定義必須鐵面無情，我們必須嚴求正確以造成新起點。

第四爲最後一類，劇場的偶像。淵源於哲學家的夢寐以求，我們所接受的哲學系統，「只是許多場戲劇，以其自創空幻離譜之語道出。」思想家依空想而構成的世界，「爲吾人所望於彼者多，而非出於歷史之真實經歷。」

今既已自愚昧之林中，闢出一條通路，我們準備建築通達知識之域的康衢。其法爲何？曰懷疑，曰試謬，曰分類與重分類，即簡單試驗的方法。「經驗之真實方法，首先燃燭火，然後依燭光而循其徑。」首先我們必須孜孜不倦地收集可用資料；然後整理這些資料使之融會貫通，導出公理。由公理再作新實驗，由新實驗以推斷事實。是以，此法爲縝密，實驗，與假說。

從假說，利用實驗，以歸納到事實的程序並不簡易。爲了便於這種程序，培根提出了一種方便的做法，他造了一種表格，一切資料可以一一依表分類或消去，直至有關事實了然出現爲止。培根以審查熱之本性爲例。他找到許多現象，每當熱增時即增，減時則減。他把各種物理現象

對於熱的反應——加以查考，一直獲得一種因素，與熱之膨脹極有關係，以致其本身減少時，熱量亦減。此因素爲運動。因此培根斷定熱爲運動之一態。

不幸，他所創造的表格，由於未能預見的困難終究證明無法使用。可是，新工具却是科學上的獨立宣言。它利用實驗來做的一般消去法，爲今日科學上通用的方法。「實驗室方案」爲知識打開了一條新路。「人類謬誤的原因（及其療法），沒有人再比培根知道得更清楚的了。」

(七)

同時，英王並沒有很快的晉陞他，以符合他的政治野心。別人都高升了，爲什麼他不呢？「困輓處須責難以遂余所欲，」他毫無羞惡之心的這樣反躬自省。爲了希求爵祿，很少人像他這樣地自貶人格，他公然匍匐在英王陛下的足邊了。

「願吾王一案某者得沾雨露，而居臣上；某者屈居臣下……」「願天佑吾王……」「得沐天恩，惟思以身圖報，願吾王洞察……」「噫，吾王，臣屢上封章，寧非希求備位近臣之列，以朝夕稱頌陛下耶？」「吾王，勿令臣仰冀天恩，而一無所獲……」「請許臣以此時得獻獨獲之力

：「臣爲泰局中之一子，一任陛下之指揮……」如此這般，許多類似的懇求。

英王陛下終於使法蘭西斯爵士不再屈膝哀求，升他做了俸給優厚的檢察長。奴僕多了，權力大了，生活更優裕了，但野心也更大了。當王國的政界首要，大法官病倒的時候，培根一面祈禱葬禮早日舉行，一面衝到病人的床邊，他以極大的關切看護病人，每天把這位行將不起之人的病情報告給英王。最後他故作傷悼地寫道，「臣恐陛下之大法官已將不起……願陛下許一申實情……如聖眷考克（他的大敵手）勳爵爲大法官，則災禍將不旋踵……如欲拔釋哈巴勳爵，則吾王太權行見不保……倘臣得與其選……則不偏不倚以持衡與黨派之間，實乃臣至低之責任。臣必爲陛下臣民中忠實之監督，與夫熱烈之門人，又爲吾王藉以永久伸展神權之機關。」

但大法官却不願意死，「昨日余在其側，」培根寫道，「幾達半句鐘之久，彼對余示極大謝意，余本不當泣，此時竟使余感極而泣。」大法官復職，培根只有別尋門徑了。可是，大法官終於死了，法蘭西斯培根如願以償，受任爲英格蘭的大法官。

析吧，你這愚笨的偽君子！你並不是在分析化學成份，回答「你有沒有受賄？」……關於我所說的第一種賄賂，」他繼續說道，「我心地純潔得宛如嬰兒日（註）降生的嬰孩。至於第二……」他們大聲要求一個明白的答覆，他用一種學問高尚的態度答道，「我願坦白承認，既然明白了案情的細節，而這些細節不僅祇議院正式提出的，而且良知與記憶告訴我的也很多，我感到既充分又完備，兩者均促使我放棄辯護，並促成各位法官對我的判刑和譴責。」他狡猾地又說，只要一個很輕的斥責，就和嚴刑一樣有效的使他不再受賄。他提醒法官們說，時間的轉移往往不大義氣，說不定有朝一日他們之中，也有人以同樣罪名被帶到法庭上來——那時他們就會想起，現在的寬大並不可悔了。最後給英王的信裡，他戲謔地寫道，「受賄者，亦善於施賄，」因此他要獻給英王陛下「一部歷史，在將來崇揚他的治績。」

因爲他拒絕依照起訴書逐條認罪，法蘭西斯培根雖沒有特別招認任何罪狀，可是，法官們却不因爲他圓滑的謝罪之詞，而減免了他的罪名。他們要他簽署一項詳盡的自白書，法蘭西斯培根終於被迫屈服了。

十二位勳爵去接受他的自白書，「是你的親筆嗎？」

他就職的時候，說不盡的榮華，受封爲男爵，「點者祇之，」他在一篇論文裡寫道，「智者用之，」知識的平常用途就是權力，「知萬物之緣起者，何等欣愉……」他早懂了聲譽的緣因，政治號召力的主動機關，他已達到了富貴的極點，而且不久就懂得它的結果了。

慘變很快地發生了，他出任大法官三年不到的光景，下議院對他提出駭人聽聞的攻擊，指控法蘭西斯培根公然受賄！全國驚呆了，他過去的政績無人不知，哲學的成就亦然，這兩重性格的人是誰呢——魔鬼的化身？

許多證人出現了，一致證明大法官有「收受禮品」的習慣，下院起草了正式控告，控告書送達的時候，他們發現培根臥病床褥，他怎樣答覆這個指控呢？「法官們，」他說，一面舉目向天，「世事我已無所繫於懷抱，我正思索在一個更高的法庭上，我的罪狀和答辯……」

全國騷動，街上到處有人演說，要求懲罰大法官，他能否認指控嗎？怎樣答辯呢？所有的哲學都不能拯救他了。這位「病」人拿起了他那淵博的筆寫道，「賄凡三等，第一等最輕：於案情懸而未決時，枉法曲縱；第二等，法官臆定案情已了；第三……」停止這種咬文嚼字分釐

他們問道。

「爵爺們，是我的自動，我的手筆，我的心願……」

「那麼把官印交回吧。」

他低下頭，「由於皇上的天寵我接了這塊印；因我的大過，又失掉了它。」

當他關在倫敦塔裡面時，是一個卑賤而傷心的囚犯，通曉他一生事蹟的學者斷定，至少沒有因他輕忽法律而做過一次錯誤的決定，且因他自己怪誕的理由而被寬免了，「英國五十年間我是最公正的法官，但是，」他又曲解地說，「國會三百年間這一次也是最公正的判決。」

(八)

五年過去了，他差不多一受禁錮便經省釋，有令禁止他永遠不得再入國會及全英法庭，一切官署均不許錄用，但因其樂觀的根性，即使到了這種地步，還沒有把他的政治野心排掉呢！他給英王上書無算——他以運用自如的各種辭藻，諂媚，哄騙，懇求，却一無所獲，他的時代過去了，他無法用諂媚以返老還童，他不能把身被的惡名，以哄騙去掉。

一天，他正在馬背上思索死後使屍體不朽的問題，他

跨下馬打死了一隻鷄。用雪包好預備帶回家詳細觀察，突然滿身哀顫。他在一棟房子前面停下來，給一個朋友寫了一張便條。「我很像碰到了大普林尼（註）的運氣，在預備作實驗時喪命……」以後他就輾轉床第，等待末日最大的一次實驗。

他自信而且寧靜。他知道當他乘桴於海時，有一個理想的島國等候着他，不因時代的消長而動蕩，他自己的新大西洋國（註）（New Atlantis）——他的哲學理想體系之一——在永恒的旭日下燦爛有光。是境乃一樂土，人民昌盛幸福，受賢明的人士統治。沒有野心騷擾的國王寵臣，沒有希求官位人士，沒有政客，只有科學家的治理，化學家與生物學家，物理及建築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及天文學家。他們不參與競選演說，或以政治上的諾言結成黨派，而是觀察星辰，控制水力用於工業，並研究解剖學及造作靈膏以禦痼疾。他們乘艇以翔於長空，造艦以潛於波下。不以香料生絲與金銀相貿易，「而是市場上帝首創之物」——光明。

死神低首下心的來了，他的眼角出現了一滴淚珠。

〔註〕指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一劇

〔註〕嬰兒日 Innocents Day 十二月廿八日追悼 Herod 的 Bethlehem 被害之嬰兒。

〔註〕大普林尼 Caius Plinius the elder (23—79) 羅馬寫實家兼作家。

〔註〕該隱亞當之子殺其弟亞伯事詳聖經創世紀第四章一至十五節。

〔註〕Atlantis 古代相傳大西洋中有一大西洋國後以地震陸沈。

一個單身漢到姐姐家去探視新出世的小外甥，仔細端詳了好半天；後來，有人請他描叙一下小嬰孩，他想了半響說：

「嗯，臉盤很小，鬍子刮得很乾淨，滿臉通紅，喝得很不少。」

× × × × × × × × × × × × × × × ×

「借五十塊錢來！」

「我只有四十塊啦！」

「可以的，先拿四十來，暫欠我十元。」

× × × × × × × × × × × × × × × ×

「希望你不怕細菌。」出納員將一疊古舊而污穢的鈔票點交給學校參事的時候說。

「不用擔心，」她回答道，「我這份薪水養不活細菌的。」

閒人閒話之三

談虛榮和虛榮心

Jerome Klapka Jerome 著
任 譯



世間事到頭來總不免一場空，可是每個人的虛榮心都很強烈；女人的虛榮心已經被公認達到驚人的程度，男人在可能的情形下並不示弱，也許會尤有過之。兒童則如出一轍，變本加厲，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小女孩正不斷地搖動着我的腿，吵着要我看她的新鞋，並且發表點意見，老實說，我從來也沒興趣關心到這種事；她腳上的一雙鞋毫無線條，又不對稱，完全是一副難以描述的蠢樣！大概是由於左右腳穿反了的關係！可是，我不便實說，她的來意是在覓取讚賞，不是要請我批評；於是我信口胡謔地稱讚了一番，希望能夠滿足這位固執的小天使。有一次我會經對她開誠佈公地說了幾句話，結果竟完全出乎意料，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當她突然地跑來問我，「叔叔，你喜歡我嗎？」，我立刻想到這真是一個好機會，能夠利用來對她做一番有益的談話，於是答覆她「不，我不喜歡你」，同時告訴她，一個基督教家庭裡的好孩子，不應該那麼

頑皮淘氣，並且舉出當天早晨的種種事實作證：一清早五點鐘她將全家人吵醒，七點鐘的時候抱着一把水壺從樓上跌了下來；八點鐘把貓捉進浴盆裡洗澡，險些兒把牠淹死；九點三十五分，不偏不倚地坐上了爸爸的禮帽；然後走來找她善良而且明智的叔叔，希望他能夠喜歡她！

我這一番坦白的指責，並沒有使她聽到任何啓示因而從此改過向善她力重新作人，或是感激我的好意。

完全相反地，她竟哇地一聲，大哭了起來，更糟糕的是惱羞成怒，忘記了禮貌地對我說：

「你壞，你討厭——叔叔是壞人！我要去告訴媽。」說完就真的走去辦到了。

從這次，以後再遇到這類情形，我總是發表些不着邊際的稱許，使她不住地點頭滿意；然後搖搖擺擺地退了出去向家中的人們得意洋洋地報告和宣傳一番。後來，我發現她竟使用我的褒獎，獲取額外的便宜。我常常聽到遠處

傳來她的聲音說：『叔叔說我乖！我得吃兩塊餅乾。』這一次她也是心滿意足地退了出去，小眼晴望着腳上的新鞋子，嘴裡不斷地說，『漂亮，漂亮，』——真是一個十足的虛榮心底小化身。

小孩子都是一模一樣的：記得有一個陽光和煦的下午，我正在倫敦郊區的某處散步，突然間一陣顫動的喊聲，從旁邊住宅的頂層樓上，傳進了我的耳鼓，『婆婆，我好孩子，我頂乖，我要穿上哥哥的大短褲！』

動物的虛榮心也够醜陋：有一天我見到一隻紐芬蘭狗，坐在瑞珍大街繁華地點一家大商店的進口，對着落地的穿衣鏡，左顧右盼沾沾自喜地照來照去，好一副目中無人的得意神氣。

有一次在鄉間逢到一個節日，記不清是什麼節日了！人們給一頭牝牛戴上一個鮮花製成的冕，這頭荒謬的四條腿動物好像是一個小女孩穿上了一件新衣裳似地，喜洋洋地到處晃了一整天。晚間，把花冕拿掉的時候，它竟會悻悻然發怒，主人爲了要使它能夠安靜地擠奶，只好讓它保着那頂花冕，這確實是我親眼看到的一樁事實。

貓的虛榮心和人差不多：我曉得有一頭貓，當一位客人談話諷刺到它的同類時，它立刻站了起來，拂袖而去。

我摸它，輕輕地拍它，餵食物給它，我待它這麼好，貓咪也愛我。

這段兒詩的後二句，確實透視到貓兒的內心；在貓的立場上，友好包括觸摸，輕拍，和餵食，據我看來，這種狹窄的觀念也很適用於人類：好人是一個待我們好的人，壞人是不按照我們意思去做的人，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天賦的信念，認爲整個的世界——包括其中的一切人和事物——是專爲我們自己而創造的一項必需附屬品；除了自己，別的人是爲着羨慕和侍奉我們而生的，你和我，親愛的讀者，也是我們各人意想中的小宇宙底中心：你，據我所知，是慈悲爲懷的神明爲了你會花錢買我的書讀，而降臨人間；我呢，在你看來，當然是爲着寫些供你閱讀的文章，而被遣來降世了，『星星』那些在永恒的靜謐中，穿梭往返於我們周圍的數不清的世界——是爲了點綴夜間的太空，而爲我們裝設的，月亮，那有着繁瑣藏藏的面龐和暗淡中的奧秘的，不過是爲着便利我們談情說愛而佈置的幕景。

我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像波賽夫人婆婆的矮腳小牡雞（註一）在它的幻想裡，每天早晨太陽底升起竟是爲着聽它底啼唱，『虛榮心維持着世界的進行，所以世界上從來也

如果使用巧妙的恭維，準會使它在個把鐘頭裡樂得『妙』作鳴不止。

我的確喜愛貓，它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可愛，天生就一股好像是『你敢！』『去，別碰我！』的端莊而滑稽的神氣，狗卻沒有這股勁；它們碰見了，不管是生張熟李，總是千篇一律地表現出似曾相識的姿態，我每次見到一條相熟的狗，總是先拍拍它的頭，口裡叫着卑卑的綽號，把它拉翻在地上；它躺在那里，張口瞪目地看着我，一點也不在乎。

你要是照這樣子對待貓，它這輩子準不會再理你。要想獲得一隻陌生貓的歡心，你的言行都得謹慎小心；開始的時候，最好是『呵，可憐的小貓咪！』，然後用安慰和同情的聲調加上：『你怎麼啦？』你跟貓一樣地想不出這些話有什麼道理，可是言外的情感却能够表示出你的一番誠意，如果它合意的話，它會動情感地將嬌軀拱起，伸過鼻頭來嗅聞，到這個階段，你纔可以動手去輕觸它的額下，撫摸它的頭，聰明的牠也會用爪子抓你的腿，這場友情恰像兒詩裡說的——

我愛小貓咪，它的外衣軟又暖，我不急燥逗惹，它也不傷害；

沒有過絕無虛榮心的人；這種人極值得羨慕，當然受人尊重而且是高尚良善，但是應該被放進玻璃匣子，當標本展覽，或是裝上台座，用來做臨摹型，因爲他不曾是討人喜歡和易於相處的人，可以和我們握手言歡的同類。天使們在他們的生活方式裡，原是極超卓的一羣，可是我們凡人，在現實的情況中，僅覺得他們的可貴，而到底是遲鈍的伴侶；在高貴的氣質方面，人們的差異太大啦，一個人往往顯得過於刻板而缺乏生趣只有在愚蠢一方面，人們才是同病相憐的；在陸續不斷的過失和失敗裡，我們彼此纔會接近，互相寬取同情和慰安，我們之間有些人是虔誠敬神的，有些人是慷慨寬厚的，比較起來；公正直率的人就很少，可能是真正誠實的人簡直是鳳毛麟角。但是，從虛榮心和同類的弱點這一方面看起來，人確實是屬於同種一類這種類中的共同特性之一就是都有追慕虛榮的心理。從身繫人皮皮帶的紅印第安獵人，到遍身懸滿了金星和勳章而顯雄偉的歐羅巴將軍；從落後地帶奇異裝飾的居民，到忍受痛苦，爲的是編成纖纖細腰的『職業美女』；從拖着尾巴巴似的長裙，手持小陽傘而招搖過市的女郎，到帶着像一列火車似隨從的公主；從憑藉着粗俗的廢話，贏得伙伴們哄笑的少年，到滿口優雅的辭令，被歡呼聲震破了耳膜的

政治家；從拿貴重的油料和象牙，交換幾個玻璃珠子掛在頸項間的非洲黑人，到爲了珍珠寶石和空洞的頭銜，而出賣肉體的少女……全部聚在這面絢爛而空幻的大旗下；行進着，戰鬪着流血和死亡。

虛榮心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奉承恭維好比是轉動的輪軸底滑潤劑。一個人如果要想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愛慕和尊敬，就得不斷地稱讚別人；不管他們地位的高低，生活的貧富，知慧的賢愚，品行的高尚或邪惡，對於每個人的每件事都要加以恭維，尤其是他們根本缺乏的東西；譬如說，稱讚一個衣飾奇特的人漂亮英俊，一個饒舌的聰明一個鄙夫的教養……這樣做下去你一定會出人頭地，你的睿智和明辨定會被人們捧上九天雲霄。

每個人都可以被幾句恭維的話治得服服貼貼。佩着爵位綬帶的伯爵——就是那簡稱作『佩帶的伯爵』的——那種佩帶並不是吊褲帶，一點用處也談不上，硬繃繃地帶在肩上不很舒服——聽了一番奉承和恭維以後，事事都變成好商量了。別的人也是一樣，不論他是公爵夫人還是小販，耕地的小童還是詩人——詩人比耕地小童更容易應付，因爲黃油浸入麵包比雀麥餅來得更順利。

戀愛的時候，恭維簡直成了生命中的血液，有位機智

的淡褐色，將她擁向懷中的時候，又說她的鼻子雖然有點朝天，還有得過去；她的眼瞼也瞟及格，他的情敵却向她說：她的面龐像一朵芳香的粉紅玫瑰，美髮是被她的笑容所吸引來的奔放的日光，一雙妙目恰似夜間明亮的晶星。後事如何，請你想想吧！

恭維的方法很多，當然就對象而決定取捨；有些人喜歡過分地阿諛，這用不到什麼技巧。對於敏感的人，應該採取暗示的方式，另外有許多人都喜歡接受裏在類似侮辱的外皮內底恭維，譬如：『哦，你這個十足的傻瓜，你會爲了同情和憐恤，將僅有的一點錢都送給饑餓的乞丐。還有一種人需要第三者當媒介，例如丙要向甲表示殷勤，最好是對甲的知交乙說；他個人認爲某甲不愧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並且要求乙別對外人說，尤其不必對甲提起這件事。乙一定得是個十分可靠的人物，否則，他不會不替你傳達的。』

一些頑固而善良的約翰牛（註五）『最恨當面奉承』，或是『從來也不會被阿諛瞞蔽住』，應付這種人最簡單，用他們沒有虛榮心來恭維一番，就可以玩弄他們於股掌之上了。

總而言之，虛榮的心理既是邪惡又是美德，聖賢書上

而且誠實的法國人——恕我忘記了他的大名——說過：要想引起女人無條件的愛，達到這個目的底方法就是你最豐富的資產。對一個女孩子說她是個天使，比天使更美好的天使；她是位女神，比一般的女神更嫵媚，更高貴，更超卓地比泰坦尼亞（註二）更像仙后，比維納斯（註三）更美麗，比帕地諾不（註四）更迷人；總而言之，一切話，比一切曾經活過的，現在活的，將要活的女人更值得鍾愛戀慕，更光耀動人，這麼一來，你會在她的精心坎上留下一番印象；可愛而天真的女郎啊！她也許會相信你所說的每一個字呢？

你的心上人也許會告訴你，她恨阿諛；於是，你解釋『愛，親愛的，在你的情形裡，一切讚美都不是恭維，完全是真確的事實；你真的是，絕無誇張的，世界上最美麗，最善良，最動人，最神聖，最完美的人兒，』聽完了你的話，她準會對你嫣然一笑，靠上你的肩頭，喃喃地說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好人。

假設有一個嚴格依照現實來談戀愛的人，發誓不說一句恭維或是誇張的話；他喜悅地注視着情人的眼睛，輕輕地告訴她；就一般女孩子的標準來看，她一點也不難看，他又拾起她的小手，向她肯定地說；手的顏色是泛着淺紅

數說它的罪過已經很多；但是這份熱情和癖好除了會使我們趨向罪惡，也推動着我們向上和向善的努力，雄心壯志就是虛榮心高貴的化身。我們需要獲致讚譽，欣羨或是盛名；於是寫出不朽的著作，輝煌的繪畫，和優美雋永的歌曲；甘心情願地在書房裡，織機上，和實驗室裡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我們慾望着富足，並不只是圖舒適和安逸；這些東西，一個每年收入二百英鎊的人就可以很容易地用錢買到，我們的房屋需要更寬闊，設備也得比隣人更講究；家裡的馬匹和僕役還要增多；家人們需要穿上悖理的貴重衣物；宴客的時候，雖然大家吃得很少，榮貴的質和量却更要豐美；爲了達到這些虛榮而鄙俗的目標，我們纔將清醒而忙碌的頭腦貢獻給世界來努力工做；使到虛榮繁榮進步，連荒僻的角落裡也沾沐了文明的潤澤。

且讓入類的虛榮心生不息地成長吧，榮譽底本身不就是虛榮心最高形式的顯現！自然所賦予的虛榮本能並不僅只是限於布魯邁爾（註六）和伏爾頓司（註七），孔雀和兀鷹也都有與生俱來的虛榮性質，雖然英雄和勢利的小人到頭來總不免是同樣的一場空；朋友們！你可不能爲了是一番徒勞而氣餒，我們仍然應當本着天性的推動，拂起

手來共同地前進：虛榮得不屑於爲衣飾或髮樣來顧盼得意，不爲屈服，卑鄙，吝嗇，嫉妬，自私，心量狹小，惡言惡行來枉費心力，要爲我們勇敢的良心，單單的熱誠，工做的雙手，真理，純潔，公正和高貴而自負，要爲屹立在遍地都是惡徒的世界正底正直的騎士而自滿！要爲完成高尚的思想，偉大的事業，和進步的生活而驕傲！

註一：波賽夫人 (Mrs Poyser) George Eliot 所著

小說『亞當貝德』中的重要角色。

註二：泰坦尼亞 (Titania) —— 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裡的仙后。

註三：維納斯 (Venus) —— 羅馬神話中司美與戀愛的

女神。

註四：帕地諾丕 (Parthenope) —— 傳奇中意大利海

岸迷人三女妖之一。

註五：約翰牛 (John Bull) —— 英國人的綽號。

註六：布魯邁爾 (George Bryan Brummel 1778 -

1840) —— 著名倫敦時髦社會之首領，威爾斯親王 (後爲喬治王四世) 亦受其領導流行生活行

止美化運動；有『美男子』 (Beau Brummel) 之稱，此處指虛榮心特強的男人。

註七：伐爾頓司 (Dolly Vardens) —— 狄更生小說『Barnaby Rudge』 (1841) 中之著名女角，性嗜虛榮，用來指慕虛榮的女人。

世界最高的烟囪

工廠的烟囪每年都在加高着，至一九四九年底美國 American Smelting Refining Co. 的 El Paso 廠，建立了一個全高六十一尺的新烟囪，開創了歷來烟囪高度的新記錄。其底部外週近四十五呎，頂端十五呎，底部厚度二十五吋，上頂九吋。內部塗有特種煤膏質漆，以保護其鋼筋水泥不受有腐蝕性廢烟氣體的侵蝕。烟囪逐年加高的原因，爲可改良廢烟在高空的分散度，以減輕其對地面上的生物和建築物的爲害程度。據稱一磅常溫下的二氧化硫，自十呎高的烟囪散出，其在附近地面上的沉積濃度與六千磅超過常溫 110 度的二氧化硫，自五百呎高的烟囪散出，爲害程度相等。同時烟囪本身的溫度，也可影響排除氣體的浮力與分散度。其溫度增高 1 度，約相當於加高烟囪的高度二·五呎。



康脫維爾的幽靈

王爾德著
鳴鶴譯

(1)

在那位美國公使希倫·奧蒂士先生購下康脫維爾莊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說他幹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因爲康莊中鬧鬼已經是千真萬確的了。即如康脫維爾勳爵，一位拘泥小節的君子人，和奧蒂士先生討論文契細則時，也覺得這是他的責任應向奧蒂士先生提起這回事情。

「我們自己都不願住在那個地方，」康脫維爾勳爵說：「從我的祖母，波爾頓公爵的老夫人，嚇出一場終身不治的癱瘓症那時候開始。她是在晚餐前更衣時，被兩隻攔在她肩頭的骷髏手嚇壞的。而且我覺得必須告訴你，奧蒂士先生，我的家族中有好幾位目前尚活着的人都親眼目睹過這個鬼，內中包括彭區的牧師，奧古斯多，丹比爾先

生，他是劍橋大學皇家學院中的一員。自從老公爵夫人的不幸事件發生之後，就沒有一個年輕的僕役再肯和我們住在一起。康脫維爾夫人在深夜也往往爲了走廊和藏書室傳來的神秘音響以至不能安枕。」

「爵爺，」公使回答道：「我願意善價收買全部傢俱和這個幽靈。我來自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那兒我們擁有金錢所能購買的一切事物，從我們的一批年輕活潑的小夥子把舊大陸描寫成一片赤土而且拐走了你們最優秀的女伶和歌星這角度看來，我相信若然歐洲真有一個鬼的話，我們一定會在短期內把他安置在博物院中或者是陳列在通衢大街之上。」

「我怕這個鬼是存在的，」康脫維爾勳爵微笑道：「雖然這似乎抵觸了你們富有冒險心的長袖善舞的歌劇院管事

的意見。不過，三世以來他確是蜚聲海內，事實上該從一五八四年算起。每逢我們家族中的一員彌留之際，他總要出現的。」

「家庭醫師也是如此的，康脫維爾勳爵，世界上決不會有鬼這種東西的，爵爺！我猜想自然界的法則大概不會因英國的貴族而有所假貸。」

「你倒是道道地地的美國人，」康脫維爾勳爵答覆，他並不十分瞭解奧蒂士先生末一句話的涵意：「如果你並不在乎家裡有個鬼，很好，只是以後請別忘了我會經警告過你的。」

數星期之後，交易成功了。在季節的末梢，公使和他的家庭遷入了康脫維爾莊。奧蒂士夫人，當年做紐約西五十三號街的羅克莉耶·泰本小姐的時候，是著名的佳麗，現在年華風信，仍然不減嬌豔，雙目美妙，體態窈窕，許多美國婦女離開故土後常常矯飾出一付弱不禁風的姿態，誤以為這是歐陸上表示高貴的方式；但奧蒂士夫人從來沒有鑄下這個錯誤，她有強壯的體格，精力之充沛良可令人驚嘆。的確，從某幾方面說來她是十足英國化，而且是個絕妙的實例來證明我們和今日的美國並無任何不同，當然只除方言。她的長子是一個秀髮英俊的青年，被雙親在

胸脯掩映在颯颯作聲的羊齒叢內。小松鼠躲在大樹枝桠上偷窺。野兔們竄過矮樹林，白白的尾巴在空中晃動着，在長滿苔蘚的小土丘間飛奔。他們剛走上古樹相拱的獵莊大道，天色突然變為陰霾，空中密佈了烏雲，古怪的靜寂好似扼住了周圍的氣氛，一大群白嘴鴉靜悄悄地掠過了頭頂在公使們抵達屋舍之前，大點雨滴開始降落下來了。

一位老婦人站在石階上迎接他們，穿了整潔的黑色絲服，戴頂白帽，身上扣了白圍裙。這是管家婦，恩耐太太。她是奧蒂士夫人經了康脫維爾夫人誠懇的請求後才留用下的，他們下車時，她一一屈膝行禮，用了老式古派的腔調說：「歡迎你們駕臨獵莊。」他們跟隨了她穿過堂皇的杜德式大廳，走進藏書室——一間低矮狹長的房間，牆上鑲了黑橡木的方格壁板，房間盡端立着一排嵌了彩色玻璃的大窗。在這兒，他們發現晚餐已經準備好了，於是卸下披肩，坐了下來，細細打量四週，恩耐太太站在一旁侍候。突然，奧蒂士夫人看到壁爐旁邊地板上有一塊殷紅色的污漬。她捉摸不透牠的意義，就問恩耐太太：「我怕是什麼東西潑在這兒了吧！」

「是的，夫人，」老管家婦低聲回答：「鮮血曾經潑在這兒。」

愛國狂熱中命名為華盛頓乃是終身抱憾的事情。他在紐堡俱樂部那群德國人中間接連着三季領袖群倫，顯示他的才幹異常適合於美國的外交界，就在倫敦，他那優秀的舞藝也是盛名卓著的。愛好花卉和傾慕爵位是他僅有的弱點，否則他倒是一個明達的青年。維琪妮·奧蒂士是一位十五歲的姑娘，活潑可愛宛如小麗，大大的藍眼睛中充滿了對自由的熱戀。她是一個卓越的阿曼松（註一），有一次她騎了那匹幼駒和老比爾頓勳爵競賽；繞了花園兩匝之後，正好在阿契利斯（註二）石像的前面，以一個半馬身之差贏得勝利。年輕的希休公爵看了狂喜不已，就地立刻向她求婚；可是當夜却涕泗橫流地被他的保護人送回了伊頓（註三）。維琪妮的下面是對孿生兄弟，綽號叫做「星條旗」，因為常常受到鞭撻以至條痕遍體的緣故。他們是可喜的男孩，而且是閨家中，令人尊敬的公使先生以外，共和政體僅有的真心擁護人。

康脫維爾莊離開最近的火車站，埃斯柯，約有七哩，所以奧蒂士先生早就打電報去要了一輛四輪馬車在車站迎接，他們與高采烈地開始了行程。這是七月中的一個可愛的黃昏，空氣中充滿了松針的芬芳。不時，他們聽到斑鳩沈澗於自己美妙的歌聲之間，或者看到了野雉金碧輝煌的

「好可怕，」奧蒂士夫人喊叫「我不願血漬留在這間坐墊的房間內，應該立刻揩拭掉牠。」

老婦人微微一笑，用了同樣低微神秘的聲音回答：「這是伊蘭諾·特·康脫維爾夫人的鮮血。她是在一五七五年被她的丈夫西蒙·特·康脫維爾爵士謀殺在這兒的。西蒙爵士比她多活了九年之後，突然在神秘的情況下失蹤了。他的軀體始終未被找到，但是他那罪孽深重的精靈却永遠纏繞住了獵莊。這塊血漬曾經被無數的遊客憑吊嘆賞，牠是無法除去的。」

「胡說八道，」華盛頓·奧蒂士喊道：「品荷頓特效去漬劑和模範潔淨劑一轉瞬間就弄掉牠。」在嚇壞了的管家婦能夠干預之前，他已經跪了下來，用了一小支黑色，看上去像是屍骨模樣的東西，迅速地摩擦地板。一會兒血漬的痕跡一絲也不見了。

「我知道品荷頓能弄掉牠的。」他環顧對他表示佩服的家人，得意洋洋地宣稱，言猶未畢，一道眩目的閃電轟地照亮了這陰沈沈的房間，霹靂震耳，嚇得他們都跳起身來。恩耐太太昏倒在地上了。

「好可惡的天！」公使鎮靜地說，一壁燃起一支方頭雪茄：「恐怕這個古老的國家人口太多了，因此不能有足

够的好天氣分配給每一個人。我始終認為向外殖民以英國而言是唯一解決困難的好方法。」

「親愛的希倫，」奧蒂士夫人喊道：「如何處置這個昏倒的婦人呢？」

「罰她錢，」公使回答道：「以後她就不會昏倒了。」

「不一會，恩耐太太甦醒了。不過，毫無疑問，她是非常的煩惱。她鄭重地警告奧蒂士先生當心災禍的降臨。」

「我親眼看見過很多東西，先生！」她說：「足夠使任何基督徒毛髮直豎，很多很多晚上我不敢閉目安睡因為這兒發生過無數可怕的事情。」奧蒂士先生和他的夫人趕緊熱誠地向她保證他們正直的靈魂並不懼怕鬼怪。年邁的管家婦乃在洽妥增加工資和祈求上蒼保佑她的新主人之後，蹣跚地走回了自己的臥室。

(2)

暴風雨整夜咆哮，但是並無任何特殊的事情發生，次晨，他們下樓用早膳時，發現可怕的血漬又呈現在地板上。了，「我不信這是模範潔淨的過錯，」華盛頓說：「我會把牠施用在很多東西上，都收到了宏效。這一定是鬼鬧的把戲。」他再度把血漬揩淨，可是第二天早晨牠又出現

鐘之聲，而且越來越近了。他立刻坐起身來劃了一根火柴，看看時間——剛巧一句鐘。他是非鎮靜，按一下自己的脈搏，覺得並無發熱的徵象。奇特的響聲仍舊繼續着，他還從其中清晰地分辨出了腳步的聲音。於是他穿上拖鞋，從衣箱中取出一隻長方形的小瓶，打開房門，可正好在面前！他看到一個面貌慘厲的老人浴在蒼白月光之中；眼睛像紅熾的煤球，灰色長髮糾纏成一團團的，披散在肩頭；服式古老，襤褸離離；手腕和腳踝上束掛着沉重，鏽蝕的鐵鍊。

「我親愛的先生，」奧蒂士先生說：「我必須堅持請你把這些鐵鏈抹上一些油，因此贈給你一小瓶塔曼的朝日牌潤滑油。據說是施用以後，功效宏著。包皮紙上還印了我國不少名人的證明書來證實牠的神效哩！我代你把牠留在臥室蠟燭的旁邊，如果你用過後尚感覺需要的話，我是非常樂於供應的。」公使說完就把小瓶放在大理石桌上，關上門，繼續睡覺了。

康脫維爾的幽靈，片刻間，氣得不能動彈。他把瓶子狠狠地摔碎在光滑的地板上。奔下走廊；大聲呻吟，發射出一陣陣駭人的綠光。正要到達橡木樓梯頂級的時候，一扇房門砰然打開，出現了兩個白衣小人，呼的一聲一隻大

了。第三天亦然。雖然藏書室的門是奧蒂士先生在夜裡親手鎖上的，而且把鑰匙帶上樓，整個家庭現在都感到莫大的興趣。奧蒂士先生開始懷疑自己否定幽靈存在的意見是否過於武斷。奧蒂士夫人表示了參加靈魂學會的願望。華盛頓寫了一封長信給曼耶和羅特瑪兩位先生討論罪案血漬的永久性。那一晚，所有關於幽靈存在的懷疑全部永久地廓清了。

白晝是溫暖而且陽光明媚；在涼爽的傍晚，奧蒂士閣家出外兜了一次風，到九句鐘才回家吃了一餐清淡的晚餐。閑談沒有轉到幽靈的身上，因此並無一絲一毫常常作為顯現靈魂現象的先導的精神上初步期待的徵象。說話的資料我從奧蒂士先生處獲悉，正如其他高尚，妙養有素的美國家庭的話題一般，不外乎女伶芬妮·達文波小姐對沙拉·威赫的壓倒性的優越；取得奇異，喬麥餅和玉蜀黍粉的困難——即如在任何高尚的英國家庭之中；波士頓在世界道德發展中的重要性；行李票制度在旅行上的便利；和紐約聲調比起倫敦士音的那份輕妙。毫無涉及幽靈之事。茜蒙·特·康脫維爾爵士也沒有作任何暗示。十一句鐘，閣家就寢；半小時後，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半響後，奧蒂士先生突被室外走廊中奇怪的聲息所驚醒。聽來似屬鐵鏈挪

枕頭掠過了他的腦袋，很明顯地，不能再浪費時間了，他急忙採用四度空間作為脫身之計，一下子消失在護壁板之間。於是獵莊又恢復了寧靜。

他逃回西廂一間秘密小室之後，斜倚住一道月光稍蘇喘息，開始分析自己目下的處境。三百年燦爛卓越綿延不絕的偉業中間，從未受到過如此粗野的侮辱。他記起老公爵夫人，打扮得花團錦簇珠光寶氣地站在大鏡之前被他嚙出瘡癤來的那一位；四名緩作歇絲底里(Eraser)的侍女，當他只從空闊的臥室中慢慢隙間向她們撲嗤一笑而已；那位夢區的牧師，某深夜從藏書室出來時被他吹熄了蠟燭。以此後就終身處在威廉·格爾爵士的照料之下，變成了一個神經失常的病人；還有屈莫拉兒老夫人，她黎明時分醒來看到一個骷髏坐在爐火畔圈手椅內閱讀她的日記，於是害了一場癩病，流瀉病榻六星期之久，復原之後就深自悔改重新皈依教會，而且和劣跡昭彰，懷疑上帝的伏爾泰先生斷絕了交往，他也回憶到那可怖的一夜，那位邪惡的康脫維爾勳爵被發現倒在更衣室內，喉間哽着一張方塊傑克(Diamond Knave)，瀕死的時候承認他曾利用這張牌在克羅克福騙得了在爾士福克斯的五萬金磅，而且堅決誓稱是這個鬼強迫他吞嚥下去的。所有他的偉大傑作又一度

回入了他的記憶，從看到一隻綠手輕叩玻璃窗後在伙食房內飲彈自盡的管家起；直至美麗的史特斐爾夫人，她總是不得不在頸項間圍上一條黑天鵝絨的寬帶以遮掩她雪膚上的五枚指環，到最後還是自溺於御道盡端的鯉潭裡面，他帶着藝術家熱烈的自負，重溫自己的一件著名的表演；想起最後的名作「紅魯本，絕死的赤子」(Red Ruben Strangle Babe)，他的處女作「瘦瘠的吉翁，班克來沼澤的吸血魔」(Gaunt Gibeon Blood Sucker of Bexley Moss)，和他在六月某一個傍晚用自己的枯骨在草地網球場上玩九柱戲所激起來的狂熱，殘酷的微笑不禁浮上了嘴角。在這些精心偽構之後，這群惡劣的美國人竟想送朝日牌潤滑油給他，而甘膽敢向他的頭顱丟枕頭！是可忍，孰不可忍？何況，歷史上從無一個鬼魂受到過這種待遇。因此，他立下決心要報仇雪恨，流留在沈思的狀態中直到東方大白。

(3)

次晨，奧蒂士閣家相聚早膳時，略略討論了一會兒幽靈的事情。公使看到自己的禮物未被接納，自然感到煩擾。「我並無意圖，」他說：「損傷幽靈一根毫髮；而且我

必須指出，根據他居住在這兒的歲月說來，向他擲枕頭這一個舉動並不十分得體。」這句話非常公平，可是我不能不抱歉地說，孿生兄弟聽了以後哄然大笑，「反過來講，」他繼續說：「如果他堅持拒用朝日牌潤滑油，我們勢必只能代他除下鐵鍊臥室外有了這種鬧聲，實在難於入睡。」這星期內的其餘幾天，他們並未受到騷擾唯一吸引注意力的就是藏書室地板上的血漬繼續出現。這的確非常奇怪，因為門是每夜由奧蒂士先生鎖上的，窗也是緊緊地關閉。血漬的顏色能像遊蛇(Chameleon)(註四)那樣經常變更也激起了不少批評，有幾個早晨牠是殷紅色(幾乎是印度紅)，接着是硃砂紅，後來是紫紅，甚至有一次當他們下樓來按照「自由美國改良聖公會」的簡單儀式做家庭祈禱時，發現血漬的顏色竟然是明亮的翡翠綠。這些變幻莫測的顏色自然大大地使他們開心，每一個傍晚他們都自由自在地打賭明晨血漬的顏色，唯一不參加這個玩笑的人是維琪妮，她由於某項不肯解釋的原因，看到血漬總是十分苦惱；在牠變成翡翠綠的那天早晨，她幾乎哭了起來。幽靈的第二度出現是在星期日深夜，他們上床不久，忽被大廳中一聲嚇人的巨聲所驚醒，側下樓梯，發現一套巨大的古鎧甲已經離開了支架，倒在地板上；康脫維爾的

幽靈坐在一隻高靠背的椅子中，臉上帶了深切苦痛的表情正在撻撻自己的膝蓋，孿生兄弟的身畔恰好帶着皮彈弓，立刻向他射了兩彈，其瞄準之正確若非對了轉背在黑板上寫字的老師有過長期而且小心的練習之外決達不到這個地步。公使先生憑藉了自己左輪手槍的掩護，依照加里福尼亞的規矩，向他大聲吆喝，叫他舉起手來，幽靈跳起來，怒吼一聲，煙霧似的掃過他們，吹熄了華盛頓手中的蠟燭，把他們全部留在漆黑的黑暗中，他奔上樓梯頂級，神智略定，決定要施展他那陣著名的惡笑，這武器他不止一次發現威力宏大。據說就是這種惡笑在一夜之內把雷克勒爾的假髮嚇成灰白，而且使康脫維爾夫人接連僱用的三個法籍保姆未滿兩月就哀求辭職，他於是笑出最恐怖的笑聲，直至古老的圓屋頂內充滿了回返作響的刺耳惡笑，但是可怕的回聲尚未消失，一扇門打開了，奧蒂士夫人身裹淺藍色的梳洗衣走了出來，「我怕你是不舒服吧！」她說：「所以帶了一瓶杜貝爾醫師的藥酒送給你，若是積食不化，你會發覺牠是對症的良藥。」幽靈盯住了她，怒不可遏，開始準備把自己幻化成一塊大烏木，此舉據說也是使他享有盛名的，家庭醫師常把這件事推斷為康脫維爾勳爵的叔父，尊貴的湯瑪士·漢頓大人，變成白痴的原因，漸近

的脚聲却使他躊躇於這個殘忍的企圖；在孿生兄弟正將趕到的當兒，他乃勉強自己滿足於變成依稀可辨的燈光，消失在嘆出一聲深沉的，垂死的呻吟之後。

回進自己密室，他是完全全疲軟了，並且變成了自己強烈苦痛底獵獲物。孿生兄弟的粗野和奧蒂士夫人俗不可耐的唯物觀固然使他甚為苦惱，但是最使他傷心的却是他不能穿著這套鎧甲，他曾孕育了這個希望：即使現代的美國人看見了「頂盔束甲的精靈」(Spectre in All Arms)那付景象也要毛骨聳然。這番精采表演儘管並不爲了其他更合理的原因。至少也是出諸於對他們國家詩人郎費羅(Long fellow)的敬意。因為在康脫維爾們居住在鎮上的時候，他藉了吟哦那些引人入勝，優美的詩篇才打發掉了無數漫長無聊的歲月。此外，這是他自己的戎裝，他曾經披了牠在坎里荷斯的校武場獲得了莫大的成功。甚至童貞女皇——(指伊莉薩白女皇——譯者註)也賜給他至高無上的稱譽，然而這回披挂的時候，他竟為寬廣的胸甲和頭盔的重量所壓垮。沈重地倒在青石板上，兩個膝蓋都挫去了皮，擦傷了右手的關節。

此後數天，他病勢沈重，除掉出去修補地板上的血漬之外，幾乎是足不出戶，慢慢地在自己細心調養之下，他

逐漸復原了，並且第三次決定要驚嚇公使先生和他的家人。他擇定了星期五，八月十七日，作實現的日期；在那天白晝，他化了大部分時間來翻檢自己的衣櫥，最後選中了一頂插根紅羽毛，邊簷下垂的大帽，袖口和項間打皺褶的屍衣，和一柄生鏽的匕首。傍晚時分捲來了一陣狂風驟雨，鐵莊所有的門窗在地壓力之下全都瑟瑟發抖，事實上，這正是他所喜歡的天氣。他深謀熟慮擬定了作戰計劃，他要輕輕地走進華盛頓的臥室，立在床端向他喃喃咒罵，然後三次舉起匕首作勢欲刺他的咽喉。他最恨華盛頓，知道就是這小子經常用了品荷頓的模範濫污剷除著名的康脫維爾血漬。若把這個幽葬，輕率，有勇謀的青年送入了恐怖狀態之後，他就要進入公使和他的夫人占用的臥室，把一隻黏膩的手掌按在奧蒂士夫人的前額上，同時向她那渾身發抖的丈夫底耳朵嘶進一些關於藏屍所的可怖秘密。對於維琪妮，他尚未決定如何辦，她從未用任何方式侮辱過他，而且總是漂亮又溫文，從衣櫥裡面送出幾聲空洞的呻吟或許已經太過分了；萬一未能把她驚醒，那末就用癢癢麻痺的手指扯幾下被單好了。至於兩個孿生兄弟，他決定要重重地給他倆一個夢訓。第一步，當然先坐在他倆的胸上，製造夢魘時窒息的感覺，然後，以碧綠冰冷的壓

屍的姿態站在他們兩張小床的中間，直到他倆被恐怖麻痺為止。最後，他要丟開屍衣，露出白骨和一個滾動的銀球。繞臥室爬行數周，扮演「啞吧丹尼爾」，自殺者的骷髏（Dumb Daniel Succides Skeleton），這角色他不只一次收到過驚人的效果，其成功細細算來和他的名作「瘋子馬丁·戴面具的神秘演」（Martin the Maniac the Mask of Mystery）幾乎不相上下。

十句半鐘，他聽到全家都進房就寢了，此後有一段時間他仍被孿生兄弟倆狂野尖銳的笑聲所擾亂，他倆有著小學生的輕鬆愉快，在安睡之前還要尋歡作樂一陣，但在十一時一刻，全屋悄然了。夜半鐘響，他突擊而出一時空氣緊張，貓頭鷹急急叩啄窗戶，老水松上的烏鴉「啞啞」報警，狂風繞了房屋悲號好像一個將要沉淪的靈魂。可憐奧蒂士闔家全然不知曉臨頭的厄運，仍舊沉沉地熟睡，甚至從風聲中尚能分辨出公使先生有規律的鼻息。他偷偷地溜出了護壁板，橫過廚房藍和金粉繪了他和他謀殺的妻子底紋章底巨大的凸窗，殘忍，起皺紋的嘴角上掛了冷笑。月亮一見，駭得急忙把臉龐躲進了雲堆，即如黑暗似乎也憎惡着他的行徑。他獨行獨步像一個不祥的陰影一步步滑過去，一下子，彷彿聽到了叫喊，陡然收住腳步；原來只

是紅莊大吠而已。他繼續前進，喃喃地吐出一連串十六世紀古怪的詛咒，一度又一度在半夜的空氣中揮舞着生鏽的匕首，最後終於掩至通向倒置的華盛頓臥室的走廊轉角了。他停下來沉吟半響，窗縫中鑽進來的風拂亂了他斑白的長髮，把屍衣吹出了一個個古怪的皺褶，鐘鳴一下，他知道時間已到，暗笑一下，拐過了轉角，才轉過。他突然慘叫一聲，顛倒地倒退幾步，舉起只剩白骨的双手蒙住了自己死灰色的臉龐，嚇，劈面站着一個可怕的妖怪，紋風不動，彷彿彫鐫出來的神像，模樣之猙獰可怕只合出現於瘋子的噩夢之中。他腦袋上童山濯濯，可是光芒四射，慘白滾圓的脖險被怪笑扭曲成一副怪相。銅鈴大的眼睛中射出兩道紅光，一張血盆大口好像噴火的深井，亘無窮一般的身軀上披了一襲怪服，駭人的程度和他自己身上的幾乎不相上下。胸口掛了一塊木牌，上面彎彎曲曲寫了許多希奇古怪的符籙，高高舉起的右手中緊握着一柄秋水也似的寶刀，正要斬下來。

他生平未曾見過這種妖怪，這下子自然嚇壞了；匆忙中再瞟了一眼，轉身就逃。不幸又寬又長的屍衣絆住了腿，一路跌跌撞撞地奔下走廊，以至把鏽匕首跌落在公使先生的長統皮靴裡面，自己都沒有發覺。逃進臥室之後，年

邁勇敢的康脫維爾靈撲在小床上，把臉藏在衣堆下面，好長一會兒，才驚魂粗定。他決定在天色微明的時候再去會會那個妖怪，好好的開一個該判。所以待得黎明女神剛把遠處山崗抹上了銀白的曙色，他就走回上文看見惡鬼的地方。心想兩個鬼總比一個強，有了新同伴作爲贊助，那就萬無一失，一定可以把孿生兄弟重重地懲一回了。他走到那兒，一看那番景象，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妖怪變了模樣了！空洞的眼中黯然無光，寶刀橫在地上，身軀直僵僵的斜倚牆壁。他趕上前去，一手抓住了那傢伙的臂膀，這真嚇得他目眙口呆：怪物的腦袋骨落落地掉下來，滾在地板上；身軀也乘勢倒臥了下來。他發現自己抓住了一張白斜紋布的被單，腳邊橫陳着一把掃帚，一把劈柴刀，和一個空心的大南瓜。他想不通這個古怪的變化，火急一手搶過木牌，湊在黯淡的晨曦中，讀出了這幾句奧妙的符籙：

「你，奧蒂士的幽靈，
名符其實的鬼魂，
謹防風聲假冒，除你外

其餘的全是贗鼎！」

整個事件水落石出了，他落進了圈套，吃了敗仗，上了一個大當！康脫維爾幽靈的老表情重新出現在他的眼中

他咬緊掉完了牙齒的牙床，枯瘠的双手舉過頭頂，用了中古時代私塾中夢授的瑰麗辭藻立下了血誓：待到雄雞二度響起了歡樂的號角，暗殺之神血染鐵莊樓頭。

可怕的誓言並未說完，遠處莊園紅瓦屋脊上的一隻雄雞引吭高啼了，他低低地嘆息了一陣，等候第二遍的啼聲。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那隻雄雞不知爲了什麼原因竟然沒有再啼。最後，在七句半鐘，起來打掃房屋的女僕迫得他放棄了守候的意圖，蹣跚地滑回臥室，一路上納罕不已。他翻閱幾冊平日愛好的記載古代騎士英勇史蹟的典籍，發現只要這個誓言被人使用，公雞沒有一次不啼過兩遍。「這隻混賬畜牲真該打入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他喃喃自語：「有朝一天，狹路碰到了牠，只要我的長矛在手，一定刺穿牠的喉頭，而且還要牠在死前爲我高啼兩遍。」說完以後，才心滿意足地躺回舒適的鉛棺，一直就到黃昏降臨。

(4)

第二天，幽靈覺得疲乏和軟弱，四星期來的緊張開始發生作用了，他的膽是完全嚇破了，甚至只要聽到輕微的聲響，也會驚跳起來。接連五天，他躲在房間中，而且終

有一次，他穿了「黑漢伊賽克·霍格萊深林的獵戶」(Black Isaac or Huntsman of Hogley Woods)的裝束，「腳踩上了孿生兄弟帷窗門口撒至橡木樓梯口的黃豆，重重地摔了一個大筋斗，這項侮辱使他大爲震怒，決意誓死一戰以保持自己的尊嚴和社會上的地位，擬在次夜以著名的「幽葬的羅柏無頭侯爵」(Reckless Rupert or the Headless Earl)的身份去拜訪那兩個沒有禮貌的伊頓學生。

他已經快七十餘年未曾以這個姿態出現了。事實上，自從嚇壞了美麗的芭羅拉·馬迪許夫人以後，他就沒有演過這一個角色。她一嚇之後，立刻毀了和這一代康脫維爾勳爵的祖父所締的婚約，伴了英俊的傑克·卡賽頓私奔到格里那田莊去；同時聲稱，世界上找不出一件東西能够引誘她嫁進那個家裡而有一個在曙光中走來走去的惡鬼底家族。可憐的傑克後來在汪達華斯和康脫維爾勳爵決鬥，死於鉛彈之下，芭羅拉夫人在那一年過完之前就以芳心粉碎而香消玉殞於鄧勃里奇了。所以，無論從那一點着眼，那次演出總是莫大的成功。這個角色的「化粧」——如果我不怕要遺這超自然，偉大的神祕劇而用戲劇學上較科學的術語來說——的確非常煩雜，幾乎化了他三小時的時間才弄完了他的初步工作。最後每一項都準備就緒了，他對自己

於決定放棄書室地板上的血跡，如果奧蒂士閣家不想要它，他們也不配得到它。他們這批無疑是生活在低級的物質平面上的俗人，不懂得體會與微在靈性上象徵的價值，然而陰魂顯形却是另外一件事而且是他自己所無法控制的。每星期在走廊中出現一次和了每月的第一個及第三個星期三，站在那扇凸窗前誦唸一番乃是他們神聖的責任。他找不出什麼辦法能够光明正大規避這些義務，固然，他的罪惡生涯罄竹難書；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對任何超自然的異兆却又敬畏萬分。因此，接連了三個星期六，他在子夜和三句鐘之間，巡行走廊一如往昔，並且採取了所有想得到的預防措施以避免被人看見或聽到。他脫下靴子，

順起了腳尖在蠶蟲蛀空的地板上盡可能地輕輕行走，身披一件寬大的黑天鵝絨披風，而且沒有忘記用朝日牌潤滑油塗抹他的鐵鍊。在這兒，我必須指出，爲了採取末一項措施，他的確很費了一番手脚。他伺好某一晚上，奧蒂士閣家用膳的時候偷偷地溜入奧蒂士先生的臥室，盜走了那瓶東西。起初，他免不了有些羞愧；後來看到這項發明的確大可誇獎，而且在某種程度內滿足了自己的需要，所以也就坦然了。不過，儘管他的預防慎密到何種地步，他的巡行也並非一無阻礙。走廊中經常纏着許多絆腳的繩索。

的儀表覺得非常得意，雖然那雙配合衣服的軍裝大馬靴略嫌大些。而且兩支馬銃只找到一支，但整個地看來，他已經大爲滿意了。午夜一時一刻，他偷偷地溜出護壁板，走下走廊，摸到了孿生兄弟的臥室。他發現房門兒虛掩着，爲了入場時要吸收觀眾的注意，他猝地一脚踢開了房門。唉！一大桶冷水當頭潑下，淋得他像落湯雞一樣；而且只要再差上兩吋，水桶就會擊中他的肩頭。他聽到四柱大牀中發出的吃吃竊笑聲，再也不敢勾留，趕緊捨命逃回了自己的私室。第二日病倒牀上，害了一場重傷風。整個事件中唯一可以引以爲欣慰的就是幸虧沒有把頭帶去。否則，其後果一定嚴重得不可想像。

現在，他是澈底放棄驚嚇這個庸俗的美國家族的希望了；只敢苟安於穿了毛氈拖鞋巡行走廊，頸間圍了一條厚實的紅圍巾以防着涼，腰間插一支短銃以備孿生兄弟挑釁時防身之用。可是，在九月十九日，他受到了最後打擊，那夜，他走下樓梯，踱進大客廳，覺得在這兒無論如何不會受到打擾了。先前懸掛在客廳中的康脫維爾家族的畫像已經被兩大幀薩隆尼拍攝的公使先生和夫人的照相所替代了。康脫維爾的幽靈指了指照相大肆譏嘲，嬉笑怒罵無所不至，以暢自己的胸懷。他穿了一件潔白樸素的長呢衣，衣

上沾着幾點教堂墓地的苔痕；一條黃麻巾包住了下額；手提一隻燈籠；肩頭扛了一捆墳丁的鐵鏟。原來他在扮演「盜墓賊約翰·乞特賽田莊的偷屍犯」(Jonas the Graveler or the Corpse-snatcher of Chertsey Barn)——他的傑作之一，也就是這一件，康脫維爾們有足够的理由來相信，正是他們和鄰舍，羅福勳爵失和的真正原因。這時已經清晨二時一刻了，康脫維爾的幽靈深信全屋都已熟睡，甚至沒有一個人人在欠伸反側。他正漫步踱向藏書室想去看血漬的遺痕，兩側陰暗的角落裡突然跳出兩個人形，向他撲來。他們的手高高舉過頭頂，揮舞不停，口裡狂叫着：「嗚！」

他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地逃向樓梯。但華盛頓·奧蒂士手捧噴水壺在那兒恭候多時了。他一看三面受敵，幾乎走頭無路，趕緊鑽進一具巨大的壁爐。也總算天不絕人，壁爐中沒有生火。他穿過彎彎曲曲的烟道和烟囪，逃回了自己的房間，弄得渾身烟灰，狼狽不堪。

此後，就再也看不到他夜遊了。學生兄弟好幾次埋伏着時候，而且在走廊中撒遍了黃豆；但是，收不到效果，倒是他們的父母和僕人們覺得非常討厭。這很顯明，他的感情是傷得太厲害以至不肯再出現了。奧蒂士先生於是重

們還沾沾自喜。他的表妹是嫁給維克萊爵士而希休世家，大家都知道，是出諸這一系列的。因此，他準備以「吸血鬼僧徒南定」(The vampire Monk or the Bloodless Ben officine) 的模樣現形在維琪妮的小情人面前。這付模樣的可怕，據說年邁的史塔浦夫人在一七六四年的除夕看見以後，曾經放聲尖叫；三天後就一命嗚呼了。臨死前刺毒了康脫維爾們——她最近的親族——的繼承權，而將全部財產遺贈給了她那個住在倫敦的藥劑師。康脫維爾幽靈對學生兄弟的恐懼在最後一刻推翻了她的惡圖。於是小公爵才得安穩穩穩睡在御用寢室中的大羽蓋之下，夢見他那美麗的維琪妮。

(5)

數天後，維琪妮和她的鑲髮騎士跨馬出遊勃洛克萊草原。那兒，她在爬過一個籬笆時，撕破了自己的騎裝。所以回家後，她繞道後樓梯走進獵莊以免被人看到。她奔過繡帷室的門口，門正好開着，她好像看到有一個人坐在裡面。她以為是她母親的侍女，因為這個侍女平日常把活計帶到那兒去做，所以探頭進去，想請她補綴一下。可是一看之下，大為驚奇，原來是康脫維爾的幽靈！他坐在窗口

新回到了那冊執筆已經多年的巨著——民主黨政史——上去。奧蒂士夫人組織了一個新奇的拾蛤野宴，哄動了全郡。孩子們們玩曲棍球，由尊(Eugene)一種紙牌戲)，撲克和其他美國特有的玩意兒。維琪妮騎了她的小駒陪了來康脫維爾獵莊消磨了一週假期的希休公爵在草地上馳騁。大家一致推斷幽靈已經喬遷出去了。奧蒂士先生居然還寫了一封信告訴康脫維爾勳爵。後者覆信表示無限的欣慰，而且向高貴的公使夫人敬致極大的賀忱。

奧蒂士們實在受騙了，幽靈仍舊在獵莊呢！而且，縱然是病體難支，可是仍舊不肯干休；尤其聽到來賓羣中有一位年輕的希休公爵。因為小公爵的伯祖父，法郎西士，史蒂爾勳爵曾經和加波萊士校下過一百個幾尼(註五)的賭注，賭他敢和康脫維爾的幽靈擲骰子。結果在第二天早晨，他被發現橫臥在牌室的地板上，原來已經中了風。雖然他仍舊活到老耄；但畢生除掉「双六」這句話外，說不出第二句來。這故事在當年是很動一時傳誦人口的。後來爲了顧及兩個高貴的家族的顏面起見，儘量設法杜絕牠的流傳。不過，在泰德爾勳爵著述的第三卷「攝政王回憶錄」中，還可以找到此事的詳細記載，那個幽靈，自然非常渴望表演一手他對史蒂爾勳爵一族的潛勢力。何況他和他

凝神欣賞焦黃的樹樺枝在空中擺舞，片片紅葉，瘋狂地湧身投向寬廣的大道。他的身軀斜倚，枯手托住了腮。整個神情是無限的消沉，的確，是極度的頹唐！嬌小的維琪妮初看之下是想逃開去，把自己鎖在臥室中；仔細看清以後，心中不由得充滿了憐憫，決定安慰他一番。也許是她的脚步輕盈，也許是他的憂鬱深沉；一直到她開始說話，他才覺察到了她的存在。

「我很爲你抱歉，」她說：「好在我的兄弟們明天要回伊頓去了。只要你籌劃安份一點，沒有人會來騷擾你了。」

「要我安份一點？這太荒謬了，」他回答道，驚奇萬分看住了那位膽敢同他交談的漂亮小女郎：「簡直太荒謬了——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我搖鐵鏈，夜遊，間或從鎖孔中送呻吟。不過，我不能不如此啊！這是我生存的唯一原因。」

「生存並不要什麼原因，而且你自己知道以前你是多麼的兇惡。我們初到的那一天，恩耐太太就講給我們聽，你殺死了自己的妻子。」

「不錯，我承認。」幽靈乖戾地說：「這純粹是家庭私事，與旁人毫不相干。」

「殺人總是不對的。」維琪妮說，她倒頗有清教徒之風，也許是新英格蘭祖先遺傳下來的。

「啊，我就恨這套一無價值，空泛的倫理！我的妻子姿色平庸，從來沒有好好的獎過一次我的鐵領，而且一點不懂得恣意的發門。有一次，我從霍格萊深林中獵到了一隻公鹿，非常漂亮的大鹿。你知道她如何把他送上餐桌？唉，一切都過去了，再提也沒有意思。雖然，我不對，我殺了她；不過，她的兄弟把我活活餓死，想來也不見得算對吧！」

「活活餓死？啊，鬼先生，呃，我意思是茜蒙爵士，你餓嗎？我盒子中有一塊三明治，你要不要？」

「不，謝謝你。我現在是不吃什麼東西了。你太好了。比起你那可惡，粗野，庸俗，不誠實的家族中任何一個人，你真是太好了。」

「住口！」維琪妮頓腳大叫：「你才可惡，粗野，庸俗哩！還有不誠實。你從我的畫盒中偷走了顏料去補藏書室中那個可笑的血漬。起先，你偷走了全部紅的，包括朱紅；我就不能再畫夕陽西下的景緻了。接着你又拿走了翡翠綠和銘黃。最後，只剩下靛青和白粉給我，害得我除了月下景色以外，別的什麼也不能畫。月景既不容易畫，而

且看上去又不痛快。雖然我自己煩惱萬分，我可沒有提起過這回事。實在整個事情真是荒謬可笑，又有誰聽說過天下有翡翠綠的血？」

「對，對。」幽靈說，訕訕地，「我有什麼辦法呢？真血現在是太難弄到手了。既然你的哥哥先用他的特效去漬刺啓靈，我實在找不出有什麼理由不能用你的顏料。至於顏色，這完全是興趣問題：舉一個例，康脫維爾的血就是藍的，全英國最藍的血。（註六）自然，我知道你們美國人並不懂這一套。」

「你自己才不懂哩！我看你最好還是移民到美國去，改良改良你的頭腦。我的父親一定會高興代你弄一張免票。雖然各色精靈（Spirit 作精靈解又可作烈酒解。維琪妮纏夾不清，故有此誤——譯者註）進口時要交重稅，不過海關方面不會有太多麻煩的，因為關員都是民主黨黨員。只要一到紐約，你一定可以大獲成功。我知道有很多人願意化數十萬元買一個祖宗，或者化更多的錢來添購一個傳家的鬼。」

「我不信自己會歡喜美國。」

我想也許是我們沒有破落戶和好奇心的緣故。」維琪妮譏刺他。

「沒有破落戶！沒有好奇心！」鬼說：「你們可有海軍和禮貌呀！」

「晚安，我要去請爸爸給雙生子一星期額外的假期了。」

「別走，別走，維琪妮小姐，」他喊道：「我太寂寞，太不開心了，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辦。我要睡覺，可是又不能安眠。」

「這更荒謬了。你若想睡覺，只須躺上牀。吹熄蠟燭，閉緊眼睛好了。有時候，要自己不能睡才困難哪！尤其是在教堂中，睡覺真一點也不難。連新出世的小嬰孩都懂得，他們當然沒有你那末聰明。」

「三百年來，我沒有睡覺了。」他悲哀地說，維琪妮驚奇得大大地張開她那美麗的藍眼睛，「三百年我未曾睡着過。我是疲倦極了。」

維琪妮的臉色變得嚴重了，鮮紅的小嘴唇顫動得像玫瑰花瓣。她走上前跪在他的身畔，看住了他衰老乾癟的臉龐。

「可憐哪！可憐的鬼呀！」她喃喃地說：「該不是沒有地方睡覺罷！」

「在松林背後遙遠的地方，」他如入夢寐用了低微的

聲調回答：「有一個小花園。芳草葱蘢。一叢叢的野花好像秋夜的繁星。夜鶯整夜的高歌。水晶盤似的冷月憂愁地照下來。老水松展開粗壯的枝椏，覆蓋了長眠的人兒。」

維琪妮的明眸中淚光晶瑩，她把臉藏在手掌之中。

「你在指死神的花園。」她悄語。

「是的。死。死亡想來必定是非常美麗。睡在柔軟的棕土裡面；蓬草在頭上搖拂。萬籟俱寂，聞無人聲。沒有昨天，沒有明天。忘懷了時光流轉，寬恕了生命苦澀。只是平和地長眠不醒。你能幫助我，你能代我打開死神宮殿的禁門；因為『愛』與你俱在，而『愛』強過了死。」

維琪妮驚恐了，一陣冷顫通過了她的嬌軀。長長一會，默不作聲；她覺得彷彿在惡夢之中。

幽靈又說話了，他的聲音像是微風的悲嘆。

「你讀過藏書室凸窗上的預言嗎？」

「啊，常常讀的。」小女郎抬起了頭，「我知道得很清楚。牠們漆成黑色古怪的字體，非常難讀，只有六行，

『在美觀的金髮倩女贏出了

罪人口內的禱詞，

當枯萎的杏樹掛滿了葉兒，

等天真爛漫的孩子滾下了無邪的淚珠，

古屋再寂，

靜穆重臨康脫維爾。」

「不過，我不懂牠們的涵意。」

「那意思是，」他悲哀地說：「你得爲我的罪孽痛哭，因爲我沒有眼淚，你得爲我的靈魂祈禱，因爲我沒有信心。只要你一向是甜蜜，和溫和溫文，死神就肯憐憫我了。你在黑暗中會看到可怕的形象，兇惡的聲音會在你耳邊大肆恫嚇；但是它們損傷不了你一根毫髮，因爲地獄的邪力制不住赤子的純真。」

維琪妮默然不答。幽靈看了她低垂的金髮頭顱，失望地絞扭自己的雙手，忽然她站起來，臉色蒼白，眼睛中閃耀着異樣的光芒。「我不害怕，」她堅定地說：「我要請求天使憐憫你。」

他低低地歡呼一聲，站起身，扶起她的纖手，古色古香地鞠了一躬，彎腰吻她的手。他的手指冷得如同冰箸，嘴唇狂熱像得烈火。維琪妮毫不畏縮，隨了他橫過佈滿暮靄的房間，褪了色的絲絨帷上，無數繡在上面的小獵人一個個吹起垂着繡絡的號角，招呼叫她回來，「回來呀，嬌小的維琪妮！」他們喚道：「回來呀！」可是幽靈緊緊抓住了她的手；維琪妮閉緊了自己的眼睛，可怕的生物，長

生更想起了數天前他曾答應一隊吉布賽人扎營在花園中，所以格外着急。他的長子和兩個男僕立刻陪了他騎馬趕往勃拉克反爾低地。他知道他們現在住在那兒。希休公爵簡直是急瘋了，他苦苦哀求要跟他們同去。奧蒂士先生怕發生鬧劇，所以不肯答應。到達那兒，他發現吉布賽人已解拔營離開了，不過，看起來動身得非常匆忙，因爲營火仍舊熊熊地燒着；草地上散放着好幾隻雞。他吩咐華盛頓和兩個僕人仔細搜索附近地域，自己分發電報給閣下各處警局，請他們尋找一個被吉布賽人或其他流浪漢綁架的小姑娘。然後在堅持他的妻子和三個小男孩坐下來用膳之後，吩咐備好馬匹，帶了一個馬夫，直撲埃斯柯河而去。走了沒有幾哩路，聽見後面有人騎了馬追趕上來；回頭一看，原來是小公爵。他騎了一匹幼駒，滿臉通紅，連帽子都沒有戴。「抱歉之極，奧蒂士先生，」孩子氣喘喘地說：「維琪妮失蹤了，叫我如何嚙得下食物呢，請你不要生我的氣，假使去年你准許我們訂了婚，也許不會有今天的麻煩了，請你別命令我回去，肯嗎？我不能回去！我不願回去！」

公便看了這個年青英俊的小無賴，禁不住笑了出來；而且被他對維琪妮的愛情深深感動，所以勒住坐騎，斜靠

了蜥蜴的尾巴，凸出了銅鈴般的大眼，爬在繡滿花紋的烟囪上，冷眼看了她輕輕地說：「當心，嬌小的維琪妮，當心！我們也許從此看不到你了。」幽靈仍舊迅速地滑行，維琪妮也好像充耳不聞，走到房間盡頭，他站住了。喃喃唸了幾句她聽不懂的咒語，她慢慢張開眼睛，只見牆壁濃霧似的緩緩消失，一個黑黝黝，巨大的無底深坑呈現在她的面前，一陣刺骨的冷風刮出來圍住了他倆。他覺得有人扯住了她的衣服。「快，快，」幽靈催促她，「要不，就太遲了。」一轉眼間，護壁板滑回了原處，牆壁中空寂無人了。

(6)

十分鐘後，晚茶鐘響了。奧蒂士夫人看到維琪妮沒有下來，就差了一個男僕去喚她。過了一會，男僕回來報告道到處找不到維琪妮小姐。由於她每晚常往花園中去採摘供在餐桌上的鮮花，所以奧蒂士夫人起先並不着急，但是聽到時鐘報過了六句鐘，維琪妮仍舊沒有出現，她開始覺得不安了；於是差遣孩子們出去找她，自己和奧蒂士先生在家裡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搜尋過來。六時半，孩子們回來說找不到一絲蹤跡；他們就大大緊張起來了。奧蒂士先

過去，和善地拍了幾下他的肩膀，說道：「好的，西席爾，假使你不願回去，那就跟我走吧！我在埃斯柯代你買一頂帽子好了。」

「噢，別管我的帽子，我只要維琪妮！」小公爵笑着叫喊。他倆並轡直奔火車站。在車站，奧蒂士先生盤問站長有沒有看到和維琪妮模樣相仿的小姑娘到車站的月台來；可是得不到一絲令人欣慰的線索。站長乃向上下行各站拍出電報，請各站密切注意小姑娘的蹤跡。奧蒂士先生於是就在附近一家正要上排門打烊的小布店中爲小公爵買了一頂帽子以後跨上馬背奔向四哩外的班克萊，他聽說那兒是吉布賽人時常盤桓的所在，因爲村旁正好有一片絕大的公地。他們到那兒叫醒了一個鄉村警察，騎了馬搜遍了整塊空地，但是並無收穫；只得撥轉馬頭踏上了回家的途徑。兩人疲憊萬分回進獵莊已經十一句鐘了；在大門口看到華盛頓和學生兄弟倆手擎了燈籠守候着他們。維琪妮仍舊一些影蹤也沒有，那羣吉布賽人被找到歇宿在勃洛克萊草原。他們解釋突然動身的原由是記錯了却頓賽會的日期，爲了怕遲到，因此匆匆忙忙連夜動了身。他們聽到維琪妮失蹤的消息也感覺非常煩惱，想起了奧蒂士先生答應他們在花園中扎營的一番盛情，所以留下了四個人幫助搜尋，

靈潭打撈過了，整個獵莊仔仔細細地尋過了，仍舊沒有結果。這已經事實俱在了——維琪妮今夜是一定找不到了。奧蒂士先生垂頭喪氣領了孩子走向古屋，馬夫牽了兩匹馬和一匹幼駒跟隨在後面，這幅景象真是慘不忍親！客廳中磨聚了一大堆嚇壞了的僕人，被恐怖和焦慮幾乎逼瘋了的奧蒂士夫人假臥在沙發上。老管家婦正在她的前額上擦古龍香水。奧蒂士先生立刻堅持給她吃些東西，吩咐僕人重排晚餐。不過，這餐飯吃得淒涼萬分，沒有一個人說話，甚至維生兄弟都呆住了不作聲。飯後奧蒂士先生不顧小公爵的哀求，命令他們全部上牀就寢。他說今晚已經無能為力了，待明晨打電報給蘇格蘭警場請他們派了探員來再說。正在他們魚貫而出餐室的當兒，鐘樓上響起了子夜鐘聲，末一下的回音猶未絕滅，突然屋內起了「澎」的一聲巨響夾着一聲尖叫；接着連串疾雷連珠般地下下來，撼震了整個房屋，半空中仙樂霓霓，樓梯口的一塊壁板劇然而開，走出來一個臉色蒼白，手捧珠寶小櫃的維琪妮。所有的人看到了她全都衝上去。奧蒂士夫人感情衝動，把她緊緊的摟在懷裡。公爵的熱吻幾乎室死了她。維生兄弟圍住了他們跳着印第安人狂野的戰舞。

「老天啊！孩子，你上那兒去的？」奧蒂士先生帶了

只有一小堆塵灰，維琪妮跪在枯骨身畔合住小手，默默祈禱。其餘的人張大了眼睛，驚詫地看着現在暴露在她們面前的悲劇的秘密。

「噢！」維生兄弟之一叫道，他正從窗口望出去，想決定這間密室的位置，「噢！那棵枯萎的老杏樹開花了。我在月光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花朵。」

「上帝饒恕他了。」維琪妮站起身來說，美麗的光輝煥發了她的面龐。

「呵！你這個天使呀！」年輕的公爵情不自禁叫了起來，伸開雙手，抱住了她的脖子，熱烈地吻着。

(6)

怪事發生以後四天的深夜十一句鐘，出殯葬禮自康脫維爾獵莊開始。八匹黑馬挽着柩車，每一匹的頭上都頸繞地插了一束駝鳥羽，棺槨上覆着一襲華貴的紫絨衣，上面金線繡了康脫維爾的紋章。僕從們手執火把隨侍在柩車的兩邊。康脫維爾勳爵特從威爾斯趕來執紼，陪了維琪妮坐在第一輛的馬車中。背後跟着美國公使和夫人，又次是華盛頓和三個男孩。最末一輛車中坐了恩耐太太。大家一致公認她既然被幽靈驚擾了五十年以上，是該有權利以

薄怒問，他以為她在和他們開愚蠢的頑笑。「西席爾和我騎了馬搜遍了曠野，你的母親差一點急死，你以後不能再開這種的玩笑了。」

「除掉對那個鬼！除掉對那個鬼！」維生兄弟邊跳邊叫。

「我的小寶貝！感謝上帝，總算找到你了，此後再也不許你離開我了。」奧蒂士夫人喃喃地說，吻着戰慄的孩子，撫平了她蓬鬆的金髮。

「爸爸，」維琪妮安詳地說：「我和鬼在一起，他是死了，你必需去看看他，固然他過去非常殘暴，不過他是真真的悔罪了，他在死前，送給我一匣美麗的珠寶。」

闔家驚呆了，但是維琪妮嚴肅莊重的面容並不像開玩笑。她轉身領他們，穿過護壁板上的小門拾級走下一條狹小的秘密甬道。華盛頓緊緊追隨，手中拿了一支蠟燭。最後，大家到達一扇厚實巨大橡木門的面前，門上釘着無數生鏽的銅釘，在維琪妮一觸之下，木門猝然大開，呈現出一間低矮的斗室，屋頂圓拱，小窗上安裝了指頭粗的鐵條。巨大的鐵環生根在牆上，鎖住了一具白骨。牠平臥在石板上，伸出指骨好像想抓那個正好够不到的木盤和瓦缶。瓦缶以往大概一度盛過水的，裡面長滿了綠藻。木盤中央

貴賓的身分來加最後一幕了。深坑挖在教堂墓地的一角，正好在老水松聖蓋之下。奧古斯多·丹比爾牧師以給人最深刻印象的姿態誦讀了葬詞，儀式告畢，僕人們按照康脫維爾的古禮熄滅了火把。靈柩緩緩沉下深坑，維琪妮踏上一步，把一個粉紅色和白色杏花相間編成的十字架架放在柩上。皓月從雲後出現，墓地上撒滿了銀光。遠處樹叢中傳來了夜鶯婉轉的歌聲。她想起幽靈描寫的「死神的花園」，明眸孕滿了淚珠；歸程中，她默默不發一言。

次晨，在康脫維爾勳爵回倫敦之前，奧蒂士先生和他叙談，提及了幽靈贈珠寶給維琪妮的一回事。那些珠寶的確是希世奇珍——尤其是一串威爾斯古式鑲嵌的紅寶石項鍊，真是十六世紀的珍品，價值之高即使奧蒂士先生躊躇於容許他的女兒收受。

「當然，」他說：「我知道鄉下所謂房屋包括土地和裝飾品的；所以那些珠寶是，或者應該是，府上的傳家之寶。因此我必得請你把牠們帶回倫敦去，作為在微妙的情況下找回來的一部分失去的財產。至於小女，她只是一個小孩子，而且我可以很高興地告訴你，她對於這些奢侈的物品並無多大的興趣。奧蒂士夫人並且告訴我——雖然，她在珠寶方面並非權威，只不過在年華及笄的時候在波士頓

消度過幾個多天而已——這些珠寶價值連城，如果要出售的話，很可以標上相當高昂的價格。在這種情況之下，康脫維爾勳爵，我深信你必然已經瞭解我如何不可能容許家庭中的任何一員擁有那些珠寶。這些不切實用的裝飾品和玩具雖然適合於不列顛貴族的尊嚴，或者甚至不可缺少；以那些在嚴格的，而且我相信也是不朽的，共和國簡單樸實的紗條下長大的孩子而言，牠們是絕對沒有用處。也許我得附帶提一句，維琪妮個人是非常切望你能允許她保留那個珠寶櫃作為對你那位誤入歧途，不幸的祖先底紀念。就我的立場而言，我承認是大出意外，當發現自己的孩子竟然以某種方式對中古時代的遺風表示依戀。唯一的解釋也許爲了維琪妮誕生在奧蒂士夫人作過雅典之遊而回到你們的倫敦郊區之後。」

康脫維爾勳爵端莊地靜聽高貴的公使先生的演說，不時撫摸一下自己灰色的微髭以遮掩一個不由自主的微笑。待得奧蒂士先生說完之後，他誠懇地搖手說道：「親愛的先生，你那位伶俐的小姐賜給了我那個不幸的祖先，茜蒙爵士，一樺莫大的恩惠。舍間和我對她出衆的膽略和勇氣領情匪淺。這些珠寶很清楚地應該屬於她的，若然我喪盡天良，搶走了牠們；那位兇惡的老傢伙要不了兩星期，一

定爬出墳墓來，鬧得我六宅不安。至於傳家寶這一點，我知道任何物件如果沒有寫明在遺囑或其他文件上，就不成其爲傳家之寶；而三百年來的的確確沒有人曉得這些珠寶的存在，我向你保證，我對這些珠寶之無權要求正像你的總管家一樣。我敢說在維琪妮小姐長成以後，一定喜歡有兩三件漂亮的首飾可以佩帶。此外，奧蒂士先生你忘了，你善價收買了全部傢具和這個幽靈，每件東西屬於幽靈的，當然也是你的資產。不管那夜茜蒙爵士在密室中有什麼舉動，從法律的觀點看來，他現在總是死亡了。你以購買的方式獲到了他的財產。」

奧蒂士先生對康脫維爾勳爵的拒絕覺得頗爲困擾；他再三請他重新考慮，而那位好心腸的爵士却是非常堅決；最後終於說服了公使先生，要他容許他的女兒接受幽靈送她的禮物。所以在一八九〇年孟春，年輕的希休公爵夫人新婚後入宮覲見皇后時，她的珠寶首飾成了人們談論稱羨的主題。維琪妮在她的情人成年之後就締結了良緣，他們兩人非常惹人憐愛，因此每一個人都滿意這段姻緣——只除了鄧布爾教候爵夫人，她曾經爲了她七個侍守閣中的千金想抓住公爵，而且爲了這緣故開過三次以上盛大的宴會。奧蒂士先生對公爵的人品甚表喜愛；但在理論上，他堅決

反對尊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不無恐懼，因爲在尋歡作樂的貴族們日趨腐化的潛力影響之下，共和國民簡單樸實的紗條一定會聽到腦後去了。」他的反對自然徹底的被壓倒了。我想當他挽了自己的女兒，走上漢諾威廣場聖喬治教堂的走道時，全英國找不出第二個更驕傲的人了。

公爵和夫人蜜月之後回到了康脫維爾莊。次日午後漫步走到了松林背後孤寂的墓地。起初，茜蒙爵士墓碑上的銘文頗難決定；最後終於一致同意簡單地刻上了老騎士的名諱和藏書室凸窗上的那首預言詩。公爵夫人把帶來的幾朵玫瑰花散在墓上，默然憑吊了一會，走進了古寺荒廢的聖壇。她坐在一支斷折了的石柱上，她的丈夫橫臥在她的脚畔，抽着香煙，凝眸看住了她的秀目。忽然他扔掉香煙，握住了她的手說：「維琪妮，一個妻子不該有秘密瞞住她的丈夫。」

「親愛的西席爾！我沒有秘密瞞住你呀！」
「有的，你有的。」他微笑道：「你從未告訴過我，你和鬼在密室中的遭遇。」

「我從來沒有告訴過旁人，西席爾。」維琪妮莊重地說，
「我知道，不過，你該告訴我。」

「別問我，西席爾，我不能告訴你。可憐的茜蒙爵士！我真欠他的情；真的，別笑，西席爾，我真的欠他。他使我看到——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死亡，和爲什麼愛情強過這兩者。」

公爵站起來，熱吻他的妻子。

「只要我能得到你的芳心，你就保持你的小秘密吧！」

他喃喃地說。

「這永遠是你的，西席爾。」

「那個秘密將來你該告訴我們的孩子，肯嗎？」

一抹紅暈湧上了維琪妮的粉頰。

註一 Amazon 希臘神話中住古仕於 Scythia 的民族。全係女人，唯剛強武勇不遜鬚眉。

註二 Achilles 荷馬所作 Iliad 中的男主角爲 Peleus 及 Thetis 之子。武藝超羣勇力絕倫，除踵部

外周身刀槍不入，特洛城主將即爲其所殺。

註三 Elton 英國著名中學，貴族子弟類準入學於此。

註四 避役：似蜥蜴而略大，其身體保護色能隨環境

改易。

註五 Junee 英國古金幣，抵二十一先令。

註六 英人以爲世家皇族之血爲藍色，其血越藍則血統愈純愈高貴。



自

懶

形

機

蕭洛

和我相同的女孩
子一定有成千成萬，

綽很秀氣，也正具有着我所企望着的一切。但是現在，我知道他就會發現我的住處是多麼惡劣，他也會意識到我並不是他所希望的女孩子了！

渾沒在每一個城市裡，每一個市鎮上。她們將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人引以為恥，她們感到自己的卑微，平凡，窮困的親人是她們在選擇，委嫁給如意郎君時的阻礙。現在，我才知道這種觀念多麼錯誤，因為它使我付出一大堆的機遇，現在，我才知道，男人們只是爲了女人自己而愛，他們並不顧到她來自何處，也沒有想到她的親人們是誰。

媽進來看她正在燒的火鍋，「燒好了，我想，」她說，「投給我一個看不見的微笑，」他一定會喜歡的，你的那位年青人，作料加得正好，瑪琪。」

在保爾一定要到我家裡來看我的家人的那天晚上，我感到很失望，很煩惱，我母親，父親和我妹妹一點也沒有想到花一點精力去讓我們租住的房間顯得漂亮些，或是讓她們自己整頓得比平時順眼。窗戶都是關上的，每一處都充滿烹調食物的油煙味，我很坐立不安，因為保爾很調

瑪琪把火鍋從舊鐵爐拿出來，說道，「通常，有錢的年青人不會要到一個女孩子家裡來的，除非他對將來有什麼打算。」

「他還沒有提起過婚事，」我說。

「他不再會提起了，從今以後，」我黯然的想道，「在他爬上四層樓梯一路聞着白煮肉的氣味之後，在他看過我的家庭之後，看過那些併排湊湊的傢俱，磨平了的地毯，被媽染過三回顏色的窗簾之後……」

我心裡馬上回到保爾家的那座漂亮寬敞的房子，因為我是他父親的秘書，曾爲了商業上的來往去過他家幾次，在我看來，那地方簡直就是電影的某些地方。和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正像白日與夜晚一樣有着明顯的不同。

我默默的禱告着；只要爸爸能記得穿上他的外套，飯後不要繫腰帶，也只希望我的寶貝妹妹瑪利能塗好了脣膏才上桌子，不要整個晚上都在噲噲的男朋友——無線電城的守門人。

心不在焉的我走進客廳，我們得在這裡佈置飯桌吃飯，連那些銀器也顯得毫無光彩了！鍍銀脫落的地方留下了一塊難看的疤，我正要去弄直一隻叉子，門鈴刺耳的響了起來。

我楞住站了一會，像一個臨進法場的囚犯，於是我慢慢的走向門邊來。

保爾站在那裡，笑容滿面，帶給我一股愛情的溫暖，

這讓我每次在他身邊都感到沉醉的暖流，突然間我忘去了一切，只想着他這般高大，漂亮，只想到我是多麼深潔的愛着他，可是，他的聲音又把我帶回人間。

「噢！親愛的，不請我進去？」

「啊！保爾——對不起，來吧，讓我替你脫下外衣，」我急急忙忙的說。

「這個你也替我幫幫忙，好不好？」他遞給我一個大大的糖果盒子，「送給你母親。」

「乖乖！噢！這真好！」媽站在過道口嚷過來，「多可愛的一盒糖果！」

爐子裡的熱氣烘得滿臉通紅，圓裙上一大塊一大塊的油斑，但是保爾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些，他同她握手，好像是恭維一個皇族般的彬彬有禮，於是她心花怒放的回去廚房。

「我們在這裡吃飯，」我一面領保爾進客廳一面告訴他，「這座宮殿裡沒有餐廳！」我想說得輕巧些，但是處理得不够自如。

保爾正想答話，但是被臥房裡的吼聲打斷了。

「凱蘇！你把我的背帶塞到那裡去了？褲子直往下掉，你叫我怎樣把衣服穿得整齊！告訴我在那裡？」於是爸爸穿

了短褲衝進客廳裡來，一隻手抓牢褲腰。

「啊！父親，」我只感到臉上燒起一陣難以爲情和羞辱：「出去！」

「啊！瑪琪，」他緩和下來，「不要燥，我相信你那位年青人以前已看見過內褲，說不定自己也穿著一條，呃，年青人！」爸爸笑得十分得意。

我真希望地板會裂開一條縫讓我躲進去！

保爾站起身來和父親握手「十分高興能碰見你，奧康納先生」，他說「我也十分了解背帶放錯了地方的痛苦！」

「並不是我放錯了地方，」爸爸忽然發作起來，「是我那位親愛的太太，說是爲了整齊清潔，把我的衣服藏起來，女人們總讓你感到自己要依靠她們，這是一個陰謀，得好好的當心她們，年青人！」

保爾愉快的笑笑，我咬緊了牙關。

「父親，」我埋怨的說，「你不好先穿好衣服？馬上要開飯了。」

「正是，快開飯了，」媽急急的進來說，「我來替你找背帶，爸，那麼瑪琪——潘琪，如果我們要來一點你說過的那些飲料的話，你最好是離開這裡去準備，不要做我的一份。」

「我可以幫你忙？」保爾問道，「我雖做不慣這些家事，但是我會配雞尾酒。」

我看見他跟我進廚房的時候東張西望——瓷磚都散了的陰溝，火爐前那張破破爛爛的漆布——可是我一句話沒有講，我惟一的理想是儘可能快快的渡過這個晚上，我有個很可怕的預感，覺得一切都會比想像的還要糟糕。

保爾把飲料帶進客廳，我把一些混雜不分的胡桃，爆玉米裝在碟子裡。

我跟他進去的時候聽見一些聲音，我知道瑪琪在自我介紹。

「我是她妹妹，」她說，咕咕咕的笑，「我想，姊姊也許告訴過你——」

「瑪琪！」我的聲調尖得讓她和保爾都吃了一驚，但是我自已已把持不住，——真的，我不能自制，瑪琪坐在那裡，滿頭捲頭髮的夾子。

哼！她倒是披上了她那件絲領巾，可是仍然是她一向的那種草率不檢的派頭，打錯了結，一半以上的髮針露在外面，我氣得幾乎想擲她幾記耳光！

「回去梳好你的頭髮，」我喊道，「保爾會把你變成什麼樣子？吃飯的時候蓬着個頭？」

「我有個約會，」瑪琪頑固的說下去，「電影散場以後，我要去找比爾，他和保爾一樣的了不起。」她加上這一句，不正經的朝他笑笑。

保爾好像很難以爲情，「我覺得她蓬着頭看起來也很好！」他無可奈何的說。

瑪琪朝我得意的笑笑，而且學着她看見過的電影明星的派頭擺擺腦袋，我正想回她幾句，媽插進來。

「開飯！」他宣佈說，「快點，每一位，瑪琪你替我搬東西到桌上來，」

保爾和我匆匆的弄好雞尾酒，爸走進來，一口氣灌下了他的一杯，噁哩咕嚕的埋怨珍在裡面的菓子。

我們都坐好的時候我想把蠟燭點起來，但是爸說他要點上大吊燈，以便分割火燭。

「在我們難得有這樣饗宴的時候，」他說，「我不願意就這樣在黑暗中割割切切的破壞了它。」

我等著，咬緊嘴唇，直到每個人都有了一份之後，我不服氣的站起身來，點亮了蠟燭，扭滅了大吊燈。

爸順從的嘆嘆氣，致力於他的火燭，「假如瑪琪要黑一點就得黑一點不可！脾氣跟鐵一樣硬，而且，我不能說我沒有預先警告過你，年青人！」

「啊！父親，不要說了，」保爾會以爲他不得不娶我，假如爸一直這樣激烈拍拉的說下去的話。

「今天晚上叫我父親，」爸的音調略帶幾刺，「剛才要我穿上星期天的外出服，後來又吵着要在客廳裡吃飯，其實廚房裡不是也很好？現在，不叫我爸，叫我父親，喂，年青人，我希望你能賞情得到她這般款待，瑪琪別的朋友是從來得不到的。」

「我的也沒福氣！」瑪琪羨着說，吃吃的笑。

假如媽不岔開話題的話，我真不知道還要發生些什麼事情，我雙頰羞紅，滿眼淚水，每當保爾看着我，他那鎮緊的雙眉使我幾乎流出眼淚來。

這餐飯其餘的時間也在悲慘中渡過，沒有一個人講太多的話，我記得，而且保爾看起來很不高興，啊！我非得帶他離開這裡不可。

飯後，他想幫忙收拾，可是在媽還沒有答話之前我把他拉了出去。

「瑪琪會幫忙的，」我說得很快，「讓我們去兜兜風，呼吸點新鮮空氣，保爾，我現在就要去。」我加上一句，我們駛行出去，直到再也忍不住寂靜。

「喂」我說，「我想你在思索你錯過了。」

他急速的投我一瞥，眼睛重又轉向馬路，「唔，」他慢慢的說，「我也怕我去想到這些，潘琪。」

「你不能說我沒有預先告訴過你，」我憤憤的說，「在我們第一次的約會，我就告訴過你我自一個貧苦的家庭。」

「我知道，」他接着說下去，「那也就是我愛你的原因之一，你這麼誠實，這麼純正，我從沒有夢想到你竟也會將你的家人引以為恥。」

我欲答無言，保爾沒有批評我的家，被他批評的是我，我周身充滿了無理的憤怒。

「爲什麼我不引以為恥？——至少是爸整個晚上全給他破壞了！」

「你父親沒有破壞，潘琪——是你！」

這句話，像鞭子一般的打在我臉上！

我氣得無法回答，但是保爾一直說下去，聲調的冷靜堅定，好像法官的判詞。

「你想演戲似的來一套，但你家裡沒有讓你這樣，你的父親，母親和瑪利都是實事求是，誠實不欺的人，潘琪——今晚以前我以爲你也如此。」

「我的一生，都正如你父親所形容的一直在被『欸待

「我們等着瞧吧！潘琪，」他說，「且讓我們等着瞧吧！」我眼望着他離開，「回到我這裡來吧！保爾！」我祈禱着，但是，在我心裡我知道我永遠失去他了！

他的話在我腦海裡盤旋，一個星期之後，當我坐在與我妹妹合住的臥房裡的時候，他的話還在我的腦海裡。

幸運的瑪利！正要和比爾有個約會，我想，當我堅持要她帶上我的小山羊皮的手袋時，她一定覺得十分奇怪

「你真是個親姊妹，」她說，「不要煩了！」——她的眼睛漸漸的柔和起來——「他就會看你來的，我從骨子裡感覺得到。」

瑪利說得對，她沒有離家幾分鐘後，我的電話來了：是保爾打來的。

「潘琪，我想今晚到你那裡來，出去兜兜風。」他說，聽見他的親切的聲音，我感激的淚水流了出來，我只能輕輕告訴他，「好！保爾，我等著啊！」

我不知道保爾是不是已經原諒我，我只知道他柔和的聲音聽着我的名字的時候變得很急促，這已經够帶給我那歡躍的心以新的希望了！今晚以後，在我們談過以後，一切都會確定我不必等他太久，馬上他就會來到這裡，在我

「着，只是因爲我出身自一個富有的家庭，今晚，我被自自然然的招待，這也正是因爲你家裡不虛假聲勢，老老實實，你却引以為恥。」

一長段的時間我默坐在一邊，無法啓口，木然的看見街燈，樹枝晃過去，後來我發現我們到了中央公園，可是在我四周我覺不出一點點羅曼諦克的氣氛，我心裡積着重的畏懼以及被遺棄的痛惜。

保爾是對的！我終於知道了這些，我會以我的家人爲恥而忽略了他們傾送給我的愛和溫情，却以他們的清苦，未受夢育感到羞辱，在保爾的眼睛裡我瞧着我自己，我感到幾乎無地自容的羞慚。

保爾帶我回家，停下車，送我到家門口。

最後，我低低的說，「你所談到的我的每一點都是真的。」我喃喃而訴，「保爾，假如你恨我的話，我並不責怪你。」

「我不恨你，」他說，「只是我感到混淆不清，我覺得我只是愛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女孩子。」

「保爾，存在的！」我無顧忌的喊道，「現在我知道我錯了，你不以爲我會是你所希望的那種女孩子？」

他的眼睛直視我的訂着面前黝黑的街道。

們出去之前，我們可以和他，媽在客廳裡坐一會，保爾也會很高興的再來拜訪我的家人，而且這或許會幫他明白我已不再以我爲，媽爲羞，終於，我是他所戀愛着的女孩子了！啊！我希望這樣——我希望這樣——因爲我無法忍受失去保爾。

完

原載：True Confessions Dec. 1951
原名：Wrong Kind of Girl

新人造纖維——達克龍

杜邦公司的新出品纖維——達克龍，用以製造救火水龍帶，質優而輕便，同一救火車可多載百分之四十的水龍帶，並且這種成品堅固耐用。

達克龍的特性之一是人水不滲也不發鐵，現在每磅的價格是美金一元八角，價格昂貴的原因是尚未大量製造。預計要到一九五三年才能正式問世。

頭髮裡的金屬

二年來研究頭髮，指甲，皮膚中金屬含量的結果，密契根大學哥爾德布倫博士宣稱一共含有銀，鉛，錫，鋅，鐵，銅，鋁等十九種金屬。這種結果可使醫生對於皮膚病可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魔島餘生

George Seaton 著
余英節 譯

法蘭西的法庭裡擠得滿滿的，我被一些含有敵意的面孔包圍着——一些眼光冷漠，雙唇緊閉着的陰鬱的男男女女，木槌一響，嘈聲就平靜了。檢查官站起來，潯緩而肅穆地申述我的案件。我曾經在阿克斯（註一）一家旅館裡偷過東西，被當地的警察逮捕，不過事情的真假，他們並不明白，他們怎能明白呢，我並不是要偷……我是不得不偷……難道那裡沒有人幫忙我——向法院解釋我是無辜犯罪的？檢查官坐下來了下來，我的律師站起來，千言萬語……然後又是木槌聲。

庭長宣判了，六個月的監禁，隨後還要「放逐」，我大為不解「放逐」是什麼東西呢？我被送回監牢裡去後，律師就跟我解釋，我在十年以內曾經因搶劫被判刑三次，所以我已經被視為怙惡不悛的慣賊，得加以放逐：褫奪公民權，再送到法屬奎亞那（註

在聖馬丁德雷的監獄裡，我們的腳鐐取掉了，我的腳上現出一圈血紅的鮮肉，我們被吩咐脫光衣服，囚服收了去，在他們那裡領到棕色的長褲和單衫，木屐，帽子，毯子，還有一只背囊，然後就受檢查看我們有沒有帶「夾帶」。

我從過去在監獄裡的經驗曉得「夾帶」是怎麼回事，那是一根三吋長，四分之三吋直徑的管子，中間是空的，而且做成兩片，中間用螺絲咬在一起，「夾帶」是私藏鈔票的一種秘密工具，因為可以藏在身體裡面。

檢查完畢後，我們就被趕到淋浴室裡去，我第一次看到衛兵拿鞭子——長而柔軟的鞭子，守衛咆哮着催促我們，每個人經過那水也似的淋水頭後，背上就要挨一記惡毒的鞭答。

我那間牢房裡有六個人，一字兒挨着躺在一張大床上，看守說一聲，「把他們鎖起來，」獄吏就會在我們腳上套起一根鏈子，然後用一根鐵棒穿過每一根鏈子的末尾，再用鉤鎖把鐵棒鎖在大床上，沒有墊褥，沒有枕頭，只是一床薄薄的「配給」毯子，於是，他們就讓我們留在半明半暗的光線裡，像狗一樣的鎖着。

（二）的流犯殖民地去終我餘年。我在被帶走以前，法庭的庭長對我說了一番話，他這些話烙進了我的腦子裡。

「記着，西頓，你到法屬奎亞那去並不是去做囚犯，你在殖民地的範圍以內還是一個自由的人，我不相信你不能夠重建一個新的生活，自立為人，那裡是一個年青的國家，一個充滿了機會的國家，在榮耀的法蘭西帝國裡，你也是一個開拓者呵！」

那些話到後來又成為怎樣可怕的諷刺！那天晚上，我躺在小床上痛哭，那時候我還能夠有眼淚，我才只廿五歲呵。

我在拉羅希勒過了六個月，然後在一九二七年一月裡一個冰冷的早上給解到德雷島去，這是在布瑞敦海峽裡的一個小島，有五十個人伴着我，衛兵們弄得妥妥貼貼的讓我們跑不掉——把我們鎖在一起，我的左邊腳上鎖上了一只重腳鐐，拖了一條鐵鏈連着前面後面的人。



很多年給晒成了褐色，手上胸前都刺了很多花紋，臉上還有刀痕，人也粗獷得很。

「他們叫我做絞死鬼，」他說，他在北非的軍人監獄裡就過好多年，這回因為謀殺了一個軍官，要在奎亞那就上廿年。

「我在奎亞那沒有問題，」他說，「他們沒法捉弄我，我懂得些巧門。」

三年以後，我看到他的時候還記得這些話，那是在瑪洛尼河上。絞死鬼生癡瘋病死了。

絞死鬼隔壁就是瑪瑟兒·布隆，一個腦筋簡單嚇壞了的農人，他在佃主那裡偷東西給判了五年刑。

黑夜終於降臨了牢獄——雖是黑夜，卻沒有安靜。木床嵌進了我的肩頭，於是我用毯子當作枕頭，躺着想睡一睡，可總睡不着，這是一場夢魘，不可能是真的，但也是千真萬確的事，我手裏套着鏈子，跟殺人犯和積賊躺在一間壞氣味的牢房裡。

我想着——以後許多年裡想了無數回——想到那些舒服寫意的日子，喬治·西頓，這英國貴族不合法的兒子，好日子是過去了——竊盜狂把他弄成了一個常來監牢裡串門的人……

忽然，我聽見絞死鬼在跟馬瑟爾那鄉下孩子機咕，「喂，小東西，你給我放好點兒呀，我是一個老手，什麼秘密都懂得，靠著我呀，我會照顧你的。」

絞死鬼的鐵鏈沙沙地響着，那孩子尖聲嚷了起來，「不，請你……不！不！不要……」

「別做聲，傻瓜！」絞死鬼喊着，可是已經太慢，牢門打開了，獄役陪着看守，用電光照着我們的臉。

「你們想吵嗎，呃？很好，龜兒子，我來給你們來點熱鬧的吧，把他們的鎖打開來！」

獄役照辦了，我們面朝木床站着，每個人挨了五鞭，人家在拉羅希勒都聽得到我們的叫喊聲。之後我們又上了鎖，五個皮開肉綻的可憐蟲在暗地裡發泣呻吟，只有一個人却不哼也不哭，只是躺在那裡咕嚕着怕人的醒醒話：「絞死鬼……」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公告宣佈我們要啓航到奎亞那去，我們給洗了一次淋浴，理了髮，還注射了一針預防傷寒的疫苗，兩百三十個放逐犯和七百個犯人於是就踏上了旅途。

我們排成單行跨上跳板，以後便被帶到下面去，我扭

的耳朵也撕破了，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他低着頭站在那裡哭，然後我聽見絞死鬼的聲音說，「怎麼樣，小東西？」馬瑟爾一句話也不說就走到老遠的角落裡去了。

經過三個星期可怕的航程以後，這條鬼船到達了聖勞倫，看守們就在那兒，帶着少不了的晚子，由黑種和白種老婦伴着，過後我看到了他們——打扮得像演劇般的一群人，膨大得不成形的褲子，舊麵粉袋的襯衣，沒有鞋子，光頭，弓着肩光着頭的骨瘦殘傷的可憐人，他們站在那兒，一群站着的僵尸。

水手拋了一個香烟蒂到岸上，立刻就有廿幾個人撲上前去，爲了一個擱掉的香烟蒂就彼此扼喉頭，他們真是一羣好鬧罵的暴民呵。

「他們是些什麼人？」我向一個水手輕聲的說。

「放逐犯呵。」

於是法庭裡的一些話又湧上我的心頭：「那裡是一個年青的國家，一個充滿了機會的國家，在榮耀的法蘭西帝國裡，你也是一個開拓者呵！」

我們兩百五十個人——少了路上死掉的三個人，還有七個抬上岸就沒有活多久的——被領到一幢石屋裡，棕色

轉頭去，望望我再也看不到的法國——只是黎明中一個微現灰色的模糊輪廓而已。

下面船裡分了八個獄室，每個裡面就是一只囚籠，六十呎長，十二呎寬，十二呎高，四邊是吋來粗的鐵條，四吋一根的豎着，每個籠子裡關八九十個人，角落裡有一間廁所，吊床則挂在鉤子上。

我這間囚籠裡的煞星就是絞死鬼，他從船上的水手那裡弄來了撲克和骰子，攪得每天都有賭博，有時候還只吵吵——兩個人在囚籠中間扭扭着，不過討厭的事情多一些，他們在地板上滾來滾去，湯匙也變成了刀子，刀兒一亮，血就跟着流了出來。

有時候，看看兩虎相鬥，真有嘆爲奇觀之感，他們已經不成人形，只是像蛇一樣的扭扭着，敲打着，向後面退下去，又向前面衝上來，手脚漂亮得出奇，囚籠裡面靜悄悄的，就像催眠了一般。如果打架打得實在兇，二副就會叫人把蒸汽管子對準犯事的人，蒸汽從輪面上的開關吹過來，籠子裡每個人都會燙傷，然後衛兵帶了鞭子跑過來，逢人就抽下去。

一天夜裡，我終於看到了所懼怕的事情，馬瑟爾正站在籠子面前，他的臉已經被攔腫了，一只眼睛閉着，右邊

的衣服收去了，又發下黑条子的熱帶囚服給我們。

我們隨處坐着，不曉得往後怎麼樣，於是就接待了一批訪客——從聖貞別塊地方來的放逐犯，是來買我們的衣服，同時賣香烟給我們。我招呼了一個人過來，「我聽說我們放逐犯在殖民地的境界以內是自由的人，」我對他說，「那末幹嗎要把我們關在牢裡呀？」

他笑了一下，「他們要把你們在這裡關上幾個禮拜，然後送到自由營去，不過你也不會自由的，你要跟任何犯人一樣的做苦工，自由！」他辯着，「這殖民地是個什麼樣兒的地方？除了點綴在叢林裡的一些囚犯營和卡因奈一個小鎮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你去自由呀——自由得在叢林裡來回轉，一直到你倒下來死掉……這種地方唯一的自由只有墳墓裡的自由……」

這天剩下來的時間裡，我們一直關在小屋裡，弄得臭氣薰天，除了蹲在那裡擦天，賭博，抽煙，嘔吐，或是徒然捉弄衣裳上的虱子以外，簡直沒有事情可做。

那就是我們三星期來的生活，也許，當你一個人最後的一絲莊嚴和自尊心剝奪了以後，他就會找到一個潛在能力的原始叢林——一些隱藏了幾百年的自然力，在那三個禮拜以內，當我們從人變成了野獸的時候，新穎可怖的

野蠻便在我們中間橫行了。

即使是我——一個懦弱好交際的人——也得到了強有力的獸性，我算是活轉了十幾世紀，只是皈依「衆人皆死，我得獨存」的定律。

賭錢和求愛總是引起爭鬧，人們雖然疲憊不堪而又缺乏運動，却總有足够的精力來弄一把磨快的湯匙，刀兒一動，看守早上打開牢門的時候就會看見一個屍尸擺在他的路上，兇手可絕對提不到，沒有人會洩露秘密的，往後總是全體吃一頓生活。看守還要說，「嘿，好吧，反正只一條路——少下去。」

這期間我們被一個醫生檢查過，還照我們的職業填了表，我把自己寫上個「自立」，不過，那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只在我的襯衣上印了個號碼——一四一五六——幾天以後，我們就給送到自由營去了。

到那兒第一天，我們就跟了一個人動身到叢林裡去，一個阿刺伯的獄卒忽然把一柄斧頭塞進我手裡，我便跟上一隊走了。走了二哩路才進叢林，每走一步，斧子也變得沉重了一點。經過幾個月的囚禁和營養不良，我變得非常衰弱，關節都是硬梆梆的，但是，我還得顛躍着走，可惡

有思慮，感覺，疑問，也沒有理解，我們都是些活死人，連咽在自己喉頭裡的聲泣都聽不見。

跟聖員許多放逐犯比起來，我只能算抱在膀子上的清白嬰兒，有些人犯過廿，卅，甚至於四十件案子，所以在這種地方，我們這般小偷只好算做下賤的東西，連守衛也瞧不起我們，殺人犯則代表一種貴族階級；殺得越多地位也就越高。

簿記員拉司頓可算得囚營裡最有勢力的一個人，他是一個在官舍做工的犯人，管理工事，食糧，工具和服裝帳目的就是他。拉司頓是一個矮小，有力氣的人，滿身都刺了花，當我們結算成銷骨立的時候，他倒還能維持那一身肉和力氣，簿記員真是絕對不會挨餓的。

只要你有錢，拉司頓甚麼樣兒的事情都可以給你弄好，如果守衛要給你一個罪名，他就告訴拉司頓記在紙上，給拉司頓幾百法郎吧，罪名就沒有了，如果你想從叢林裡溜到聖勞命去，買酒來賣給犯人們——給點錢吧，你的名字就可以在工事表上去掉三天。

每禮拜有兩天算是打牙祭的日子，發肉的看守給自己切了一大塊去，拉司頓和獄役也留下自己的一份，廚子當

的灌木把我撕得遍體鱗傷。

我們在一塊大空地上停了下來，守衛派下令來，要我們砍到一棵樹，然後削成木柴，中午停下來吃飯，下午二點鐘完成工作，每個人得砍一立方公尺的木柴。

每一個人，年青的好年老的也好，新來的或是老油子，連舉起斧子的力氣都沒有，我們身上已經給鞭打得千痕萬綻，許多人有瘡疾，所以都貧血，軟弱的手腳來拿動三磅重的斧頭就很吃力了。

太陽照耀着，汗水從身上流了出來，雨來了，你在泥漿裡跌跌爬爬的，然後太陽又出來了，你身上冒起水汽來，這時候斧子一直在一起一落，真不曉得那兒來的第二記的力氣。

我們怎樣活下來的？難道像這樣一小時一小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身體上所受的折磨就沒有限度嗎？真的，我們幹嗎要繼續幹下去呢？這種推動我們奇異的力量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只是裹着皮的骨架，不是人，是機器

也許就是那樣——我們是機器——吃的是污水，管着的是不開關，只是皮鞭子。我們每天從走進叢林的當兒起，一直到走回營裡，心裡面都是空洞洞的，我們自己沒

然也照樣做，等到肉送到這些人手裡，便只剩下幾根軟骨浮在油面上。

同我一批到達聖員的差不多有兩百卅個人，一年之內就死掉一百四十個，可是死一個活一個有什麼了不起，法蘭西多的是犯人來代替他。

有一天早上，我醒過來的時候覺得左腳痛得要命，地板上是一大灘血，夜裡有只吸血蝙蝠飛進草屋裡來，竟挑了我來做犧牲品，這種事情是常常發生的，蝙蝠輕輕的飛進屋裡來，找一條光腿咬一口，它們這種工作做得十分仔細輕捷，人家不到早上不曉得已經被叮過了。

我用襯衫把腳包了起來，然後跛着腳走去醫院裡，獄役長檢查了一下我的傷口，獄役並沒有行醫的資格，他不過是一個設法弄到一份安靜工作的放逐犯，他的責任就是看看人家有沒有裝病逃避工作，像我這樣的病顯然是需要治療的，我的襯衫浸透了血，腳踝腫得有平常兩倍大小，但是在醫生每星期來一回以前，還有五天要拖過去，那算不了什麼——我得等。

那醫院是一棟石屋，可以容納八十個病人，但是單了粗布的病床只够供卅人，其餘的病人便得睡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躺了五天，腿子一直在發痛，繃帶是直接縛在

的，等看護犯來調換的時候，結的柳繩跟看護掉去。

醫院裡每星期有三五個人要死掉，人死的時候你總聽得的，因為看守，獄役和看護正圍在他旁邊，一等到他咽氣，這三個人就立刻開始行動，死尸的衣服，東西回來帶一會兒就一掃而光了。搶去的東西照攤瓜分，最大的一股送給看守，人死的時候是從不叫醫生來的，看守只用鞭子朝死尸臉上亂抽三四下，然後說道：「死了，好吧！埋掉他。」

我真像有一種什麼神奇潛在力幫助着復原，如果弄成永久的殘廢，當做「不治者」留下來，給調到新囚營去——十二哩路遠可怕的死囚營——那我倒寧願死掉，我會送給養到那裡去過一次——五十英畝的空地，五幢草蓋的茅屋裡住了四百個人，好一幅悲慘的景象啊。

我想不出什麼話可以表達那塊鬼叢林的可怕，那活死人的墳園，我即使闔上了眼睛，也還看得見一塊壓土飛揚叢樹滋長的空地，周圍繞着碧綠的灌木和搖擺着的大樹，銅盆似的太陽從無雲的天空裡照下來，於是這一羣遺忘的人們的行列經過我的面前。

拖着古頭低着頭的白癡像一個怪物孩子樣蹦蹦跳跳着

越多。如果有人想從旱路上到荷蘭奎亞班或是巴西去，他準會在穿不過的叢林裡死掉，會一直兜圈子，兜到疲倦得倒下去，做了螞蟥的盛宴。如果朝西走想上荷蘭奎亞班去，那就得穿過瑪洛尼河，要這樣做，他就得去偷一條土人的獨木船，不過容易翻船是很危險的。我所說的「危險」的意思，是說瑪洛尼河是奎亞班那吃人魚的滋長地。吃人魚雖然只有一尺長，却有剃刀一樣的銳齒，它們成羣地游來游去，遇着有人掉進瑪洛尼河裡，吃人魚就很快的給引了來，於是幾百條衝了過來，潔白的咬進肉裡，像瓶塞螺旋般轉一轉便游開去，不過一分鐘，這人就給撕得片々飛了。

還剩下一條逃走的路——海道。你可以去偷一條獨木船，推下岸去，然後祈禱上帝讓你到達千里遠（註三），大家知道那兒的政府是仁慈的，他們給逃亡的人食物和二十四個鐘頭，讓他們離開那裡，當然，你首先得到千里達八百哩的遠路，真是一段危險的旅程——只要一陣大風，你便是鯊魚的一頓飯了。

不管成功的障礙如何，我却已經從夥伴們的交談中變成了一個潛逃專家，我已經擬好了計劃，只不過覺得時機還沒有成熟罷了。如今我就爲了潛逃的罪名，滿背上都是

，跛子拖着粗木杖，瞎子跌跌撞撞的摸索着，一邊敲着手杖在營裡走，一邊高聲叫着……

我的脚好了以後，醫生說我可以回囚營裡去了，我拿了斧子，加入穿越叢林漫長而疲乏的行列。幾個月來我不斷地虛弱下去，脚上又痛得抽筋，等我們走到空地上的時候，我已經要倒下去了，我非分地想躺下來睡一睡，可是衛兵推了我一把，叫我開始工作去。

當我拖曳地走向樹林裡去的時候，腦子裡忽然靈機一動，我記得當時我高聲尖叫着，忘記了脚痛盲目地跑進灌木林裡去，我不曉得我在朝那兒跑，只是想走開去——到遠離衛兵和砍樹的地方去。

我不會覺得尖銳的灌木在我身上撕咬，只是顫抖着，又爬起來，繼續盲目地跑。也不曉得跑了好遠，我的脚跟忽然拉了一下，便跌倒了，我躺在那裡喘氣，一直到聽見叢林裡有了響動，是衛兵和獄役來了，有一個聲音說，「他在那兒」……我感到背上熱辣辣的一鞭……鞭子又下來了……還有，還有，五下以後我就昏過去了。

每年約莫有八百個人想逃走，五百個給抓了回來，少數到達了自由地界，其餘的都死掉了，想逃走的困難越積

鞭痕，躺在監禁室裡。

我在牢裡躺了三天，連拿食物都不能夠抬一抬手，到了第四天，我才能夠搖晃着站起來，我給准許儘量洗個乾淨然後帶到總監那裡。

「你幹嗎想逃走？」他怒叱着我。

聳聳肩，我怎麼能解釋呢？一個人怎樣能够形容他靈魂裡的幽暗呢？還有那絕望和無邊的淒苦？

「我並不是想逃走，只是受不了了，所以我才跑開。」

「那不就是逃走嗎？」

「當然，」我申辯道，「誰要是想逃走，才不會扔下斧頭往樹林裡跑。老爺，以你對於逃亡的人常談來說，總監曉得一個人不會當着衛兵的面逃走吧——」

總監站在那裡沉吟了片刻，然後說：「你說得對，我接受你對於這次行動的解釋，不過你拒絕做工也得受罰卅天。」

對於官兒們我早已不指望什麼恩典了，像這樣仁慈的措施可真厚待了我，所以我竟感動得連多謝也說不出來我撥轉身就走開，拖着步子自己走向監禁室裡去。又是卅天，三天倒有兩天光是麵包白開水，熱黏黏的濕氣，難以形

容的孤寂，不過比起五年的「企圖逃亡」來，倒便宜萬倍了。

卅天過完了以後，我就賄賂簿記員拉司頓給我弄到衛兵C家裡去做僕人。人家管他叫阿普（猴子）——一個非常適合他的綽號，因為他的頭在粗頸上突了出來，惡毒的眼睛在叢叢的眉毛下不停地骨碌骨碌動着。

他跟他妻子住在官佐宿舍的草屋裡面，許多看守都結了婚，他們的妻子就跟丈夫一樣壞，這很明顯，她們多半做過妓女來的，還有別的什麼人肯嫁給衛兵呢？還有什麼良家婦女願意把奎亞那當作老家住上十五年？

C的妻子白茜是個紅頭髮的人，曾經在土命（註四）娼寮裡把硝酸酒進一個妓女的眼睛裡，她沒有坐牢，却跑到奎亞那來嫁給阿普，我去報告工作的時候正是她開的門，她是一個頭髻冷豔的女人，穿了一件靛藍的棉布罩衫，染了色的頭髮梳也不會梳過。白茜傲慢地開出我的工作來，我得鋪床，擦地板，打掃房間，擦傢俱，洗衣服，還得準備茶蔬。她指着一堆打掃的用具說：「到臥房裡開始做吧。」

鋪床的時候，我感到一種異樣的不安，使我發了會兒

禁，後來聽說他發了瘋，白茜也吃到了苦頭，她丈夫給她一頓好打，打得終身殘廢，等她回到法國咖啡店裡去的時候，她準是個怪模樣哩。

也許，是詩一般的公平吧。

x

x

x

x

放逐犯還有兩個囚營：瑪洛尼河上的新囚營；和聖路易營，聖路易是個小型的聖貞，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不砍樹，而是種馬鈴薯。我是一九三〇年調到聖路易去的。

我們有卅個人，從早到晚在地上挖土種馬鈴薯。這種工作真傷人，要整天屈着身子，用一把長的鈍刀砍掉矮樹，然後用手把土堆成長長的矮土墩。我們像機器一樣地做着，內心醞釀着怨恨，不過我們既沒有力氣，也沒有機會來反擊我們的壓迫者，我們的仇恨便只好在心裡面起泡泡兒，有時候也沸騰出來。

有個五十九歲的白勒特，一九〇一年就到了奎亞那，不曉得他怎能活得這樣長久——照說只能祈求墳墓裡底安謐的人，誰又能解釋他們求生的慾望呢？

白勒特是一個沉靜的人，但是那種沉靜之中却有點恐怖的成分，他在草屋裡可以一坐幾個鐘頭，望着前面發楞，只是動動手捲烟。他跟葛遜一起在馬鈴薯田裡做活，葛

楞，之後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是置身在一個家裡面——雖說是間木棚，好歹總是個家，丈夫妻子住在這裡面，有桌有椅，還有家庭中的體己事兒。於是我內心的深處突然感到一陣痛楚，我渴望自己有個家，一道前門，和挂着褪色的窗簾的窗子。

我在整理床鋪的時候把臉埋在枕頭裡面，那玩意兒軟得像雲一樣，我聞到了C太太廉價的香水，這才明白我需要的另一樣東西——女人。

白茜下午有一位客人來，拉司頓，他闖進草屋裡來一直闖進臥室，C太太在跟他進去之前對我說：

「你在廚房裡守著別讓人家打擾我們，如果我丈夫回來的話，馬上告訴我。」

事情就是這樣的，原來拉司頓是白茜的情人。一個鐘頭以後，當他離開草屋的時候，我才發現這個傷痕斑斑身上刺花的殺人犯動人的地方，一張一百法郎的票子翹在C太太罩衫上面，在囚營裡面，簿記員是唯一玩得起這個調兒的人。

白茜和拉司頓的關係後來也有個結果，六個月以後，C當場捉了兩個人的姦，給了拉司頓一頓好鞭子受用，然後送進牢裡，拉司頓領了個賞，聖約瑟夫島五年的單獨拘

涵是卡霍送來的一個賊，人很友善適度，對白勒特也謙恭有禮。

一天下午白勒特放下了擔怕人的事情，他一聲不響的舉起砍樹的刀子，用盡卅年來在囚營裡的積怨，朝葛遜頭上砍下去，可憐葛遜也來不及哼一聲就倒在地上，臉上還帶着平常那種迷惘愛憐的表情，頭一直敞開頸背，刀子還挾在上面呢。

過了一會子，衛兵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他們就毫不遲疑的動起手來。以我在奎亞那這多年，我從來沒有看到人家像白勒特這天下午打得這樣狠，兩個人同時揮着鞭子，直抽得他呻吟不絕，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下，他們這才用起釘了鐵掌的靴子來。過了一個鐘頭，這兩個人奉命帶他回營，給送進草屋裡，等候解到聖貞牢裡去。

葛遜死了以後，我們有兩個人給派了去「栽」他，如果我們記得準確的話，他該是埋在空地東邊第三排薯墩下面的。

我回聖貞的時候，剛好碰着「沉默的人」白勒特判決那天下午，斷頭台由聖勞勞命用火車運來了，兵士們幫忙釘子手拉杜瑞裝好，放在官舍前面，由武裝的哨兵守衛着。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被召集起來看行刑。

回想起來，我知道「沉默的人」白勒特的處死在我的生命上有很大的意義。那時候，我可以不覺眼地看完每一個令人作嘔的步驟，這表示我已經看過了太多的殘暴，經驗過如許的愁苦和憂鬱，所以我再也不會受這種玩意兒感動了。缺憾，怨恨，頹廢和罪惡已經成為我生命裡主要的部分了。

天亮的時候就醒來了，我們排隊站在斷頭台前，白勒特給挾在兩個衛兵中間走上前去。他穿了件新襯衣，還有新的長褲，多麼諷刺人！你活著的時候穿破布，倒要打扮得停停當當底去死！

劊子手出現的時候，大夥兒含有怒意地咕噥了一陣子。兵士於是把槍抓得更緊。拉杜瑞低低地說，兩只眼睛盯在地上。這當兒叢林裡正有一只黑兀鷹——奎亞那的兀鷹——在喀喀地唱著命運之曲。

兩個衛兵把白勒特推到前面去，他跪了下來，把頭放在木塊上面，拉杜瑞看準了白勒特的位置不錯……克萊！完了。

回想當年，我覺得我該是送到奎亞那去的最幸運的一個人，我在一九三八年裡，為了一個無用的逃亡計劃在聖

食物雖然減少了，却要一天到夜在叢林裡工作，每天要多砍一堆木柴，就在法國投降的第二年，六百個人死掉了。他們像著蠟一樣的死去，生病的人沒有藥，倒有兩個人被派做長期的掘墓人，就是那些彪形大漢和衛兵們也都在瘦下來，他們越餓，便越發狠打我們，所以一到夜裡，草屋裡靜悄悄的，每個人都疲倦得要死，連賭博和求愛都不幹了。

衛兵在黃昏的時候就上菜園高頭去，他們奉命看見人就開槍，不過，總有五六十個鬼魂溜了進去，偷一點Maat o (註五)，不到兩天，全死掉了。

有一天，聖勞倫的醫官跑來看我們，他大概是給目擊的一切弄得傷腦筋了，一個月以後，管理處便決定把聖貞的人數減去一半——送一些人到聖勞倫監獄裡去，我便是挑去的一個。

聖勞倫比起聖貞來簡直是天堂，我們雖然還是挨餓，不過在樹林裡砍過木頭之後，修理營牆的工作總是愉快的事。不久以後我在醫院裡搞到了一個工作，一直在那裡做到一九四一年末，這時候監獄裡許多人都挨過拷，所以當局決定把所有的放逐犯解到不返島去。

我害怕極了，這些島我算是久聞其名，聖約瑟夫島上

貞牢裡關了三年給釋放出來，那時候我已經卅七歲了，我在流放的生涯中活了十年，沒有給暗殺掉，給砍掉頭，給槍打死，也沒有給病磨壞，我身邊死滿了人，我却還活著——為生活而活著。

我在聖貞監獄裡每天都在蔬菜園裡工作，用一把彎刀亂砍着樹木，又用指頭在地上挖出種籽的洞來。我的背上滿是鞭痕，我沒有了情感和感覺，一切就像夢魘中的幻覺，有一天我終於清醒過來……

一九三九年，囚營裡傳遍了一個謠言，說是「法國在打仗了……又在跟德國人打。」這謠言引起許多荒謬的故事來，過了兩天，總監召集我們，正式宣佈這個消息，我們回到草屋裡，轉身就忘記了。說來說去，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法國還遠在三千里外呢，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有很多人都會投效法軍的——你可以在歐洲逃亡，但是，那事情實在不可能，所以我們也就管不了德國贏不贏——難道他們還會比法國人待我們更壞嗎？

不過事情多少有點兩樣，奎亞那跟歐洲截斷了以後，進口停止了，我們的食物配給量就減到一天十兩麵包，每四個人分一小罐牛肉，還有一把白米和一杯稀湯。

罪犯管理處的總監決定把木材儲存起來，因此我們的

就有給逃亡犯孤獨監禁廿年的監牢，從那些建築像瘋人院一般的特別房子看來就可以想見裡面會有多少人活著，我最初給送去的洛耶勒就是一個很小的島，周長一英里半，島上長滿了椰子樹。那裡沒有新鮮的蔬菜吃，肉更是一點也沒有，麵包也只間常才有，我們就只吃乾豌豆，大豆，魚，和放在汽油桶裡煮的時候看得見桶底的淡咖啡。

每天都有人害壞血病死掉，一個月以內，我就脫掉了所有的牙齒，瘦得兩條腿像營養不良的孩子手臂一般。

之後，我被解到聖約瑟夫，我在那裡的日常工作就是擦洗孤獨監禁牢的甬道，因此我可以把那兒的生活景像拚湊起來。你來假想一個四邊都排着牢房的庭院，院子中間有一個方塊，四邊排着更多的牢房，再裡面又有一個方塊，裡面又有——等你到達所有方塊塊的中心裡，就有一個瞭望塔，像蜘蛛網一樣天梯從瞭望塔頂上通到外面的院牆頂上。

牢房沒有屋頂，只蓋着鐵條，所以天梯上巡邏的衛兵總看得到下面的動靜。牢房因為都裝着厚的鐵門，射進來的光是從鐵條中穿過來的，不過那也不是日光，因為整個的牢獄頂上還有一塊波紋鐵片的屋頂。光線就從屋頂高頭的狹縫裡漏進來，或是自那不休息的塔燈的眼睛射來，

繼續不斷地窺探着每一間牢房。

就這樣子，一個人孤零零的坐在牢房裡，不過他實在是不孤寂的，那裡有衛兵的鐵鞋底敲在天梯上的響聲，有探照燈的光，飛掠而去的時候投下奇怪的影子在牢裡，停一停，又往回掃來，閃過去，又帶着黃色眩目的光轉回來。

人們儘幹傻事想弄出牢房來，他們躺在水泥地上祈禱着病痛，好給送到醫院裡去，既是那恐怖的新囚營也比聖約瑟夫的慢性發狂好。人們把頭向牆上撞，想法子吊死在屋頂鐵條上，用床上拆下來的長木片刺自己，挖自己的眼珠，或是靜悄悄的故意弄斷手脚來。

我到聖約瑟夫六個月以後，公告就宣佈放逐犯要送回聖貞去，一九三八年改訂的法國法律那時正開始實行，流氓殖民地便靜終正變了。於是人數一天天的減少，尸身一個一個地「栽」在樹林間，蟲養胖了，土壤由它殺死的人肉施肥，也變得肥沃了。

戰前聖貞不斷地有新的人來，平均人口是一千六百個人，等我從那些小島回來的時候，那兒只三百個人，一年裡面竟死了一千三百個人，而戰前的死亡率才只三百六十人。

凶惡和殘酷，天曉得有多少次鞭撻和懲罰把我做了狙上肉，聖貞催老了我，折磨了我，把我曾經具有的一切仁慈和謙遜都毀掉了。

現在聖貞是交還給叢林了，那些草屋會變成塵埃，那牢房上的鐵門會爛成錐粉，叢林會倔強地伸展開來，把那活死人的墳場揩拭了去，但是，它却永遠不會從活着的人心裡消逝的。

在聖勞命，我們被安頓在狹長的牢房裡，讓歲月蹣跚着過去。守衛有時候還要打我們，不過他們如今也厭倦起來了，甘心情願把他們的幽恨浸在杜松子酒裡，腐化和冷漠已經嚙進了這地方的心靈裡面去了。

之後，到了一九四六年，公告宣佈法國僑務部已經決定要撤消這些囚營，在奎亞那所有的人都送回家去。於是，一陣狂亂興奮的波濤掃過監獄裡面，回到法國，重獲自由，恢復以前的端莊，謙遜和仁慈！簡直好得不像事實，真是的。

開始遣送回鄉的時候，奎亞那還留着兩千人，到了一九四七年尾，大約三百人已給送回家國去，又死掉更多的人，剩下來的，像我，就光着眼等他們的份兒，不過他們的份兒始終輪不到了。

我也不曉得我是怎樣活着的？我沒有牙齒，風濕症害成了半殘廢，彎腰駝背，憔悴得皮包骨頭，只剩個大肚子，但是我還活着，也許我的殘生和「求生慾」有點關係。我們到聖貞的時候，總監對我們說，「你們在那些島上過了一段舒服的假期，」他說，「我相信你們大家回來以後，可以勝任更多的伐木工作，現在，你們每天要多砍半立方木柴……」

我在聖貞過了三個月之後，人就衰弱得一塌糊塗，所以我給調出了樹林工作，派在看守的俱樂部裡做侍者，我憎恨侍候他們吃飯，斟酒，擦桌椅，因為他們侮辱我，還要拳打腳踢的。他們的老婆也一樣缺德，只偶然弄到一件廉價的巴西棉布的新衣服，或是雙新鞋子。她們真是貧賤的，看上去就是個賤蛋——腫臉，亂髮，壞牙齒，沒有什麼化粧品和肥皂，不過那也難不倒她們，只要留聲機和沙沙響的舊唱片在響，她們是高興的，跳舞，醉酒，看中誰就跟誰睡覺。

在聖貞六個月後，公告說是囚營要關閉了，我們要解到聖勞命去，別矣聖貞，這綠色的地獄，這十四年中幾乎有十二年活在叢林裡的老家，在那裡我看到了令人難信的

有一天，當我陷在最深處的絕望裡時，人家應我在鄰近的農場上做奴工的工作，我接受了。不過，這裡也是日無窮盡，長夜漫漫，再也沒有希望離開這兒了，在農莊上，我就靠乾魚和半熟的馬鈴薯過日子。

我常常在傍晚的清涼中坐在水邊，眺望著大西洋。航行在卡因奈和聖勞命之間的船經過我前面，有時候，在地平線上，飄過一只遠洋船的光彩。我不曉得它們要到那兒去？到法國吧，也許，還是英國。不論它們往那裡去，它們的目的地總意味著自由……

於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廿四日來臨了。這一天像千萬個別的日子來的一樣——潮溼而酷熱，叢林裡在冒著汽，兀鷹在樹頂上叫着，但是我忘不了這一天。

我走到海邊去洗澡的時候，看見有一艘潔白的快艇在海面停泊着，荷蘭旗在船尾上飄動。船長是一位高大的海員——一個金髮的神人，有著舉重人的體格，他看見我的時候就招呼我到他的面前去。

「我是英國人，」我解釋着說。

「動人得很哪，」他說，「談談你的事情看。」

幹嗎不？假如我的牌要得巧，說不定可以弄他幾文到手，所以我們就站在冒汽的叢林裡，把我的故事大部分告

訴他聽。

我說完了以後，他就問道：「你為什麼不逃走呢？」

「你以為我不會把可能逃走的辦法計劃過？」我聲辯着：「你以為我喜歡這裡？」

那荷蘭人忽然指指海岸，「如果你想離開這地方，上那条小艇去吧！」

我迷惘得動也不動的，只站在那裡想找幾句話，不過話總找不來，我的腦筋在轉着，他也不再拘禮，就把我推上了船。

當我跌々爬々的走上船梯，又被人家帶下去的時候，我的神志還是迷惑的，事情發生得太快了，我跟都來不及跟，我走進船艙裡去，也就昏迷了。我倒處轉着，這時候引擎在轉着，陽光在船壁上灑下飛舞着的影子。

我躺在床上，頭下面是一只柔軟的枕頭，身上蓋了一床潔白的被單，我有點怕起來了，我相信那時候我在發燒，在想東想西的。

我從床上爬起來走到鏡子面前，一張有縐紋而迷惑地鎖緊眉頭的臉向我張着。我還是不明白，於是在艙裡蹣跚走着，看看身上的衣服，都已經不在了，我發顫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想把事情弄個青紅皂白，可是總不能集中注

意力。我被這艙房弄糊塗了，一切都是這樣的乾淨，潔白，而且飄渺，清淨的床架，地上的毯子，艙門上的簾布，裝飾了的坐椅，這樣的環境正像廿三年前和千々萬々個夢魘以前的情形。

房門上有人敲門，「你怎麼啦？」荷蘭人問道。

「我還不相信哩。」

他拍拍我的背，「你不明白你已離開了奎亞那，」他說，「你是在走向自由呀，你不信嗎？」

不，我不懂，在十幾個鐘頭裡面，你不能够突然失去廿三年來的信仰，思想，理智，以及心情。在奎亞那，端莊仁慈只是情感上的一種回憶，在那兒渡過半生以後，你不能够立刻接納什麼新的意味。

荷蘭人把他的名字——范·厄克塞爾——告訴了我，談到他留在巴拉馬拉波（註六）的妻子。我有禮貌地聽着，但是我的心頭正燃燒着一個問題——我怎麼辦呢？最後他就提到了這個問題。

「我會把你在荷蘭境內送上岸去，說我的名字就行了，有人會把你送到巴拉馬拉波，你到都城裡的時候，我已經到那兒了，我的地址是居仁街五十四號，來找我吧，我要設法把你偷運到英屬奎亞那去。」

一小時以後，快鐘敲鐘下來，船長划舢板送我到岸邊，給我一只箱子，「這裡面，」他說，「是換洗的衣服。」他指了指我要走的路。

我爬上岸去，抓住他的手想說句話，可是有什麼東西堵住了我的喉嚨，末了，我拚命說了出來，「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他笑々，「如果連人類也不幫助，我們活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目的呢？」

他擺了擺手，爬回舢板裡去了……

我現在住在英屬奎亞那的喬治頓，因為我母親跑到法國去生我，把我弄成個法國籍，所以沒法回英國了。我又是犯人，是拒絕進口的。如今我待在這世界寄宿舍裡，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工作，我對於生命並不指望太多，我已經倦於潛逃了，永遠提防背後有沒有衛兵跟着已經把我折磨得要死了，我只希望一個人在街上走路的權利。

我要儘好地享受一下我的餘年，但是我忘不了過去，忘不了法屬奎亞那的死亡，腐敗和污穢。在我的記憶裡，我總不脫衛兵們猙獰的淫虐狂，總不脫爬在垃圾箱四邊尋找食物的行列。

回想起看守鞭下的幾百條管痕，我的背就要發起燒來，我的鼻子裡充滿了牢裡的气味，我的眼睛還能看見聖路易島上的麻瘋病人，我的耳朵還聽得見新囚營裡不堪醫治的人的呻吟和喊叫。

我忘記不了，我也不能够忘記，真的，一個人如果還能够稱之為人的話，他所要求的是太多了。

（譯自皇冠雜誌一月號）

（註一）阿克思 Aix 法國西岸城市

（註二）奎亞那 Guiana 在南美洲北部，西接委內瑞拉，北面大西洋，南至西南鄰巴西，東部法屬，中部荷領西部英有。

（註三）千里達 Trinidad 島名，為英領西印度群島中最大的一個島。

（註四）土倫 Toulon 法國東部城市

（註五）Manioc 一種 Cassava 植物，產於美洲熱帶地方和非洲海岸，根部含有 tapioca，可作澱粉質食料

（註六）巴拉馬拉波 Paramaribo 奎亞那之首府。

★祈禱沒有應驗，說話也失去了效用，而他桌上的鬧鐘却無情地計量着他僅餘的幾秒鐘，只有一線很微渺的希望，縱或救不了他的生命，或許尚能保住那筆責任所繫的基金。★

在陰雲密佈的西方，突然翻騰
 着一道火蛇般的電光。當它那強烈
 的光芒閃爍地透入渺堂
 的門窗，勃萊牧師不期
 地把目光從正在謄寫着
 的報告書上面，仰首注
 視着樓上的鬧鐘。

黃昏的雷電

上帝偉大的仁慈有着充分的信仰的

「已經是七點鐘了，差不多快到期晚禱的時刻，到那個時候他便得對他的與會老友宣讀這篇報告，並且告訴他們由他們各位所捐助用以新建立一所兒童醫院的四千五百元基金，已經他點收並收藏在他的寫字樓抽屜裡了。」

他身後的室門，克察一下開了，他下意識地感到平靜的空氣受到了激蕩，他的那位穿着整齊，能幹非常的神祕，海琴小姐，進入這間光線幽暗的辦公室。

她露着不贊成他的所爲的神色

相接聯着。

她所說的確是實在情形，如果他把那只盒子上面的一條橫杆按着，只要把他的報告高聲朗讀一遍，那末在幾個鐘點以前早就可以把它記錄下來了，而現在便會有一份海琴小姐的清晰而勻整的打字報告，平放在他的寫字檯上；不致於會像眼前那樣，因為匆忙中苟且成文，亂七八糟地攤着好幾張字跡潦草的紙張了。並且在他作晚禱以前，也不致於會連吃飯都沒有時間，相反地，甚至他還可以從容不迫地小睡片刻，休息一下他那副老骨頭。不過他所以不貪圖那般輕易而快速的途徑，也有他的許多理由。

「不，海琴小姐，」他說，「這筆基金代表着太多的祈禱者了，同樣也代表着太多的工作和犧牲。」他莞爾地笑着，「如果我把最後

他微笑着用手指朝後梳理一下

稀薄的銀髮，心裡幻想當他的代理人知道他們自己的這筆捐款，僅僅是泥鑄着一把微弱的鎖匙和上帝的仁慈所保存着時，他可能由他的

勃萊牧師搖搖頭，對他檯鐘旁

璋

• 在那裡面

是一具微聲器，同時還有一條線，穿過長廊和海琴小姐的辦公室內的



一具記錄器



一個步驟反而依賴於一架機器，似乎就未免顯得太不誠懇，猶之乎希望一位事事筆錄的天使，去利用一具口授錄音器一般。」

海琴小姐不滿地冷笑了一下：「你真太頑固了，」說着她便出去了。關門所引起的砰然一聲，和遙遠的雷聲互相應和着。

勃萊牧師仍舊微笑着，雖然海

琴小姐的態度有些過份，不過他明白這是她在關切着自己。他把鋼筆尖向墨水缸裡浸了一下，重又俯首抄寫他最後一頁的報告。可是現在字劃已依稀莫辨，自從暴風雨開始以後，室內便愈來愈黑暗了。他搖擺着羸弱的體軀，起身走近門旁的電燈開關處。手指已經按在機鈕上了，但是審度着窗外電光霍霍的情勢，便又停住不動了。

這是他往常的習慣。他望着雷電

電交作的聲勢，不期然覺得精神抖然一振，他認為這是上天所顯赫與人們的威力和神光，上帝便在這裡面主宰着一切，所以他以為電燈的光燄會遮盖住神靈在遙遠的照射。因此他放了開關，縮手回來，他走到放在火爐架上的燭台前，把七枝燭燭都燃着了，拿着放在寫字檯上，以便繼續工作。

他坐下來剛剛才擡起筆桿，開始謄寫。突然覺得有一陣風從門裡吹着進來。他沒有抬頭便說道：「你又來攔阻我了嗎，海琴小姐？」

但沒有聽到回答，他舉目察看一下，在寫字檯旁邊，在躍動的燭的藍色寒光裡，顯示出一管自動手槍。

於是他抬起頭來，看見一只黝黑的面龐，其冷酷無情，正和槍管的鋼鐵相仿。他問道：「你要什麼？」

「？」

「你那寫字檯裡的錢。」那人的語氣低沉而堅定。「不要告訴我錢不在那裡，我已從窗口注視你好久了。拿來給我吧，快些。」

勃萊牧師緩緩地把兩手掌合在一起，從那人的半邊面龐輪廓的陰影裡，望向窗外電光閃閃的地平線。

他默默地對着電光的威力做着禱告。但是在一片漆黑的西方，依舊一明一暗地閃耀着，雷聲亦只是空洞而虛張聲勢地遙轟着。

那人把槍管向前推動了一下。「不要再做夢了，」他說，「快些把錢拿出來吧。」

勃萊牧師把心神鎮定了一會，他的眼睛重又接觸到那只黝黑的面孔。

「在我沒有把錢交給你以前，

說畢，他低下頭來，雖然他先前的祈禱沒有應驗，然而却又默禱了一回。然後他大聲地說：「你開槍吧！」

周圍寂然無聲。他似乎覺得四周的牆壁在推移攙來，使靜默的氣氛環繞在他的前後左右。於是又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他意識到空氣在流動。他舉首瞻望，波動的燭光投射在一片空曠的空間。那人已經走了。

勃萊牧師坐着，望向窗外遙遠處的電閃。迷惑不解地想着上帝的威力為什麼竟會使他失望？而拯救他生命的救主反而是那沒有靈魂的機器？他考慮了半天，思索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爲了想克服那陣在襲退着信心的感覺，他走到門旁，呼喊着海琴小姐的名字。她很快便來到他的辦公室裡了，「準備口授那段餘下來的報告了嗎？」她問。

他疲乏地退回到寫字檯後面的椅子裡。他說：「我剛才在那架機

我寧可死去，」他說。「這不僅是錢而已，我的朋友。這是一種犧牲和一種願望。這是一個跛足的兒童能够有一個機會可以走路。這是一個智目的嬰孩有一個希望可以看到他來降生的世界。這是——」

「把這些說話留着作爲你下次說夢的材料吧。」那人不耐煩地說。「我再給你十秒鐘的時間把那些錢拿來給我，否則我就開槍了。」

勃萊牧師把兩手分了開來。祈禱沒有應驗，說話也失去了效用。而他桌上的鬧鐘却無情地在計數着他僅餘的幾秒鐘，每一威察之間，無疑就縮短了他一段考慮的時間。

其間只有一線很微渺的希望，雖然救不了他的生命，或許却保得住這筆責任所繫的基金。在他攤列着的報告紙下面，他機警地伸手滑

器裡留了一張錄音片，這是一個誤會，請你毀了它好嗎？」

怕是來得太急了，她還在喘息着。隔着一層燭光，他看到她眼睛裡透着一層莫名的神氣。

「你是什麼意思。你剛才留了一張錄音片？」她問。「你知道這架機器是電動的嗎？」

他皺着眉頭不清楚地問這句話的意思。「自然啦。可是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她指着牆壁說：「不要告訴我你不知道。自從暴風雨開始以後，電源便切斷了。」

勃萊牧師望着遙遠的天空裡金黃色的電光。他激憤所發生的一切事故了。他覺得信心重又旋回到他的心坎裡。

就在那個黑面大漢來臨以前，他記得，他曾走到那個電燈開關前面去過。只要他扳動一下，他便會知道電源已經切斷。要是知道了電源切斷以後，他就不敢再利利用那架口授錄音機了。如果那樣，那末

向那只小匣子，按下那上面伸出的槓桿。

「那個開槍打我並且劫取兒童醫院基金的男子，是個卅五歲模樣。」他很快地說。「高約五呎四吋，黝黑皮膚，黑頭髮黃眼睛，在左邊面頰上有一塊小疤痕，並且——」

手槍突然從牆壁裡拉了過來，「你對那個鬼在說話？」

「一具口授錄音器，」勃萊牧師說，「你的生相特徵已經在另外一個房間裡記錄下來了。連你說話的聲音亦已攝取進去。在你射擊過我以後，你的時間便忽促非凡了。即使你有時間可以拿到那筆款子，可是你却沒有時間尋到這具機器，及時毀壞你的記錄。換句話說，你便會遭到逮捕。而且我還希望着在你沒有把錢拿到手以前就會遭到逮捕。」

他現在已經長眠在寫字檯後面的椅子裡，而那筆基金也就永遠沒有下落了。

這是上帝的威力，他想，在驅使着他沒有去扳動那個機鈕。上帝的威力早已在他作禱告以前，已經給他一個答覆了，即使在當時尚沒有那種需要，但上帝已經在護佑着他了。

海琴小姐在燭光後面注視着他問道：「你不知道電源已經切斷了嗎？」

勃萊牧師的目光由她身上又轉移到西邊的天空。他看見一道如劍光般的電閃，劃開天幕，直刺着地球。他覺得他的精神隨着電光的閃動頓時奮發起來。

他愉快地微笑着，「上帝的威力沒有消失，」他低低地自語着說，「上帝的威力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在遙遠的彼處，振天價轟了一下雷。他想，這便是最偉大的一聲「阿門。」

三十號房

John Dickson Carr 著
微 之 譯

原載 American Mercury 並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用為無線電廣播劇

出場人物
理查·勃萊斯脫 新郎
安娜·勃萊斯脫 新娘
保羅·哈特微克 船醫
馬歇爾先生 二副
溫賴脫船長

說明：現在在這個愉快平安的日子裡，一艘停泊在西二十二街碼頭

上的巨大客輪瑪麗凡尼亞號，正準備在今晚駛往歐洲。從船上

三座煙囪裡冒出來的黑煙，懶懶地在這溫和的十月天氣的空氣裡迴蕩。甲板上乾淨得

閃閃發光；樂隊在A甲板上準備着出發時的演奏。你可以聽到興奮的群眾底哄哄聲以及

及蒸汽吊車的裝貨聲交織成一片活動和忙碌的氣氛。當二副站立在跳板的頭上眺望時，

二位遲到的旅客正匆匆地自人群中擠出向跳板走來。

（理查·勃萊斯脫三十五歲，愉快的神情中略帶一絲煩惱，他的太太，安娜·勃萊斯

脫，正當雙十年華，現在却顯露着情緒上的緊張。）

安：（喘息地）還好，理查！我們還不算遲！

理：不，安娜，我想我們到得正是時候。

安：（夢想地）到歐洲去度蜜月！有三個月的時間可以忘掉一切塵俗間的煩惱！

理：（溫柔地）對了，親愛的。而且你已經是我的太太——事實上你已做了五個鐘點的我



漫畫

愛子之心



1 爸爸：「孩子，不要怕，一點都不痛的」



2 汗如雨下



3 當場昏厥

的太太了。

安：我們決定結婚未免太快了一點，是不是？

理：太快了，安娜，所以你來不及更換護照上的名字，只好用你的閨名出發旅行了。（歡娛地）我想他們不會錯認你不是一位度蜜月的新娘子吧。

安：（帶着無限歡樂）我一定要在船上裝做一個賣弄風情的未出嫁的女人，來囑囑你。我們的船票怎麼樣？我們要不要把船票交給那位站在跳板上的船員？

理：不，你保存着你的船票好了。管房艙的人在開船後會來收取的。

安：那麼……錢呢？理查。

理：（煩惱地）安娜，錢的數目可不少，二萬五千塊現款，爲了安全起見，我也許可以把它存放在船上的事務長那兒。

安：是的，也許這樣比較安全。我……（膽怯地）在跳板以前，讓我在這兒站幾秒鐘，你不會介意吧？

理：（十分關心地）什麼事？你不舒服嗎？

安：不，我很抱歉，我應該像其餘的人一樣，在這時候懷着熱烈興奮的情緒。但是我却滿懷的胡思亂想，奇怪的，病態的幻想。我現在所能想到的只是可怕的黑夜

理：（溫柔地）達玲，你不是這種人。不過你在這些書籍裡找不到偵探小說的。偵探小說對於總統們（指美國羅斯福總統就喜歡讀偵探小說）和大學教授也許是有益的消遣品，對你却是有害的。

安：我常常想到看過的一篇偵探小說。

理：現在，安娜——

安：這是一個陳舊的故事了。你或許也知道這個故事。不過對我却是新的。一位太太和她的女兒到了巴黎，跑進一家旅館……

理：你說的是那個老故事「巴黎失蹤案」嗎？

安：就是它！那個女孩子離開旅館一會兒，等她回來，她的母親失蹤了，甚至那個房間也都改變了。旅館裡的人對神賭咒說，那個女孩子是一個人來的，從沒有看到過她的母親。女孩子報告警察局，他們也不相信她的話。到後來才知道她的母親突然因黑死病死亡了，他們便趕緊把她埋藏起來，使後來的客人不至於因此嚇跑。可是……

理：安娜！你不要再講這種故事了。

安：我知道。但是我腦子裡總有這樣的幻想。有這許多奇怪的眼光注視着你！假如你失去了理智！假如你的腦

筋失了常態，整個世界也許會溶解了，而且……你聽！

聲：送客的人快上岸去！送客的人快上岸去！

理：安娜，這是最後的一次通知。我們就快開船了。

安：理查，我想看一看外面的景色，自由神像和其他的風景。

理：你爲什麼不出去觀賞一番呢？我現在要到C甲板的事務長那兒去存放這筆現款。

安：我……我不想離開你！

理：親愛的，你總不會以爲我也會失蹤的吧？

安：也許我不會想到。可是假如我想到了這件事——我真是怕極了，理查！——我想你真該好好的責罵我一頓。

理：我不想來責罵你，安娜，不過我們一定要丟開這些怪念頭。你在週圍這許多熱鬧的旅客中間是決不會失蹤的。至於我呢，我要試試看誰能使我失蹤……

安：不要講這種話！

理：……我正要和任何魔術挑戰。親愛的，你走吧，我很快地就會跟你在甲板上碰頭的

安：好的，理查。我會很快活的。（音樂聲起。逐漸消失

，狂風，和無邊黑暗中的黑沉沉的海水。

理：（尖聲地）這正是一種病態的幻想，我一定要把你治好！

安：理查我就會變好的。我們往那邊走？

理：跑上甲板，穿過那兒的一扇門，然後往下走到B甲板。不要再害怕了，你懂得嗎？

（音樂聲起）

理：我們到了，安娜。這兒就是B甲板，房艙號數是……我的天！B十三號！

安：B十三號！

理：（不安地）你不迷信吧？

安：不，親愛的，不要管這些。你開門吧。

理：（門開聲）讓我開亮電燈……

安：（快樂地）理查！好漂亮的房艙！

理：親愛的，這是我所能訂到的最好房間了。他們把我們的行李也搬進來了。（假正經地開玩笑的口吻）太太，你可以在那些行李裡面找到一簍水果和一些書籍。

這是你最恭順的僕人所呈獻給你的。

安：理查！你待我真是太好了，可是，我却是這樣一個多愁善感的小怪物。

於嘈雜的人聲中。

聲：把跳板拉上來！把跳板拉上來！

另一人聲：跳板拉好了，先生！

聲：放好欄杆！各就各位！

安：（自言自語地）多麼熱心！多麼興奮！多麼快樂的人

啊！他們擁擠在船欄邊向岸上揮手道別！不再有一點兒的煩惱！什麼都不用在他們的心上，除了……

（船醫，保羅·哈特維克開口了。他的年齡大約在三
十與四十之間；他那副翩然的君子風度正像是一位哲學家。）

哈：除了暈船，是嗎！

安：啊！

哈：請你原諒！我不會使你受驚了吧。

安：沒有關係。這是我自己不好。我——我一度不大舒服。

哈：（嚴肅地）我也注意到了，這就是我要跟你攀談的原因。你從我制服上可以看出我是船上的醫生——保羅·哈特維克，如果你有需要我效勞的地方，我隨時聽候着你的吩咐。

安：醫生，我是勃萊斯脫太太，安娜·勃萊斯脫，我們什麼時候開船。

哈：我請你原諒。你說的是……B十三號嗎？

安：是的，當然是十三號囉！為什麼？

哈：勃萊斯脫太太？你沒有看錯嗎？

安：這麼會呢！這一點我可以確定的！我從門上看到這個號碼，為什麼不？

哈：（緩慢地）因為……

安：快說，醫生！

哈：因為船上根本沒有這一個號碼的房艙（啞場片刻）

哈：我不是開玩笑，勃萊斯脫太太。因為有些人是迷信的。所以我們這一艘船就避免用這一個數字。你一定有了錯誤！

安：（恐怖地）你講的是什麼話？你以為我看到根本不會有過的東西！

哈：不是這麼說！我只是——

安：那末你跟我來，我要指給你看！我要向你證明的確有十三號房艙！你能跟我來嗎？

哈：（緩慢地）是的，勃萊斯脫太太。我想也許……我還是陪你去走一趟吧。

（音樂聲起）

安：（喊著）茶房！茶房！

哈：幾秒鐘內就要開船了。勃萊斯脫太太，你就會聽到汽笛聲。接着樂隊便奏出「Auld Lang Syne」的樂曲。

（兩聲長鳴的汽笛聲。）

安：我們在離岸了嗎？

哈：是的，勃萊斯脫太太，這是你的第一次航海嗎？

安：是的，醫生，我的先生告訴我，他有過好多次航海的旅行了。不過這艘船上還是第一次。

哈：那末我希望你是一個好水手。

安：為什麼？

哈：因為我們要碰上一些不好的天氣，十月裡的天氣對旅行的人來說是最壞的了。

安：醫生，假如我暈船了，我會來找你，希望你能幫助我。

哈：勃萊斯脫太太，我一定盡力幫忙。你喜歡這艘瑪麗凡尼亞嗎？

安：這真是一艘最好的輪船了。它從那一方面看來都是一樣的好。而且我們在B甲板上訂了一間非常漂亮的房艙——B十三號（略停，突然變為驚惶之聲。）什麼事？為什麼你這樣奇怪地叮着我不放？

茶房：是，小姐！我就來了！

安：（焦躁不安地）茶房，你告訴我，這是B甲板嗎？

茶房：（迷惑不解地）B甲板？當然是的，錯不了。

安：哈特維克醫生跟我在這兒到處找十三號房艙，可是……哈：茶房！請你告訴這位太太，B甲板上是不是沒有十三號房艙？

茶房：（急急地）太太！這兒當然沒有十三號房間！從來就不曾有過。我在瑪麗凡尼亞上做了八年茶房了，我當然知道得清清楚楚。

安：可是，我告訴你，我親眼看到這個號碼！一間很大的房艙，附帶着一間私人浴室。牆上鑲嵌着光滑的橡木
板；花梨木的傢俱和淡黃色的緞套；並且輪孔裝得像是一扇真的窗子！

茶房：（狐疑地）太太，這一點還不够證明呀。

哈：大多數的房艙都是這樣子的。你們訂房艙用的是什麼姓名？

安：當然用勃萊斯脫！理查·勃萊斯脫夫婦。

茶房：我的名單上就沒有勃萊斯脫的姓名，太太。

安：我告訴你，我是到過那個房艙的！他們還給我送來行李！我親眼看到的！

茶房：（更糊塗了）太太，對不起，我爲了要看看客人們

還需要些什麼，所以我曾經到所有的房艙裡去看了一遍。我記不得有寫着勃萊斯脫姓名的行李！

安：（尖聲地）等下！我有一點簡單的解釋！

哈：勃萊斯脫太太，我真希望你有一個很好的解釋。

安：理查——就是我的丈夫——理查跟我剛剛結婚。我的女傭人給我寫行李標籤的時候，可能仍是寫着我本來的姓名。我沒有注意過行李上的標籤。

茶房：屋，那麼可能寫的是什麼姓名呢？太太。

安：桑頓，安頓·桑頓。

茶房：（快樂地如釋重負）我的天，小姐，你爲什麼不早點兒說呢！我記得清清楚楚，兩隻手提皮包和一隻小皮箱。它們在B—十六號茶艙裡。

安：那一間是B—十六號？

茶房：它就在你的背後，小姐。你現在正站在它的門口呢。

安：可是我先生的行李呢？

茶房：小姐，茶間裡可沒有男人的行李。

安：（幾乎是喊出來的聲音）理查在那兒？你們把理查弄到那兒去了？

馬：沒有一位先生跟她在在一起。（啞場片刻）

哈：馬歇爾先生，你沒有看錯嗎？

馬：我親愛的醫生，她是旅客中最後上船的一位。我可以憑我的聖經發誓，那時絕對沒有另外一個旅客跟她在在一起，不論是走在她的前面，或是走在她的後面。

安：（高聲）你爲什麼要對我說謊？你們？

哈：勃萊斯脫太太！請你低聲一點！

安：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定是巴黎失蹤案的老把戲。可是你們逃不了的，你們聽見沒有？我會去找事務長，我會去找船長。我會……（哽咽中斷，盈盈欲涕）上帝哪，爲什麼沒有人會相信我的話呢。

（音樂聲起）

說明：同一天的深夜，瑪麗凡尼亞號正在逆風前進。你可以感覺到船底下的巨大波浪，它一會兒把船身向上掀起，一會兒又陡然落下。它使你的胃部感覺到猛烈的顛盪。在船橋後端的船長室裡，船員們正在聚會討論。門外，黑暗中扶着船欄站着的是那位驚惶欲絕的小姐，船長的房門推開了……（開門聲）

安：哈特維克醫生！

哈：你現在可以進來了，勃萊斯脫太太。船長要會見你。

哈：勃萊斯脫太太，請你安靜下來！這件事是非常容易解決的。

安：怎麼樣解決？

哈：在下面走廊裡。你注意到那一位向我們這個方向過來的船員嗎？——就是袖子有兩朵金邊的。

安：唔？

哈：這是船上的二副，馬歇爾先生，你以前看到過他嗎？安：（激動地）是的，我當然看到過！我和理查上船來的時候他正站在跳板上！

哈：那末他一定會告訴我們他所看到的事情了。（喊聲）馬歇爾先生！馬歇爾先生！

馬：醫生，上面有什麼事？

哈：你看一看這位年青的太太。你以前看到過她嗎？

馬：旅客中像她這樣漂亮的小姐，還能逃過我老馬的眼光嗎？

哈：你今晚看到她上船嗎？

馬：當然看到過！

哈：那末，你當然也看到跟她同在一起的那位先生囉。

馬：（迷惑地）先生……跟她在在一起的先生？

安：（發狂地）當然有的！當然有的！

安：他相信我的話嗎？

哈：你要握緊那欄杆，船身晃得太厲害了。安心一點！

安：醫生，我很好，那一位是船長？

哈：坐在桌子後面，強壯，臉色發紅的那一位。

安：他叫什麼？

哈：溫頓脫船長。我已經把你的事情跟他講述了一遍。你千萬不要太緊張。

（溫頓脫船長年事已高，語調深沉，粗嘎，而紆緩。他並不是粗暴的人，但現在却幾乎被難以忍受的煩惱所圍困着。）

溫：醫生，請你把那位年青的太太帶進來，把門關上。哈：是，船長。（關門聲）

溫：也許我們可以對這件事作最後的決定。桑頓小姐，你請坐。

安：我的姓是勃萊斯脫，船長，安頓·勃萊斯脫太太。溫：好，就算是勃萊斯脫太太。現在我告訴你，我今天碰到的麻煩事情可真不少。大副今天一上船就因爲染上流行性感胃生病了。船上短了一隻手，正忙得不可開交，偏又碰上你這件事情！

安：船長，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只要知道他們把我的丈夫

夫弄到那裡去了！

溫：請你等一等，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解釋清楚的。我知道你已在船上把每一個旅客都看過了，是不是？

安：是的

溫：但是你沒有找到你口中所說的丈夫。對嗎？

安：（絕望地）是的！這是對的！可是……

溫：同時，事務長也吩咐好些人搜遍了全船每一吋的地方。——你可以相信我的話。絕對不會再有人躲在船上。船上不會再有你的丈夫。我們再根據馬歇爾先生的話，他曾經站在……

安：我看到他的。

溫：馬歇爾先生說，他沒有看到過你的丈夫！

馬：（不安地）桑頓小姐，你不要這樣狠狠地看著我，你不能叫我看到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是不是？

溫：安靜一點，馬歇爾先生！

馬：是的，先生。對不起。

溫：（抗辯地）我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勃萊斯脫太太。這一點是要請你認清的。但我能做什麼呢？我能說什麼呢？你能不能提出確實有「丈夫」在船上的證據？

安：是的，我當然可以！我……

但是明天早晨我們要碰到大霧。

溫：現在我們就在霧中了。這位女士說……

安：這個小鎮在紐約州之北，在那裡可以立刻辦好結婚手續。理查保存了結婚證書。理查跟我早就認識了，但以後他出門了很久，當他回來以後，我就愛上了他……

（失望地）現在，我怎麼辦呢？

溫：（撫慰地）你聽我的勸告，太太，回到房艙裡，好好地睡一覺，醫生會給你配一服鎮靜劑，你……

安：（愠怒地）你以為我發瘋了嗎？

溫：太太，我想你是有點神經過敏。

安：我真不懂你們現在為什麼要玩這種花樣！在今天當然不會發生黑死病的！

溫：黑死病，太太？誰提起黑死病的事？

安：沒有關係。只不過是因為你們都在一致地欺侮我——除了醫生以外。可是我一定要指出這件事！我一定要證明這件事！我要下樓去了，我不要有人跟著我！晚安！你們全體！（門開後又復關上）

馬：（鬆了一口氣）噯！我真高興這件事終於結束了！

溫：（煩惱地）馬歇爾先生，你認為讓她獨個兒就在船上，是安全的嗎？

哈：請原諒我的打擾，船長，你能讓我問幾個問題嗎？

溫：醫生，你請問吧。我是兩方面的意見都可以接受的。

哈：勃萊斯脫太太，假如你結過婚，那末你應該備有夫婦共同名義的護照。你放在什麼地方？

安：我們太匆忙了來不及領取，我們只帶着個人的護照。

哈：唔，那末你們這次的結婚在美國總有人可以證明的。現在假如我們用無線電報跟國內通訊，他們可以證明這件事嗎？例如你的父母？

安：我的父母早已去世了。

哈：親屬呢？或者是監護人？

安：我的監護人是一家信託公司。他們不知道我已結了婚。

哈：可是總有人參加你們的結婚典禮的，證婚人？或是任何一位來賓？

安：是的，當然有的。但是我忘記了舉行結婚的那個市鎮的名稱。

溫：（躊躇地）你不知道那個小鎮的名稱？

哈：（迅速地）勃萊斯脫太太，你扶住你的椅子，船又要傾側了！

溫：馬歇爾先生，表上怎麼樣？

馬：氣壓表在上升了，先生。這種壞天氣不會連續好久的。

馬：先生，我不知道。如果你問我的話，我只知道她是有點兒神經失常。

溫：你想她會不會……自尋短見？

馬：如果我們不注意她，她可能會投海的。

溫：醫生，你的意見怎麼樣？

哈：我可以告訴你們我的意見（平靜地）這位小姐跟你我一樣地神智清楚。（溫和地爭辯和哈辯論。）

哈：我的話是有理由的。我整晚和她在一起談話；她告訴我整個故事，我不能發現她故事中的矛盾點。她堅決地相信她有一個丈夫。

馬：是的，醫生，可是也有不少，堅持地相信有拿破侖呢。人在固執到鑽牛角尖以後，是很難使人理解的。

哈：馬歇爾先生，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我相信這位勃萊斯脫先生是存在的——至少曾經存在過。

溫：醫生，你的意思是有這個人？

哈：假如他被人謀害了，而且將他擲下海去。

溫：謀殺了再擲下海去？為什麼？

哈：如果你還記得她所講的話，她說理查帶了大宗的現款，她的結婚禮物和全部資產。他要到事務長那裡去。

也許他永遠沒有到達。而這一筆款子正是絕大的誘惑

溫：對那一個？

哈：對茶房或是對任何一個船員。

溫：你爲什麼會想到這一點？

哈：門牌號碼是非常容易改變的。只要漆一塊小片子放在門上的槽子裡。

溫：我不是問你這個……

哈：如果你們願意仔細地想一想，我想你們也一定能說出一種最好的方法來使某一個人消滅在空氣裡——可是爲什麼馬歇爾先生看不到跟她在在一起的旅客呢！

（音樂聲起）

說明：早晨四點鐘——是自殺和做惡夢的時刻。狂風停止了；海面平靜了。但是瑪麗凡尼亞號却只能在昏暗的濃霧中用每小時八海哩的速度前進。整個船隻黑沉沉的，在睡夢中封閉了。四周是異常的靜寂，只除了……

（在昏霧中的兩聲汽笛聲）……只除了警告前面來船的霧中汽笛聲。十六號房艙也是黑沉沉的。安娜勃萊斯脫依舊盛裝未除，斜躺在一張沙發上，她的頭部幾乎和室內電話機相碰……（電話鈴響了）

安：（吃驚地）什麼？我想我聽到——（電話鈴再響）

安：（顫抖着）電話！是的，喂？（理查的聲響）

理：安娜，這是我。（警告聲）安靜一點！

安：（喊出來的聲響）理查！你在那兒？

理：呀！低聲一點！

安：理查，你發生了什麼事？受了傷嗎？

理：沒有，我沒有受傷，可是——他幾乎捉住我了。

安：誰要捉住你？

理：你知道救生艇甲板嗎？

安：在那一層？

理：頂上那一層，在那兒所有的救生艇都懸擱着。

安：好，我知道了！

理：你到右舷來——就是你面向船頭的右手——你可以找到第四艘救生艇。現在霧很大，沒有人會看到你。

安：好，我立刻就來！（音樂聲起）

安：（低聲地）這是救生艇甲板了，這兒都是些救生艇。

一艘……兩艘……三艘……

理：安娜！是你嗎？

安：是的，理查！你在那裡？

理：在這兒！你低下頭來，在救生艇的下面，你握住我的手！

安：在這樣靠邊的地方，不是太危險嗎？這兒又沒有欄杆。

理：安娜，不要害怕，我不會讓你掉在海裡的。

安：理查，你用手臂抱住我！我是太恐怖和憂愁了，我幾乎自己要倒下去了。

理：你留神看！

安：理查，你——你正在最適宜的時候找到我。

理：我說過我會找到你的！你爲什麼絆了一下？

安：這兒有一塊鐵塊，上面有一根繩，霧這樣大，我……

理：如果現在我們倆掉下海去，那就完蛋了。我們落下去的地位正好靠近螺旋槳。水的吸力會使我們捲入藥片裡去，而且……聽！

安：除了汽笛聲以外我什麼都聽不到。

理：可是我聽到了，有人在甲板上走。我也看到在霧裡搖晃着的手電筒的燈光。

哈：你說得正對，我的朋友。你看得到燈光。

安：哈特微克醫生！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哈：現在我的手槍已經可以控制你們兩個了。請你們不要動。

安：哈特微克醫生，原來你也參加了他們的集團陰謀！

哈：什麼集團陰謀？

安：整艘船都陰謀來對付我們，你們都說理查，勃萊斯脫是不存在的！

哈：我的好小姐，你可以放心了。船上從來沒有對你施過什麼集團陰謀。跟你談話的人都是最誠懇的。

安：（疑惑地）你說馬歇爾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

哈：對了，當然得包括馬歇爾先生。

安：他說過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後，沒有看到一個人，他說的是老實話嗎？

哈：他沒有這樣說，他說的是沒有看到另外一個旅客跑上跳板。

安：這有什麼分別呢？

哈：今天晚上正在安排着一件犯罪的陰謀，年青的小姐。

這是一件謀殺案！

安：謀殺？謀殺那一個？

哈：你！

安：爲什麼？

哈：這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可是沒有集體的陰謀，這兒只有一個犯罪的人。

安：是誰？

哈：就是那個站在你的身邊，你喊他爲「丈夫」的那個人

(壓場片刻)

安：哈特維克醫生！你在說什麼話？

哈：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就是那個和你一起上跳板的人！

他走在你的身後。任何人都會猜到他和你有什么關係，馬歇爾雖然看到了他，可是……你能猜得到嗎？

安：沒有。

哈：他看到一位船員，在岸上回來穿着便服的船員。

安：一位船員？

哈：是的。這個人並不叫什麼「理查·勃萊斯脫。」他的

真正姓名是勃蘭尼，他是瑪麗凡尼亞船上的大副。

安：你告訴我……

哈：船長可以證明這件事。他是一個英國人，雖然他能講

得一口流利的美國音。他在英國已經娶了太太，他的

計劃是想從你這兒取得這兩萬五千塊錢去和他的太太

會面。

安：我不相信你的話！理查！你爲什麼不分辯？

哈：我可以說，他的計劃實在非常週到。他從來沒有告訴

過你他是一個船員。可是因爲他是船員，所以當他和

你認識以後會離開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而這次他又

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勸你趕快和他結婚！

安：理查，這是真的嗎？

哈：錢，他已經到手了，他所要做的事只是在房艙門上掛

一塊十三號的牌子，以後就拿掉它，穿上海員制服，

帶着他的行李離開。

安：對了，船長也說過大副是今天晚上才上船的……

哈：假裝患了流行性感冒，我們這位朋友很聰明地避免在

公眾場合露面，一直等到把你除去以後。他使每一個

人都相信你是一個神經失常的女人——這一點他幾乎

是成功了。然後在今天晚上，當你落海以後……

安：他們會相信這是一件自殺案嗎？

哈：當然是這樣。但是我一開始就懷疑着這位勃萊斯脫先

生。你曾經告訴我說他從來沒有到過瑪麗凡尼亞船上

。可是他卻能非常熟悉地領着你走到B甲板，並且他

還知道事務長的房間。

安：(尖聲呼叫)哈特維克醫生！你看！

哈：什麼？

安：他撿起一塊很重的鐵塊。他想擲……

哈：放下來，你這傻瓜！放下……

(一聲呼叫和沉重的潑濺聲)

安：他跳下水去了！

哈：他拿着的那一塊鐵，就爲了可以使

你很快的沉下水去。

安：他們會把他救起來嗎？他們可以停

下船，並且……

(突然一種恐怖絕望的喊聲震破了

四周的寂靜，然後在泛濺着的海水

中咽住了)

哈：這是什麼？

安：螺旋槳！他一定碰到船上的螺旋槳

！

哈：桑頓小姐，螺旋槳的葉子是非常銳

利的。

安：天哪，我受不了了！

哈：這確實是一件可怕的遭遇，我非常

同情。但是現在這一位心狠手辣的

冷血惡魔已經得到他的報應了，你

的前途是光明了……

(音樂聲起)

——終——



漫畫

慷慨解囊

父神特蒙亞

— 晦冬 —

是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亭里亞蒙特神父喂過小雞們的食物和清水，將小禮拜堂打掃乾淨，拂去塑像的灰塵，清除疏畦間的莠草，將自己的菜盤和茶杯洗淨放好，訪問過兩家病人，於是去到花園裡，開始閱讀他的祈禱書，他希望老伯爵夫人由山頂的別墅裡，望見他是如此的勤勉，或者可以對他的印象變得好一些。

他來到這裡是承襲蒙西里爾拜畢神父的遺職，老伯爵夫人並不隱瞞地表示他的一切均比不上前任神父，當拜畢神父在任時，這村莊是充滿歡樂氣象，五穀豐登，倉庫滿積，法國也還是個自由，值得驕傲

神父和老伯爵夫人同時向教堂走去，這座老伯爵夫人祖先們手建的壯麗的教堂突然倒塌，一片塵烟，捲上半空，但酒窖裡的地道永遠是教堂和格里瑪麗特族的秘密。

的國家，

「每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蒙西里爾拜畢神父總是在花園裡，閱讀他的祈禱書，」老伯爵夫人經常帶着批評的口氣向他暗示，「他是一個聖人……有高尚的血液，磊落的心腸，以及卓越的儀態。」

年輕的亞蒙特神父生自農家，他具有修士的外表，不太強壯，身材瘦長，稍稍有點僵僵，他那棕色的眼睛，顯得分外溫和，羞怯，痛苦和不堅定；這使老伯爵夫人極為不滿，一個神父的態度必須是明確的——要能大聲疾呼告訴世人：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

年輕的亞蒙特神父，毫無卓越的儀態；他身上穿的那件佈滿灰塵的法衣，和衣櫃裡掛着的前任神父那件亮光閃爍的細呢長袍，簡直不能相提並論



康健到不買但，藥醫得換以可錢金
識知生衛的富豐有只
康健的正真障保可才

大眾醫學

道之身強病防您訴告以可
伴相醫名過勝，手在卷一

健康的雜誌！

健康的知識！

健康的讀者！

訂閱優待辦法

一期仍為三元 一季三期八元
半年六期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二十七元
請到就近任一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四聯單」，填明「臺灣一六〇一號大眾醫學出版社」賬戶，並詳註訂閱起迄期數，姓名及地址，連同訂費一併交郵局驗收，本社即按期寄書，可免郵匯費用。如不用此，寄款請用匯票或報值函件逕寄臺北國防醫學院大眾醫學出版社

·亞蒙特神父也曾試穿過那衣服，由於自己的唐突而感到顛倒。這決不可能；不論是在精神上或實體上，他都不配穿上蒙西里爾拜畢神父的法衣。

蒙西里爾拜畢神父年老去世，他是一個驕傲熱情的法國人，在祖國蒙受耻辱的三天後去世了。

於今，一切景象全非，原先服侍蒙西里爾神父和他助手的管家婦，廚師以及其他傭工均已離去，亞蒙特神父住在教區內的兩間屋子裡，自己照顧着自己。

這座大教堂是老伯爵夫人的祖先在數世紀前建造的，現在已經封閉不用，亞蒙特神父主持的僅是這座小禮拜堂。

『蒙西里爾神父的花園美麗極了，』老伯爵夫人總是嘆息着說：『充滿了天堂裡的芬芳氣味。』

當蒙西里爾神父的玫瑰和百合花盛開過後，亞蒙特神父，爲了預防饑饉的冬天，在花園裡種下了豌豆，洋蔥，馬鈴薯，燕麥和捲心菜。

老伯爵夫人和年輕神父第一次發生衝突是關於石像的事；這些石像站在花園裡，和教堂同樣的古老，象徵着伯爵夫人祖先們英勇輝煌的事蹟，年輕的神父在馬廐裡尋出幾件霉爛的上衣，把它穿在石像上，發現這竟然是幾個絕

妙的驚嚇鳥雀的假人。

老伯爵夫人由山頂別墅走下山來，銀白色的頭髮高高堆在頭頂上，鑽石耳環閃着光，長裙的底邊在多灰土的道路上拖曳着。蒙西里爾神父的花園裡長出了捲心菜，已經不堪之至，何況她的祖先們受到如此侮辱，實在難以忍耐。

年輕的神父接受了老伯爵夫人一頓激怒的訓斥後，更顯得羞怯難當。

『不尊敬？』他茫然地重複老伯爵夫人的話，『但我以為這正是完全相反，當我替他們穿上他們自己的衣服時，我想他們隔了這許多年以後，還能替祖國服務，這是一回多麼好的事。』

老伯爵夫人停止訓斥，湧上舌尖的話暫時沒有說出口，但眼中仍射出怒火，她不能肯定這年輕的神父完全在欺騙她，還是比她想像得更爲愚蠢，假如她能活著眼見天下太平，她一定要告訴主教——亞蒙特神父是一個志向頗佳的年輕人，但完全不適於這個職位。

老伯爵夫人頓着她那纖細的腳，重又望了一眼祖先們的石像，握緊寶劍的手，從破爛的衣袖裡伸出，依然顯得很勇敢，她帶着憤怒的聲調責問神父，但問話離了原題：

她問神父曾否明白地和尼可兒白蘭哈談過？

亞蒙特神父較剛才更爲狼狽，他祇得回答他已經和尼可兒談過了。

『是這樣嗎？』老伯爵夫人固執的問：『是否她將停止敗壞她自己的名譽，不再在晚上和一個有婦之夫在河邊散步，向他賣弄風情了嗎？』

『我並不以爲如此。』亞蒙特神父回答。

他曾和尼可兒談過；尼可兒，年方十九，非常美貌，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月裡，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和兩個哥哥！這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事，亞蒙特神父面紅耳赤，吶吶地向尼可兒發問，在他試了三次還沒有說出自己的目的時，尼可兒代他說出來了：『你要和我說些什麼話……』她說，『一些不愉快的話！』於是她才說出：她和阿馮斯拉維屈的風聞。

尼可兒帶着反抗的神情，高聲笑起來：『可憐的阿馮斯，』她說：『在一次光榮的戰爭裡跛了腿；他的妻子又害着病，每天晚上哭泣，尋死覓活，咀咒着，希望他的額葉樹枯萎。啊！阿馮斯是一個快樂的莽漢，但他時常買東西給我吃，我的報答就是使他歡笑。』突然她轉身面向神父，眼中露出失望的神情：『神父，像我這樣一個姑娘，

活了這麼大，但活着毫無目標，這是爲了什麼？』

亞蒙特神父盡力想使他的聲音如蒙西里爾神父一般的深沉，堅定和使人感動，他想告訴她：人們活著都是有目標，有信仰；不然就是脆弱有罪。

尼可兒愉快地打斷他的話，『原諒我，神父，我想阿馮斯現在一定來到村裡，而我也正餓了。』

亞蒙特神父望着她的背影，她揚着頭，微風拂着她的黑髮，他感到憂傷而空虛：牧羊者沒有東西賜給他的羊羣。

『她是跑去和他幽會嗎？』老伯爵夫人懷疑地問。

亞蒙特神父點頭，『我想恐怕是的，』他遲疑地又加了一句：『尼可兒失去了太多的親人。』

老伯爵夫人盡量地伸長身體；雖然仍及不到神父的肩頭，但她那神氣好似在俯視着神父；『憑這一點你就可以原諒她了嗎？什麼人沒有失去了親人？』

他知道她是想起了她的丈夫和獨生子；在上一大戰中，兩個人都死去了。現在，她那年輕漂亮狂野的孫兒，她眼中的頑童，將陷入何種命運，還不能預定。

她又向神父發問：『你知道今天早晨村裡到了許多猶太人嗎？』

『是的，』亞蒙特神父回答，他曾看見一小隊瘦乏，憂鬱的難民進入村裡。他們少數的財物，堆在一匹瘦骨嶙峋的馬拉磨的馬車裡。

『他們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麻煩，』老伯爵夫人陰沉地預言道：『這是你對本教區負責任。你去告訴他們，我們這裡是一個窮苦的村莊，自己的人都沒有完全找到工作，告訴他們：我們這裡不歡迎他們。』

『我去告訴他們，』亞蒙特神父欣然允諾，因為這件事所連帶的罪惡，比較來得小些。

但是午後，亞蒙特神父仍在花園裡閱讀他的祈禱書，並沒有去訪問猶太難民，尼可兒仍去河邊會晤阿瑪斯。

『當蒙西里耳神父在花園裡閱讀祈禱書時，』老伯爵夫人總是歡喜這樣叨着：『玩耍的孩子們也降低鬧聲，村裡的狗停止叫喊，就是鳥雀和畜牲似乎也都知道這是一個神聖的時候。』

但亞蒙特神父可沒有這樣高深的道行，當他閱讀祈禱書時，雞羣因他不在場而感到安全，齊湧在捲心菜田裡，『嘎嘎』的叫着。

教堂裡的老貓，也起來滾滾鬧鬧，趁這機會將它新生下的小貓，一隻一隻地從窩裡拖出來，放在神父脚前，一共

是七隻。

年輕的神父，溫和而仔細的用手指撫摸每隻柔軟，未睜眼的小毛團，老貓在一旁迫切的等待着；『它們非常漂亮，梅賽得，』他向老貓保證：『我現在已經能夠看出，它們將長得和你一樣的聰明可愛。』

花園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嘲笑的聲音，亞蒙特神父起身察看究竟。一群孩子們在欺侮老雷利弗龍，模倣他那蹣跚的步態，用土塊向他投擲。這老人已習慣於此種侮辱，僅僅喃喃地咒罵着；不時躲閃較大的土塊，他一定又在村裡灌飽黃湯回來了。

但今天在老雷利弗旁還有一個小女孩，站在老頭子和惡作劇的孩子們之間，尖聲叫着：『住手！住手！不要作弄這個老頭，請不要向他擲石頭！』

孩子們看見牧師出來，就四散逃去了，老雷利弗毫不覺得眼前的改變，脚步不穩地繼續走他的路；留下這小女孩站在塵灰飛揚的路中央。

她生得很瘦弱，穿了一件小小的衣服和一件太大的夾克，垂着兩條髮辮，亞蒙特神父以前從未見過這女孩。

『平安，』神父說，

這小女孩因為剛才過於激動，過了好一會呼吸才平靜

下來。

『平安，』她像成人似的回答，突然她好似想起了什麼，雙手握住辮稍，向神父有模有樣的施了一禮。

『到花園裡稍稍休息一下好嗎？』神父說，推開園門

她遲疑了一下，棕色的眼睛凝視着神父的臉，於是邁步向他走去。

『我的名字是露絲，』她仰望着他，一臉敬畏，驚奇的表情。『你祇看了那群孩子們一眼，他們就跑開了，決沒有別人能像你這樣的。』

他們並排走上小道，經過老伯爵夫人祖先們的石像，來到了神父閱讀祈禱書的桌邊。

突然她停住脚步，亞蒙特神父俯視着她，她面色白中透青『請原諒我，』她痛苦的低聲說，消失在覆盆子樹後。她由樹後走出時，臉上已經恢復血色。

『那群孩子們蹲石頭擲得我肚子痛起來，』她解釋說；『今天早上我哭了一場，因為沒有吃到早飯；不過也幸虧沒有吃早飯，不然肚子更痛了。』

『你到是一個哲學家，』神父愉快地向她說。有老貓和孩子在一起，神父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人。

『雷米太太的父親很敬仰你，他是一個拉比（Rabbi——猶太祭司）。他曾說我們一定要信仰上帝，不然將永遠成為迷途的羔羊，』她莊嚴地告訴他。

亞蒙特神父凝視着她，發現她原來是一個猶太小姑娘，她一眼看見小貓，喜歡得喘着氣，向前跳了一步叫道：『哦，小貓！』

她跪在小貓面前，梅賽得（老貓的名字）喉中發出不滿的低吼，『我不碰它們，』她輕聲對老貓說：『我祇是看看。』

『等它們長大了，你可以拿一隻去，』神父說。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閉緊眼睛，盡力抗拒這個誘惑。她站起身來，拂拭瘦小的腿膝，向小貓望了最後一眼；『如果我能有一隻小貓，』她溫柔的說：『我想要那一隻黃色的。』但她嘆了一口氣，拿定主意說：『我們連人都吃不飽，那裡還能養貓。』

隔了一會，神父隨便地問道：『你今天為什麼沒有吃早飯？忘記了嗎？』

事情是這樣：露絲去吃早飯時遲了一步，別人以為她不來了，把她的一份吃掉，她祇得忍餓到晚上。

『你的爸爸媽媽沒有和你一同來嗎？』

她俯視着地面，用她那破舊的小鞋踢着泥土，小臉上的表情變成悲痛了。

『看見人家向老頭子扔石頭時，我的肚子痛起來，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希望你命令那些孩子以後不要再這樣惡作劇。』

亞蒙特神父的眼光，由她低俯着的細小的頸項，移到肥實的豌豆莢上，他沒有嚐過一粒豌豆，那是準備晒乾了留到冬天做湯的。雞房內傳來啼聲，母雞又在下蛋了；但神父僅允許自己每天吃一個雞蛋，多下的蛋藏在盛有燕麥的木箱裡。三個雞蛋，亞蒙特神父暗想；可以炒一大盤。三天沒有蛋吃，可以幫助他的靈魂得救。

因此，當老伯爵夫人，帶着她心亂的意外消息，由山頂別墅下來時，發現他們兩人正面對面的坐在廚房裡餐桌邊，舒適地談着話。

亞蒙特神父難爲情地站起身來，小姑娘也隨着站了起來，神父笨拙地爲她們介紹：『格里瑪麗特伯爵夫人，這是露絲。』

這小女孩又一次攔住辮梢，有模有樣的向伯爵夫人施了一禮。

『我不認識這個小女孩，』老伯爵夫人說。

像往常一樣，神父一聲不響的站在她面前。這時小猶太女孩跑到廚房門口；神父把手伸向她，她由小路上走過來。神父向老伯爵夫人說：『你爲什麼不把這小女孩帶回別墅裡去呢，家裡有個孩子也可以解解悶。』

老伯爵夫人冷酷地瞥了神父一眼，高昂着頭走了開去，神父竟得竟忘却了這個小女孩的存在，直到露絲握緊他的兩根手指。

她仰着頭凝視神父的臉，帶着苦惱的表情，『這老太太在害怕什麼嗎？』

神父點點頭。

『她害怕「他們」是不是？』她問，睜圓眼睛，呼吸變得急促。

這無須解釋她所說的「他們」指的是誰，神父也明白她的含意，但他承認道：『是的，她有一點兒害怕。』

她用兩隻瘦得烏爪般的小手，握緊神父的手說：『你跑去告訴她，』她請求，『告訴她，你決不讓別人傷害她。』

『她不會相信我的話，』神父哀怨地微笑說。

第二天早上，神父去到村莊中心，新來的難民已經開始經營他們的小本生意了。一個大眼睛，頭上雜有白髮的

『她剛來到這個村莊，』神父回答。

老伯爵夫人細看這個小女孩，亞蒙特神父知道她已經猜到這個小女孩就是那些難民兒童之一，銳利的老眼，帶着謹慎的神情轉向神父，她走近餐桌，桌上放着一盤棕黃色的炒蛋，翠綠的豌豆，一個長麵包，一杯羊奶。

『對不起，打攪了你們，』老伯爵夫人說；『但我有一個消息，』尖刻地加上了一句：『再沒有別人可以告訴，祇有你。』

亞蒙特神父把更多的豌豆加進露絲的碟子裡去；隨着老伯爵夫人走進花園。

『我得到關於羅爾的消息；』老伯爵夫人說：『他還活着。』

但當神父想表示出份所應當的歡欣時，老伯爵夫人揮手令他不要開口。

『他逃亡出來的，別人懸賞要他的頭，他在巴黎主辦了一份地下報紙……鼓吹暴動和革命，』老伯爵夫人的聲音破碎了，一半是由於驕傲，一半是由於傷心。她高聲叫道：『他是如此的冒險！如此的勇敢！』她仰望蒼石像，『他承襲了祖上的一切，』於是她轉身問神父：『我應當怎樣幫助他？』

早熟的婦人，在路口擺下一個賣煎餅的小攤，雖然原料僅是粗麵粉和蜂蜜，但是發出了甜美的香味。

神父在煎餅攤前停下，這婦人帶着友好的表情畏怯地望着他，像一隻被虐待的敏感的動物，仍然渴望着被人們信賴。

『味道很香，』神父說。

渴望地，感謝地，這婦人遞給神父一個煎餅。

『你就是露絲說起的那個仁慈的神父？』她說。亞蒙特神父的臉孔紅了起來，啞啞地說不出話，幾乎把煎餅掉在地下。

這婦人就是塞格太太。當神父站在街上吃煎餅時，她將他們流浪的經過告訴他，這雖是千篇一律的老套，但神父以前從沒有聽人講起過——逃過了許多國家，到處遇到驚恐和迫害，律師，醫生，裁縫，典當老板，音樂家，銀行家，夢授，小販……現在已不分彼此，成爲一體了。

『我們的需要極少，』塞格太太說，『祇要能一家團聚，晚上平安的睡覺，不必恐懼黎明時會有人來敲門，如果能夠這樣，我們就別無他求。你想我們會有這一天嗎？』

『會有的，』亞蒙特神父說。

她望了神父一眼，說道：『但你是個神父，神父在一切均已絕望的時候，仍是保持信仰的。今天的一切，已使我非常感謝上帝，我已經賣去了十二個煎餅，你也肯聆聽我的痛苦，我的丈夫，他以前是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自己有一家醫院，他今天去替一個農人的小牛醫治折斷的腿——這猶如替一個首相割治盲腸炎是同等值得驕傲，他已為我們的前途描下了一幅美景，安定的住在這裡，了此殘生，對別人有用處和被別人敬愛，我們的孩子也和別人的孩子一樣的長大……』她停止說話，搖著頭，『我心底看到了這幅美景，但理智使我明白這種好日子是不會長久的，沒有好久又要開始流浪了。』

亞蒙特神父重又感到自己的德薄能鮮，為什麼他無言對答？不像別的神父毫不費力就說出許多撫慰的話？他祇是愚蠢的告訴她：『這餅子真好吃。』

塞格太太笑了起來，替他盛了一小盒煎餅，『你再拿幾個去，我想今天我這個小生意該收攤了。』

回教堂的路上，神父遇到了尼可兒，她穿了一件鮮紅色棉布衣服，她那黑亮的長髮垂在肩上，裸露著的雙腿，顏色好似熟透的杏子。

距蒙特神父把手中的盒子遞給她，『這裡面有幾個餅

但神父沒有在聽她說話，他在想起那位心神不定的老伯爵夫人，和自己動輒得咎的窘困情形。

他們走到去河邊小路的轉彎處，『我在這兒和你分道，』尼可兒甜蜜的說，『我要去會晤阿瑪斯了。』我先得把餅子藏好，他實在是一個自私的豬獃，如果他知道我已經有了餅子，他就連一個蛋錢都不肯買給我。』

她感到很失望，因為神父祇說了一句：『再見，尼可兒！』

每次與阿瑪斯幽會時，一向總是先躲在水溝後面，欣賞阿瑪斯因找不到她而變成失望的臉色，當他正準備離開時，她就鬼叫一聲，從樹枝後跳出來。上了年紀的人，喜歡使孩子的把戲，尼可兒浪費她的青春和美麗，對阿瑪斯那種人要把戲，真是一件可悲的事。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她是多麼高興——如果她能夠將紅熾的鋼針，刺進他們的眼睛裡。

從河邊傳來一聲低微的呻吟，起先尼可兒以為是世事顛倒過來了——這個愚蠢的阿瑪斯把他的肥胖的身體，塞在灌木叢後面，竟然想嚇她一下。

尼可兒可不是容易受驚的人，她衝進灌木叢裡，突然她用手握著嘴吧止住了尖叫，伏在地上，身體一半浸在水

子，尼可兒。』

尼可兒帶著嘲弄似的微笑接受了，『你是在想幫助我的靈魂得救，還是替那可憐的阿瑪斯省錢？』

『都不是，』神父沒精打采地說，『這些餅子很好吃。』

尼可兒沉默地和神父並排走着，突然她問道：『老伯爵夫人到底在搞什麼鬼？』

神父斜睨了她一眼，感到驚愕，『你問這個做什麼？』

尼可兒聳了聳肩膀，『別人總愛說我的閒話，為什麼我不能回敬他們？我祇是覺得奇怪，老伯爵夫人去到瑪利伯列老太婆家裡，找她替她算命，我原以為她的身份高貴，決不至於幹這種事情的，但她看起來像是一個愛人跑掉了的小廚婦一樣。』

瑪利伯列是一個污穢的老婦人，住在對面山頂上的一間草屋裡，她是一個算命的巫婆，老伯爵夫人一定是走頭無路才去請她的。

『我也曾請過瑪利伯列，』尼可兒嘲弄似的說：『她說我將來會嫁給一個年青漂亮的丈夫，這是我所希望的。』

裡的是個男人。

她跪在他身旁，捧起他的頭，他還活著，人很年輕，鮮血從額角邊的傷口流出，染污了他那淺色的頭髮。

尼可兒是健壯的；她把他拖出水面，輕輕將他身體翻過來，她把手帕放在河水裡浸濕，敷在他的傷口上，他睜開眼睛——她覺得以前曾經見過他似的。

『我的祖母還活著嗎？』他問。

『你的祖母？』尼可兒重複他的問話；於是她認出這人就是羅爾，老伯爵夫人的孫兒。

『你的祖母還活著，』她告訴他，『安靜地躺著，我去喊人來幫忙。』

他一把抓住她的紅裙，『不要這樣，』他懇求道；『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在這裡，等天黑了，我想法子偷回別墅裡去。』

她重又在他身旁坐下，『我們以為你已經死了，』她說。

他微笑，『我想我馬上就要死了，我從未想到會餓死的。』

尼可兒記起神父給她的一盒煎餅，她取出一個餅，像餵小孩一樣地餵他，他饑餓地吞食著。

「你是誰？」餅吃完了，他問。
「我叫尼可兒，尼可兒白蘭哈黛。」
「你很美，」他說。
尼可兒記起自己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她常看到他騎了馬上山回別墅去，她總是把他比做古時候的騎士，小路上傳來脚步声。

「有人來了，」尼可兒警告說，「我去把他支使走。」

當她由灌木叢後走出時，阿瑪斯堆下笑臉，想來挽她的臂膀，她推開他，「我在這裡等候，因為要告訴你我們今天不能在一起，」尼可兒說，「阿瑪斯……我想我們應當暫時停止相會，別人都再談論我們的事；我聽說你的妻子已經知道這事，她叫她的朋友監視我們。」尼可兒說謊騙他，爲的是要使他相信。

阿瑪斯起初不相信，很是氣忿；但尼可兒終於將他支走，她回到羅爾身旁。

「你想我回來嗎？」她含羞地問。

他閉住眼睛，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面頰上作爲回答，暗影增添，鳥雀還巢，夜間活動的小動物開始出現，河上升起一片濃霧，地面上漸漸變得寒冷起來。

門，但是四十年來，蒙西里爾拜畢神父，每星期三及星期日，都被邀來別墅用餐。

一個僕人將他引進老伯爵夫人的起坐室，室內四壁陳設着水晶，絨色的錦緞，和祖先們的遺像，老伯爵夫人正在來回不停的踱着。

「警察剛才來過，」當神父走進屋時，她帶着困惑的表情的向他說，「他們認爲羅爾就在這附近一帶。」

亞蒙特神父點了點頭，「羅爾就在村裡。」

她倚在壁爐的大理石板上，凝視着神父，「他活着嗎？」

他們到達尼可兒的小屋時，屋內點着燈，窗帷是拉上的。

「他睡着了，」尼可兒開門時告訴他們，「但他頭上的傷口流出來的血更多了。」

老伯爵夫人倨傲地由她身旁走過，好像她孫兒的病情，必須由她自己判斷才靠得住似地。

尼可兒和亞蒙特神父仍留在廚房裡，讓老伯爵夫人暫時單獨和她孫兒在一起，他們聽見她聲淚俱下地和她孫兒說話，以及她孫兒親切微弱的回答，突然一切寂靜無聲，接着老伯爵夫人大聲叫了起來，她的孫兒昏厥過去了。

「也許你高興把頭擱在我的腿上，」尼可兒說，「暗影更濃，他倦極熟睡，尼可兒自己覺得這是多麼奇怪，她原是來會晤阿瑪斯的，但却把老伯爵夫人的孫兒抱在臂中，她慈憐的希望着，黑夜不要很快就來到。天色全黑，她喚醒了他，「我想我們可以平安的動身了。」

但他們祇走了一小段路，兩個人都發現這一點，他實在無力爬上陡峭的山坡到別墅去，尼可兒祇得把他扶進她那離河邊不遠的小屋，服侍他上床，鎖緊了屋門，她返身走出，想去通知老伯爵夫人。

但她開始上山時，勇氣可消失了，只得轉身去找神父。

尼可兒敲門時，亞蒙特神父正把雞蛋放在盛有燕麥的板條箱裡，他幾乎立即發現尼可兒的神態有了改變，顯得沉靜，她一向有的那種反抗，嘲弄似的表情已從她眼中消失，代替的是溫柔與爽朗。

「老伯爵夫人的孫兒，現在在我的小屋裡，你去告訴她好嗎？」她問。

亞蒙特神父動身上山到別墅裡去，尼可兒回到她自己的小屋，亞蒙特神父從未來到過這個花紋的堅實的別墅大

亞蒙特神父揭開覆在傷口上的布，「他傷得很厲害，」他說，「我們應當去找個醫生來。」

「醫生！」老伯爵夫人冷笑說道，「這村裡三年來就沒有了一個醫生！」

「現在有一個……有名的外科醫生。」

「就是你那活寶似的難民是嗎？」

「是的，」神父點頭，「那個人你可以信託他，他自己也是個被追捕的人。」

「不要儘在這裡開口，趕快去請醫生！」尼可兒尖聲叫道。

老伯爵夫人揚起眉毛，於是尼可兒將手放在老伯爵夫人臂膀上，「我們開口，使他受苦，他的病情可能比我們所想像的更危險。」

老伯爵夫人掙脫這個姑娘攔在她臂膀上的手。這個行爲浪漫，裸露着腿，在村裡賣俏的女人，竟來勾引羅爾，使她也連帶地受到了侮辱！她提高聲音發出命令，「我的孫兒會好起來的，」她冷酷的說，於是轉身向亞蒙特神父：「假如有這樣一個醫生，看在老天份上，你去把他請來！不要儘站在這裡。」

警察搜捕了一場空，他們開始在難民聚居的地區搜查

，索着他們的護照；獲得難民變食不安，人心惶惶。
塞格太太爲亞蒙特神父打開屋門，她那悲戚的眼睛顯得更爲巨大。全屋內的人都緊張地注視着門口，連小露絲也筆直的坐在那兩張椅子搭成的臨時床鋪上。

當他們發現進來的人原來是神父時，他們大大鬆了一口氣，塞格太太把神父讓進房裡，小露絲向神父伸出那瘦小的臂膀。一個坐在桌旁矮胖的人，下巴上長了一部灰色的短鬚，眼中露出智慧的光芒，站起身來，向神父伸出他的手。塞格太太驕傲地向神父介紹她那聲名赫赫的丈夫，就是白天裡，醫治斷腿病「牛」的那個有名的外科醫師。

「現在有一個病人，」要請你去看一下，醫生，」神父說：「他是一個逃亡的人，」

「就是警察在搜尋的那個年輕人嗎？」
神父點點頭。

「好的，」塞格醫生提起他的醫藥包。
這個流浪醫生給老伯爵夫人留下極深的印象，雖然這是多麼違反了她的本意。醫生迅速而明確地作了診斷；「病人是因爲露宿太久，疲勞過甚，並且腦部受到輕微的震動。」於是他直接向尼可兒說：「你現在應當……」
亞蒙特神父望着正在聆聽醫生吩咐的尼可兒，他覺得

他一直睡到天黑，神父和老伯爵夫人來了。老伯爵夫人帶來一隻烤雞和一瓶白蘭地酒。亞蒙特神父，好似一個魔術家，從他法衣各處的口袋裡，變出一個又一個的雞蛋來；老伯爵夫人望着他，揷着搖搖頭。

老伯爵夫人未得到允許，就去噙食火爐上煮沸的菜湯，露出一絲驚奇和讚許的神氣。她審視床上清潔的被單，並且留意到插在杯裡的，參差不齊的鮮花。

「尼可兒，」羅爾醒來，叫道：「是不是我可以有好湯吃了？」

尼可兒，眼中閃着光輝，望着羅爾睡的那間小屋；但老伯爵夫人正站在她身後，羅爾突然好似忘記了尼可兒和菜湯。

「我一定得逃到英國去，」他叫起來，好似他夢中也在想着這件事，「我不要死在這裡，像一隻狗死在溝裡一樣。我不能讓他們得到勝利，我要和他們戰鬥到底。」
老伯爵夫人昂起她的頭，像是回答向她挑戰的人：

「你會逃到英國去的。」
尼可兒靜靜地走到爐邊，去倒湯，可愛的亮光由她眼中消失，亞蒙特神父猜想她大概一整天都在做未來的夢，但現在可發現了這場幻夢是多麼的淒涼，短暫和愚蠢。

她今晚變得和往常是多麼不同，但老伯爵夫人走到尼可兒身前向醫生說：「你弄錯了，醫生；我的孫兒是要由我照料的，他不過是因爲偶然的關係，才睡到這間屋裡來。」
塞格醫生望着她；即使如此，你的孫兒在這幾天以內，一定不能移動，」他溫和地說，但神情極爲堅定；「現在我想我們最好全都離開這裡，這位年輕的太太會知道怎樣做；如果村裡有人問起我來這裡做什麼，我就說是來替她看病的。」

老伯爵夫人雖然極爲憤怒，但祇得遵從醫生所囑。她向房門走去，經過尼可兒身邊時，她說：「病人由你照顧，我會付錢給你的。」

尼可兒沒有回答，她望了神父一眼，嘴角浮起一個悲哀的微笑。

第二天尼可兒整日守着病人，她拉上窗帷，鎖緊了門戶。
羅爾向她微笑，「我以前從來不曉得睡眠是這樣的美好。」
「那麼你閉了眼睛再睡吧，」尼可兒說；她去到廚房，坐在地板上，脊背靠着門，好像覺得門鎖得還不够堅固似的。

次日清晨，警察又來到村裡，檢查流浪來的猶太難民，在這極短的時間裡，一連檢查了兩次，好似將有大禍降臨。塞格太太坐在前餅攤子後面，臉孔埋在雙手裡，連她的生意都沒有心思照顧了。
小露絲靜靜的潛行到室外，看見塞格太太的三個孩子都垂頭喪氣地蜷伏在樓梯邊。

「來，」她說：「我們一道去看神父。」
亞蒙特神父正在地上掘洋葱，望見四個矮人走進園門！露絲領來了塞格太太的三個孩子。

非常明顯，露絲是想和神父單獨談話，因爲見禮過後，露絲含有深意的望了神父一眼，她吩咐三個孩子去看神父的雞群嬉戲。

「他們又來麻煩我們了，」當祇有他們兩人在一起時她說：「每個人都非常憂愁和恐懼。」

她站在那裡，顯得更瘦小，仰望着神父的臉，一股無能爲力的怒火在神父胸中湧湧，但他祇是說：「你不要憂愁，你不要害怕。」

她握住他手上的兩根手指：「你不會讓任何不幸臨到我們頭上的，」她靜靜地說：「我知道你不會的。」
神父搖搖頭，說道：「露絲，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

是世界上唯一相信我的人。」

她睜圓眼睛，溫柔的笑着：「那麼這是一個秘密！」

「一個大大的秘密！」神父回答。

以後的兩天裡，警察在村裡往復的巡邏，老伯爵夫人不敢冒險去探視她的孫兒，他們仔細搜查別墅，從酒窖直走到探樓，老伯爵夫人坐在客室裡，一動不動，好像是四壁懸掛的畫像之一。

警察進入花園時亞蒙特神父俯身在種捲心菜，那幾個猶太孩子正在和小貓玩耍。塞格太太的三個孩子看見警察到來，嚇得躲在覆盆子的樹枝後面，但露絲盡力緩和和自己緊張的呼吸，留在原處，看看到底將發生什麼事。神父一聲不響，走去打開教堂的門，重又回來，耕種他的捲心菜，當他們搜查完畢，走出教堂，又去搜查倉庫和雞房，神父僅是安靜的站在一旁。

尼可見由垂下的窗帷邊向外偷看，望見警察們踏着樹枝沿河岸走去。羅爾已經起床，煩躁不安得好像一隻剛被關進籠籠裡的野豹。他走來站在她身旁，但他並不去看警察，却凝視着尼可見。當警察們爬上一輛小敞篷汽車開走後，他聽見她急促的吸了一口氣然後轉回身來。他將她擁在双臂裡，向她說：「假如他們發現我在這裡，你將會

可兒的男人。

尼可見聽見屋外落葉被踐踏的響聲，趕到窗口，她看見阿瑪斯正在走開。

她回轉身，滿腔的快樂消散得一乾兩淨。

「羅爾，我嚇死了！」

「因為有人看見我在這裡了嗎？」

她點點頭：「一個自以為在和我戀愛着的人，一個有婦之夫，他以為我是一個很暖的女人。」

羅爾望着她微笑：「誰能相信你是一個壞女人呢？」

「你的祖母就是一個。」

「那麼我的祖母就不如我想像得那樣聰明了。」他說向她伸出他的双臂。

尼可見消除了小屋內一切有外人來住過的痕跡。當黑暗來臨時，他們沿了河岸滑行。羅爾隱伏在教堂的暗影裡，尼可見走去教堂廚房的門。

亞蒙特神父手裡拿着一根鉛筆，頭髮披在臉上，走來開門。他正在集中精力寫作星期日講道時的演講稿。

尼可見匆匆地將阿瑪斯到過小屋的那回事告訴他。像往常一樣，亞蒙特神父還是一聲不響，他吹熄蠟燭，拉上布幕，尼可見做了一聲暗號，羅爾走了進來。

受到處罰，這太對不起你，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離開這裡。

「

「不要，」尼可見倚在他胸上輕聲說：「永遠不要離開！」

她縮回身體，帶着畏怯的神情凝視着他；她原想告訴他：她不要他離開是因為他的身體還沒有復元，但結果她說道：「我愛你。」

「我也愛你，」老伯爵夫人的孫兒嚴肅的回答。

尼可見悲哀地微笑着：「不——你不會愛我的；你不能愛我！你這樣說是因為我太勇敢，並且你正在擁抱我的緣故；但有你這句話，已經使我心滿意足，超出我的希望……終我一生，我將永遠寶貴這一句話。」

「終我一生，我永遠愛你，」老伯爵夫人的孫兒告訴

她。

突然她覺得他對她講的是實話。

「終你一生……？」她問。

「終我一生還嫌不够呢，」他說；她把臉孔藏在他胸

上。

阿瑪斯來到尼可見小屋門前，他正要舉手敲門，突然聽見談笑聲。尼可見和一個男人在談笑；他走到小屋旁邊，發現有一個窗戶的窗帷沒有拉嚴，他認識這擁抱尼

「你能請我的祖母來一趟嗎？」他問：「我走以前，很想見她一面。」

亞蒙特神父遙望通往別墅的小路，但村內傳來了尖厲的警笛聲——警察正在集合。他走回來，月光籠罩着廚房，他看見羅爾正吻着尼可見，他狼狽地退回暗影裡。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警笛聲愈來愈緊，他不能再等，於是輕咳了一聲。

「請進來，神父。」尼可見叫道：聲音有些顫動。

老伯爵夫人的孫兒這時向神父說：「神父，今天晚上你替我們證婚好嗎？」

神父在小禮拜堂裡為他們舉行了婚禮。四百餘年來，在這教堂裡，驕傲的格里瑪麗特族，輝煌地締結下美滿的姻緣；現在，却連一枝點亮的蠟燭都沒有。

外面傳來警車疾駛的聲音，警察們分做兩路，一路去河邊尼可見的小屋，一路去山頂老伯爵夫人的別墅。

尼可見獨自回小屋去；神父將羅爾藏在教堂酒窖內的

酒桶後面，給了他一個枕頭和一條毛毯。

尼可見到家時，警察正等着他。

尼可見做着媚眼，向他們拋去勾人的甜笑，盡量裝得輕快浪漫而機蕩。她告訴他們：她已經厭倦阿瑪斯，他是

那麼愚蠢，年老，吝嗇，因此他立誓要報復她的變心。她根本沒有和老伯爵夫人的孫兒在一起，她沒有這樣幸運，他們扯她的膀子，打她的臉，尼可兒尖聲大叫，又踢又咬，咒罵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她的狂怒竟使他們相信阿瑪斯的告發，乃是報復行為。尼可兒原不過是一個反覆無常粗鄙的村婦，於是他們離開她的小屋。

他們到塞格醫生住的地方，詢問塞格醫生去尼可兒家，是替什麼人看病，塞格醫生像講科學上問題似的告訴他們：馬當白蘭哈驚心動魄方面發生了一種少見，棘手毛病。

他們重又問他究竟是替什麼人看的病，他堅持病人確係馬當白蘭哈，但答話時表情顯得有些憤慨。一個警官在他臉上打了一拳，塞格太太尖聲叫起來，孩子們也開始號哭，祇有小露絲目不轉睛的站着，好似冰塊琢成的。

最後他們離開了；但毆打塞格醫生的那個肥胖暴躁的警官，帶着邪惡的神氣微笑說：『你們這些猶太人，那一個要是想回家，明天早晨以前，我們會有好消息帶給你們的。』

老伯爵夫人聽見尖厲的警笛聲，望見警車疾駛的燈光，她不知道她的孫兒是否被捕，焦急得幾乎發狂，但當警

她重複警官的話，『明天我要去做彌撒，為法國和我的孫兒祈禱，彌撒完畢，我就回別墅把所有的門窗關閉，不讓賣國賊的臭氣透進屋裡來。』

『你的孫兒是賣國賊！』肥胖的警官咆哮。

『不是的，』老伯爵夫人說：『我的孫兒是一個格里瑪麗特，如果你們不是一個無知的人，你可以追憶到每一個格里瑪麗特的人不是為國捐軀，就是活著使法國獲得勝利。』

但當警官離去後，她伏倒在面前的小桌上，她的一切自制力崩潰了。

警察去到教堂，發現神父伏在廚房內的桌子上酣睡，蠟燭已燃得僅剩下一小截，他手裡還握得有一枝鉛筆，面前的紙上，寫下了三行潦草的字跡。

他茫然地張着眼睛，望着他們。

『我感謝你們驚醒了我，』他說：『我恐怕會一直睡到明天早晨。』

肥胖的警官粗暴地問：『你看見什麼人到教堂裡來過嗎？』

『我一晚上都坐在這裡；』神父說：『我明天講道的演講辭還沒有寫完呢。』

察昂視視步走進別墅時，她獨自坐在火爐前玩着後里太爾（Solitaire 獨玩之紙牌戲）燃起一枝俄國製的長烟捲，發出一股陳舊刺鼻的香氣，老伯爵夫人已有廿餘年沒有吸過香烟了。

她一張一張地出着紙牌，連頭都不抬。

『什麼事？』她問。

他們告訴她：在尼可兒白蘭哈驚的小屋裡，曾發現她孫兒的踪跡，她吐出一個烟圈，她記得她的丈夫告訴過她，烟圈是代表好運道的。

『尼可兒白蘭哈驚？』她喃喃地說，好像她不認識這名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他們又告訴她：這事情是阿瑪斯去報告的。

『對不起……我從不理會村裡的閒言閒語。』她說。

警察們又在她別墅裡仔細地搜了一遍，他們回到客室時，老伯爵夫人仍坐在原處，繼續玩牌，紙烟上的烟灰，燒到有二寸長連在上面。

『在命令達到以前，你不能離開這村子。』肥胖的警官通知她。

老伯爵夫人揚起眉毛，身體坐得挺直；『離開這村子？』

帶着睡夢中被驚醒的神氣，他開始在面前的紙上疾書

次日清晨，帶來了不幸的消息，全猶太男子，三天之內將被放逐替德國人做苦工，婦女和兒童將被隔離送去集中營。

難民們面臨着極端的恐怖——活著的死亡。命令頒布的一小時以內，難民中已經有兩個人自殺了。

彌撒舉行前，亞蒙特神父得知這消息，他精神和肉體雙方面受打擊，幾乎昏暈過去。當他告訴焦急的老伯爵夫人；她的孫兒平安的繫在酒窖內時，他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

亞蒙特神父站在講台上，望着他的羊群；尼可兒，面色蒼白，眼眶下一塊青腫；阿瑪斯，在後排坐位上，自己也覺得有罪，但現出了反叛的神情；老伯爵夫人分外鎮靜的端坐在紅色天鵝絨的椅墊上。

『親愛的人們，』神父開始講道，但他無法繼續說下去，因為這小猶太女孩正坐在前排的位子上。

『親愛的人們，』神父重複了一句，他盡力想把眼光注在後排的坐位上，但眼光不由自主的又回到前排坐位，當兩人眼光相遇時，她輕微的向他頷首，帶有一絲笑意，

似乎告訴他：這不幸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親愛的人們，』神父又說了一遍，聽眾們開始騷動並發出咳嗽聲，老伯爵夫人不耐煩地用眼睛盯着他，他一定是着了魔了，但使她更驚訝的就是神父突然大聲為難民們呼籲，他要大家聯合起來反抗警方今晨頒布的命令，這拆散家庭殘忍的命令，這違反上帝創造人與本意的命令！迫使男人和女人分離，變成了無靈魂的一群。

老伯爵夫人惱怒萬分，爲了這一小群猶太難民——無處安身的陌生人！神父竟敢驅使整個村莊蒙受危險，她的孫兒躲在酒窖內，別人懸賞要他的頭，而神父竟爲猶太難民呼籲。

但聽眾們的反應更使她驚惶失措，他們一開始雖也感到驚訝，但並未動搖，却深深被感動了。

她看到丈夫和妻子，互相注視，移動身體坐得更近些，深深嘆息着；感到夫妻們能團聚是多麼幸運。

她有見做父母的伸出手來，撫摸自己已的孩子，揩拭他們小小的鼻子，好似這一切都變得難以言喻的寶貴萬分了。她看見一向活潑自負的尼可兒在低聲哭泣，她奇怪尼可兒眼眶下的青腫是怎樣來的。

她看見那小猶太女孩坐在前排的位子上，抬頭仰視

着神父，她心裡在想：『這孩子把他魔住了，』因爲每當神父顯得畏縮時，他就望着她，於是他的勇氣恢復，聲音也響亮起來了。

彌撒完畢，人們靜默的走出教堂，每個人都好像心事重重，祇有老伯爵夫人，尼可兒，和猶太小姑娘留了下來。神父才換下做彌撒穿的法衣，老伯爵夫人迫不及待地向他諷刺：『你今天早上蠢極了，』她說：『我不知道你怎會變成這樣，現在到我孫兒那裡去。』

但尼可兒却站在門口。

『進來，尼可兒，』神父邀着她。

尼可兒向老伯爵夫人微笑，想伸出手觸摸她，但老伯爵夫人倔傲的躲閃開：『我想你是來討錢的，』她迫近尼可兒盯着她眼眶下青腫的一塊，『是阿瑪斯打了你嗎？』

『不是阿瑪斯，』尼可兒靜靜的說。

『我會把錢給神父讓他轉交給你的，』老伯爵夫人這樣告訴她：『現在，對不起，請你……』

『尼可兒有權利留在這裡，』神父堅持說。

『有權利？』老伯爵夫人重複神父的話。

『是的，』神父說，但尼可兒猛烈地搖着頭，神父同

拾穗

意不把全部事情說出來，『尼可兒愛着你孫兒哩。』

老伯爵夫人嗤之以鼻：『這一點我毫不懷疑，因爲他是一個男人。』

他們互相諷刺時小猶太姑娘站在一旁，神父回頭望到她，她仍是兩手握著繡綉，有模有樣的行了一禮，愉快地說：『現在我可以去告訴他們，一切都會變好起來了。』

『你對這些猶太人，究竟做了什麼奇蹟？』當露絲走了後，老伯爵夫人問，神父沒有回答，他們走下通酒窖的陡直的扶梯。

羅爾耐心的躲在酒桶後面，老伯爵夫人撲向他伸出的雙臂裡，但他的眼睛却望着尼可兒，想把她拉進懷抱中，尼可兒將手指舉到唇上，做了一個暗示——『不要』。

老伯爵夫人帶來了錢：『如果你能到達海岸邊，你就可以逃到英國去嗎？』她問。

『是的，』他說：『在那兒有定期的船隻，我還有許多朋友，但是警察多如螞蟥，我怎能到達海岸邊呢？』

『你能夠到達海岸邊的，』老伯爵夫人說：『你的祖先和教堂已經爲你準備下一切。』

這簡直和神父兒時在村裡看到外來的馬戲團，變的魔術一樣；這簡直和他冬夜裡讀的大仲馬的小說同樣的神秘

，老伯爵夫人開始由酒窖的一端走起，一路敲着牆壁，數着石塊，突然，一聲響亮，一部分牆壁，向外開啓，現出一個木板門，門上的木頭已被虫蛀得腐蝕不堪了。

他們驚異的站在門前，老伯爵夫人從懷中取出一本巨大的記事冊，裡面夾着一枚覆滿鐵鏽的鑰匙，她用這鑰匙打開木門，門內一條黑沉沉充滿泥土的氣息。

『地道！』羅爾喘着氣說，『我一直以爲這是一個神話。』

『你現在及時發現了真相，』老伯爵夫人告訴他，於是含恨地望着尼可兒說道：『約有五百年以來，這地道一直是老教堂和格里瑪麗特族的秘密。』

『這仍是老教堂和格里瑪麗特族的秘密，』羅爾得意的說；但尼可兒的眼神，祈求他不要多說。

『蒙西里爾拜畢神父知道這秘密嗎？』亞蒙特神父輕聲問，帶着被傷害的神情。

『當然，拜畢神父知道這秘密的，』老伯爵夫人盛氣凌人地回答，『他是一個情感豐富，想像力高超的人，他曾探查過這地道直到海邊；現在，羅爾，你最好是去吧，……我的心和我的禱告將隨你一同去。』

但羅爾將尼可兒換到酒桶的陰影處，老伯爵夫人盯着

他們

「我想讓祖母知道你已經是我的妻子，」羅爾告訴她，「但尼可兒不同意這樣做；」她已經受到太多的憂煩，不要再引她生，還是等你回來時再說吧。」

她們相互告別時，亞蒙特神父俯首望着自己的脚，他和老伯爵夫人不快的眼光接觸。

羅爾擁抱過他的祖母，凝視着尼可兒良久，尼可兒並不哭泣，直到地道內脚步的回聲消失。

老伯爵夫人，帶着疲倦的神情，將生鏽的鑰匙交給神父；「現在你已經知道這秘密，按照歷來的習慣，這鑰匙就應該由你保管。」

他們回到日光照耀下的地方，小猶太女孩坐在花園裡，懷中抱着黃色的小貓，她站起身來，有模有樣的行過了禮；「今天，每個難民的家裏做一次最後的團聚，」她含有歉意的解釋着：「所以我是孤單的了。」

尼可兒望着神父說：「神父，我寂寞極了，我把露絲帶去好嗎？」

「你願意嗎，露絲？」神父問。

露絲含羞點頭，帶着渴望的表情問：「小貓也可以

瓶，

「或許我們也要離開了……走我們自己的路，」塞格說。

神父伸手拿起藥瓶：「不要這樣，」他說，塞格醫生聳了聳肩，「你還是把它留下吧，我知道許多的方法呢，——」

「不要這樣，」神父又說一遍，他把藥瓶放進法衣的口袋裡，藥瓶觸到老伯爵夫人不情願地交給他的那枚生鏽的鑰匙，他耳中響起老伯爵夫人說的話：「教堂和格里瑪麗特族……」

鑰匙是在他的衣袋裡，雖然他也許是個無用的人，但在本村裡，他却代表教堂了。

「你們的人不會陷入絕境的，」神父堅決的說；「還有別的辦法。」

「我看不到了，」塞格醫生毫無生氣地說。

帶去嗎？」

父眼望着她們離開，老伯爵夫人走在最前面，頭昂得高高的，隨在她身後的是尼可兒，露絲和黃貓。

黑夜來臨，警察們仍駐守在教堂外，神父經過他們身旁走向村裡，去探望猶太難民。

他發現他的呼籲已經產生了效力，村民中泛起了示威運動，向警察嘲笑，用茶蔬投擲他們，村民中的法國母親們去拜訪猶太難民的母親們，願意替他們把孩子藏匿起來。

但一切無補於事，猶太難民們瞪着絕望的眼睛，向警察們投擲茶蔬，僅能招來更多的警察。

神父去到塞格醫生家，一夜之間塞格醫生似乎變成了一個僵僵的老人，一切希望和生命離開了他，幸福的日子永不會回轉，他再也不能替小牛醫治折斷的腿肢了。

塞格太太木然地坐在角落裡，當神父進屋時，她僅抬起頭來。

神父對他們也無話可說，他早上說過的言辭似已變得空虛無力，他祇是告訴他們：尼可兒把露絲帶回去了。

「那個年輕人？」塞格醫生問；「怎麼樣了？」

「他已經離開這裡，」神父說。

「很好，」塞格醫生點頭，「很好，我爲他高興。」

坐，她要找一個什麼人來談談。

她發現自己裝滿了一個手提籃，一瓶酒，一塊乳酪，一些點心，和菓子醬……她發現自己步下山坡，沿着河邊的小路走去。

尼可兒打開屋門，露絲從開啓的門隙中望着老伯爵夫人，小黃貓伏在露絲的肩頭上蜷着腿；露絲的辮髮上結了一個蝴蝶結，她那身小衣服剛洗過熨好。

「我是來付給你錢的，」老伯爵夫人冷冷的開口；「亞蒙特神父有事，所以我親自來一趟。」

「你不欠我的錢，」尼可兒說。

老伯爵夫人走進小屋，莊嚴地坐了下來，她把手提籃放在桌子上。

「我帶了這一籃食物去探望一個患病的朋友，但天氣太熱，不宜於走長路，這些東西就給這孩子吃吧，」她在籃子裡翻着，「我想這裡面有餅子的。」

露絲咬了一口餅，讚嘆地張大了眼睛，「好吃極了；比塞格太太的餅子好吃。」

「餅子裡有山胡桃和枸櫞，」老伯爵夫人說，「我的孫兒一向歡喜吃這個……」

隨着是一陣沉默，於是尼可兒站起身來走向火爐。

『我去燒點咖啡，』她說。
『不，不，不，』老伯爵夫人粗暴的說；『我就得走了。』

但下午逝去了，老伯爵夫人還是坐在她自行擇定的椅子裡，尼可見坐在暗影中，小黃貓和露絲縮成兩團睡在地板上。

尼可見由老伯爵夫人口中得悉了許多事：羅爾出生時有八磅重，十一個月時他就會講話，三歲時第一次騎他的小馬……五歲時跌斷了臂膀……七歲時開始不信比爾諾爾（Pere Noel——一位著名的神父，著有宗教書籍多種），……十歲時逃在外面和吉普賽人在一起……十三歲時和一個同學決鬥。

羅爾喜歡雨天，英國皇后和長鼻子的狗，喜歡在食物裡多放胡椒，有一次在堪納斯（Canes——法國的一個地名）他贏得五萬法郎，他不喜歡吃蜂蜜，永遠不喝牛奶，這一切瑣事都使尼可見有一種甜蜜，奇特的感覺。

最後老伯爵夫人吃了一驚，她在這裡就擱得太久了，把這些親切熟悉的事告訴了這個姑娘以後，她們之間好像有一條無形的帶子把她們束得緊密些；她煩躁地搖了搖自己的身體，站了起來。

祇要能永遠和你在一起；去告訴神父，他會使我們永不分離的。』

『可憐的孩子，』老伯爵夫人嘆息；『可憐的亞蒙特神父，有時候我還以為他永遠不會張開嘴，除非是把食物放進去的時候；他上星期日愚蠢的講道，也許會使這村莊享不到太平樂趣的。』

但露絲帶著聰明的神氣，秘密地微笑着。

恐怖的日子漸漸迫近，村裡來了更多的警官和警察，猶太難民冷靜而麻木的等待着，但他們中間不再發生自殺的事。

掌管遣散難民的警官把神父喚來，警官是一個矮小的人，冷酷無情，目光閃爍，生着一個殘忍的嘴。他警告神父，如果他再發表演講，引起村民又一次的示威運動，他就要下令捕人。

『我不再說了，』神父謙恭地回答，『村民們也不會再做出什麼事來。』

村裡依然是靜悄悄地。

這是恐怖之日的前夜，猶太難民開始整理他們可憐的行裝，他們把帶不走的東西送給村裡厚待他們的人。

小露絲和尼可見一同去到教堂，露絲仍是衷心信託的

『我一定得走了，』她說；『我沒有想到會就擱得這樣久——說了這麼多的話。』

尼可見也站立起來，點亮了燈，老伯爵夫人俯首望着這猶太小女孩，在睡夢中她的手伸向小黃貓。

『你應該把孩子放到床上去，』她莊嚴的說；『她會受涼的。』

『當然，』尼可見有罪似的答應着，『我沒有想到。』

她抱起露絲，這小女孩並沒有醒，無助地睡在她臂膀裡。

『她也是一個將被送去集中營的孩子嗎？是不是？』老伯爵夫人問。

尼可見憂傷地點點頭。

『有個孩子在你臂膀裡，使你顯得靜淑些，』老伯爵夫人一變慣常態度說；『我原沒有料到這樣。』

尼可見帶着夢幻般的神情，望着露絲的臉。

『我希望自己能有兒子和女兒，也願意永遠照顧露絲，』露絲這時正好醒來，望着尼可見微笑，她用臂膀圍住尼可見的頸子。

『我睜開眼睛以前，聽到你說的話，我什麼都不要，』

望着神父，但眼中露出緊張的神情。

『亞蒙特神父？』尼可見絕望的問，『我要不要帶她逃走呢？她年紀太小了，已經遭遇到够多的恐怖和不幸』但神父搖頭；『不要，』他說；『你決不能這樣做。』

『不要，』露絲應聲說；『我們決不要這樣。』

亞蒙特神父去謁見那目光閃爍矮小的警官——掌管遣散難民的人，神父向他有一個請求，就是請他允許這些無家可歸的難民們，明日清晨，在教堂裡集會，作一個短時間的新禱。

警官考慮結果，認為這並無妨害，而且此舉可以緩和村民們激動的情緒；他允許給難民十五分鐘的時間祈禱，神父卑恭地向他道謝。

於是他去找塞格醫生，請他通知全體猶太難民，明日上午九時三刻，在教堂集會，決不要有一個人不來。

當日夜晚，亞蒙特神父，重去教堂下的酒窖內，依照老伯爵夫人的步位，一路敲打着，數着石塊，同樣一聲響亮，牆壁敲開，他開啓蛀蝕斑斑的木門。

神父大吃一驚，他聽見地道內有腳步的聲音，羅爾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羅爾發現開門的人是神父時，他快樂地笑着。
「幸運照着我的肩膀，」他說；「我一直在想要怎樣才能使你我知道我回來了。」

「你回來做什麼？」神父莫名其妙地問。

「爲了尼可兒，」他說；「兩天之後有一隻船開來，我要和她一道走，一星期後我們就可以到達英國，進入自由法國的勢力範圍以內了。」

「你在這裡等着，」神父說，「我去把尼可兒和你的祖母找來。」

他先去找尼可兒，尼可兒沿着河邊小路飛奔而來，好像腳上生了翅膀，神父攙着露絲去山上別墅裡去。

「但是他已經得到安全，爲什麼還要回來？」老伯爵夫人問。

「他來看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老伯爵夫人不相信地問，「你吞吞吐吐的說些什麼？看在老天面上，趕快說清楚……」

「我替羅爾和尼可兒兩人舉行了婚禮，」神父幾乎是在叫喊，等待着避免不了的痛斥；但意外地老伯爵夫人竟一聲不響，他們沉默地走下山坡，小露絲走在他們之間，「爲什麼你把這孩子也帶了來？」老伯爵夫人突然問

說；又加上了一句：「那是一艘大船。」

次日清晨，村民們齊站在教堂周圍，目送猶太難民進入教堂，當難民們全部進入教堂後，他們看見老伯爵夫人身穿她那最講究的黑色長袍，耳朵上帶着鑽石耳環；尼可兒身穿紅色外衣，裸露着腿，他們一同走進教堂的大門，在他們之間的是小露絲，懷裡抱着小黃貓。

阿瑪斯也站在一群村民之中，他走近一個警官。

「如果我說的不是真話，爲什麼他們現在會這樣親密，以前他們是不相來往的。」

警官聳了聳肩，覺得阿瑪斯說的話也頗有道理，時光漸漸滑過，警察們望着手錶，村裡的鐘聲已響過十下，掌管遣送難民的警官向警察們領首，於是他們走向教堂的入口，但在他們進入教堂以前，教堂的大門向外推開，神父和老伯爵夫人走了出來。

警察又等了一分鐘，不見有人隨後走出，於是他們走入教堂，蠟燭的光輝在祭壇上閃爍着，像是一個節期的樣子，但除了神像而外，教堂內空無一人。

隨着是一陣紛亂，警察們高聲叫喊，咀咒，尖厲的笛聲響了起來，他們暫時竟忘記了神父和老伯爵夫人。

「亞蒙特神父，你願意來別墅和我一道進餐嗎？」

道：「你看不出她簡直走不動了嗎？我想尼可兒一定不會這樣糊塗，讓這孩子半夜裡出來東奔西跑的。」

神父服從地將孩子抱了起來，露絲滿心歡喜地縮在他的懷抱裡。

當他們下到酒窖時，羅爾和尼可兒正在等待着，接受老伯爵夫人第一個吻的是尼可兒，她並沒有向她祝福，也不表示欣慰，她開口說話，但却是針對神父而發；

「任何其他的神父都會懂得禮節些，一定會請我參加你們婚禮的。」

「我和羅爾今天晚上要一道離開這裡，」尼可兒說：「我們要帶露絲一起走，我已經告訴過羅爾明天這村裡將要發生的事。」

「不要，」亞蒙特神父說；「露絲今晚不能和你們一同走。」

神父的眼光有罪似的與老伯爵夫人的眼光接觸；「猶太難民明天上午在這教堂裡集合，警官允許他們在這裡作十五分鐘的祈禱，他們不能有一個人不到場。」

老伯爵夫人莫明其妙地望了神父很久；羅爾凝視着他，尼可兒，露絲向他張大了眼睛，眼中射出赤熱的光芒，「那麼尼可兒和我將等到明天上午再走」羅爾沉靜地

老伯爵夫人莊嚴地問。

神父凝視着她，他終於被邀到別墅裡去；那地方，每星期三和星期日，蒙西里爾拜畢神父照例被請去用餐的；他盡量想回答得漂亮些，但他說道：「是的，我願意，但我先要去……」

他走去向站在教堂四週的村民發話，要他們各自回家，他們居然服從他的命令，於是他又走進花園裡，將老貓和小貓抱了出來。

老伯爵夫人困惑地望着他，他們沉默地走上山坡，神父懷中的一隻老貓和剩下的六隻小貓，齊聲，「喵，喵」的叫着。

老伯爵夫人神經過敏的問：「你想警察們會發現牆上的那扇暗門嗎？」

「我想恐怕會的，」他承認。

老伯爵夫人猛然停步，憤怒地盯着他。

「那麼一切都是場空！他們不會走出一哩之遠的！你爲什麼早沒有想到這個？蒙西里爾拜畢神父一定會的！」

神父把眼光由老伯爵夫人臉上移向遠處的教堂，突然教堂裡發出震耳的響聲，「轟！」

神父和老伯爵夫人同時向教堂望過去，這座老伯爵夫人

祖先們手建的壯麗的教堂突然倒塌，一片塵烟，捲上半空；但酒窖裡的地道却永遠是教堂和格里瑪麗特族的秘密了

亞蒙特神父將老猶放下地，現在沒有理由再抱着它了

他現在已無處可去，遙望着前面，膝頭抖顫，心臟跳到喉管裡，他的眼睛死町住老伯爵夫人的臉，就是一團手持槍刺的兵士，也不能把他的眼光從老伯爵夫人的臉上拉開。

老伯爵夫人輕快的說：『來，來，我們最好快一點，我覺得我們要趕緊去吃午餐了。』

老伯爵夫人爲神父斟酒，她把瓶上標的日期指給他看，那是一八〇七年收藏的。

『這是留下來專爲特殊盛會用的，』她說。

他們兩個人沉默地對坐着，老伯爵夫人在思念她的孫兒，她將永遠看不到他了；神父在想着露絲臨別時最後的一瞥，在地道門口，她停下來，放下懷中昏睡的小黃貓，兩手握住欄杆，向神父有模有樣地行了個禮；她向他微笑，一個甜密的微笑，好像祇有他們兩個人會意似的。

老伯爵夫人舉起酒杯，

『爲我的孫兒和戴高樂將軍，爲我愛的老不是經我選擇的孫媳，爲我那似曾相識的曾孫女小露絲，我們來乾一杯，祝他們快樂的過活着，創造一個較好的世界。』

當神父舉起酒杯時，他們聽見警車駛上山坡，他們喝乾了杯中的餘瀝，大門外傳來猛烈的敲擊聲。

『我去開門，』神父說，由桌邊起立，但他遲疑了片刻！

『炸藥是蒙西里爾拜畢神父收藏的，』他突然說道：『我在倉庫裡找到它我想你一定很樂於知道——今天上午的這件事裡，他也有了一份。』

老伯爵夫人抬頭望着他，『你是一個偉大的人，不是嗎？』

她重斟了兩杯酒，『我以前從沒有留意到，我認爲你比蒙西里爾拜畢神父還要偉大。』

——全文完——

原題：My Name Is Ruth

作者：Eleanore Gristin

譯自：7 Short Stories From The Companion



穿着喪服的新娘

O Henry 原著
礎 譯

+++++

灰色的大眼睛凝視着屋外的天空，帶着最動人的悲哀和憂愁的表情……

一個月後他們宣佈了訂婚康威小姐繼續穿着黑衣服……

他聽到身後有一種柔軟的絳濛的聲響，於是他轉過頭來——他有些着迷。

剛剛走出門來的是康威小姐。她穿着一身黑色晚服，是廣——廣——哦，那種薄的黑料子。她的帽子是黑色的，從帽子上垂下一面棕色的面紗，薄得跟蜘蛛網一樣。她站在最上一級台階上，戴着黑色的真絲手套，在她衣服上任何一處找不到一個白點或一塊別的顏色。她的豐富的金髮，一點鬋曲的波紋也沒有，梳了一個光滑的結，低垂到她的頸子旁邊。她的面貌與其說是好看不如說是並不漂亮，但是現在她那灰色的大眼睛凝視着屋外的天空，帶着最動人的悲哀和憂愁的表情，以致襯托出她的面貌幾乎是美麗的。

讓我們來打量一下，女孩子——全身着黑，你知道，是特選的廣——哦，廣東縐紗——對了，全身着黑，那悲哀的凝思的神色，頭髮閃耀在面紗下面（你當然是碧眼金髮的），那表情看起來就像是；雖然你的年青的生命曾經有過不幸的遭遇，但是你馬上就會跳過生命中的這個階段的，公園裡散步也許就很好，確實的，在這適當的時機到戶外去，哦——無論時機適當不當，總會使她們着迷的，但是，這太殘酷了，現在，我是多麼狹窄啊，不是嗎？像這樣地談論人家的喪服。

杜魯文先生忽然地又把康威小姐刻上了他的記憶牌。他丟掉他剩下的一又四分之一吋的雪茄煙，那至少還有八分鐘好抽，很快地把他重心移到他的薄底黑漆皮鞋上。

「多暗和明朗的夜晚啊，康威小姐。」他說道；如果氣象局聽到他那肯定的、強調的聲音的話，一定要把那四方的白旗子升到旗桿上去的。

「對於有那樣好心情去享受它的人們，確實是的，杜魯文先生。」康威小姐說，嘆了一口氣。

杜魯文先生在他的心裡詛咒好天氣，沒有心肝的天氣！現在應該下雪括風並且下雪，才能調和康威小姐的心情。

「多謝，杜魯文先生，我很高興接受你的陪伴，如果你以為一個心裡充滿了悲哀的同伴能夠和你談得來的話。」

「穿過有鐵柵的，老的，城市裡的公園的敞開着的大門——那是昔日神之選民（註：The elect 為神所選當受特恩的）散步的場所——他們遊蕩着到一張沒有人的長椅。」

這就是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悲哀的不同之處；青年人的悲哀只要有人同情就會減輕；老年人却儘管伸訴了又伸訴，悲哀却仍然依舊。

「他是我的未婚夫。」一個鐘頭之後，康威小姐信任地說。

「我們本來要在明年春天結婚的，杜魯文先生，他是一個真正的伯爵，他有一大宗財產和一座城堡在意大利，范勒多莫斯里伯爵就是他的名字。我從沒有看到過比他更優美的人物，當然爸爸是反對的，於是我們潛逃了，但是爸爸追到了我們，把我們帶了回去。我以為爸爸和范勒多一定要決鬥的，爸爸開一家車行——在坡啓普恩（註：Pon Sheepsie 紐約州 Hudson 河岸小市名），你知道。」

「最後，爸爸同意了，一切都很好，他說明年春天我們可以結婚，范勒多向他出示他的爵位和財富的證據，於

「我希望沒有你的親戚——我希望你沒有遇到什麼不幸的事吧？」杜魯文先生冒昧地問道。

「死神降臨到——」康威小姐說，猶豫了一下。「不是我的親戚，但是——但是我不願意拿我的悲哀來打擾你，杜魯文先生。」

「打擾？」杜魯文先生抗議道。「為什麼，康威小姐，我一定很高興，那就是，我一定很抱歉——我的意思是沒有人能比我更真誠地同情你。」

康威小姐綻露了一個可愛的微笑。於是，哦，那是比她剛才的表情更悲哀些了。

「笑，則世人隨之而笑；哭泣，則世人對着你冷笑。」她引用詩句道。「我是深明個中的滋味的，杜魯文先生，我在這個城裡沒有朋友也沒有相識，但是你會經對我很親切，我是非常重視着的。」

他曾經在飯桌上有兩次遞給她胡椒瓶子。

「一個人住在紐約是很艱難的——那是確實的事。」杜魯文先生說。「但是，我說——只要等你在這個老城裡住慣了的時候，你就會感到很親切的，我說公園裡散步，康威小姐——你不以為那會驅散一點你的鬱悶嗎？如果你允許我——」

是回意大利去佈置城堡去了。爸爸認為非常榮耀，當范勒多要拿出好幾千塊錢來為我置妝奩的時候，他把他罵了一頓。他甚至不准我收一個指環或者任何禮物，范勒多動身以後，我就來到這裡在一家糖果店裡當一名出納。」

「三天前我收到一封從意大利來的信，從坡啓普恩轉來的，說是范勒多在「次平底船」（註：Gondola 專行於意大利運河中之船）失事中喪了命。」

「這就是為什麼我着喪服的緣因。我的心，杜魯文先生，是永遠地伴着他在那墓裡了，我猜想我不是個愉快的伴侶，杜魯文先生！但是我對什麼事都提不起興趣，我不想帶留你，讓你離開你的愉快的朋友，你的能够以微笑來款待你的朋友，或許你是想走回去了吧？」

現在，女孩子們，如果你想看看男人們匆忙地找鋤子和鏟子的話，最好告訴他們你的心是跟別的男人们一起埋到坟墓裡去了。青年人天生就是好掘墓的。問問任何一個寡婦看，爲了掘出穿廣東縐紗的悲泣着的安琪兒的埋在坟墓裡的心，男人們會做些什麼事。死人當然是在那一方面也佔不到便宜的。

「我是非常抱歉，」杜魯文先生說，溫和地。「不，我們現在還不要走回去，不要說你在這個城市裡沒有朋友

康威小姐，我是非常抱歉，我希望你相信我是你的朋友，那，我非常抱歉。」

「我的小金盒中有他的一張像片。」康威小姐用她的手帕拭了一下她的眼睛以後說道：「我從沒有給任何人看過；但是我願意給你看，杜魯文先生，因為我相信你是個真誠的朋友。」

杜魯文先生對康威小姐打開她的小金盒給他看的像片凝視了很久，帶着很大的興趣。莫斯里伯爵的面貌是一種儀表威嚴的樣子，是一張沒有留鬚鬚的，聰明的，活潑的，差不多是漂亮的面貌——一個強壯，愉快的人的面貌，在他的同伴中一定是個領袖。

「我還有一張大的，裝着鏡框，懸在我房間裡，康威小姐說，『我們回去的時候我給你看，這些是所有的能讓我回憶范勒多的紀念品了，但是他永遠在我的心中，那是確定的事。』」

一件奇妙的工作呈現到杜魯文先生面前——就是要在康威小姐的心中，代替那不幸的伯爵的地位，他對她的讚賞，使他決定這樣做。但是死人在她心中的勢力，倒並不使他氣餒，他所扮演的是一個同情而愉快的角色；他扮演得非常成功，所以在以下的半個鐘點，他們同坐在兩客冰淇

淋面前很自在的談話，雖然在康威小姐灰色的大眼睛裡並沒有減少悲哀的成分。

那天晚上，他們在客廳裡道別之前，她跑上樓去把那裝在鏡框裡的像片拿下來，是用一條可愛的白色頭巾包着的，杜魯文先生用莫奇其妙的神色察看。

「這是他到意大利去的那天晚上給我的。」康威小姐說，「我的小金盒中的一張就是從這一張縮小下來的。」

「一個好看的人。」杜魯文先生由衷地說。

「你願意讓我，康威小姐，在下禮拜天下午陪你到科尼（註：Coney即科尼島，屬紐約市，有海水浴場）去嗎？」

一個月後，他們同蘇可太太及其他的寄宿者們宣佈了他們的訂婚。康威小姐繼續穿着黑衣服。

在他們訂婚一星期之後，他倆坐在公園裡還是以前那張長椅上，樹葉在月光下隨風飄盪，照耀着他們好像是活動影片裡的人物，但是杜魯文整天帶着一種心不在焉的鬱悶的樣子。他今天晚上非常沉默。但是愛人們的嘴脣是保持不住愛人們心底的疑團的。

「什麼事情啊，安德，你今夜是這樣沉默而且不快？」

「沒有什麼，瑪琪。」

「我知道，我能說出來嗎？你以前從沒有這樣過，到底什麼事啊？」

「不是什麼大事，瑪琪。」

「是的；我希望知道，我打賭你一定在想別的女孩子，好，如果你想她為什麼不去找她呢？離開我吧，如果你高興的話。」

「那麼我來告訴你，」安德審慎地說，「但是我猜你不會恰當地了解的，你曾經聽說過馬克蘇力文，聽到過嗎？」

「『大馬克』蘇力文，人人都這樣稱呼他。」

「不，我沒有聽到過。」瑪琪說，「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如果他使得你像這樣的話，他是誰？」

「他是紐約最偉大的人物，」安德說，幾乎是尊敬地，「他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由坦馬尼派（註：Tammany以紐約Tammany Hall為集會所之民主黨之一派）或者別的政治路線。他有一哩高，覺得跟東方的江河一樣。你要說什麼反對他的話，那麼兩秒鐘內就有一百萬人抓住你的領骨，為什麼，他到歐洲旅行過一次，那些皇帝嚇得像鬼子一樣躲到他們的洞裡。」

「而這位大馬克是我的一個朋友，我在權勢一方面並

不是個偉大的人物，但是馬克對於朋友却是無分貴賤一視同仁的，我今天在包佛利碰到他，你猜他怎樣？跑過來同我握手，『安德，』他說，『我一直在留意看你的，你在这个街坊上做得好事啊，我非常引以為榮，喝杯酒怎樣？』他抽一支雪茄，我來一杯威士忌蘇打。我告訴他兩禮拜後我要結婚了。『安德，』他說，『給我一張請帖，以便我好記在心裡，我要來參加婚禮的。』那就是大馬克對我說的話，他永遠是說了一定做的。」

「你不了解的，瑪琪，我寧願割掉一隻手也要大馬克來參加我們的婚禮。那將是一生中最榮耀的一天了。當他參加一個人的婚禮的時候，那個結婚的人就從此聲譽日隆，現在，那就是為什麼我今天晚上看起來憂愁的緣因。」

「那麼為什麼你不請他呢，如果他是那樣重要的話？」瑪琪輕聲地說。

「有一個理由為什麼我不能夠請他，」安德說，憂鬱地，「有一個理由他為什麼不能來參加。不要問我那是什麼理由，因為我不能說。」

「哦，我不介意的，」瑪琪說，「當然，那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事，但是那不是你為什麼不能對我微笑的理由啊。」

「瑪琪，」安德過了一會兒說道：「你想念我可和你想念你的——你的莫斯里伯爵想得一樣多嗎？」

他等了一個長時間，但是瑪琪沒有回答。然後她突然倚到他肩上了起來——聲泣得震顫着，緊緊地抓住他的臂膀，她的眼裏綴紗上滲滿了淚痕。

「好了，好了，好了！」安德安慰她道，把他自己的困難放到一旁去了：「什麼事情啊，現在？」

「安德，」瑪琪聲泣着說道：「我對你說了謊，你不会跟我結婚了，也不會再愛我了，但是我覺得一定要說出來。安德，關於伯爵的事連一點影子也沒有。我一生中從來沒有戀愛過。但是所有的別人全有的；而且她們談起他們，於是好像人們更愛她們了。而且，安德，我穿黑衣裳是特別合適的——你知道我是的，所以我到照相館裡買了那張像片，把那張小的放在我的小金盒中，虛構出所有關於伯爵的事，以及他的死去，所以我能够穿黑衣裳，沒有人能愛一個說謊的人的，你要擺脫我了，安德，我可要羞死了。哦，我從來沒有愛過一個人，除去你——那就是全部事實。」

但是沒有被推開，她發覺安德的手臂把她擁抱得更緊些了。她抬起頭來看到他的面貌開朗而微笑着。

「你能——你可能原諒我嗎？安德！」

「當然，」安德說，「很好，讓伯爵回到坟墓裡去吧，你已經把一切都說清楚了。瑪琪，那正是我在結婚之前弄清楚的，出色的女孩子！」

「安德！」瑪琪確定他是完全原諒了的時候，含羞地微笑着說，「你可曾相信過所有的關於伯爵的故事嗎？」

「嘿，相信的程度並不太深，」安德說着掏出雪茄烟盒子，「因為你放在你的小金盒中的就是大馬克的像片。」

拾穗譯叢第一、二種，溫莎公爵回憶錄，劫後孤雛初版業已售罄，再版本將於本月中旬問世，訂購諸君未收到書者請稍候數日，無任抱歉

茲代讀者徵求拾穗第一、二、五、九、十一、十三各期願割愛者函本社接洽（每冊五元，封面完整者）

拾穗出版社業務部啓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的故事之六

推銷締良緣

岳兒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蚯蚓牌機車製造廠。

西部經理處，哈凡士脫大樓。

三藩市，加利福尼亞州

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致：亞歷山大包茲先生

里士飯店，洛山磯，加州。

親愛的包茲先生：諒必你已知知，本公司最近已決定將推銷部門重行改組。全國劃分為若干區，每區的推銷業務，將委之於當地的商號，而不再由廠方派遣推銷員往返接洽。基於這個制度，我們已和加州茂西地路城的亨尼代理商行，經理約翰亨尼先生訂立合約。

亨尼先生函告：他正擬將曳引機推銷給一位也住在茂

城的哈蒙休曼革先生，他是該州最大的一個木場主人。亨尼先生是個能幹的商人，亨尼代理商行已開設有年，對於銷售農具的業務辦得十分發達，但是亨尼先生到目前為止，對於銷售曳引機這一項，却沒有絲毫經驗，所以他要求我們派遣一位廠裡的幹員，協助他完成對休曼革先生的這宗交易。

我們請你立即動身去茂城，儘可能和亨尼先生合作，設法助他完成。

你誠懇的 傑·地·威廉白

西部業務經理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地點：茂城旅館，茂城，加州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我在今晨抵達後，整天探聽消息，策劃方法，並和有關方面人士儘量地發生接觸。

第一件事，我即去拜訪我們的新代理商，亨尼先生。

他或許是位能幹的商賈，但他決不是一個推銷員。他是位脾氣乖張的老怪物，說話時粗野而毫不婉和。他老實地告訴我，他不喜歡我的樣子。他指責我的皮鞋的光亮度，褲子的褶痕，以及我整個雅潔的外表。

「你像個城裡的小滑頭，」他道：「對付這位暴躁的木場主人，我們這裡需要的是一位雄糾糾的男子漢。」

自然，我是不會被這些話所影響的，立即我知道亨尼先生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對我的如此，則對顧客更不會尊敬了。假使有位主顧，穿了綁腿褲去買曳引機，說不定會被他推出店門。這樣的做生意方法，顯然缺乏推銷員精神。

我立即知道，在這裡的工作必需做得圓滑周到。我將永遠保持溫文有禮，像機械中加了油，使它每一部份都可以順利運轉，才能談到得到美滿的結局。

不在乎亨尼先生批評我的儀表如何，我立即就談到公

品的山羊牌曳引機給休曼革先生。這類機車是專門爲了在山坡木即設計的，在我沒有見到之前我不能斷定它是否我們的勁敵。

亨尼先生和我談了沒一刻，就因爲城裡有事情而出去，我就在辦公室裡到處交際，應酬每一位助理員及速記員。將近中午時分，來了一位非常誘人的少女，她對我稱是蜜兒菊亨尼小姐，老板的女兒。依照我一貫的作風，對每一位都尊敬有禮，我立即就和她攀談起來。不久我即發現一個重要的事實。雖然那二位父親並不太友善，但是看來蜜兒菊亨尼小姐，我們的代理商的女兒，和蜜兒菊休曼革小姐，木材大王的女兒，却是同窗知己，非常友好。當我探得了這一點微妙關係後，我立即請亨尼小姐到城市最好的一家餐館去用膳。使我稍感驚訝的是亨尼小姐竟迅速地答應了，但後來我想到，茂城是個不大時髦的小地方，也許亨尼小姐——雖然她是個可愛——平時沒有什麼機會和一位年青，有誘惑力，美貌的男人在一同午餐。

我們愉快地用畢午餐，就後看了一場電影。在下午我探得她和休曼革小姐及其他幾位朋友，要在後天利用汽車旅行到都西摩山谷去。於是我要她繞道到休曼革先生的鋸木廠來。她可以看到我們的蚯蚓牌機車的表演，並可在

事。詢問目前業務的進境。原來休曼革先生的地址在三十哩外的山上，他的鋸木廠——這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事業，廠裡雇有五六百工人。鋸木廠裡所需木材，都由高山上

砍下。這些木材，就在它們倒下的地方，利用蒸氣機，連續地拖曳着，靠了輕便鐵軌運下。它們還要重新裝上卡車，運抵廠裡。假使休曼革先生能買一輛蚯蚓牌曳引機來替代蒸氣機的話，他的工作做得可以更快更好。而且他可以把木材滑下更長的一段距離，用不到把鐵軌老是搬來搬去。更不必再花錢來繼續鋪設又高又削的軌道。亨尼先生手邊有一輛六十四馬力的蚯蚓牌曳引機，他已給休曼革先生在本星期內安排下一次表演，就在高山上的森林中。

看來，我們這裡一切都順利簡單。其實不然，那位休曼革先生，木材大王，是位暴躁，不合潮流的老紳士，他對任何新發明都抱着懷疑的態度，非常難於對付。

事實上，亨尼先生稱，他和休曼革先生之間，早年在業務上有過一些小糾葛，而彼此不睦，聽到了這一個消息，我感覺得我在這裡的任務，是首先要敦睦邦交。當代理商和主顧間有磨擦的時候，而有一位像我這樣溫文的人物，來代表農友曳引機車公司，誠屬不幸中之大幸。

我們也許要受到點阻礙，因爲有人正在試銷一種新出

休曼革先生前講幾句好話。

下午回到亨尼代理商行，亨尼先生比上午顯得更神經過敏而易怒了，我覺得並不必要，把我和他的女兒建立了很好的友誼這件事告訴他。我專心地辦公，把機車表演的節目決定。

看來亨尼先生沒有一些駕駛蚯蚓牌機車的機械智識，所以我親自駕車，到三十哩外的鋸木廠去。等我到了那邊，我會檢查機件的，以備後天的表演。我的下一次工作日報，將寄自休曼革先生的鋸木廠了。

你十分忠實的亞歷山大包茲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下午九時

地點：休曼革的鋸木廠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今天清晨，我從茂城將曳引機開走，中午時即抵這裡的鋸木廠。我立刻見到了休曼革先生，給與他一次簡潔明瞭的推銷講解，並安排好明天的拖木表演。休曼革先生在上午總是很忙的，所以表演只有在下午舉行，我已檢查過

機車，一切均佳。有了這次光輝的拖木表演，再加上亨尼小姐答應助我吹噓，我們可以有十分把握，順利地完成交易。目前山羊牌曳引機的人尚未到來，他明天或許會來，但是我並不太擔心。

你誠實的距離山大包茲

電報

茂西地路，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四日下午九時

致：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三藩市，加利福尼亞州

包茲及曳引機均告失蹤，恐係在山中迷失，速遣他人及另一曳引機來，餘詳函。

約翰亨尼

亨尼代理商行

茂西地路城，加利福尼亞州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四日

致：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三藩市，加州。

執事先生：我剛才已拍出一電，告知關於你們的推銷

員失蹤的事件，本函當再詳述。

包茲先生駕着我們表演用的六十四馬力蚯蚓牌，在昨天開到了休曼革先生的鋸木廠，準備在今天下午表演的。今天清早，他告訴廠裡的一個工人道，他要駕着機車兜風一圈，使機件運轉靈活，並察看各種情形是否正常。他發動了機車，從鋸木廠私有的小道上駛入森林，想從那裡穿出山谷的大路上，從此他和曳引機就再也沒有被發現。

我自已已在今午抵達鋸木廠，想參觀這次表演。當包茲先生在約定的時間沒有來，我們立即就開始搜查。有幾位休曼革先生的熟練工人，想依着曳引機的軌跡找尋，不幸所有的痕跡都被一場暴雨所沖沒。我們無法知曉，他是到了大路上呢，還是拐入了森林的某處。住在大路旁的人們說，他們在昨天看到過一輛機車開向鋸木廠，但是今天却沒有看到。所以我們恐懼包茲先生已駛入森林而迷途了。搜查小隊帶着燈火在今晚入林尋找，這搜查將繼續下去，直到找着包茲先生為止。

同時，我們對休曼革先生銷售的機會也失去了。今午山羊牌曳引機抵達鋸木廠，並舉行了表演。山羊牌當然比蚯蚓牌要差遠去，但是它表演得很好，休曼革先生告訴我他十分欣賞，而想要買下了。我請求他暫且不要下決定，

讓我們有機會把我們的機車也表演一次給他看。他最後答應等到這星期的末了，假使到星期六我們尚無法表演的話，他就要買下山羊牌的了。今天是星期三，這給我們只有三天的時間，所以，這是十分緊急了，請你從速派下另一輛曳引機來，利用最快的辦法。

假使我們現在銷售給休曼革先生一輛曳引機，而假使他覺得運用優良，他可能在一年中再買上十五輛到廿輛的。他有許多工作需要曳引機，也有許多的財力購買它們。這是一樁很重要的買賣，快將曳引機運來，並再派遣一位不會在森林中迷失的人來。

你誠實的亨尼代理商行

經理約翰亨尼。

電報

三藩市，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八時十五分

致：約翰亨尼

茂城加州

來電悉：將於下週運上另一曳引機，如有包茲消息盼速告。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電報：茂城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二分

致：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三藩市，加州

機車請速運來。下週將為時太晚。伐木工人遍山找尋，但目前尚無包茲及機車影踪。

約翰亨尼

電報：三藩市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十三分

致：約翰亨尼

茂城，加州

目前本處無車可調。我等已電告倍葛菲城代理商，囑渠從速運汝八十四馬力之蚯蚓牌一輛。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電報：茂城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下午四時

卅分

致：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三藩市，加州

包茲及機車仍無消息。請儘可能設法運來另一機車。我等業已處於劣勢。

約翰亭尼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地點：格蘭塞營，郁西摩山谷，加州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我非常愉快地報告你，一切工作進行均十分順利。關於前次的工作日報，我已將計劃稍為改動，我現在在郁西摩山谷，而有數天的耽擱。因為我工作太忙，而這番解說將花費許多時間，我僅能對你說，事情的發展太好了。

假使你從未光臨過郁西摩山谷，那末你無論如何應該來旅行一次的。那壯偉的格蘭塞峯，靈秀的郁西摩瀑布，以及綺麗的鏡湖，我們被那湖底的月色所陶醉而留戀忘返，直到午夜，真的，這是人間的天堂。

你最誠懇的亞歷山大包茲

日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地點：格蘭塞營，郁西摩山谷，加州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我非常愉快地報告你，我的確萬事順利。我一生中從未有像現在這樣的滿足過。等我告訴你，我所做的一切後，你就會同意我的主意是愈出愈奇了。

你的電報在今午收到，正當我從森林中徒步而返。一個人和他意氣相投的同伴在一起做些適可而止的戶外活動，對於他的健康是最好不過的。在你的來函中，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要求我電復並解說我的行動。但是我的解說頗長，所以我決定寫信，而不拍電報了。你的電報中好像很擔心我的失蹤，但當你聽了我的解說，你就知道每一件事情都發展得太好了。

在我四月十三日的報告中曾提及我到達鋸木廠，並預先為星期三下午的表演佈置一切。在星期三早晨，進畢早餐後，我佔坐了一二小時，於是決定把機車開出去活動一下，以確定機件情形是否良好。

我沿著小道而駛，它是從鋸木廠穿過森林五哩而直接公路的。機車轉動十分圓滑，當我駕駛約三四哩路後，我發現前面有一輛十分漂亮的轎車，它從我對面駛近時就停

電報：三藩市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上午九

時十分

致：亞歷山大包茲

格蘭塞營，郁西摩山谷，加州，

連返休曼革鋸木廠表演機車性能。汝之失蹤已嚴重危及對休曼革之交易。汝之行動請即電告公司，在郁西摩山谷有何公幹。曳引機車現在何處。汝是否神經錯亂。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電報：三藩市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上午九時

十六分

致：約翰亭尼

茂西地路城，加州

我等已獲悉包茲現在郁西摩山谷。已令其立即返休曼革鋸木廠表演機車性能。倍葛菲城代理商來電云，彼目前亦無機車可調動。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止了，我十分快樂地看到，原來駕車者是密兒菊亭尼小姐。我想我以前提起過，她是一位美麗誘人的女孩。而我自然非常高興地看到她能應約而來參觀表演，並助我向休曼革先生說項。

她立即替我介紹車中其他的各位。這裡面包括一位不值一顧的老小姐，她叫友尼絲姑母。是亭尼小姐的姑母。有一位青年小伙子叫歐奈士克雷遜。另一位是賽麗休曼革小姐，木材大王的女兒，她長着黑髮，很美麗，但當然不能和密兒菊亭尼小姐比啦。可能我忘了對你道及，亭尼小姐的身材是恰到好處——既不大又小。她的頭髮是最理想的金褐色，她的眼珠是標準的淺藍色。事實上她具有着一切的必要條件，可以有助於我的曳引機推銷事業。

再則，她有着一個動人的口才，她立即要求我帶她駕駛曳引機。

「這個不行。」我堅決地道：「那有一個女孩子駕駛這樣笨重的機車的。」

「你應該做的是，」她道：「把你的頭腦冷靜下來，再想一想。假使你夢會了我，而由我在表演中駕駛機車，那末當休曼革先生看到你的機車簡單得連像我這樣的女孩子都可以操縱，他當然產生一個良好的印象啦。好吧，我

們試一看。」

她走出汽車爬上曳引車，對我愉快地微笑。我立即發覺，假使她對休曼革先生也是這樣一笑的話，他的一切也就完了。他會買進任何東西，只要她的要求。我面對着這位異性而惘然不解，但是我的合乎推理的思想，却深深地印上了這位小姐的理論。假使她在表演中駕駛機車，給人們的印象將更為深刻。再則，很顯明的，以我的推銷員立場而言，必須對我們的主顧，休曼革先生的女兒的最密切的朋友，待以禮貌及附和。

「好吧，」我道：「扳動這個，握住這些桿子。」

亨尼小姐學得很快。她本來是一位很好的汽車駕駛員，而且她又聰明，因此這些操縱機車的小訣巧，一學就會。

（註：在從前，我夢一個生手駕駛機車時，我總是在旁邊的座位，用口頭指點他如何做。現在我可發現，假使老師和學生擠在同一駕駛座，同時握着一根桿子，那末效力要好得多。）

在路上往復開了約模一小時餘，亨尼小姐已完全熟悉機車的操縱了，我們回到原來停車處。那車中的三位已等得頗不耐煩。

小姐道：「要他多候幾天諒來沒有妨礙。而且，你正是我們最歡迎的人物。可以使這次遠足獲得成功。賽麗和歐奈士已在這裡秘密約定。總之，他們不願和別人在一起，如果你參加我們的旅行，那麼我們四人可以一同在林中散步遊戲。而友尼絲姑母可以在長廊裡結絨線。假使你不去的話，我只有不知趣地夾在賽麗和歐奈士中間，或者獨個兒散步，再不然只能坐在廊前陪着友尼絲姑母結絨線了。」

「你可以和友尼絲姑母一同去散步呀。」

「不能，」亨尼道：「友尼絲姑母患風濕症，她只能坐在走廊結絨線。我們不用爭辯了，亞歷士。你一定跟我們去。假使你不肯，你就算把我們遠足都西摩山谷的樂趣完全破壞了；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先生，你不會這樣的是嗎？」

「好吧，」我道：「當然我不願破壞你們的遠足樂趣。」

「你在這裡不會做出什麼好結果的。」她繼續地道：「天快要下雨了，假使你在濛濛細雨中表演，休曼革先生會淋濕而受寒，那末他的心境就不佳，也不會接受你的表演。」

正在這時候，一顆雨珠剛好掉在我的鼻尖上。「你說

「我想，密兒菊，我們該走了，」友尼絲姑母帶着哀求的聲調道：「假使我們想在下午及時趕達都西摩，我們現在得動身呀。」

「是的，」亨尼小姐應着，於是她轉向我：「亞歷士，老友，」她道：「我們現在就上鋸木廠去，把表演的事趕快做掉，怎麼樣？」

「但是這不成呀，」我道：「休曼革先生不知上那兒的森林去了，他不到下午是不回去的。」

「我不能等那樣久，」亨尼小姐道：「我以爲你的表演是在上午，而我還答應帶他們上郁西摩山谷。」

「不幸極了，」我道：「我原打算能助我一臂的。」

「我告訴你我們這樣辦吧，」亨尼小姐道：「我們把這次表演取消，你跟我们一塊兒上郁西摩去。隔二三天等我們返來時，你已經得到很好的休息，而可以精神抖擻地給休曼革先生一番動人的推銷演說。而我也充份的時間幫助你駕着機車，隨你高興要我開往那裡去都行。」

「但是我已經安排下午的表演節目，」我道，我用最堅決的語氣說這些話，讓她知道我是一個男子，他的意見是輕易不能動搖的。

「休曼革先生沒有曳引機也幹了多少年的事，」亨尼

得對」我道：「真的開始下雨了；也許你的想法不錯，在雨淋中表演，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那末你跟我们來嗎？」

「我將很高興，」我道：「來接受你親切的邀請。」

因爲友尼絲姑母性子較急，我決定把機車停在森林裡，免得開回鋸木廠浪費時間。我設法把機車隱藏起來，以免有人妄自開動，並且爲了怕細心的人發現輪軌痕跡起見，我將機車開過一條橫越小道的溪澗。總於停靠在茂密的灌木叢中，一端是潺潺小溪，另一端是塊突出的大石。在這裡我深信別人找一百年也找不到的。

把機車掩匿完畢，我急忙奔回亨尼小姐的轎車。於是我們加速駛往郁西摩山谷。

我已把那天上午的事情完全地報告你了，爲了使你可以知道我，現在而且永遠地，是一分鐘都不浪費的，我對於休曼革這筆交易，將用十分的精力來完成它。

一個稍缺智慧的推銷員可能就不會這樣做，而將堅持在下午舉行表演。我很高興地告訴你，我有這點智慧能隨機應變。它的結果是令人興奮的。我避免了這次雨中的表演。可是我的彬彬有禮，溫和謙恭，和圓滑週到，已使我獲得休曼革先生的女兒底友誼。那末等我回到休曼革先生

的鋸木廠去表演時，再經亨尼小姐在旁相助，這注交易就可以很容易地成功了。

我們去那西歐之行，是完全地成功的。我們現在要花二天功夫，欣賞這壯偉的山谷裡的大自然之美。我愉快地告訴你，我在他們中間相處融洽，謙恭有禮，同時決不失去機會，儘量地附和着休曼革小姐和她的密友的意见——這是替銷售機車的那件事，預先鋪好平坦大道。

正似亨尼小姐所預言，尼尼絲姑母就一直把時間消磨在營裡的走廊中結綫，而且她全副貫注於她的作品，一件絨線衫上，像這種消極的人物實在少見。

至於我們四個，大部份時間在林中散步，享受着戶外的空氣，立即我覺到賽麗和歐奈士二人的親昵之態。當時頗使密兒菊和我感到促促，我們經常在散步時，隨處休息，賽麗感到疲倦，便在石塊上坐下，立即歐奈士就坐在她的身畔，不久他們就挽住了臂膀，演奏演出親昵萬狀的姿態。

起先這使我大大地不安，我知道他們在當時已經忘記有我和密兒菊在一起，但是我怕他們隔了一回突然想起，而注意到我們臉上的付假相，那末他們就會立即明白一切而感到羞愧難堪，於是我們在林中的樂趣也會被整個破壞。

這是我們的一種責任，正像國王愛德華似的。

這倒是個好主意，以後我們只要裝得和賽麗歐奈士一樣，他們就以爲我們也愛這一套，而不再覺得促促尷尬了。我自己覺得要麼他們得非常好，有時候還比他們更強呢。

我把這些事情都寫入了報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對休曼革的這件交易，處理得何等完美。因爲我的紳士風度及適可的行動，我已建立起一個良好的關係，它有無限價值，可以在時機來臨的當兒影響休曼革先生，使他購買曳引機。

在你的電報中要求我在明天回鋸木廠表演曳引機性能，這和我們的計劃完全吻合。我們都——除了友尼絲姑母——都不願把我們拆散，但是我們已決定明晨離開這可愛的山谷，我們將在明午抵達鋸木廠，俟機車售與休曼革先生後，我們希望能在明晚返茂西地路城。從現在起，請你把函件寄往茂城亨尼代理商。

我已花了比我想像中更多的時候來寫這篇報告了，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一份責任，使你知悉所有的事實，你不必再爲此擔憂，每件事物都進行美妙。

你忠誠的亞歷山大包茲

喂。

我在前面說過，我是盡量地做得恭敬有禮。於是我突然記起了一支故事，這是我在好幾年前聽到的。這故事好像對目前很合適，所以我就講給密兒菊聽。

「好像是。」我道：「土耳其或是東印度某王子，有一次和國王愛德華在倫敦用膳，這位王子對英國餐桌上的習俗，一竅不通，他拿起了洗手指用的水盆就喝。現在這或許在土耳其，布魯克林，衣阿華等地是可以的。但是在白金漢宮裡這就近乎犯法了。在場的每一位都大大地不安，他們恐怕王子突然覺悟而感到促促，那末整個宴會也就垮了。」

「但是國王真是一國之王，他懂得禮節，他就照樣地做了。他拿起自己的洗指水盆，一口氣喝完了。所有的客人也照樣地做着，於是一切都平安無事。」

當我講完故事，我對賽麗和歐奈士看了一眼，不幸他們二人獲得如此地緊，頗像二位捧角者在慢動作電影片中所表演的一樣。

「有些人。」我道：「就好像不知道如何使他們合乎社交的禮節。」

「這是真的嗎？」密兒菊憂傷地道：「但是我以爲禮

電報：茂城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八時

十六分

致：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哈凡士脫大樓，茂城加州

汝昨電告，包茲將於今日星期六抵達鋸木廠舉行表演。我等已候彼整日但未見其之影踪。休曼革現已購進山羊牌曳引機，使我等心灰意冷。汝乃我經營事業以來所遇到最低能最魯之人。汝若不能與我合作，則不如取消合約爲佳。

約翰亨尼

電報：三藩城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二分

致：約翰亨尼

茂城加州

週末晚電今晨收悉，事出誤會遺憾萬分。余將於本星期內親來茂城，一切均可面談。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傑·地·威廉白

西部業務經理

電報：三藩市加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上午九

時四分

致：亞歷山大包茲

亨尼代理商行轉交

茂城加州

由於近日所生事故，余等已無法留君於本公司任職，而甚感遺憾，請將消費帳寄下，以便匯上君在任期內之薪金。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傑·地·威廉白

西部業務經理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一

地點：休曼革鋸木廠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這一篇短短的報告只是想使你知一切均佳，雖然我們尚未銷去機車，但我一點都不擔心，事實上，我認為我

「是的，但是我怕爸爸要氣死的，我想他不十分贊成歐奈士。」

「這就是你需要立即結婚的最強理由，」密兒菊道：「如果你的父親不贊成歐奈士，我爸爸根本瞧不起亞歷士。什麼事情使你怕你的父親氣死呢？我絕對猜得到，當我的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後，他會像店堂裡裝滿燄火般的暴跳起來，這就是我們決定趕緊結婚的理由。我們愈是拖延，則咆哮，爭論的時間愈長，但是假使一旦木已成舟，那末好比一下子來個大爆炸，於是也就會靜下來，現在的世界只接受既成事實。」

自然，歐奈士和賽麗被這一席話深深地感動，總於他們同意冒一下險。

這裡還有許多繁文縟節，我們駕着汽車到處尋找權威人士替我簽證許多證件，以備取得結婚證書等，之後我們再得找一位牧師，所以這次集團結婚到今天早晨才能舉行。

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向任何親朋透露消息——即使是友尼絲姑母，密兒菊不想在這寶貴的時期中去驚擾這位老小姐，你知道，友尼絲姑母在這時間已幾乎要把絨線衫全

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運的人。

在我上次的報告中我曾提及希望在星期六早晨離郁西摩，後來，總之，我們更改計劃了，在星期五晚上用餐的時候，密兒菊突然宣稱要就在郁西摩直到星期日回去，起先我表示反對，但自然我不願意失禮，所以我決定留下了，後來事實證明，我的決定完全正確。

這是在星期六早晨，我忽然產生了一個光輝的意見，這在我的生活中常常如此的，我突然發覺密兒菊在休曼革的交易中給與我這樣的幫助，我應該設法使她在我將來的推銷事業中，永遠地能幫助我。

於是我迅即帶了密兒菊到林中去散步，並請問她對這問題的意見，我愉快地看到她已抓住了我真正的含意，正似我以前說過的，她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女孩，她是我所遇到的女孩中，唯一有才智，及心靈上的感應，能了解我的說話，事實上，她甚至懂得我正在想些什麼，不論我有沒有說出口，不到五分鐘，我們豈但已決定結婚，而且決定立即結婚，我們找到了歐奈士和賽麗，告訴他們也該效學我們——這樣就成了集團結婚。

起先賽麗說：「我不敢。」

「為什麼？」密兒菊問道：「你需要結婚，不是嗎？」

部完工了，密兒菊認為告訴她這些出乎她意外的消息，只有增添她的神經質，她的思想會從工作上移開；於是可能針線錯亂而把絨線衫搞壞。

婚禮完成，我們四個回到營地，帶走友尼絲姑母，把行李裝上車子，駛向休曼革鋸木廠，而在早晨十一時到達，我在原處我到曳引機，同時帶返歐奈士。

我們探得休曼革先生——正似他向來的習慣——在林中央處，不到下午三點是不會返廠的，現在已是二點半，我們已用畢午膳，我就利用這時間寫這份報告，休曼革先生不久即返，我們等他回來後就可舉行一次從未見過的曳引機的優良性能表演，而使他吃一驚。

再及：茂城加州，下午九時。

當我寫完上段的報告後，又發生許多有趣的事件。

休曼革先生在我們料及的時間內返廠了，約摸在三點鐘光景，起初他不要看什麼表演，但是經不起密兒菊和他女兒賽麗以及我的妮妮動人的勸說，他總於答應讓我們表演一次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

於是我們表演了許多節目，大部分時間都是密兒菊駕駛，一個女孩駕駛着一輛老機車，拖了木材在亂石堆上爬高爬低，穿溪越嶺，當然成蔚然奇觀，等表演完畢，休曼

革先生深深感動了。看來這個老傻瓜對前數天買進的山羊牌曳引機已懊悔莫及。

「假使我早知你們的機車比他們的好多，」他聲稱：「我決不會買他們的。」

當我聽到他這樣說，我立即進言，請他同時也買一輛我們的機車。這時候密兒菊插入了。

「一輛蚯蚓牌是不夠的，」她道：「有這許多木材要搬動，休曼革先生，你至少需要十二輛機車。今天我爸爸沒有在場，所以我當代替他幫助包茲先生，我來和你接洽這筆交易。」

於是她走上前去對他講了一大番道理，這和我的一樣地合理而足以說服任何人。還要令人高興的是，賽麗休曼革小姐對她的父親也說，這個建議很有價值。而且幸運地歐奈士沒有在旁邊。友尼絲姑母還在結她的絨線。

最後這老頭兒過來了。他沒有要十二輛蚯蚓牌，但他簽訂了八輛六十四馬力的蚯蚓牌，這訂單將由亨尼代理商行轉上，他留下了那架表演用的機車，並囑立即將其他的運往。

俟訂單簽好，密兒菊和我挾着友尼絲姑母，坐上汽車，向他們道再會，於是駛往茂城，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爸爸

起居室去對付爸爸。我沒有聽到她說些什麼，但她一定把全部事情都告訴他了，因為他開始在咆哮怒罵。當他對密兒菊說完了他對她的感想後，他就走出起居室告訴我，關於他對我的感想。

「這簡直是不法！」他道：「不法已極！你這是什麼意思，竟敢來拐騙我的獨生女兒，你這個城裡的小滑頭。我非取消它不可！而且，我還要扭斷你這根狡猾的頸項！」

「爸爸！」密兒菊在他後面道：「你會慢慢地覺悟的！你現在感誠得響，愈是氣得兇，但是漸漸你會冷靜下來，那末我們再理智地談一下。」

這幾句話無異火上添油，亨尼先生大發雷霆，揮舞着他的臂膀，口裡噴着白沫。我不能記起他當時說些什麼，但是我聽到幾句，總之他對我和他的女兒非常不滿，他要我立即滾出屋外，免得被他踢出去，並且從此不准我再跨進他的大門。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我那時的處境是多麼為難。但是我驕傲地告訴你，我保持着鎮靜的態度，既不對他爭論，也不駁辯。我只是對他彬彬有禮地道，他是在愚弄他自己，我不想走，我熱誠地希望他能把我踢出去，因為這樣我

——而留下歐奈士及賽麗在鋸木廠，讓他們把自己的愉快消息去驚嚇休曼革先生一下。

（註：我忘了告訴你，我們決定不把快樂的婚姻公佈，除非等休曼革先生購下了我們的機車。我們認為這是比較聰明的辦法，以免他被家庭糾紛所擾而影響及已入掌握的生計。）

在返茂城的途中，友尼絲姑母告訴我們，她業已把絨線衫完工，而密兒菊對她說，我們業已結婚，這一下子把她弄得緊張起來。我才明白密兒菊是完全對的。這個消息必需在她的絨線衫完工後發表。經過一陣喋喋不休的責詢後，友尼絲姑母作着下面的結語：「你爸爸會怎樣說？」她反復的道：「你爸爸會怎樣說呢？」

「我不知道他會怎樣說法，」密兒菊愉快地道：「但這一定不會有什麼，如果妳想一飽耳福，姑母，你最好跟我們一同去看他。」到達茂城後我們直接駕車往亨尼先生的住宅。「我要你把一切事情都交給我來對付，亞歷士，」當我們走到大門口時，密兒菊對我這樣說：「讓我來對付這件事。」

「遵命，親愛的。」我道。所以我時候在會客室裡，姑母離上樓去了，密兒菊到

才可以打破他的腦瓜而得到原諒。我的冷淡姿態，沒有影響及他，反而使他更憤怒了。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沒有用武力來趕我出去。最後正似密兒菊預言的，他已叫喊得聲嘶力竭而漸漸平靜下來。密兒菊把他扶入起居室，他已完全地可以講理了，我也就跟入室內。密兒菊用她一貫的清楚簡潔的口才，把她目前的情形告訴他：「我們已經結婚，」她道：「而且我們將永遠地如此，亞歷士和我都超過廿一歲，我們已經懂得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所以爭論也沒有用了。唯一可以討論的是我們將來的問題。」

「我不管，」老頭兒軟弱地道：「看你和那個傢伙一同去過苦日子，留我獨個兒好了。你是我唯一的女兒。」

這時密兒菊對他親密地笑道：「你是一個好爸爸，即使你的脾氣壞一點，」她道：「我非常愛你的，我知道你會照顧我，假使你要留下你的女兒住在鎮上。那末你得留下你的女婿。而唯一你能留下你女婿的辦法，就是給他找一個工作。」

「是嗎？」亨尼先生道。

「絕對的！」密兒菊道。於是她用說服他人的口才，解釋她所需要的。隔了不久，亨尼先生回心轉意，完全答

應要求。

一切都已決定了，我是成爲亨尼公司的副經理，專事負責推銷曳引機車。在這個職位上，較之做農友公司的推銷員將有更多的機會發展我的推銷天才。所以我很高興知道你成全我的好事。

亨尼先生剛交給我的電報，你說：「由於近日所生事故，余等已無法留君於本公司任職，而甚感遺憾……」云云。這電報的措詞，起初使我在讀後，以爲你要開除我。再想一想，我認爲不至於，因爲你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摒棄我呀。我只能假定你已猜測到這裡會發生的事故，因此你就先行設法替我解除辦理辭職所遭受的痛苦。

我願向你保證，我之脫離農友曳引機車公司，正似你之失去我，一般的感到不勝遺憾。同時我確信，我和你新的關係，做你的代理商，將和以前一般的能美滿合作。

我深信我將成爲一個愈來愈傑出的曳引機推銷家，包茲太太當然是位最得力的助手。我對於她的能控制男人，像控制休曼革先生及她的爸爸，實在無限讚佩。他們對她都是言聽計從。事實上，我是她所遇到的唯一個男子，使她不能擺起上司的嘴臉。或許這就是她愛我的理由——因爲我是她的主人。

在結束這篇給農友曳引機車公司的最後報告時，我願意告訴你，包茲太太和我正在城鎮的邊緣買進一幢舒服的小屋，我原想要一幢靠近辦公室的公寓房子，但是她反對這意見，所以我決定住遠一點了。

你誠懇的亞歷山大包茲

美國土產橡膠的改良品質成功

美國爲改良其本土產出的 *caracule* 橡膠品質，以增加橡膠的生產量，曾由加州的 *Natural Rubber Research Station* 擔任作多次的研究試驗，結果以利用丙酮溶劑萃取法爲最有效，原膠中的 80—85% 的樹脂含量可減去百分之 65 至 70，即可減少粗原料膠中的樹脂量 8% 以上。此項工作業已由實驗室發展進行至小型生產工廠，所得成品性質優良，可與遠東的天然橡膠 *Hevea* 相比美。經萃取應用後的丙酮可利用蒸餾法收回再用。



雪萊詩集序言

(一)

種種阻礙一直存在着，使我不能把全部雪萊底詩，公之於世人。最後可以欣幸的是，它們終於消除了，我趕着去履踐一項重要的任務。儘可能正確地把一個崇高天才者底作品，交與這個世間，同時縷述伴隨這些作品的史實，它們怎生在詩人底心坎上，腦海中生長，活動，以至於成熟。我禁制自己去述及他私生活的細節，但有些情感的產生影響到他底詩篇的却又當別論。這還不是傾吐實情時候，我更不願把實情加以塗抹渲染。這些事實，無論關於他本人的，或是關於別人的，都不曾被詳盡地，近乎實實地述說過；我也不想閃爍其詞，像雪萊這般一個高尚慷慨的人，我寧願把他行爲上的錯失，由愛他的人來無顧忌地

雪萊夫人撰
葛 弘 譯

予以公佈，我深信祇要是專屬於他本人的，而又獲得公正批判的話，他底性格，將更顯得華美，光明，使當世之人，無與倫匹。他身後的人，將會寬解他的過錯，因爲他們知道他僅是一個凡人；如果沒有這些過錯，他那高貴的靈魂勢將把他昇華到超人的境界中去。

幾項新興的，使人動容的美德，是雪萊所具有的，——第一，溫和友好的熱誠鼓舞起他底熾烈的情感和助人的同情。另一個是對於人類生活的幸福和改善這目標所生的急切和熱情；更有是他用來討論這些問題的激動辭才。在他與人的對話裏，標示着愉快的充實，和他用以文飾詩意哲理的典麗語文。爲人類生活洗淨憂患和罪惡，是他靈魂中

最主要的真情；爲此，他耗盡了每一分腦底威力，和心底搏擊。他把政治上的自由，看作影響人類幸福的直接關鍵；故而任何傾向自由的指證都使他欣喜雀躍，其緊張深切，遠超過於他在自身獲得了利益之後所能感受到的。不會經驗過博愛大公而工作的人，不會理解這些，對正蓬勃着的年青一代，要他們明白也很困難，因爲他們記憶不起在前數年，一個改造工作底致力者所權受的譏諷和恨毒，以及他們所甘冒的迫害。當雪萊幼年時，已是法國革命以後反動情勢所造成的情感犧牲者；他堅信自己底觀點是公正而美善的，像他有這樣多感、勇猛，和仁愛的性格，母足怪異的，他將全力於企圖爲別人去減少不良制度底罪惡，而這些制度，他正身蒙其害。他底家世給予他不少權益，但在與他認定的職責衡量之下，他全部預斥了前者。他能寬宥粗率魯莽，更十分崇拜英雄主義。

上述那些特性，一一地在他底詩篇中吐露。爲人類底福利而奮鬥；堅決的殉道精神；勇往直前的追逐，嚮往於至善底勝利，永不挫折的決心；——這種種就是那些使他自滿的作品所具的面容，它們有着高潔的題材和實用的目的。

此外，他底詩可以分成兩類，——純屬於幻想的和從

他心底的情感中流放出來的。第一類內，可以歸入「大地之巫」「讚頌」和最後未完成的「生命之凱旋」。在這一類的詩裏，他鬆開了幻覺的繃勒，渲染每一個由心所生的意念；這種神秘靈感正形成他對人生知見的重要部份——靈情地發掘內心的深妙，不注重於外在的形貌——好奇而又形而上地去解剖人類底情感和觀念。

第二類自應是比較通俗的，因爲蘊藏着我們衆所共有的情感；有些是以愛爲基礎，另有些叙述憂慮和頹喪；更有些是因自然物所逗起的感受。雪萊對於愛的理解是偉大的，深入的，而且和最崇高，最純潔的人性關聯在一起，又以他固有的熱情燃燒熾烈，當他以詩底音調予以覆蓋時，愛底表現就是如此。雖然，他輕易不肯宣洩這類熱情，除非他寄以崇高的理想；有好多美麗的傾吐，在完成以前已被他棄置在一邊，連我也直等失去他之後纔得寓目。有幾篇如「羅石林與海倫」和「歐嘉寧山上作」都是我偶然間在他故紙堆中發現，隨後又頗費力地促使他續成的。更有「雲雀之歌」和「雲」，按照很多人地評論，是他作品中最具有純粹詩味的。它們都是在心靈直覺之下寫成的；在意大利，聆聽蔚藍天幕下一頭雲雀的巧轉；或是泛舟於泰晤士河上，仰望白雲在高空來去。

沒有一位詩人曾被賦予過更多的天分和自然流露的靈感。超越的感受力使他底熱情密切地聯繫到他对智慧敏銳的追逐；又使他底心靈，面對任何外界事物的知見，都顯得活潑潑地，而對內心底感覺，也莫不如是。這樣的大賦，經歷盡人世間的憂患滄桑，和我們遭遇的一切不如意事，更加上自身錯失所引起的懊惱，却是浸沉在痛苦中的；爲了逃避苦難，他把靈魂貢獻給詩篇，樂於被囚於人類同情力量，以及夢幻的領域以內。他底幻念是光華無比的，他底思想是高超絕俗的，他愛好奇理想於真實，這是很少人所能體味的。我們都願意使利那間的幻念化爲欲望，因爲如是方能吻合我們底虛榮；但很少人領悟或同情去努力把愛慾去寓寄在無形的美，和頌讚無形的智，像蘇格拉底哲人那樣。這一點上，雪萊就和柏拉圖相似，他們兩人都在無形的理想中，比之在專型實證的事物上，挹取更多的愉悅。這不是倣效的結果，因爲雪萊在旅居意大利以前，不曾研習過柏拉圖，那時以後，他譯述了「同情」和「伊洪」雪萊繙譯柏拉圖的「愛底頌讚」，尤稱是英國語文中無可倫比的佳構。

重提及他底詩篇，那裡時常顯示出他那盛飾都麗的幻象，這些幻象除了顯示本身的都麗外，並無其他目的（

像一個採摘春花的小童，除了樂於採摘之外，並不想到其他一般）；也充斥了神秘超絕的意念，都這些，祇有與他本人相似的人纔能予以欣賞。有些作品，應被列在喚醒人類去吸取他所認爲至真至善這一類之外，而是專爲他個人而寫下的，都被賦予形而上學的氣質。雖然，許多詩篇仍是爲多數人而吟哦的。當雪萊有意放棄對玄靈的追逐時（這是與他性情不可分開的痼癖，很不容易即予捨棄），那麼沒有另一位詩人能表達出更甜蜜，更動人心絃，或更熱烈多情的詩句，以及靈魂深處底柔和與強烈的心情。

一位聰明的知交曾寫給雪萊下述的話語：「你仍是年青，但有好多處，顯見你尚不能充分瞭解這一點。」人在邁過青年期之前，很少能了解怎樣才是年青；可是歲月不容許他獲得這一點了解。我們不能忘懷他逝世時，剛祇屆滿他地第二十九年，於是許多佳品，自然被烙上了缺乏經驗的痕跡。一位青年熱烈底精神，竟不能等候中年應有的鎮靜來加以洗鍊。終其一生，他更是個疾病底俘虜，苦痛使他底神經變得高度敏感，使他抱病與享受健康的人迥不相同的人生觀。在舉止上，他是十分溫和而自制，但却沉重地熱受着內心的不安，或竟可稱爲激烈，他熱受的堅忍經常是萬分緊張的；職是之故，在暫短的生命過程中，他

較之其他許壽命悠久的人，經歷了更多的感受。在不可逆料的死期前夕，他說：「如果我在明日死去，我已比父親多活些日子了。」思慮和情感的份量，永遠重重地壓在他身上；你可以從他孱弱的身型上，知道他的痛苦，但你更可以從他鼓舞的神情，和閃耀的雙目上，看出他如何在駕馭這些痛苦。

他死去了，這世界並沒有怎麼外向的表示。但他加予人類的影響，縱然成長得遲緩，但卻在急速地增廣；他母國正在進行的政治改進，我們測探出一部份是由於他的熱烈奮鬥。他的精神，使和平獲致了新的演義，固然為時稍晚，但他的努力尚未虛擲，也使他所酷愛的自由，獲致了進展。

他死去了，在與他稔熟的人之間，遺下了一方永久不可填補的空白。他在他們身畔走過去了，像一個主管慰藉和仁慈的善良幽靈，用天分的光芒刺破了人生的暗濁，更以同情和熱愛來愉悅人生。祇要會和雪萊接觸過的人，就會感到另一人的情感，無論是如何地真實熱烈，如與他的相比較，都是虛耗在不毛的土壤上了。最使我們告慰的，是如是一位心靈純潔和崇高的人物，曾一度和我們共伴，而此刻則已在另一個世界上，我們可以在另一日和他

了的友人盡此一份義務，祇待另有機會，但仍誠懇地抱憾我手集的這一冊不能為他的茂文光華所破。

雪萊過着比較是獨居的生活，因而沒有機會讓很多人認識；而增進人群精神與物質狀況這一目標，被他認作天下最神聖的，誘使他激發了無畏的丹忱，這是他所以像其他著名改革者一般，永為憤慨和迫害所追逐的主要原因。沒有人比他更能獻身於謀求四圍人羣快樂的了；沒有人能獲得比他更真摯的朋友。忘恩的世間並不會感覺到失去了他，它安排好一個陷阱，待埋藏對他的懷念，這陷阱即將快速地合攏，恰似陰毒的巨海吞噬了他的身體一般。往後人們會懷念他智慧的力量，在掘發至寶實於他們以前，已被摧折了。對於朋友們，損失了他是不可補償的：睿智，勇敢，和善，永遠消逝了！對他們，他是個奪目的光體，留在記憶中的燦爛光芒，價值等於世間所能給於的一切寶質。如果有人有與我相反的批評，請他們去就教於會認識他的人們。見到他的就是愛上了他；他像依多利哀的標槍，當仇敵在無知的世人耳邊私語時，足能獨力刺破這虛構的故事。

他的生命是在探索自然，勤奮學習，推行仁慈和熱誠中度過。他是個嫺熟的學者，精深的哲士；所具的科學知

重行把晤。盲目的人投攔過來的咒詛，縱然十分難堪，但善良的靈魂，絕心論斷，從來不會拒絕過他。

在詩篇的附述中，我努力追叙每篇的原由和史實，但有關他早年生活的書函和文件，幾乎是全部散佚了，使我的工作更為殘缺，不然的話，也許會較完善些。可是我會保有最生動的記憶，關於我和他共在時的言語作為，清晰得如昨日所發生的一樣，故而我的敘述不會有何錯誤。如從別的觀點上說，我誠是不配為他結集的人，但我理解這工作的緊要，更認為是最神聖的責任，我要努力完成它，在他本人也該許可的情況下完成它；而且希望這次刊行能為雪萊的天才，苦痛，和德行安放一方紀念石。

(二)

當在雪萊身後刊行他的詩集時，應該附着一段傳記性的敘述，這本是我的素願；此時在我看來，由另一隻手來抒寫我丈夫的生前事蹟，比之我自己去從事要更合適些，於是我想及雷·韓特先生。雪萊遺留給他的超越友情，以及他對亡友憶念所緊縛的濃意感情，都指示他正是一個最合宜的人。可是他却旅居國外，在我們之間平添了相互解釋的障礙，使我的計劃終於流產了。我不疑惑他將失去

識並不豐富，但觀測自然現象的準確性和廣潤性，竟罕其匹；他能喚出每株植物的名稱，熟習地上任何產物的歷史與習性，他能解說太空每一形態而無謬誤，碧落黃泉間一切萬物都與他起深切的情感。灌木叢中，和泉流，湖泊，和飛瀑左近就是他的書齋。羸弱與病痛削弱了他的力量，我們所度的獨居生活，尤其是初抵意大利那一時，雖然很投合他的性情，但一定在他精神上施予重壓，「居那不爾斯沮喪中作」那些美麗感人的詞句，就在這時期中作成的，但當他健康的時候，他的精神是異常地輕快而富於青春活力。

這就是他對於自然的熱愛，它和每一頁詩篇都不可分離。他的友人都知道他不曾忽略所居地域的可愛景色。早年，他訪遍祖國和愛爾蘭的最美麗的角落，以後又嚮往於瑞士的阿爾卑斯，「發勞彌玉斯之釋放」寫於荒煙蔓草的羅馬廢墟上，當在比桑山下下居的時候，那隱逸的地區使他寫出「大地之巫」，「頌讚」和「海拉斯」。在粗獷而美妙的史具叙亞海灣中，海風和波濤變成他的狎友，大部份時日都在水中度過，擺弄游艇，予以修整或是改進，是他的主要事務。入夜，碧空皎潔的月亮映現在恬靜的海面土，他獨自駕着帆船，投往海邊岩火的隱蔽下，寫作「生命

之凱旋」，他的最後作品。那寧靜所在的優美奇妙，他和少數學友聚會時所感到的恬適，我們和其餘世界的整個隔絕，都使他這一期生活經常浸沉在快樂中。我相信我們在那度過的兩度月圓，是他有生以來最愉快的時日，健康也急速地在進步，我最後見到他時，一切都不能再好了，他懷着興奮和愉悅，踏上赴萊亨的船，預備去那裡歡迎雷·韓特的蒞臨意大利。我應該伴他同去的，可是疾病囚禁了我，因此就為我烙上了不幸的印痕。順風把他的坐船吹離了我的眼廉，我凝坐着等候他的歸程，聽着即將把他吞沒的海浪的衝擊。

他在比塞度了一週，和許多良友把晤，享受久別重逢的喜悅。然後又和威廉先生聯袂登船，這位可愛的，被選來和他共喜樂苦厄的同命者，返航回家。我們等着，等着沒有結果，海水不停地鳴咽，似乎想告訴我們一些不可知的事情，但我們總想揭開這神秘的帷幔。那些時刻中所真正感到的焦慮，引出想像中許多幻景；獨居的孤寂，四圍居民的粗野，距海太近，都揉合起來使那些不安定的日程浸在恐怖裡。最後，真相揭露了，這真相使可愛而正被愛的意大利化作一座墳墓，它的倉穹就是一張覆棺單。每顆心旁的跳動，都在回響慟哭，唯一我可以自慰的，關於他

，每一個語音都在稱頌和道出熱愛每，一副面容都在惋惜，我們已——不，我幾想不會——永遠失去他了；他的不屬於塵世的，超越的天性正是永存的保證，不過在另一種形體中而已。羅馬城接受了他的這灰，埋入墓料的古牆之下，而這「世界」上唯一的紀念碑就是他的遺作。

關於這集子的內容，我必須贅上數言，「裴麗亞與馬達維」，「大地之巫」，和大部份的譯作，都是若干年前寫下的；除了「獨目神」和「浪子幻魔」兩篇之外，應該可以說是曾經作者最後校正過的。「生命之凱旋」是他的最後作品，未完成的遺物，我十分費力地把它安排成現在那樣的形勢。所有他在各時期內散失的詩篇都被收入此次結集，我更重印了「空居幽情」一篇，因為以前的刊本已很難獲得了。很多雜詩，隨興寫作下來的，他從來不曾再投以第二瞥，也被我在他的稿紙中搜羅出來，慎重地抄寫刊行，同時更儘可能註明寫作期日。

許多不完全的也被編入，我不知道將引起怎樣的評議，可是我坦率地承認深怕他天才的靈敏會被我自己所忽略了，因而不致僅把完成了的作品給予誦求的閱者們。我確信愛好雪萊詩的人會原有和感謝我，他們之知悉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以直覺的美感抒寫的，比之了解現代任何一位詩人更清楚些。這詩集，我謹以之奉獻給他們。

集子的篇幅不容收入散文，它們將來會在另一刊本中出現。

曼麗·雪萊寫於倫敦·一八二四年六月一日

雲雀之歌

雪萊原作
長弘譯

我稱頌你，
歡樂的精魂！

你從天國中降臨！
或來自它的左近，
又豈是俗羽凡禽！
你的心泉迸湧，
自然地化作亮晶晶清音。

凌空復凌空，
恰似一朵彩雲，
從地上飛起；
翱翔巧囀，巧囀翱翔，
直破入天的蔚藍深處。

落日金黃，
烘托出雲彩光芒，

你任意地浮沉翻覆，
象徵着無掛碍的歡樂，
無盡無歸。

飛啊，飛啊，
沒入在淡紫的日影裡；
如晴空中隱伏的星辰，
驀地間失了去處。
但依然聽得你的和音雅語，
像箭簇點點，
來自那銀色的天體。
日色蒼茫，
終於在迷濛中消失，
直到陰暗奪去了視覺，
但我們知道並沒有失掉了你。

你的鳴囀，
明朗地充塞了大地和太空，
夜幕張開了，
隱身在孤雲後面的月亮，
展開了光華萬道，
照澈了整個天宮。

我們神往於你的旋律，
如玉鏗中走動珠璣；
端的似長虹五色，夢人目迷，
以致不能窺見你的形體，
也難於想像芳儀。

你像匿身於思維靈光中的詩人，
在隨心任意地高唱低吟，
把希望的溫暖遍佈了世界，
使恐怖遠離了芸芸衆生。
你像居住深宮的淑女，
當背人時分在彈弄絲琴，

絃香浸潤了她的芳心，
更把蘭閣填滿了熱溫愛情。

你像一頭金黃的土蟻，
在巉谷中來往盤旋，
到處見得到光明閃爍，
但仍隱匿在花艸之間。

你像被綠葉扶持着的玫瑰，
待微風來揭露容顏，
散播着甜蜜的芬芳氣息，
醉倒了蜂蝶翩翩。

春的呢喃，
喚起了草的青青，
雨聲淅瀝，
催醒了花的昏沉；
但你的清香妙樂，
却激動了所有的悅樂清新。

靈離，靈離！
什麼是你心的遐想，
我聽過關於愛情的悔頌
和靜謐的贊揚。

但都不如你的卓絕嘹亮。

凱旋的調聲和婚禮的合唱，
這些都祇是空虛的凡響，
那能如你的珠喉，
唱出了潛伏人心的願望。

什麼是你歡樂的泉源，
是你所處身的原野，山崗？
抑是晴空，海浪？
你怎能傾心於熱愛，
及怎能不介意於惆悵？
憂鬱蕭索，
自不會伴着你的鼓舞歡欣，
悵悵的陰影，
也難侵襲你的心靈。

你懂得怎樣去愛，
但不執着以滿足為愛的苦悶

不論是瘡是癢，
你都已探索得永生的奧秘，
豈如我們凡夫，
終也難夢想得其中真諦。
但聽你永不止息的如珠妙語，

像澄澈的瀑泉般，
汨汨地流個不住。

我們瞻前顧後，
僅在幻夢中尋求樂趣。
即使是最真率的笑容，
也混雜有無限苦味。
口中唱出是甜美詞調，
但創痛却隱伏在心底。
即使我們從不曾飲泣，
但又怎能望你項背於萬一！

一切歡樂的音聲，
和傳說中的藏寶奇珍，
都難以比擬你的聲名。
是睿智的詩人聖哲，
在蕭急地鄙夷塵世營營。

我要想從你的心田裡，
接取些微真正的歡樂，
再由我的唇舌，
問人間去轉播。
他們都將靜心諦聽，
像我對你那樣，
諦聽這些和悅的心聲。

「李維諾夫訪問記」

俄國人是不能信任的

史壁著

一九四六這一年是東西二大政治壁壘開始爭鬭的時期，二次大戰中所造成的聯盟，被一連串的外長會議以及來自各國的許多聲明陳述所粉碎。那年春天，當我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派往莫斯科的時候，大家的腦筋中，都有一個這樣的疑問：就是在一年不到以前，那個化了許多代價才得到手的和平，現在何以竟會變得如此沒有把握？因此，去找尋這個答案，我想，應是唯一急要的一樁工作。

俄國的一般官員們享我以閉門羹，直至我遇到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李維諾夫。他說他在下星期內可以接見我。到了約定的那一天——六月十八日——天氣十分酷熱，致使我的皮鞋後跟在柏油馬路上壓出許多凹印。然而走進李維諾夫的辦公室，我所看到的第一件事，却是那大壁爐裏的熊熊火焰。李維諾夫正站在辦公桌旁，看來是在整理文件。他迅速地走近前來，伸出他的手。他說着一種帶有重濁聲調的英語。寒暄之後，我們坐了下來，我隨

即問他對於國際間的情形，有些什麼感想。我是預備着去接受那些通常有禮貌的推脫言辭。

不料他的回答竟是直爽而詳盡，他的態度也像一個有重要話要傾吐的那種人的模樣。「事態的遠景是悲觀的。」他說。「東西雙方之間的差異，看來似乎是相距過遠而不能協調的了。」

我屏住了氣息。

「有一個時候，似乎有機會可以使這二個世界攜手並存。」他接着說。「可是這情形不再存在了。根本的原因是由此地所盛行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觀念。持有這種觀念的人，都以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二大世界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用領土來表示安全的這個過時的觀念——愈是獲得較多的領土，就表示愈安全——在俄國已經再度回頭了。」

「假定西方國家，准許莫斯科在特里雅斯特，意大利

殖民地，多瑙河以及其他地區可以有染指的企圖。」我說：「那樣是否能使緊張的局面稍微鬆懈一下呢？」如同說明一個不言而喻的觀點一樣，李維諾夫緩慢地回答說：「這樣將徒然使西方國家，面臨又一串更多的要求。」

我忽然想起，這一難以使人置信的談話，也許是一種預先佈置好的探測氣球，俄國外交戰中的另一個新花樣。於是我問：「那末，你對目前的這個裂縫，應該如何去填接起來呢？」

答覆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這是一位疲竭而退休了的人人的回答：「我想到了一些辦法，但在他們向我徵詢以前，我不願把這些辦法告訴他們。」（此地所謂「他們」顯然是指克里姆林宮裏的那批人。）「事實上，他們也不會來徵詢我。」

我指出以前他曾被束之高閣，但當斯大林想與西方國家修好的時候，他又被請了出來。這次，同樣的事情會不會再發生呢？

「不會了，」他說，「我可以斷言，我不過是一個旁觀者，而我却也樂於置身事外。」

他內心中的痛苦，全都顯露了出來。我問他東西雙方

可避免的毀滅途中，那末，人心的失望是否足以引起內部的反叛呢？

李維諾夫提醒我，當我在德國的時候，我也曾獲得在專制體制下所過的生活經驗：「我們不要忘記，」他說，「德國人和意大利人並沒有起來反叛。在一九二二年，法國人民能够舉兵工廠，奪取槍枝，造成一個革命，但時至今日，人民必須要有許多大砲，坦克，無線電台等——這些東西，都被任何一個集權國家，緊緊地控制在政府的手中。這就是為什麼，譬如說，趕走……佛朗哥會是一樁非常困難的工作。」

在「趕走」和「佛朗哥」二字之間，他停頓了一下，但是他的臉色和聲調，却沒有任何改變。

我同意他的看法，一種全面性的革命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單單在統治者的核心圈裏，是否可能引起一個政變？「不，」李維諾夫回答說，「即使是一個宮庭裏的激變，也需要軍隊和警察的支持。」

「我時常詫異，」他繼續說下去，「當我看到了英美新聞記者們的報導，他們往往說：『俄國人民是這樣那樣地想，』——怎麼樣的人民？他們看到了些什麼人？一個都沒有，在另一方面，我們從一些宣傳機構所給予人們的

的相互猜忌，其關鍵是否在於俄國的「安全」需要與資本主義的「侵略行動」二者間的界限難於劃分的緣故。

李維諾夫憂鬱地注視着我：「也許希特勒也曾真實地感覺着他的需求是正常的，」他溫文地說，「也許希特勒真誠地自信他的行動是自衛的而且是對外界所逼迫的。」

我吃驚了，我以為他的辦公室內是裝好電線的，而我們全部的對話，正在被特務警察們所收聽着。可是即使是在李維諾夫的頭腦裏，會有怕被收聽的恐懼，但他却絲毫沒有表露的神情。甚至在談到可能引起國內革命和斯大林死亡後的後果問題上，他也毫無顧忌。

李維諾夫並沒有直接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也沒有使「革命」和「俄國」二字在同一個句子上使用。然而即使是傻子，也不會聽不出話中的含意。

我會詢問他：「有什麼機會可以延長東西雙方之間的衝突，以便讓那些腦中沒有陳腐的地理上安全觀念的新人和年輕人，來得及成長起來，接替舊人的工作？」

他搖搖頭，躲避了這個問題的答覆：「這又有什麼差別呢？因為年青人完全受着那一種上一代所受的相同的教育。」

但如克里姆林宮的政策，是在使俄國和全世界趨向不

影響上去追索探尋，我們却不難判斷出俄國人民是在想些什麼了。」

訪問結束，當我離開他的辦公室，我幾乎以為要在街上被逮捕了。到了美國大使館，我和一等秘書約翰·戴維斯商談了一下，他同意於這個看法，就是：把這個驚人的故事公佈出來是太危險了。但是這次訪談的材料和內容，却秘密地送到國務卿貝爾納斯的手裏去，當時他正在巴黎和俄國外長莫洛托夫互相調法。這個驚人的報導，對於我們的外交政策，有一種堅強的影響，這無疑地是李維諾夫所想要的結果。

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為什麼要甘冒生命的危險來警告西方國家，說俄國是不能信任的呢？這個答案和線索，直到兩個月以後才算找到了。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真理報刊登了一則簡訊：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支·李維諾夫已經卸去了外交部次長的職務。

也許那次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訪問，剛好是在他得到了即將去職消息之後。大熱天裏的壁爐火，應該使我明白他是正在燒毀他的私人信件。說不定那次就會是他和西方人士長談的最後一個機會，而他却決心要人家來聽取他的意見。

鴻來者讀

(1)

編者先生：

……兩年來的拾穗叫人滿意，喜愛，但有一件事，是她讓我盼望了一年還沒有下落的事，我不得不在這兒提出一問了。第一期的拾穗登載了「西洋交響樂的故事」文前有四個提要，計(1)漫談音樂欣賞(2)著名作曲家述要(3)交響樂史略及其時代背景(4)交響樂的常識。

這篇東西我最喜歡，可是登到十二期，著名作曲家述要以後一直到今天一年了，還未見出現……

如果沒有別的原因，請不要使我又像盼望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一樣地等了二十多年還是渺茫的……

傅貽椿上

(二)

敬啟者……未悉能否將禮先生編譯之「西洋交響樂的故事」應予以印成單行本，按該文對作曲家之介紹及導聆闡述甚詳，問世後，當不難求其暢銷也……

顧鵬翔 謹啟
何德昌

覆函

貽椿，鵬翔，德昌諸先生：

承關懷西洋交響樂的故事一文，甚感，禮先生因考慮出單行本，故自十三期後停止連載。現尚在編譯中，俟全部完成後，敝社可能出版單行本，尚請稍待時日為荷。

一編者一

本社徵求藝術編輯啟事

本社急需聘請藝術編輯一位，負責本刊藝術設計，繪寫插圖等事項，凡於此道有興趣且復有豐富經驗者，請逕函本社接洽，(按是項編輯工作不必來本社按時辦公，可由業餘兼任，住所未在高雄者亦可通訊聯絡)

拾穗出版社謹啟

知耻負責，團結奮鬥

自力更生，雪耻圖強

他私人的那種悲劇性的意識，就是他採取這一行動的理由。自從一九三〇年起，他當了人民外交委員會委員以後，李維諾夫就已在歷史上留下了他的足跡。一九三三年，他使美國承認了蘇聯，一九三四年加入了國際聯盟。他和俄國的許多歐亞二洲的隣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而且鋪好了和法國及捷克斯拉夫簽訂互助協定的道路。

這一個外交政策是由於堅決的需要而產生的。繼承權位之爭取，五年計劃，農業集體化，以及三十年代中之飢荒和清黨工作，使蘇聯起了許多流血的騷擾。當蘇聯政府在國內消除敵對者的時候，它拚命地需要自外界壓力獲得安全的保障，一旦清除工作完成，斯大林就有足夠的活力使李維諾夫去職，而代之以莫洛托夫。

當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侵入俄國的時候，李維諾夫又迅速地一度走紅了。他成為派在華盛頓的大使，為着民主結合而工作了二年。在我的腦筋中李維諾夫無疑地是誠懇的。但斯大林則否。靠近一九四三年的夏季，戰局改變了，斯大林重新覺得活潑有生氣了，於是八月間，他把李維諾夫解職。

這一次，李維諾夫被踢到樓上去了(譯者按：諒係指大使工作之內調)，他在莫洛托夫手下任外交部次長。他

在決策之中，沒有說話的餘地，但祇要他在職一天，萬一蘇俄的外交路線有所更改，他還是能够再度被起用的。他已成為蘇俄和西方國家協調的象徵和代表了。

然而當李維諾夫在一九四六年被解職之際，他一定已經知道他是不会再被起用的了。一個真誠相信蘇聯和西方國家可以共存的人，在斯大林手下，將不會再有任何用處。

自從我在美國大使館說出了這一個故事以後，李維諾夫的警語就被認為是一項最緊急的國家秘密。這些警告加速而增強了西方國家阻擋蘇聯侵略的決心。但是這個警告並非來得過於突兀。多年以來，像喬治·凱能(George Kennan)和却爾斯·波命(Charles Bohlen)這一類人，對於蘇聯的這種基本意向，早就一直有所報導。可是國務院裏的幾個重要部門，認為這些報告，僅僅是反映一些不得志的「莫斯科人物」的論調而不加置信。

李維諾夫使我們明白蘇聯的舉措並不是一串戲謔而不可捉摸的行動，而是鐵錐似的一種堅定不移的政策。他們認為地球太小而不足以容許共產和非共產世界比肩而居的這個觀念，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誤解而是由於一種精審考慮後的結論。他一勞永逸地排斥了蘇聯的宣傳，同時鼓勵美國的政治家去遵循他們自己所信奉的意見。

這就是李維諾夫賜予西方世界的政治福音。

(譯自四月份讀者文摘)

拾穗月刊 第二十五期 四十二年五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胡張明
發行所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編輯者 拾穗出版社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 每册四元

訂閱 半年十八元 全年三十六元

各縣市場經銷處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基隆	馬公
各大書局及書報	民書報社	華南書報社	華南書報社	華南書報社	華南書報社	華南書報社	華南書報社	華南書報社	華南書報社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門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金馬

本刊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茫茫大海中的燈塔

——拾穗徵詢讀者意見的綜合——

以我們這一羣毫無經驗的生手，在碧波浩渺的大海而來操縱這一葉小艇原是一件十分冒險的事。雖然我們有前導的雄心，雖然我們有著終極的目標，但我們非常清楚的是缺少一副準確的羅盤，我們更缺少一幅完善的海圖。我們隨時擔心顛覆，我們隨時擔心觸礁。而現在我們從如雪片般飛來的讀者意見書上，却獲見了茫茫大海中指示迷津的燈塔上的光芒了！

截止四月二十日為止，我們收到的意見書已達一千封以上。裡面充滿着對拾穗的關切和愛護，並且有很多的讀者，因為我們所擬就的幾個問題，不足以包涵他對拾穗的意見，所以更附來長長的信件，我們從每一封意見書和信件上都感到溫暖和感激。在此，我們先向各位愛護拾穗的讀者鄭重致謝。

我們收到的意見書，只佔拾穗全部讀者的十分之一，但我們相信其他十分之九的讀者，也大致可以包容在這個範圍之內。從意見書上我們得到幾項小小的統計：

- (一) 讀者的職業：學生 35% 公務員 30% 軍政 17.1% 自由職業 2.8% 商業 3.6% 家庭管理 3.5% 其他 7.5%
- (二) 讀者的年齡：一、二十歲至二十九歲 59.6% 三十歲至四十歲 9.6% 二十歲以下 28.3% 四十歲以上 2.5%
- (三) 讀者的性別：男性 86.3% 女性 14.7%
- (四) 讀者的籍貫：本省籍 18.8% 外省籍 81.2%

從上述統計上，我們感到比較失望的是我們似乎還沒有足夠地爭取到本省籍同胞的讀者，絕大多數的讀者要求我們保持

本刊廣告刊例

發份數最多 廣告效力最宏

單位：新臺幣 元

普通	封面	封底	封底	封底	封底	封底	封底	封底	封底
二五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二五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備註

- 一、連刊三期得九折優待六期以上八折優待
- 二、二色套版加倍收費
- 三、廣告費請於廣告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者得於每
- 四、廣告費請於廣告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者得於每

廣告接洽處

高雄左營高雄煉油廠拾穗出版社
台北館前街71號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煉油室

訂閱本刊辦法

半年六期十八元 全年十二期三十六元
請到就近任一郵局索取對換儲金「存款四聯單」填明「臺海二五八七號」拾穗出版社「帳戶並詳註訂閱起迄期數，姓名及地址，連同訂費一併交郵局驗收，本社即按期寄書，可免郵匯費用。(或利用拾穗各期書內所附之四聯單)

分社：高雄左營煉油廠
拾穗出版社

現有的風格。售價，和科學及小說的份量，只是希望將科學方面的取材選得比較輕鬆些。二個專欄中，喜歡攝影翻譯的比較多，我們還是繼續保存連載，並且根據讀者的要求，多談一點簡易基本的原則，橋牌雜誌，正如有一位讀者所說的，真正精於此道者看不慣中文，隨便玩玩者又不屑於化這些腦筋，而橋牌在中國畢竟還只擁有極少數的愛好者。因此以後我們只刊載橋牌巧局一二付，以供愛好者的研究。攝影佳作選在大多數讀者眼中都是非常重視的，同時也有好多讀者提出，如果能刊載值得珍藏的名畫，一定會受讀者歡迎，所以從二十五期起我們改刊『藝苑選粹』。

最受讀者們歡迎的文字是史當先生，史歷山大包茲故事，西歐烽火見聞錄和競技趣話並且有好多人提出值得出單行本，這一點我們也在考慮中。

很多讀者對拾穗指責鉛字模糊，這一點我們已在二十四期的編輯室中提起過，從二十五期起我們改用新六字鉛字排印，完全用新鉛字，雖然字形小了一點，但清晰程度大大地改善了，我們相信一定會使讀者滿意。其次是讀者埋怨長篇連載太多，有很多中篇小說，讀者要求寧可少登一篇別的小說，最好把它一期刊完，這一點我們也照辦了，例如這一期的康脫維爾的幽靈和亞蒙特神父等都是長達二萬字的小說，我們都一期刊完了。

一部份讀者提出拾穗的版面太擁擠不美觀，編排上的變化太少，以及應該在每一篇上多增加插圖，這些珍貴的意見，我們都十分樂於接受，讀者們也許在二十五期已經可以看到拾穗的新面目，關於增加漫畫這一點，我們也已分現了。

拾穗的內容方面，讀者們提出下列各點：

- 一、要增加有價值，有實用的科學文章
- 二、要增加有關心理方面的文章
- 三、應多報導歐美的新發明或新科學的進展
- 四、應增加小說的份量以及刊登名著文藝作品
- 五、每期應該刊登一篇偵探小說
- 六、傳記文字須要增加
- 七、希望每期有一、二篇關於音樂和繪畫的文章
- 八、要多增加輕鬆的和幽默性的作品
- 九、要增加詩和散文等譯作
- 十、要加設讀者通訊或園地
- 十一、增加家庭婦女類文字
- 十二、增加戲劇

十二、增加電影小說類文字

十四、增加國際現勢專論

這些我們雖然不能全部做到，但我們一定可以在每一方面上都顧到一點。因為一個綜合性的譯文雜誌不能太偏於某一部份，只好盡可能使這一盆大拼盤做得更調和一一點。

拾穗的裝訂印刷和售價方面讀者們的意見。

- 一、多數讀者認為這樣的篇幅和這樣的售價憑良心說是很便宜。
- 二、也有些讀者希望篇幅增加售價提高到五元。
- 三、裝訂方面頁次顛倒漏頁或重複的情形不多。
- 四、常發現紙張沒有裁開。

我們打算保持這種篇幅和售價，裝訂和印刷方面再力求改善。關於封面紙一項大概是一般出版社最感到頭痛的了，像拾穗所用的銅版紙每令的售價在一千二百元以上，並且不易買到，銅版紙印刷比較美觀且有光澤但缺點是紙質脆弱，極易破損，道林紙的性質正巧相反，至於兩者要能兼美的紙張，在本省實在無法購到。封面圖案從二十五期起更改了，但拾穗和其他工程，醫藥，科學，或旅行等雜誌畢竟不同，很難從封面圖案上表明它的性質。

關於拾穗譯叢的意見

- 一、一般的認為第一第二兩種的選材和譯筆都屬上乘但封面太壞。
- 二、有人提出譯叢的售價，從篇幅上和月刊比較起來，售價似乎嫌高一點。
- 三、有很多人誤會少女狂想曲是拾穗譯叢之一，事實上譯叢目下只出過兩本，一本是溫莎公爵回憶錄，一本是劫後孤雛，少女狂想曲並非拾穗譯叢。
- 四、很多人希望出版世界文學名著。
- 五、很多讀者推崇應出版的單行本，在此不一一列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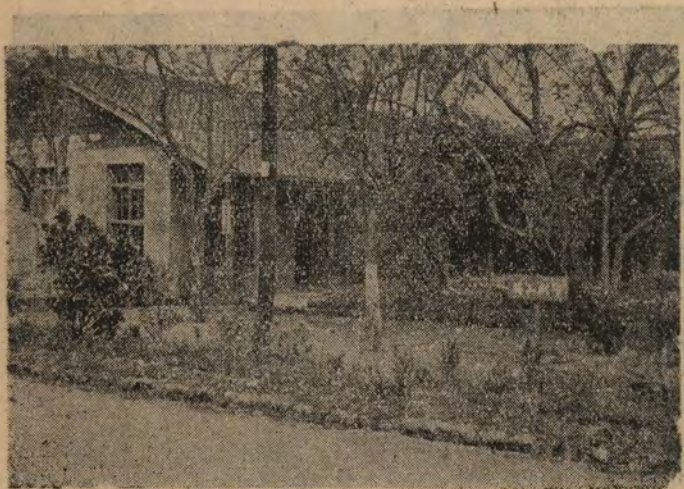
十五、介紹一些新興小國家。

十六、增加英文指導欄。

- 五、封面偶有污損且易殘破。
- 六、圖片的印刷還須求改進
- 七、封面圖案不能表明刊物性質。



從編輯會議中決定每期的稿件



每期拾總從這個印刷工場裡誕生。

拾總譯叢的封面，在再版及刊印第三種時一定可以改善得使讀者滿意。售價方面因為我們是委託外面的印刷所代印，印費很貴，又無廣告可以補貼，每一本的成本差不多就要四塊錢，而一本售價五元的書，委託書店經銷，佣金至少三成，讀者從這一點上，或者可以清楚出版界的困難情形了。

譯叢尚在編印中者有本年六月份科里爾雜誌集錄科學創作「征服星空」以及長篇文藝巨著「波城世家」，不日即可問世，請讀者拭目以待，只要我們經濟能力足夠的話，譯叢中將有不少名著可與讀者見面。

其他方面的意見有：

- (一) 很多讀者要求拾總改為半月刊，以免望長頭顱。
- (二) 刊登的廣告應力求美化。
- (三) 大多數人認為拾總富於教育性，不落俚俗，無市儈氣，希望能永遠保持這個風格和這個目標。
- (四) 每六期或十二期加印目錄索引。
- (五) 對軍人和學生應有特別優待。
- (六) 增加三個月長期訂戶。

總之這次珍貴的意見很多，在這裡因限於篇幅關係，不能一一列舉，我們只能揀比較重要和有較多數讀者提出的意見臚列於上，我們雖然不能一次全部做到，但我們一定要盡我們的力量去做，以求能符合讀者的殷切期望。

我們印就了一種紀念書簽，贈送給關懷拾總愛護拾總的讀者，如果他是長期訂戶，我們附在二十五期月刊上寄奉，如果不是長期訂戶，我們另用信件付郵，雖然這是一件很菲薄的紀念品，但我們自信在這一張書簽裡却寄託的最大的感謝。

拾總出版社同人謹啓



高雄總經銷處—人文書局



台南總經銷處—萬有書店



拾稿在印刷中



裝訂好的拾稿準備外運



屏東總經銷處—寰球文化服務社



台中總經銷處—思民書報社



花蓮總經銷處—花蓮書店



全省各縣市中不可勝數的書報攤
——他們都是拾穗的莊園人——

拾穗譯叢

- 第一種 溫莎公爵回憶錄 每冊五元 業已出版
- 第二種 劫後孤雛 每冊五元 業已出版
- 第三種 征服星空 每冊五元 五月底出版
- 第四種 波城世家 每冊十二元 六月出版

溫莎公爵回憶錄 再版本五月中旬出版



台北經銷書店之一——讀者之家



基隆總經銷處——讀者書報社

南 指 康 健 ★ 庫 寶 藥 醫
誌 雜 生 衛

斑 一 容 內

趣味化！

醫學問答 專題論著 新藥介紹 防癆講座 營養講座 保健指導 婦嬰衛生

大衆化！

待優折八 閱訂接直

欲購從速 存書無多 百篇一 羅文章九 出三卷包 合訂本已 元六卅期二十年半 元二七期四廿年全 號七一五一戶帳金儲局郵

號三巷六卅街嶺牯市北台：址社

業辦包 築建木土
工施計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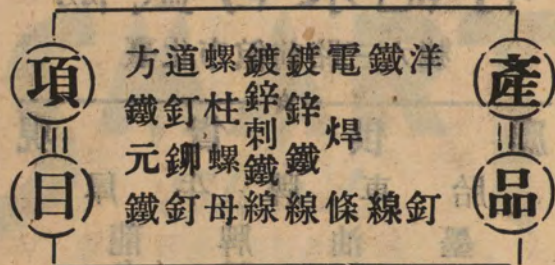
廠 造 營 川 四

川 四 洪 理經總

號一巷三復光里民新金前市雄高址廠

號五二一四話電

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軋鋼廠



出品精良 定價低廉

本公司 臺北市懷寧街二段工礦大樓 電話8411 至1784
本 廠 高雄鼓山三路十一號 電話4765 2842

爲衛護歷史文化而戰
爲救國家救民族而戰
爲爭生存爭自由而戰
爲反專制反殘殺而戰
反共抗俄，爭取國家自由
反共抗俄，解救大陸同胞
收復失土，重鑒山河
犧牲小我，復興民族

捷發行五金部

CHIEH FA HARDWARE STORE

營業種類

機械工具，各種軸承
製材零件，銅，鉛，錫，
各種鏈條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一六號

電話：三八二〇號
三六〇三號

華青工程公司

承造房屋橋梁碼頭山洞

及一切建造工程

台灣分公司：台北濟南路三段十三號

高雄辦事處：高雄自強二路四十五號

電報掛號：5020

貴高質品證保 譽聲之年十二歷

★ BEST QUALITY ★

SMART

Shirt

衫襯脫麥司

品出譽榮司公限有廠理整織染衣內準標光新

三一三五話電 號四二一路陽衡市北台

商口出進

行記永昌盛協

號六三路前館市北臺

應	供	貨	現
胎	車	牌	犀
墨	油	牌	龍
張	紙	種	各
品	食	頭	鐘

號一八一六話電



最佳
滑機油

● 供應各
種品質最
優之煤油
產品歷八
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一號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三大出品

通用牌優等卡車 柴油機及配件 各種汽車零件

臺灣總代理

常備現貨

Gmc

特蘭奇 普
福雪道萬吉

台華汽車器材有限公司

暨其他各種有關汽車器材

歡迎訂購批發

價格特別相宜

地址：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二十八號

電話：6116

電報掛號 9240

內政部內務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一屆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SINCLAIR

辛 克 力

創 立 1888 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址：台 北 市 中 山 北 路 二 段 二 十 五 號
 電 話：五 一 二 九 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四元正